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雷峰塔奇传
狐狸缘
何典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重印何典序

吴老丈屡次三番的说，他做文章，乃是在小书摊上看见了一部小书得了个诀。这小书名叫《岂有此理》；它开场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些理！”

疑古玄同耳朵里听着了这话，就连忙买部《岂有此理》来看，不对，开场并没有那两句；再买部《更岂有些理》来看，更不对，更没有那两句。这疑古老爹不但是个“街槿头”（是他令兄“红履公”送他的雅号），而且是一到书摊子旁边，就要摊下铺盖来安身立命，生男育女，生子抱孙的。以他这种资格，当然有发现吴老丈所说的那部书的可能，无如一年又一年，直过了五六七八年，还仍是半夜里点了牛皮灯笼瞎摸，半点头脑摸不着。于是疑古老爹乃废然浩叹曰：“此吴老丈造谣言也！”

夫吴老丈岂造谣言也哉？不过晃记错了个书名，而其书又不甚习见耳。

我得此书，乃在今年逛厂甸时。买的时候，只当它是一部随便的小书，并没有细看内容。拿到家中，我兄弟就接了过去，随便翻开一回看看；看不三分钟，就格格格格的笑个不止。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书做得好极，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捺的挖空心思，颇有吴老丈风味。”我说“真的么？”抢过来一看，而开场词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两句赫然在目！

于是我等乃欢天喜地而言曰：“吴老丈的老师被我们抓到了。”

于是我乃悉心静气，将此书一气读完。读完了将它笔墨与吴文笔墨相比。真是一丝不差，驴头恰对马嘴。

一层是此书中善用俚言土语，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却并不觉得它蠢俗讨厌，反觉得别有风趣。在吴文中，也恰恰是如此。

二层是此书中所写三家村风物，乃是今日以前无论什么小说书都比不上的。在吴文中碰到写三家村风物时，或将别种事物强拉硬扯化作三家村事物观时，也总特别的精神饱满，兴会淋漓。

三层是此书能将两个或多个色采绝不相同的词句，紧接在一起，开滑稽文中从来未有的新鲜局面。（例如第四回中，六事鬼劝雌鬼嫁刘打鬼，上句说“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是句极土的句子，下句接“也党风光摇曳，与众不同”，何典乃是句极飘逸的句子）这种作品，不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弄不来的。吴老丈却能深得此中三味；看他不费吹灰之力，只轻轻的一搭凑，便又捣了一个大鬼。

四层是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部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这样的态度，是吴老丈直到“此刻现在”还奉行不背的。

综观全书，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种作品，可以比做图画中的 caricature；它尽管是把某一个人的眼耳鼻舌，四肢百体的分寸比例全部变换了、将人形变做了鬼形，看的人仍可以一望而知：这是谁，这是某，断断不会弄错。

我们既知道 Caricature 在图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不难知道这部书及吴老丈的文章在文学上所占的地位。

但此书虽然是吴老丈的老师，吴老丈却是个“青出于蓝”，“强耶娘，胜祖宗”的大门生；因为说到学问见识，此书作者张南庄先生是万万比不上吴老丈的。但这是时代关系，我们那里能将我们的祖老太太从棺材里挖出来，

请她穿上高低皮鞋去跳舞，被人一声声的唤作“密司”呢！

我今将此书标点重印，并将书中所用俚语标出（用 号），又略加校注（用 号），以便读者。事毕，将我意略略写出。如其写得不对，读者不妨痛骂：“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刘复

一九二六，三，二，北京

序

《何典》快要再版，半农先生来信教我发表些关于方言考订上的意见，我是很高兴的；虽是我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意见，而这几天又病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我说考订方言之难，就难在这一个“方”字：大方里有小方，小方里又有小方，甚至河东的方言和河西的不同，这家的方言和那家的不同。譬如乡镇上的某家攀了城里的亲眷，于是城里的语音语调，会传染到某家来，而某家的语言在乡镇上另成了一支。

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这方言的形成，也大半仗一般少数的“方言作家”：他们有的是三家村的冬烘先生，有的是吃吃白相相的写意朋友，有的是茶坊酒馆里的老主顾，有的是烟榻上的老老小小的烟鬼，以及戏台上的丑角，书场里的说书先生，……他们都会拆空心思，创造出无数的长言俗语：有譬喻，有谜语，有警句，有趣语，有歌谣，有歇后，（何典里没有这一类的语句，别的书上也少见，这种语法、在苏沪一带很占一个方言上的位置。如“括勒松”歇为“脆”，谐音则为“臭”，臭读如脆；“乒灵乒”歇为“冷”，也是谐音；“结格罗”歇为“多”……等，这种歇后很是有趣，很是盛行。）……形形色色，花样很多，其中精到的，再得了相当的机会，就会传之久远。

有许多方言都有很有趣的来历：譬如“吃马屁者”叫做“喜戴高帽子”，它的来历是：“尝有门生二人，初放外任，同谒老师，老师谓：‘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既出，顾同谒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顶矣！’”又如“羞耻”叫做“鸭屎（读如死）臭（读如脆）”，它的来历是：“鸭性好洁，偶一遗尿，必赴水塘浴之。恐污其羽，又恐被人知也。故鸭一名羞耻。见诸宋汪龙锡《目存录》，明丘岳《遗闻小识》，王恪遁《笔谈》诸书。”——胡德《沪谚》。照这样看来，“三婢嫁人心弗定”一定也有一段典故，可惜已无从考据了。

方言的转辗流传大都是靠口耳的，所以极容易转变，这种转变的例真是举不胜举。张南庄时代的“肉面对肉面”现在会变成“亲人对肉面”；“飞奔狼烟”现在已失传，只存类似的“飞奔虎跳”；而上海的“二婢婢”已晋级，江阴的却老不长进。

方言里最重要的一部份是只有声音写不出字体的，即使写出也全无意义的。在《何典》上有“募”“投”“戴”“账”“壳账”“推扳”（按推扳应作“差”解。沪语中有“瞎子吃曲，推扳一线”句；说这人本事不差，可说做这人本事不推扳）……等字。这类字若是有自作聪明的生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做训诂，考证的功夫，其结果是要劳而无功的。所以当世尽有段玉裁，王念孙其人，若是他们要驾言出游，却没有得到土著的向导，那末他们难免迷失道路，或是白走了一遭，徒劳跋涉。

至于考订古方言那更是难之尤难了！那些训诂家，考据家，终身埋首在古书堆中，把心血洒成了自信并能取信于人的见解理论，一面自己在沾沾自喜，恐怕古人还在一面嗤笑他呢！但是，我要郑重声明一句：这段话我并不挖苦考古家，反对考古。

末了，我看考订方言固然是一件难事，但是各方的人如能专管本方的事，

先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倒是容易成功的。我很希望有志于此的，大家“一方燕子衔一方泥”，把自己的“大方”或“小方”里的“言”着手搜集，分析，综合，考证，注释起来，做成“方言考”，“谚”……一类的书；或是就学半农先生的办法，多著些《瓦釜集》出来，给贵方言出出风头，教外方人尝异味。——

就让这再版的《何典》鼓励大家做这个工作罢。

一九二六，十，二十七
林守庄序于畏烟楼病榻上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躇，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出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蜂，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与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的。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鲁 迅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题记

《何典》的出世，至少也该有四十七年了，有光绪五年的申报馆书目续集可证。我知道那名目，却只在前两三年，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只是必须写一点序，却正如阿Q之画圆圈，我的手不免有些发抖。我是最不擅长于此道的，虽然老朋友的事，也还是不会捧场，写出洋洋大文，俾于书，于店，于人，有什么涓埃之助。

我看了样本，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至于书呢？那是：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但到站直之后，究竟都还是长衫朋友。不过这一个筋斗，在那时，敢于翻的人的魄力，可总要算是极大的了。

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又即从成语中，另外抽出思绪：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于是作者便在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中，展示了活的人间相，或者也可以说是将活的人间相，都看作了死的鬼画符和鬼打墙。便是信口开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会于心，禁不住不很为难的苦笑。

够了。并非博士般脚色，何敢开头？难违旧友的面情，又该动手。应酬不免，圆滑有方；只作短文，庶无大过云尔。

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谨撰

关于《何典》的再版

关于《何典》的再版，有几句话应当说明：

（一）这回增刻的，有鲁迅的一篇《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有林守庄先生的一篇序。

（二）“空格令人气闷”这一句话，现在已成过去。

（三）我容纳了许多读者的指示，在注释上及句读上，都有相当的改正；我就顺便在此地对于赐教诸君表示极恳挚的谢意。

（四）半月前，我又在冷滩上头到了一部不完全的石印小书，其内容即是《何典》的下半部，但封面上写的是《绘图第十一才子书》，书中的标目，却又是《鬼话连篇录》。这都没有关系，因为上海翻印小书的人，往往改换名目。可是原书中的“缠夹二先生评，过路人编定”，在这翻印本里已改做了“上海张南庄先生编，茂苑陈得仁小舫评”。从这上面，我们不但可以决定张南庄是上海人而不是上虞人（因为有许多人这样怀疑），而且连缠夹二先生的真姓名也知道了。不过这张、陈两先生的身世，现在还无从考查。从前，我在《语丝》上登了个启事，希望能有人替我在上海张氏家谱上查一查，现在我再在此处重申前请，希望爱读《何典》而能见到上海张氏家谱的人，不吝赐教。

刘 复

一九二六,十二,十一

主要人物表

活鬼	三家村财主。
雌鬼	活鬼之妻。
活死人	活鬼之子，后封蓬头大将。
臭花娘	活死人之妻，后封女将军。
形容鬼	雌鬼之弟。醋八姐形容鬼之妻。
臭鬼	臭花娘之父。
赶茶娘	臭鬼之妻。
扛丧鬼	三家村地保。
饿杀鬼	三家村村主。
刘打鬼	雌鬼之后夫。
刘娘娘	刘打鬼之母，饿杀鬼情人。
道士	神仙。
鬼谷先生	活死人老师。
地里鬼	鬼谷先生的学生，后封狗头军师。
冒失鬼	鬼谷先生的学生，后封盆将军。
摸壁鬼	鬼谷先生的学生，后封尽瓜将军。
偷饭鬼	将官，后封尽盘将军。
无常鬼	将官，后授枉死城城隍。
黑漆大头鬼	强盗。
青胖大头鬼	强盗。
罗刹女	撮合山女怪。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12 月

序

盲史有曰：妖由人兴也，人无衅其妖不自作。又曰：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是岂特晋郑之事为然哉，即如汉文之被惑于珍娘，梦蛟之能震乎法海，亦犹是耳。倘使许仙不因玩景而赠伞，则白氏之妖氛无由纠缠；奎星未尝下界而投胎，则浮屠之锡杖必不遽止。审是，则雷峰塔之事洵足为痴情自肆者之戒，违天逞忿者之惩矣。惜乎！世远年湮，几于磨灭。虽古塔屹立，歌咏流传，然皆存其略，莫得其详，著于近弗彰于远，真令人怅怅也。

余友玉山主人，博学嗜古之上，新过镇江访古迹，咨询野老传述，网罗。放失旧闻，考其行事始终之纪，稽其成败废兴之故，著为雷峰野史一编。盖有详而不冗，曲而能达者也。

书既成，持示余。余览而叹之曰：“是书也，岂特记许仙、梦蛟之轶事已哉，盖将史后之人见之而知戒，虽遇艳冶当前，不必目逆而送之，以启妖氛之衅，因此而自惩。即当愚蠢可怒，不必心疾于顽，以违所兴之天。盖此编信可昭垂鉴戒，流传久远，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也。亦几与盲史并著不朽矣，是为序。

时嘉庆十有一年，岁在丙寅，仲秋之月。作此于西湖官署之梦梅精舍。

芝山吴炳文书

内容提要

本书由清代四部神魔小说《雷峰塔奇传》、《狐狸缘》、《何典》、《鬼神传》组成。

《雷峰塔奇传》根据清代雍乾时编撰的传奇《雷峰塔》改编，写白蛇与许仙的故事。

《狐狸缘》描写修炼九千年的九尾玉面狐贪慕人间风情，幻化一绝色美女胡小姐，迷惑书生周公子，最后结为夫妇。小说通过虚幻的神话故事，表现了人情战胜天理，妖狐改恶从善。构思新颖独到，想象奇特瑰丽，情节富于变化，有浓郁的人情味，虽离奇而不觉荒诞。语言通俗，流畅自如。

《何典》是一部讽刺性的滑稽方言小说，主要用江南一带的俗谚写成，通篇描写鬼域世界中发生的故事，全书有名字的鬼物不下六十余人。小说通过对鬼域世界的描写，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人世相”，正如鲁迅先生所云：“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其中尤以对官场黑暗的描写最为集中和深刻。笔墨恣肆，行文放诞，穷尽其相。作者嬉笑调侃的笔锋，亦庄亦谐的手法，夸大乖张的小说风格，对晚清一代的谴责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鬼神传》原名《钥阳显报水鬼升城隍全传》，所叙故事，都与鬼神有关。作者意在劝善惩恶。表明不仅人间的善恶会有阴司果报，即使阴间的鬼神，作恶行善也会有不同的结果。

《何典》一书的注释是以刘半农先生 1926 年校注本为原本，注释者省去了刘半农先生置于文中的校注语，同时依照丛书要求，对文中的疑难字词及俚语重新加以注释。为便于读者了解此书全貌，仍然保留了 1926 年校注本中鲁迅、刘半农等先生所作的题记、序和跋等。

雷峰塔奇传

第一回 谋生计娇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

诗曰：

素精思世受恩深，酬却生前百赎身。

诞育责嗣超升去，雷峰塔畔永标名。

话说元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书生，姓许名仙，表字汉文。父亲许颖号南溪，经商为业，母陈氏。汉文生才五岁时，父母染病，相继去世，留下些少家业。亏他有一胞姊名唤娇容，嫁与本县李公甫为妻，这公甫在钱塘县当一县役，家中颇称去得。汉文父母亡后，娇容即将汉文掣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汉文不觉长成一十六岁，生得眉清眼秀，丰神俊逸，公甫与娇容十分爱他。一日，公甫因衙门元事闲坐，忽思汉文年已长成，须寻一事业与他去做。夜间，便对娇容说道：“汝弟从幼在我们家中，今已长成，须当寻觅一件技艺与他去做，不可虚度光阴。”娇容道：“妾身父母早年弃世，舍弟从幼多蒙官人抚养照顾，今幸长成，官人若肯周全，妾身不胜感激。”公甫道：“贤妻不须烦心，愚夫现有个相好朋友，姓王名明，字凤山，他现在此县前怀青巷口开药行，十分闹热。等我明早去见他，将汝弟送他行中学习药道便了。”娇容大喜，一宿无词。

到得天明，公甫梳洗已毕，出门一直来到县前王员外药店中。员外笑脸相迎，同入店中，分宾主坐定，员外开言道：“李兄今早到敝铺有何赐教？”公甫道：“好教员外得知，小弟有个妻舅名唤许仙，字汉文，为人颇称谨厚，向在小弟家中株守斗室，经纪无路，意欲将他送在员外贵铺学习药道，俾供驱策，未知员外肯容纳否？”员外道：“小弟近因店中货物颇多，正在缺一谨慎帮手之人，李兄若果不弃，足见相知之雅，妙！妙！”公甫见员外应允，忙起身称谢，作别出门。

回到家中，将员外应允美意向许氏及汉文细细说明，二人喜不胜言。公甫就往日家拣个黄道吉日，将汉文送过王家药店来。临出门，许氏不免叮咛几句话儿。到得店中，员外接人，叙坐，公甫开言道：“向日蒙员外盛情，今日吉日，小弟特送妻舅前来，祈员外训迪教诲，将来若有成就，感佩员外大恩，没齿不忘。”

员外看见汉文人才出众，色貌超群，心中大喜。答曰：“令舅天姿俊逸，将来必成大器，小弟并藉荣光。”公甫即命汉文过来拜见员外，员外答以半礼。公甫辞别了员外出店，回家对许氏道明，不在话下。

这边，汉文在员外店中，员外见他言词伶俐，作事周详，十分爱他，比别人不同。公甫亦时常来到店中看视点缀，此话慢表。正是：

若无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且说四川成都府城西有一座青城山，重冈迭岭，延袤千里。此山名为第五洞天，中有七十二小洞，应七十二候，八大洞按着八节。自古道：山高必有怪，岭峻能生妖。这山另有一洞，名为清风洞，洞中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行。洞内奇花竞秀，异草争妍，景致清幽，人迹不到，真乃修道之所。这蛇在此洞修行一千八百年，并无毒害一人，因他修行年久，法术精高，自称白氏，名曰珍珠。究是畜类，未能超成正果。

一日，在洞游玩，心中忽思：我在此修行多年，至今未得正果，不如往别处名山游玩一番，猛思：浙江杭州号繁华之邦，西湖擅名，虎邱驰胜，待

我前去观看景致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将洞府封闭，即时驾起云头，升在空中，哪消片时光景，遥望杭州不远。

不防，这日却值真武北极大帝朝拜天阙驾回武当仙山。在云中，运开慧眼，忽见一股妖云从西而来。大帝喝道：“何方孽畜，妄起妖云！”白蛇见是大帝，惊得魂飞魄散，忙跪在云头开声叫道：“小畜乃是青城山清风洞白蛇精，修行一千八百年，并不敢毒害生灵一丝半粒。至今不能成正果，今要往南海求见观音菩萨，叩问根缘。不知圣帝驾临，小畜有失回避，死罪！死罪！”大帝微笑道：“你这孽畜，若果真心要往南海，须当发下誓愿，吾方放汝过去。”白蛇遂即跪下发誓道：“小畜若有谎言，无去南海，异日必遭雷峰塔下压身。”大帝见他发誓，令随驾神将记明，驾回仙山。

白蛇见大帝已去，满心欢喜，遂腾云到了杭州，按落云头，要寻一幽僻的园院安身。这杭州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王侯第宅、名园古刹不计其数，而城东仇王府的花园更是名胜，台榭环云，拟于上苑，因年久无人居住，是座空园。白蛇看见这园旷丽，心内大喜，随即闪身进去。不料此园深邃得紧，内中已有一母青蛇精在醉春楼中作巢，此蛇亦修行有八百余年，亦能飞腾变化。那日，看见白蛇进来，忙出来阻住道：“何方妖怪，擅敢进吾花园来，不怕我的宝剑利害么！”白蛇笑道：“小青不必逞能，细听吾言：吾乃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洞主是也。因在洞中修道一千八百年，未能成却正果，故此驾云来游中华，寻访仙道。今暂借此间花园安身，且你我均是同气，何必嗔怒。”青蛇听罢，喝道：“此间乃我的仙府，你系方外野怪，何敢恃强占我花园。你若有法力，敢共我斗上三合么？”白蛇微笑道：“小青，你听吾言，你要与我斗法，我念你均系一体，亦不伤你性命，但赌法力，高者为主，卑者为婢，何如？”青蛇怒道：“你有多大本领，敢夸大言！”就将身边一口宝剑掣起，望白蛇脸上砍来。白蛇不慌不忙，把腰间双口宝剑拔起，劈面架住。斗不上数合，白蛇本事果然高强，不知口中念念甚么，喝声“疾！”青蛇手中宝剑不知不觉早被他收过去了，只剩两手空空。青蛇大惊，慌忙跪下，口称：“娘娘，休要动手，小青愿作丫环服事娘娘，乞饶一命。”白蛇笑道：“我不过略施小术，服你之心而已。既愿作婢，就罢了，岂肯害你的命。”青蛇大喜，遂向白蛇拜了四拜，口称：“娘娘在上，婢子小青叩见。”白蛇扶起，同进花园。自此，二妖栖宿在此园中，主婢称呼。正是：

同声相应同栖止，淡妆巧扮待情郎。

再表许汉文在王员外药店，员外爱惜他，如同父子。看看过了腊景残冬，又值春光明媚，时届清明佳节，桃李芳菲。汉文坐在店中，看那路上纷纷皆是要去祭扫坟莹。汉文不觉触动心怀，想道：自从父母弃世之后，蒙姐夫照顾，今已长成，从未曾到父母坟墓省视。今值清明，你看人人皆去祭扫坟莹，我不免禀过员外，明早前往父母坟上祭奠一番，稍尽人子之心。主意已定，即时入内，正值员外在厅闲坐，看见汉文进来，问道：“贤侄进来有何事情？”汉文道：“启上员外得知：小侄自幼失却父母，投靠姊夫家中，蒙姊夫抚诲成人。每念奉养既亏，祭奠又缺，兹值清明，小侄意欲明早往父母坟上祭奠，稍尽人子寸心，未知员外允否？”员外笑道：“你要去祭扫父母坟莹，乃行孝之事，理所当然，我焉有不允之理。”汉文大喜，谢别员外，仍往店中料理药材去了。这员外就叫家人王端前去买办钱纸牲物，明早挑往墓上祭扫不题。

汉文这一去，有分教：眼前平定，顿起风波。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

诗曰：

红粉青娥映楚云，巧思欲订凤凰群。

芝兰气结同心侣，一朝祸至叹鸾分。

再表汉文次日清晨起来，梳洗打扮停当，王端挑了祭物。临出门，员外叮咛：“祭了就须回来，不可在外边耽搁。”汉文应声：“晓得。”一直出门，王端挑担随后，望西关城外而来。到得墓所，王端将祭物排列，汉文跪下哭拜一番，祭奠已毕，将钱纸焚化，王端收拾祭物，二人一路回来。汉文心中忽想：此去西湖不远，乘此机会前去游玩一番，观看景致，岂不妙哉！遂对王端道：“你将担先挑回去，我要顺道往姊夫家内探视姊姊，随后就来。”王端道：“官人须当早回，免员外在家悬念。”汉文道：“晓得。”王端将担先挑回去了。

汉文遂望西湖而来，走上一程，到得江边，搭船径到西湖。早见湖光荡漾，延阁重楼，画舫鳞集，雕槛朱窗，游人纷纷，来往不绝。汉文心中大喜，顾接不暇。正在观看之间，忽见二个女子在桥中闲观景概。汉文凝眸一看，不觉魂荡神飞。你道这二个女子生成如何，有诗为证：

敛雾低鬟体态娇，沉鱼落雁号细腰。

分明王嫱西施女，更胜江东大小乔。

二人主婢打扮，而主者姿容尤胜。汉文此时犹如向火狮子一般，软作一团，跟来跟去，求依不舍。看官，你道这二个女子是何等人家，原来就是仇王府花园内的青、白二蛇精。这日，也来湖中游玩，正是五百年前的缘债，相遇自然开离不得。二妖看见汉文丰神秀丽，度态生姿，亦斜波频顾，以目送情。两下里正在留恋之际，蓦然，乌云四合，风雨骤至，各自避雨分散了。

汉文心中难舍，想道：可爱两个娇娇，不知何处人家女子，可惜天公降下这场无情雨，不得跟他前去细问贯籍。如今天色将晚，不如渡过钱塘，到姊夫家中歇宿一夜，明早再来寻访便了。此时也顾不得王员外在家悬望，心头思，脚下走，不觉来到江边。看见一只小船泊住，就叫：“船家，渡我过江，小生送钱与你买酒吃。”梢子见说，遂即将船摇到岸边，接了汉文上船。刚才开缆，忽听岸上有女子声音，唤声“搭船”。汉文举头一看，正是西湖桥上遇见的两个妖娇，心中狂喜，忙叫：“船家，岸上有两个女人要来搭船，快快将船摇转，渡他过江，多趁些钱买酒也好。”梢子见说，带笑将船摇转，到得岸边。

小青扶了白氏下船，口称：“小姐慢些。”白氏装出娇态，假意含羞坐在船边。小青看见汉文，微微含笑。汉文忍不住开言问道：“姐姐，你们何方人氏，高姓尊名，今来搭船，要往何处？”小青微笑应道：“奴家小姐，钱塘县人家，住双茶巷。先老爷在日，做过边关总制，单生小姐一人。老爷同夫人相继去世，因为清明佳节，同小姐上山祭奠老爷、夫人，回来顺路观看西湖佳景，却遇大雨，路上淤泥难行，因此特来搭船回家。请问相公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乞道其详？”汉文答道：“小生亦是钱塘人氏，姓许名仙，字汉文。今年十七岁。父母弃世，只有胞姊一人，嫁与本县李家。蒙姐夫过爱，送在怀青巷王家药店安身，今日也来祭扫父母坟墓，顺便闲步西湖。不期天降大雨，路上难行，特来搭船，亦要回家。”

二人问答之间，不忽，船已抵岸，大家上得岸来，取钱与了船家。梢子

称谢，收了钱，将船摇往柳荫树下泊住了。正是：

自家扫却门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

汉文看见细雨霏霏，兀自未止。叫声：“姐姐，小生带有雨伞一把，借与姐姐，遮小姐回府。”遂将伞递与小青。小青接过道：“感谢相公。但是雨尚未晴，怎好教相公光头冒雨，将伞借我们遮回，我们过意不去。”汉文道：“小姐金莲短窄，行路艰难，我们男人行走快便，且此处离我姐夫家下不远，不妨。”小青道：“多蒙相公盛情，我们感佩不尽，但恐小婢明日送伞造府，相公不在，怎生是好。”汉文道：“姐姐不须送去，明日天晴，小生造潭来取就是了。”小青喜道：“相公主意不差”，遂将住址细细说明，叫声“请了”，小青左手擎伞，右手扶了小姐，临行时又把秋波频盼几回。汉文的魂儿早已被他们先勾摄回去了，直望至二人去远，方始回头转身。

不表二妖回去，且说汉文心中着迷，一路踱到姊夫家中。许氏看见，问道：“贤弟今日怎得闲暇回来？”汉文道：“姊姊，弟因今日清明佳节，稟过员外，上山祭奠爹娘，顺路来家请安姊夫共姊姊。”许氏见说，喜道：“足见贤弟孝思，汝姊夫因衙内有事，清早出门去了，贤弟请坐。”忙到灶下烹煮酒菜出来，排在厅上，姊弟二人同饮，谈些细务，汉文并不提起遇见女子、搭船借伞之事。吃完，许氏收拾明白，打发汉文入房去睡。汉文倒在床中，思想二美，一夜翻来复去，再睡不得，此话慢表。

再说二妖回转园中，白氏开言道：“小青，你看今日许郎看见你我，依依不舍，明日一定会来讨伞。我见他姿容翩翩，言词温存，是个情种，意欲与他结为夫妇。只是他家道清寒，无可动用，我们又无银两相赠，怎生是好。”小青道：“娘娘主见与小婢愚意相合。若要赠他银两，有何难事，娘娘神通广大，今夜作法，何患无可赠他。一来夸显我们殷富，方信娘娘宦家小姐，二来又他感激，岂不两全其美。”白氏见说，甚喜道：“小青言得有理，待我今夜作法便了。”

到得夜来，三更时分，白氏手执宝剑，踏罡步斗，口念真言，驱召五方小鬼。五鬼闻召，即刻齐到，跪下，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指道：“命你五鬼今夜缴银一千两，违令治罪。”五鬼领命退去，大家商议，即去钱塘县库内偷出库银一千两，转来交与白氏。白氏收下，遂令五鬼散去。二妖打点停当不题。正是：

准备雕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再说那夜汉文在他姊姊家中，一夜思忆二女，寝不安席。等不得天明，就爬起来梳洗明白，换一套新鲜衣裳，瞒却姊姊，一直出门，问到双茶巷。看见一个老儿立在巷口，汉文向前问道：“尊伯，这里可是双茶巷么？”老儿应道：“正是。”汉文道：“请问尊伯，这巷内有个白总制的府，未知在哪里？”老儿道：“老汉只晓得是双茶巷，不晓得白府。”说完，竟自去了。

汉文无奈，只得踱进巷来。举目一看，见一座大花园十分华丽，正在观看，忽见小青开门出来。汉文看是小青，满心欢喜，慌忙向前。叫声：“姐姐，小生来了。”小青眼笑眉开，连忙叫声：“相公请进。”汉文遂即跨进园门，小青引至聚香亭厅上，叫声：“相公请坐，等小婢入内报与家小姐得知。”汉文道：“姐姐休要惊动小姐，将伞取还，小生回去就是。”小青道：“相公不知，昨晚家小姐吩咐小婢，相公今日若来取伞，命小婢报命，家小

姐要亲身出来面谢相公哩。”汉文道：“岂敢劳动小姐。”口里虽说，身已坐下，巴不得白氏早些出来，早见一刻也是好的。

小青进内，不一刻，忽闻一阵香风荡人肺腑，白氏轻移莲步步出厅堂，小青跟随在后。汉文看见，慌忙起身施礼，白氏回了万福。叫声：“恩人请坐。昨日若无恩人贵伞相借，主婢几乎不得回家。”汉文道：“小可之物，何劳小姐过奖。”言罢，叙礼坐定，小青捧出香茗吃了，汉文起身称谢，假意取伞要回。白氏道：“难得恩人到此，岂有空腹轻回之理。家厨小酌，不嫌简槩，聊表寸心。”汉文逊谢道：“过扰郇厨，何以克当。”白氏道：“岂敢。”

不一刻，小青排出佳品，珍肴杂错，筵席丰盛。白氏推逊汉文上座，自设一桌，侧边相陪，小青在旁伺候，殷勤置酒。三杯后，白氏开言，叫声：“恩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不幸双亲相继弃世，门无五尺，奴家茕茕幼弱，恐失身于匪类，日夜忧苦。昨因上山祭奠双亲，中途遇雨，蒙恩人慨然赠伞，足徵盛德。倘恩人不嫌蓬门陋质，自荐为丑，意欲奉侍衣裳，未知恩人肯俯就否？”汉文如得了一道赦诏一般，假意推让道：“小姐香闺贵体，宦门芳姿，小生单寒下士，飘零书剑，怎敢与小姐缔结朱陈。”白氏笑道：“结亲若论贵贱，乃世态之见，奴家自幼颇精风鉴，观君气宇，福泽正长，恩人不须推辞。”汉文道：“既承小姐美情，怎奈小生四壁萧然，徒手难办，怎生是好？”白氏道：“不妨。”就叫小青：“你去房中金箱内取纹银二锭出来，赠与官人。”小青领命，入内翻身取出白银二锭，重一百两，放在桌上。白氏亲手赠与汉文说道：“官人将此银带回，可作婚礼之费。”汉文喜不胜言，起身接过道：“感谢小姐云天高情，小生回去央托姊夫、姊姊前来议亲便了。小姐暂别，后会有期。”白氏叮咛道：“官人切不可负却奴家一片真心。”汉文发誓道：“小生若有负心，天地不容！”白氏大喜，遂令小青送了汉文出去，不题。

不说二妖入去，且说汉文一路回来，满心欢喜，到得姊夫家中。却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库，失去库银一千两，被县官打了二十大板，着他缉拿正犯，若无，三日一比。回来与许氏说知，夫妻二人正在纳闷。忽见汉文进来，脸映春风，面带喜色。许氏叫声：“兄弟，你今早出门，在何处吃得面色红红回来哩？”汉文笑道：“有一桩美事禀上姊夫并姊姊知情。因昨日上山祭奠回来，顺路闲步西湖玩景，忽然天降大雨，弟搭船回家，遇着两位女子，一主一婢，同来搭渡。弟细问其来由，船中丫环共弟说道，他们住居双茶巷，小姐姓白，今年十七岁，名唤珍娘，丫环名唤小青。及船到岸之时，雨尚未止，弟将伞借他们遮回。今早弟去讨伞，留弟小酌，更蒙小姐高情，不嫌贫素，欲与弟结配朱陈。弟辞以贫，他又赠弟银一百两，今特回来求姊夫、姊姊为弟主婚。”遂将银递与许氏，公甫夫妻大喜。

郇厨——唐朝韦陟袭封郇国公，厨食奢靡，人称郇公厨。后以郇厨为誉人膳食精美之词。

五尺——本意指五尺之童，此为指门无男子。

茕茕——没有兄弟，或泛指孤单无靠。

奉侍衣裳——做妻子。

朱陈——古代徐州丰县有一村名朱陈，一村唯有两姓，世世为婚姻。后来用之称缔结婚姻之词。

风鉴——相术。

比——责打。

公甫接银细看，认得火号是钱塘县库银，心中暗想：库内失落银两，害我受责，天幸此银出现在此。就叫：“贤舅，这样亲事乃天送来，你且在家坐坐，待我去钱店兑换回来。”汉文道：“但凭姊夫主意便是。”

公甫将银袖在手中，一直跑往县堂，跪下禀道：“老爷，昨晚库内失落库银有着落了。”说完，即将两锭元宝呈上。知县接在手中一看，正是库银。就叫：“李升，这二锭银你在哪里寻出？贼在何处？”公甫禀道：“老爷，小役有个妻弟名唤许仙，自幼在小役家中。今早出门，不知他在哪里与两个女子订下亲事，那女子赠他此银，他拿回家叫小役为他兑换主婚。小役认得是库银，不敢隐匿，骗他在家坐等，特来禀闻。”知县见说，即时出票，差民壮四名，立拘汉文。民壮领命，如飞来到李家，蜂拥入来。汉文看见，不知何事，方欲起问，早被民壮将铁练挂项，锁拿出门，拿到县堂跪下。

知县看见汉文人品端庄，似非匪类，内中必有缘故。乃霁颜问道：“你便是许仙么？”汉文应道：“小的正是。”知县道：“你家住哪里？今年多少年纪？有父母兄弟么？曾婚娶否？此二锭银子哪里来的？本县台前从实供明，免受刑法。”汉文道：“老爷，小的家住本县，今年十七岁，父母去世，并无兄弟，只有胞姊嫁与李公甫为妻。小的自幼在姊夫家，蒙姊夫送在药店安身，并未娶妻。此银是朋友相赠，望老爷裁夺。”知县喝道：“胡说！朋友叫甚名字，招来！”汉文心中暗想，他是千金小姐，我若招出真情，岂不玷辱他的门风，宁我受责，岂可害他。叫道：“青天爷爷，这朋友是外方人，姓名小的忘记了。”知县见说，不觉发怒，全筒擲下，两旁呐喊，将汉文拖翻在地，迎风重责四十黄荆。可怜汉文嫩白肥肤，打得两腿鲜血淋漓，失去知觉，半晌方苏。眼中流泪，叫声：“老爷，冤枉小人。”知县骂道：“死奴！现有人出首在此，汝尚敢抵赖么？”汉文见说有人出首，心内惊慌，叫声：“老爷，小人实遭冤枉！谁人出首？”知县便令公甫出来对证。

公甫出来，叫声：“妻舅，你现亲口对我说，白家小姐赠你此银订约婚姻，此银是你交我，要我主婚。因库内失落库银，是我看库，老爷责我追缉，若无，三日一比。我认得此二锭是库银，无奈出首，非我无义，责比难当。我今劝你早认罢，免受刑罚。”

汉文被公甫硬证，面惊如土。心中想道：小姐，非是小生无义，怕死贪生，怎奈姐夫作证，有口难瞒，无奈只得招了。遂将祭奠在西湖遇见小姐，及搭船借伞，到家赠银结亲一段缘由细细供明。知县吩咐书吏录供，就叫：“许仙，本县库中失了银一千两，应该廿锭，只此二锭，更有十八锭存在何处？”汉文道：“他只有赠小人二锭，其余十八锭，小人实不知情。”知县道：“既然如此，本县差人同你去拿此二女，追出余银，免你的罪。”遂即出票，差民壮八名，同许仙去拿二女。民壮领命，如飞出衙不题。

再表白氏自赠银与汉文去后，放心不下，点指一算，叫声：“不好了！”小青问道：“娘娘何事？”白氏道：“我们不该赠许郎的银。此银乃钱塘县库银，他姊夫现当县役，若见此银，许郎必定有祸，你快去打听一遭。”

小青领命，即刻驾云起在空中，果见汉文在县堂受刑，被公甫作证，招出实情，又见知县差人来拿。小青大惊，急转云头来见白氏，细细说明。白氏听罢，沉吟半晌，道：“小青，我们暂且避他，库银留下与了他们，免害许郎再受刑楚。”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

不表二妖躲避，且说差人到了双茶巷，打进花园，各处搜寻，渺无人影，只见十八锭库银放在亭下。问了地方邻右，都说此是王府空园，无人居住，

园内常有妖怪出现，无人敢进。差人只得取了银子，带转汉文到堂上跪下，禀道：“小的们到仇王府花园拿获女子，并无踪迹，只有十八锭库银在亭下。”遂将银呈上。知县将银收入库内，就叫汉文上前道：“若论偷盗库银，罪应拟斩，姑念你年幼，被妖所害，本县从轻拟你徒罪，发配苏州胥江驛。”便叫：“李升，你带他回去家里，听候本县办文。”

公甫领命，将汉文领回家中，许氏接着，眼泪纷纷。叫声：“兄弟，父母生你一身，今被妖精所害，幸亏姊夫认得库银，前去出首，不然，若被他迷去，性命难保。但愿你一路平安，三年转回。”

二人正是悲伤，王员外闻知走来看视，汉文看见王员外更加悲痛。员外也流泪道：“贤侄，老汉不料你有这场祸事，也是你命该如此。老汉几两薄意送你，路上费用。苏州我有个结义兄弟姓吴，名人杰，他在吴家巷也开药材店，我今修书一封与你带去，他见我书，自能照顾你。”汉文道：“深感员外大恩，没齿不忘。”员外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相辞去了。

不一日，上司发下牌文，限三日内起身，知县当堂发批，差长解二名押解。长解领文来到李家，兄弟抱头又大哭一场。公甫送了解役行仪，汉文无奈，只得同解役出门，公甫送出城外十里亭方别。

这一去有分教：方离虎窟，又陷狐巢。要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

诗曰：

为妖犯罪又逢妖，夙世姻缘命里召。

鼓合瑟琴齐唱和，营谋兴利喜逍遥。

话说汉文同解役起身往苏州府而来，路上饥餐渴饮，夜宿朝行，不则一日，到了苏州。解役将文投进吴县，知县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胥江駟，遂发批回与解役回转浙江不表。

这汉文到了駟中，参见駟丞，安歇一夜。明早起来，便秤银一两送与駟丞作茶仪，駟丞得了意思，心中欢喜，便不十分拘束。汉文遂取了王员外的书，出门问到吴家巷吴员外药店，将书递进。员外拆开看了，就请汉文入内，分宾主坐定。员外开言叫声：“仙官，既然凤山义弟有书到，教老汉照顾，自当照书中所言而行。”汉文起身称谢。员外留住便饭，汉文不敢推辞，座中员外细问始末情由，汉文一一备陈，员外不胜浩叹。

席罢，员外进内取了白银十两，同汉文来到駟中，见过駟丞。员外道：“不瞒得尊官，此位许仙官，乃是小老的表亲，小老怜他稚年犯罪，欲求尊官除名，与小老领回，些微薄意，望为笑纳。”说罢，遂将袖里银子递出，送与駟丞。駟丞接过，深心欢喜，忙点头应承。员外写了保状一纸，递与駟丞，就将汉文领回。自此，汉文在员外药店安身，依旧学习药道，不在话下。

再表二妖当日用法避开，及至差人去后，方始回转园中。白氏开言叫声：“小青，我们共许郎结下亲事，因念他清贫，是我一时失于检点，将库银赠他，害他受了一场官司。今又问罪姑苏，天南地北，我们终身大事岂不丢开去了。”小青道：“娘娘何须挂意，既然许郎发配姑苏，我们再到别处，怕没有俊秀郎君。”白氏道：“小青，你有所不知，非是别处没有俊秀郎君，一来我受他大恩未报，二来既与他订盟，岂有再忽别人之理。且他受罪外方，亦是被我们所害，我今意欲同你前去寻他。你可先去打听，看许郎现在苏州何处，回报我知。”小青领命，遂即驾云到姑苏，打听明白，拨转云头，不一刻到了花园。叫声：“娘娘恭喜！小婢奉命到姑苏打听许郎消息，现在阊门内吴家巷吴人杰员外药店管理数项，如今我们同去寻他，岂不美哉！”白氏见说，大喜。

二妖即时驾起妖云，不片刻光景，早到姑苏。僻静处落下云头，二人来到吴家巷，看见汉文坐在店中。小青向前叫道：“许官人。”汉文抬头一看，看是白氏、小青，心内又惊又怒，骂道：“妖精！我前世与你无冤，今世无仇，害我官堂受刑，问罪到此。今你二个又来此处寻我作甚！”二妖被骂，满脸通红。白氏开言叫声：“官人，只为当初错许了你，义无更改，因念结发之情，千里路途，问关到此，谁知官人无情，反来喝骂奴家。若是妖精，天下怕没有美貌郎君，何苦特地前来寻你！”旁边之人听见，皆说汉文无情。

里面员外听见店前人声喧嚷，忙走出来，看见二个美貌女子在店前与汉文争论。遂即向前叫道：“娘子，请进里面，有话共老汉说明，何必在路中争言不雅。”白氏见说，忙同小青进入厅内，口称“万福”，员外还礼，便叫院君出来相陪，叙礼坐定。员外问道：“娘子贵居何处？高姓尊名？令尊令堂在否？与仙官何亲？今来敝店何事与他争论？望乞道个详细。”白氏流

院君——有地位的夫人，此处称员外的妻子。

泪道：“员外、院君在上，听奴细陈：奴家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今年十七岁，丫环小青。奴家命蹇，双亲相继去世，强近之亲既无，应门五尺又乏。因为清明，奴同小青上山祭奠先父、先母坟茔，遇雨，同许郎搭船，蒙他借伞遮回。隔日他来取伞，是奴留他便席，座中细询他家谱世系，自恨女流，胸无见识，比时与他订结朱陈，他姐夫李公甫主婚。奴家因为怜他清寒，不合赠他纹银二锭以作婚费，因先父在日掌理风宪，遗下钱粮银锭，不知县库失盗，他姊夫冒认出首，屈打成招。知县出票要拿奴家，多蒙邻右报知，主婢二人无奈，躲避别家。县官捉拿无人，将他问罪此处。奴因名节为重，誓无他适，主婢千里跋涉到此，只望夫妇团圆。不料许郎薄幸，不肯相认，反疑奴家是妖是怪。罢了！他既不肯相认，奴亦无颜回乡，不如自尽归阴。”遂立身起来，望阶下触去。员外、院君看见，惊得魂飞魄散，院君忙向前抱住。员外劝道：“小姐不须轻生，此段事在老汉身上，包管你夫妻和谐。”就命院君请小姐并丫环进内安息。

员外踱出店来，便叫汉文上前劝道：“你休怪认了他，他是千金贵体，为你跋涉至此，”就将白氏的话一一述与汉文听道。汉文见说，半信半疑，想道：他若果是妖怪，怕道别处没有俊秀之人，千里路途为我到此，必是夙缘。况兼本慕白氏姿容，心下已有几分动火。员外见汉文不语，不觉怒道：“你这般无情！自家夫妇尚且如此，何况交情。我今店内用你不着，从此绝交罢！”汉文忙道：“员外不须怒气，小子从命就是了。”员外见允，回嗔作喜，叫声：“仙官，老汉劝你亦是好意爱你，夫妻和合，难道与老汉有甚么相干？”

员外遂即另寻一座房屋，拨下家器拾物过去，择了黄道吉日，院君吉服亲送白氏过来。二人拜堂后，同入香房，当晚成亲，恩爱异常。有诗作证：

携手相邀入锦闱，罗衣羞解似梅妃。

君须怜惜未经惯，露滴牡丹魂欲飞。

三朝已毕，过来拜谢员外和院君，自此夫妻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连小青亦有分润春光，不在话下。

再说吴员外一日因店中无事，心内忽想：我劝许仙夫妻和合，亦算是一场美事，如今他一家三人，不比从前孤身，必须代他周全到尾，方免他将来受饥寒之苦。主意已定，遂起身出店，来到汉文家中。汉文接到厅上叙坐，员外开言叫声：“仙官贤侄，我因今日无事，代你打算：你今一家三口，不比从前，若不寻些主理，日间费用从何得来。古道：‘家有千串，不如日进一文。’我替你思量，别样生理难以趁钱，惟有药材一道，是你熟路，就此处开一间小可药店，亦可度用。若缺少本钱，老汉自当解囊以助。”汉文喜道：“屡荷员外生成大德，小子将何以报。”员外道：“不过尽我一点心而已，何必言报。”说完，起身相辞去了。汉文送出门外，翻身进内，共白氏说知，夫妻二人欢悦不表，一夜无词。

次日，清晨起来，员外差人送一百两银过来，汉文欢喜，忙即收入交与白氏。就将门首改造停当，拣个黄道吉日开张药店起来，牌名“保安堂”。雇了一个雇工，名唤陶仁，在店相帮。不觉开近一月光景，全无生意。汉文心焦，入来对白氏道：“贤妻，我们开店将近一月，生意冷淡，将若之何？”

白氏道：“官人不必忧心。妾自幼随先父在总制衙门，那日偶在花园游玩，忽然空中降下黎山老母，言妾有仙家缘份，命妾拜他为师，传妾法术，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驱妖除怪，兼能医治百病。官人明日立出医牌，若有人来请，其病症妾已先知，包管手到病除，怕没钱可费用！”汉文见说，喜道：“难得贤妻手法精高，愚夫何幸，获此贤助。”一宿晚景。

次日，汉文立出医牌，上写道：儒医许汉文精治大小诸症。招牌挂出旬馀，又无半个上门。汉文无奈，又与白氏相商。白氏道：“官人，妾夜观天象，目下此处有一场瘟疫，待妾炼制救瘟丹，每粒卖银三分，应效如神，必有人来买。”汉文大喜，吃罢夜饭，入房先寝不题。

是夜，白氏叫过小青吩咐道：“你今夜驾云往各处，不论池井，布下毒气，与人吸引，我炼丹以待。”小青领命，到了三更时候，驾起云头，前去各处水面施布毒气，回来不表。

明日清晨，各处人家汲水炊爨，饮着毒气，不数日之间，果然城厢内外疫症大行，十家病倒九家。汉文将救瘟丹牌挂出店前，病家闻知，买得一粒回去与病人吃，即时病愈离床。不觉一传两，两传三，家家户户都道许家药丸神效，尽来求买，店前拥挤不开，每粒卖银三分，不数日之间，药丸卖得精光，病人尽皆痊愈。汉文收获大利，称赞白氏不置，自此汉文药店驰名不表。

时值四月朔日，乃是吕祖先师圣诞，各家男妇，齐去庙内烧香。这日，汉文带四两银，要去吴家买换药料，打从吕祖庙前经过，看见人众纷纷都入庙中烧香，想道：我从这里过，不免也入去随游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将身跨进庙来。

这一去有分教：强中见强，法高更高。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四回 白珍珠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陨命

诗曰：

蓬莱奇岛别有仙，燕语莺声画堂前。

却为多杯露素质，惊断郎体上罗天。

且说吕祖庙内新来了茅山一位道人，法号陆一真人，道术精高，能驱妖治怪，遣鬼役神。云游到此，在这大殿上施舍丹药，普济众生。这日，汉文随众人庙，到得殿上，真人猛抬头，看见汉文入来，面带妖气，遂请他到静室中坐下。问道：“居士何方人氏？高姓大名？宝眷几人？为何脸上带有妖气？乞道其详。”汉文看见这个道人仙风道骨，状貌清奇，不觉悚然起敬。叫声：“法师，小生家住本处，姓许名仙，字汉文，妻子白氏，使女小青，一家三人。小生若有逢犯妖魔，万望法师怜悯，救小生则个。”遂跪将下去。真人扶起道：“居士请起，既然要贫道救你，这也不难。”遂起身向盒中取出灵符三道，对汉文道：“贫道这三道符，付你带去，切不可与你妻小知道。到今夜三更时候，一道贴在门楣上，一道在灶前烧化，一道带在身上，依我法度而行，妖精便不敢害你。贫道今夜在庙内踏罡步斗，遣令神将拿住妖精，押赴酆都，救你性命。谨记吾言，请了。”汉文感谢不尽，接过灵符，将要兑买药材的四两银子送与真人。真人笑道：“我为除妖救命起见，岂要你的银子。”汉文道：“此不过聊表小生薄意，法师不收，小生不敢领符。”真人见他意恳，只得收下，送了汉文出庙。

不说真人入去，汉文回来，如今且说白氏在家，心血忽然来潮，按指一算，已先知道。就对小青道：“官人被茅山野道所愚，现在带符回来，要害我们。官人入门，你须如此如此，何怕他的灵符。”小青点头领会。不一刻，汉文回来，进内见了白氏，果然并无提起此事。白氏问道：“官人今早去吴家买药，因何迟缓至今才回？”汉文调谎道：“因被员外留住小酌，是以不得就回。”二人问答之间，只见小青捧茶入来，叫声：“官人吃茶。”汉文伸手来接，不觉将符露出，已被小青看见，就叫：“相公手里什么东西？”汉文忙道：“是药方。”小青道：“是何药方？乞小婢观看则个。”汉文道：“你们女流之辈，晓得甚么药方。”小青料他不肯挪出，用手一夺，汉文不觉被他夺去，慌忙来抢，早被小青扯得粉碎。白氏假意骂道：“你这大胆贱婢，相公药方，怎敢扯碎。”小青道：“小姐，不是药方，乃是情诗，戏弄小婢的。”白氏笑道：“小青不须瞒我，我已知是吕祖庙内茅山妖道的歪符，官人被他所愚，要治甚么妖精，又被他骗银四两。明早待我到庙与妖道理论，并取讨银子。”汉文被白氏道破，吓得默默无言，一夜闷闷无词。

到得天明，白氏梳洗已毕，叫声：“官人，同妾去见妖道取讨银子回来。”汉文无奈，只得同他出门，小青跟随在后，令陶仁看守门户。一程来到吕祖庙中，看见真人正在殿上，白氏开言问道：“陆一真人就是你么？”真人道：“然也。”白氏骂道：“你这妖道是何方光棍，敢来此处骗我丈夫银两，好好献出便罢，如敢半个不字，想你难逃残生。”真人喝道：“你这孽畜，妄逞妖术，迷惑许仙。我劝汝趁早收心回穴，万事全休，不然恐怕汝现原形，悔时晚矣。”白氏大怒，骂道：“野道！你叫我是妖怪，我试问汝有何法术显来？娘娘与汝见个高低！”

真人见说，心中大怒，脚踏罡斗，口念真言，瓶中吸口净水喷在空中，霎时天乌地暗，雷雨交加。白氏看见，微笑道：“此乃小术，何足道哉！”

遂念咒语，手指半空喝声道：“疾！”即刻云收雨散，太阳当空。真人见他破了法，就将腰间宝剑拔起，掣在空中，只见万道霞光闪闪望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遂向身边取出一帕，名为乾坤帕，罩在自己头上，宝剑不能落来，只在半空旋舞。白氏遂即念动真言，手指宝剑，喝声：“落！”宝剑遂落在尘埃，被白氏收去了。随喝声：“黄巾力士何在？快将妖道提吊空中。”喝声未了，空中来了黄巾力士，遂把真人吊在空中。白氏喝令力士将真人拷打，真人被打，无奈何哀求道：“贫道不知娘娘法力高强，无知冒犯，望祈慈悲，饶恕贫道一命，以后再不敢冒犯了。”白氏笑道：“野道！我乃黎山老母徒弟，奉师命下山，汝敢乱道我是妖怪，速将银两送出，便饶你命。”真人忙道：“银两现在房中，丝毫未动。”白氏见他哀求恳切，笑道：“我今饶汝这次，速速收拾，前往他方，若仍在此鼓言惑众，狗命难逃！”说罢，喝退了力士，将真人放下地来。真人满面惭羞，进房取出银两，送还白氏，遂即收拾回山，访师报仇，此是后话不表。

这壁厢白氏取了银子，看的人尽皆称羨，夫妻二人十分得意。回到家中，汉文即令小青治酒，排在房中，与白氏同饮。席中称赞贤姜，愈加恩爱，当晚尽欢，汉文不胜酒力，遂先寝。

是夜，小青对白氏道：“娘娘，明日乃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皆要买用雄黄酒。俗言道：‘蛇见雄黄酒，犹如鬼见阎王。’小婢若闻此味，腹中疼痛如刀割一般，倘若露出原形，被相公看见，怎生是好。小婢细思起来，不若明早瞒过相公，同娘娘暂往别处，避过了午时再来，未知娘娘意中若何？”白氏道：“小青，我修道年久，岂怕雄黄，你根基浅薄，是以惧怕。我有一策在此：今夜你诈装得病，明日睡倒床中，将被遮罩在身，若现原形，亦在被内。过了午时，神不知，鬼不觉，瞒过了相公就是了。”小青领命，即去装病不题。

到得明日清晨，大家起来，单单不见小青。汉文问白氏道：“贤妻，今日乃是端阳佳节，小青因何至今并未起来？”白氏道：“官人不知，小青昨夜身上得病，因此不能起来。”汉文见说，即去后房床前问道：“小青，你昨晚身体安好，因何得病起来？”小青故意发汗道：“小婢昨夜身上打冷，因此得病，现甚畏风，相公可将房门为我掩上。”汉文见说，闷闷不悦，遂将房门带上。踱出店前，吩咐陶仁治办酒席，店中伙计的席排在店内，另治一席排在房中，与白氏对酌，同庆端阳。汉文道：“贤妻，今日端阳佳节，愚夫特办雄黄酒一席，与贤妻避邪解毒，同赏佳节。”白氏道：“相公，妾自幼点滴不能，官人自饮几杯，消愁解毒，妾陪坐侍饮何如？”汉文举杯屡劝，白氏哪里敢饮，只是推却。汉文不悦道：“贤妻，愚夫再三奉劝，就不饮多，也该饮少，领我心意也好。”白氏见丈夫不乐，无奈接杯在手，启口轻轻一点，不料被汉文用手一推，一杯雄黄酒尽情灌入腹中。白氏大惊，微觉肚中疼痛起来。无奈，心生一计，说道：“妾被官人灌这杯酒，现在目暗头眩，难陪官人，要去睡倒片时。官人可出去观看竞斗龙舟，消遣心目何如？”汉文道：“既然如此，贤妻请安歇便了。”遂即掩上房门，出去看斗龙舟去了。这白氏被汉文灌这杯雄黄酒，倒在床上，腹内雷火发烧，心肝五脏如刀剜割一般，直挺挺倒在床中，霎时现了原形出来。

这汉文在江边观看龙舟，自觉心神不宁，想道：小姐醉酒，小青偏又得病，倘要茶汤，何人答应，不如回去罢。遂取路回家，进房来望白氏，掀开罗帐，不看犹可，看时，只见床上一条巨蟒，头似巴斗，眼如铜铃，口张血

盆，舌吐腥气，惊得神魂飘荡，大叫一声，跌倒在地。眼见得：

气塞胸膛归地府，魂飞魄散丧残生。

未知汉文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五回 冒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症

诗曰：

堪叹娇娘计百端，生心思欲上金銮。

罗浮有梦情空寄，聊向人间种玉盘。

且说汉文回来，入房来望白氏，开帐看见床上一条白蛇，惊死在地。此时午时过了，小青已复人形，听见前房惊叫，慌忙起来，步出前房，看见汉文死在地上，床中白氏露现原形，唬得面如土色。高叫：“娘娘，快复原形，相公被你惊死，紧些醒来！”白氏魂梦之中，听得此话，翻身复了原形。爬起来看见汉文死在地上，不觉大放悲声，走来抱住汉文身子哭道：“妾被官人强灌黄酒，腹如刀割，难顾身体，梦中现出原形，不知官人进房，被妾惊死，是妾害了官人性命。”说罢，哭不住口。小青含泪劝道：“娘娘，相公既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不如将他吞咽便了，同娘娘别往他方，怕无可意才郎。”白氏怒道：“小青，汝说哪里话，既与官人结为夫妇，岂忍用此心肠，况我是修道节女，焉肯再事他人。官人是我害他，必须设法救他还生。”小青道：“娘娘真呆了！人死魂魄归阴，有何法术救得复活。”白氏道：“小青有所不知，我今要救官人复生，须当舍命上瑶池偷取仙丹。汝替我照顾官人身体，不可离开。”小青劝道：“娘娘，瑶池乃圣母金阙，娘娘你要去偷盗仙丹，徒取亡身之祸。”白氏叹道：“要救官人性命，没奈何去走一遭，倘若偷丹不得，就死在瑶池，我也甘心。”说罢，遂打扮作道姑模样，驾起云头，竟到瑶池仙境。看见白猿童子坐在洞口坐着，白氏不能进洞，无奈向前打个稽首，叫声：“师兄请了。妾非别人，乃是黎山老母徒弟白珍珠是也。奉师命下山，与许仙完却前缘，现因许仙得病，危急沉重，无药可救，今将垂毙，不得已特来哀求圣母娘娘，恳赐仙丹一粒，以救夫命。敢劳师兄进内通报一声，感恩不浅。”

白猿童子睁开慧眼，看见白氏满身妖气，喝道：“何方孽畜！大胆敢到仙山，若是黎山老母徒弟，为何满脸妖气。现今老母在洞同圣母说法，我今拿你进洞辨个真假。”说罢，遂即向前要拿白氏。白氏大惊，暗想道：若被他拿进洞去，性命决难保。遂即喷出一粒宝珠，向童子面门打来。童子不曾提防，被宝珠打中鼻梁，流出鲜血，叫声：“哎呀！”负痛走进洞去了。白氏收了宝珠，恐怕圣母降罪，驾云要走，已无及了。

这童子走入洞来，圣母看见问道：“你为何鼻梁流血？”童子跪下禀道：“洞外有个妖精，口称黎山老母徒弟，说他丈夫患病，要来求圣母仙丹救他丈夫。弟子不允，反吐毒珠打中弟子鼻梁，望圣母作主。”圣母见说，怒气冲冲，驾上沉香辇，带了童子出得洞来。看见白蛇驾云逃走，圣母喝道：“孽畜，走哪里去！”即布起天罗地网。白氏要走，亦走无路了，早被天罗收在里面，现出原形。

圣母手执斩妖剑，正要行刑，只见正南上一朵彩云如飞而至，叫声：“刀下留人！”圣母举目一看，乃是观音菩萨，遂即收住宝剑，起身相迎。问道：“菩萨何来？”菩萨笑道：“贫道到此非为别事，因这白蛇与许仙有夙缘之分，日后文曲星官应投在他腹中转世，俟他弥月之日，自有人来收他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前日对真武大帝发誓之言，待文星成名之后，得了敕封，方成正果。此时却不可伤他性命，望圣母宽恕。”圣母道：“菩萨，若论他上山偷丹，复敢打伤童子，斩罪难免。既是有这段根缘在后，自当遵命，饶他便

了。”圣母即拂退了天罗地网，放出白蛇。

白氏依旧复了原形，向前跪下叩谢圣母不杀之恩，转身拜谢菩萨救生之德。菩萨道：“孽畜，此处仙丹汝休妄想，我今指点汝一处去求。汝可去紫薇山南极宫南极仙翁处，去求仙草一枝，可救汝夫之命。”说罢，菩萨起身辞了圣母，驾云回了南海去了。圣母送了菩萨起身，亦上辇回归洞府不题。

这白氏见菩萨同圣母去了，连忙纵起云头，来到紫薇山南极宫。但见宫府盘郁，瑞气氤氲，夸不尽的奇花异草，道不了的珍果佳禽。白氏无心观玩，忙到宫前，看见守鹿童子在宫门前游玩。白氏向前施礼道：“仙童在上，烦乞通报仙翁一声：贱妾白珍娘，因夫许仙病症危重，无药可救，蒙观音菩萨指示前来，恳求仙翁乞赐仙草一枝，救夫微命。望仙童慈悲，为妾转报，感恩不浅。”鹿童听他言语凄惨，兼是观音菩萨指点他来，遂说道：“姑看菩萨金面，代汝通报便了。”白氏连声称谢。鹿童转身入内，到蒲团边跪下，禀道：“师爷，宫外有个女人自称白珍娘，道他丈夫许仙得病危急，南海菩萨指点他来，要求师爷仙草，现在宫外，弟子不敢擅便，特来禀上，未知师爷钧意若何？”仙翁道：“我已知道了。此妖尘缘未断，业债未清，与许仙有夙缘之分，将来文星要投他腹中转世。既是菩萨指点他来，你可去云房里面取回生草一枝与他罢。”鹿童领命起来，即到云房里头取了一枝仙草。步出宫门，叫声：“白氏，仙翁有命，赐汝回生仙草一枝。”白氏慌忙跪下叩谢，起来接了仙草，鹿童转身回宫复命去了。这白氏得了回生仙草，满心欢喜，急驾起风云，如飞回来救夫。谁料，照命难星又到了。正是：

劝君慢把喜颜展，目下灾殃又重来。

看官，你道这难星为谁？原来南极仙翁驾下还有一位白鹤童子，这日因内无事，在外云游消遣。忽见一块乌云滚滚而来，带些腥浊之气，鹤童在云中定睛一看，知是妖精，即刻驾云赶上，叫声：“孽畜，哪里走！”白氏听见鹤童的声音，魂魄早已飘散，从空中跌将下来，死在山下。鹤童飞身下来，张开目嘴，正待要啄。不意空中来了白莺童子，将鹤童拦住。叫声：“师兄，不可伤他的命，是这孽畜应有此厄。弟奉南海佛祖佛旨而来，恐怕师兄不知运数，害了他命，是以命弟前来此处相等，望师兄慈悲，依数而行，饶他去吧。”鹤童道：“弟疾妖如仇，师兄既奉佛旨而来，弟自当遵命，饶他便了。”莺童称谢，鹤童辞了莺童，自回南极宫去了。

莺童近前，看见白氏已死，遂即念动起死回生真咒，对着白氏脸上吹口仙气，白氏遂即还魂醒来，慌忙跪下叩谢莺童救命之恩。莺童道：“白氏，吾奉佛旨而来救你性命，汝今作速回去，去救你夫性命要紧。”说罢，遂驾起祥云回南海覆旨去了。

这白氏拾起仙草，急急纵起云头，不一刻落到家里。叫声：“小青，仙草在此，你快些取去煎汤，来救官人。”小青接过仙草，问道：“娘娘，此草是瑶池来的么？为么去得许久？”白氏叹道：“小青，我为求得这根仙草，险些断送残生！”我到瑶池偷丹，遇着白猿童子守洞，不得进去。我只得对他说明，他要拿我进洞去见圣母。无奈吐出宝珠，打伤童子，被圣母布起罗网，祭剑要斩。幸蒙观音菩萨到来，求过圣母，救我性命。又蒙菩萨指点我去紫薇山南极仙翁处求回生仙草，我只得又去南极宫。蒙仙翁慈悲，赐下仙草。叩谢回来，中途又遇白鹤童子，被他赶叫一声，我即跌死山下。鹤童飞下要啄我身，亏得白莺童子奉南海佛旨而来，拦住鹤童，救我性命。若无莺童吹我仙气，焉能还生。可怜我舍万死一生，方得此草，你快去小心煎好，

来救官人回阳。”

小青听罢，沉吟不语，立在旁边。白氏大怒，骂道：“死贱婢！我为官人，一人不顾生死，舍命求得此草，命汝快去煎汤来救他命，为何迟延不去。亏汝好狠心肠！”小青道：“娘娘有所不知，非是小婢狠心不去煎汤，因你饮黄酒露出原形，致相公看见惊死，今若将草煎汤，救他复生，他一定说我们是妖精，许时凭你满身都是口也难洗清，与他无辨了。因此迟延，未敢去煎。娘娘须先寻一妙法，瞒过相公方好。”白氏被小青这一段话说得默默无言，低头一想，叫声：“小青，我有计了。”遂向箱内取出一条白绫帕在手，口中默念咒语，吹一口气在帕上，叫声：“变！”将白绫帕变作一条白巨蛇，遂取了壁上挂的一口宝剑，将变的白蛇斩作数段，丢在庭中。小青看见大喜，赞声：“娘娘果然法力高强，如此瞒得相公过了。”连忙取了仙草，翻身出房。不一刻，汤已煎好，捧进房来。白氏抱起汉文，将口掀开，小青将汤灌下腹去。顷刻，入命门，透丹田，贯泥丸宫，不觉遍身骨节舒动。未有半日光景，汉文早已还魂醒来。叫声：“吓呀好睡！”翻身起来，看见白氏坐在床沿，小青立在旁边。开声骂道：“原来你们是个蛇精，来此缠我。我一向被你瞒过，今我看明，被你惊坏。幸我祖宗有灵，命未该死，复得还魂。你们早早远去，不必再来害我，不然一剑除了你们！”白氏被骂，满脸泪珠纷纷，啼不住口。小青上前叫声：“相公，你真薄幸！因你出门观斗龙舟，小姐酒醒，进入后房看视小婢的病，不知何处来了一条白蛇，飞在床上。小姐在里面听得前房相公叫声，慌忙出来，看见相公倒在地上，床内抢出蛇精要害相公身体。小姐惊慌无措，急掣宝剑将妖蛇斩作数段，丢在天井，救了相公。因见相公被妖蛇惊死，又去黎山老母师父处求得回生仙草来，煎汤与相公吃，救了相公还魂。今相公恩将仇报，反骂小姐是妖是怪，相公若不信，可到天井内去看便明白了。”

汉文听罢，想道：小青言得有理，我到天井一看真假便分明了。遂即起身要出，白氏扯住汉文的手袖，叫声：“官人，你身体初愈，外边风大，不可出去。”汉文想道：小青叫我去看，白氏扯住不放，明明是二人用计骗我一人。随把白氏推开，走出房门，来到天井一看，果然庭下一条白蛇斩作数段，鲜血满地。汉文心下释然，回转房内，到白氏身边陪笑道：“贤妻息怒，愚夫不知贤妻如此苦心，救了愚夫性命，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如今须将此蛇埋掩才好。”白氏笑道：“官人若不疑妾身是妖怪就好了，何罪之有。”即命小青将假蛇拿到后边空地烧埋了。

小青烧埋了假蛇，还身回入房内。白氏故意流泪道：“小青，我受千辛万苦，师傅处拜求仙草，救活相公，只望夫妻和谐到老，谁知相公薄情，不念我的苦心，反疑我是妖怪，细思起来，总是前生不修致此今生被人轻疑，我今要削发空门，祝修来世去了。”汉文听见大惊，叫声：“贤妻，愚夫不知错冒，望贤妻念结发之情，乞赐包涵，切勿提起此话。”白氏道：“官人，妾身乃是妖怪，不如听妾出家，免害官人金身。”汉文道：“贤妻何必出此言，总是愚夫言词得罪，不免待愚夫赔个不是。”说罢，双膝跪将下去。白氏看见，也慌忙跪下去道：“官人请起。男子膝下黄金，不要折杀了妾身，此是妾多言之过，望官人海量勿罪。”汉文大喜，扶了白氏起来。正是：

得他心目转，是我运通时。

自此，夫妻二人依旧和好，小青暗地含笑不提。

且说这苏州知府姓陈名伦，字俊卿，科举出身，生平居官清正，爱惜子

民。因夫人吴氏身怀六甲，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通城医生尽皆请到，均道无法可治。府尊惊慌，无措无奈，闷坐花厅，因精神困倦，不觉覆在桌上鼾睡去。梦见一人身穿白衣，手执旖尾，叫声：“陈知府，吾乃观音菩萨是也，念你平昔为官清廉，今你妻吴氏临盆，不能分娩，吾特来指点你：你可差人前去吴家巷保安堂药店聘请名医许汉文，他能医此症，谨记在心，吾去也。”遂驾一朵彩云望空而去。府尊一觉醒来，暗想：我方才睡去，多蒙菩萨前来托梦，指点我去请许汉文，此人谅必能医。即时出衙不表。

看官，你道这托梦菩萨是真的么？原来就是白氏。他知道夫人临盆难产，瞒却汉文，变个菩萨模样去衙内托梦知府，叫他来请。这里长班到门，白氏早已回家几时了。

长班来到店前，将帖投进，说明来由，陶仁接帖入内报与汉文。汉文听罢大惊，对白氏道：“贤妻，府尊差人执帖要请我去医夫人产症，但我只知药性，不晓脉理，况他是知府的夫人，不比平常小户，万一错用了药，性命决然难保，将若之何？”白氏笑道：“官人不必忧心，妾身已知夫人腹内乃是双胎，故此生产艰难。妾已预制药丸二粒，官人可带去，包管药下胎生，并可得一桩大大谢礼。”遂令小青去箱内取出药丸二粒，递与汉文。汉文喜道：“我妻果然神机妙用，劝我不逮。”遂即袖了药丸，就同长班出门来到府衙。

长班进衙通报，府尊闻知，出堂接入花厅坐下。茶罢，汉文道：“未知大老爷呼召小人端得何人贵恙？”府尊道：“先生，现因夫人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久闻先生大名，是以特令长班聘请，望先生开云天高手，救垂危二命，自当重报。”汉文答道：“大老爷免烦天心，小人台下子民，当尽犬马之力。夫人贵症，管取一剂见效。”府尊大喜，就陪汉文进房看病，汉文做样诊视了左右脉理，同府尊仍出花厅坐下。汉文开言道：“大老爷恭喜！夫人腹内是双胎，两位公子，故此分娩艰难。小人带有药丸两粒，进与夫人和汤吞下，包管即刻分娩。”说罢，取出药丸，递与府尊，府尊甚喜，接在手中，随命丫环将药丸和汤，小心送与夫人吞服。

只因这一剂，有分教：一莲双带，百恨齐生。未知夫人服后分娩否，且听下文分解。

第六回 狠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

诗曰：

扶危救孕育双婴，无端结怨欲相凌。

获罪难逃法网去，报功仁宦忆前情。

且说府尊同汉文在花厅细谈症候，只见侍儿慌忙出来禀道：“老爷恭喜！夫人吞下药丸，一阵大痛，遂即分娩，生下二位公子，二人左手俱拿一粒药丸出世。”府尊见说，喜得眉笑眼开，忙对汉文拱手道：“先生一剂神效，国手无双。”汉文也觉得过意，逊道：“此乃大老爷洪福，夫人喜庆，小人何功之有。”府尊吩咐治筵款待汉文，座中殷勤称赞，不必细表。及至席罢，起身告辞称谢。府尊送出彩缎四端，谢仪千两。汉文辞道：“小人些须微劳，何敢叨受大老爷如此隆礼。”府尊笑道：“聊表薄意，不必过让。”汉文叩谢出府，府尊令家人二名赍了缎疋银两，吹手八名，汉文坐下轿子，一路迎来，好不荣耀。到家，打发来人回衙，一家欢悦不在话下。

此时，城内各医闻知，一个个怒气冲冲，大家约定明早齐到三皇庙议计，要倾害汉文。到得明日清晨，众郎中都到三皇庙里，大家相见叙坐。内一年少的郎中开言道：“列位老兄，这汉文小畜生不过是一个徒犯，配到我苏州府，敢在府衙妄夸大口，灭了我们本地的威风，又白白被他得了一桩大财，实在气他不过。依我愚见，我们大家做得一词，公呈到上司，告他妖言惑众，使他罪上加罪。一来出我们的气，二来显我们的手段。列位以为何如？”内中一位有年纪的姓刘名凤，叫声：“不可！不可！目今汉文不比当初，现成本府十分重他，列位就动公呈到上司告他，本府一定会替他出头。且衙门中的事，若有财有势，差鬼亦能点头，恐若输他，反为不美。依我愚见，现在明日乃是祖师生辰，我们派他当头，排设古玩宝器，庆贺圣诞。谅他飘泊异方，有甚么古玩之物，许时若无，我们大家辱他一场，公逐出城，不许他在此开店。事出于公，亦不怕本府庇他。你们以为何如？”众人齐道：“刘兄此计大妙，我们这刻就行便了。”

当下，众郎中一齐起身，同到汉文店中，汉文接入店内，一一叙坐。汉文问道：“未知列位老兄今日光临敝铺，有何见教？”刘凤开言道：“许兄，明日乃是三皇祖师圣诞，我们历年公订药朋，每人轮当一次，供献古玩宝器，陈列旨酒佳肴。明日轮当该兄，是以我们大家齐到贵铺通知兄台。”汉文慌道：“列位老兄见谅，小弟客居贵地，人地生疏，宝玩难寻，不能循附骥尾。今弟多备香银几两，望列位老兄代弟领办，感激不尽。”众人齐道：“许兄，你说哪里话，各人轮着，各人承办，今年该你，哪个敢替你。你若不吃郎中的饭，可以不用承办，若要行医卖药，亦不怕你不当。”说罢，众人怒气出门，汉文只得笑脸相送。

回转房中，长吁短叹，白氏看见，忙问何故。汉文遂将众郎中到店，要轮派当头，排设古玩的话一一说明。白氏笑道：“此易事耳，官人何必忧愁。妾父在日，官居总制，怕无奇珍宝器！明早应承他们就是。”汉文见说，改愁为喜，吃了夜饭，安心睡去了。

当下，叫过小青吩咐道：“小青，相公明早要庆祖师生辰，苦无宝器可排。余昔游京华，闻知梁王府多珍宝，汝可去京城梁王府内拣得几件希奇的宝器，星夜盗取回来，以便相公明早庙中排用。”小青领命，即刻驾起妖云，来到京师，闯入王府，偷出四件宝器。哪四件：珊瑚树一座，玉孩童一仙，

沉香麒麟一只，玛瑙孔雀一对。拨转云头，回来交与白氏，白氏看见十分欢喜，遂将四件宝玩收入箱内，各去安寝不提。

明早清晨，汉文起来，忙问白氏道：“贤妻，宝器在哪里？”白氏取匙开箱，拿出四件宝器。汉文逐一看过，称赞不绝。叫声：“贤妻，愚夫不知你箱内有此希奇的宝玩，如今不怕他们难为了。”就命陶仁去办神前果品。众医又来店中催赶数次。不一时，陶仁备办礼物停当，令人先挑往庙内，随后，汉文同陶仁捧定四件宝器来到庙中。

众人迎住问道：“许兄有甚宝玩供献祖师？”汉文笑道：“列位老兄，弟无过塞责而已，望列位见谅。”说罢，取出四件宝器，供在桌上，陶仁排列酒醴。众人看见，个个吐舌，暗道：本要奈何他，不料这小畜生却有此希奇宝玩，比我们往年更胜十倍，罢了。此时众人无颜，各自抽身，陆续转回家里去了。汉文看见暗笑，假作不知，焚了金帛，同陶仁收拾器物，回到家中。与白氏、小青说知，二人欢笑不在话下。正是：

饶君逞用云中手，只恐灾殃又到头。

且说这边京城，梁王偶患目疾，要取玉孩童来炫目，命王妃到宝玩库去取。王妃领命，到库寻来寻去，端得不见了玉孩童，再将逐件盘查，又失去珊瑚树并沉香麒麟、玛瑙孔雀，计共失了四件。心中大骇，只得回来禀覆梁王。梁王大怒，道：“谁人敢盗库内宝器！”即刻发文去府里，立命缉捕赃贼。又行广捕文书，分命家人前往各省，审获正犯，拿交地方官照律治罪。家人领命，不敢迟缓，各接文书，即刻分往各省去了。内中接着差往江南的，遂即取路投江南而来，缘途巡缉不题。

且说汉文自从庙中赛宝，惊退众医之后，与白氏更加恩爱，行坐不离。一夜，夫妻二人饮酒闲谈，白氏笑对汉文道：“妾蒙官人宠爱眷恋，近来身子颇异，像有梦熊之意。”汉文见说大喜，道：“难得我妻怀孕，但愿诞生男儿，以续许家宗桃。”说完，吃了夜饭，夫妻进房安歇不表。

光阴荏苒，一日，偶值汉文生辰，家中不免开筵作贺，吴员外亦到。汉文因白氏有孕，心内欢喜，留住员外，将四件宝器排在厅堂，开了大门，同员外饮酒赏玩。过往的人看见，无不啧啧欣羨而览。一传两，两传三，传将出去，称道许家好宝器。

总是汉文又该晦气。这日，适值梁王的家人来到苏州，在街坊上游行巡缉，听得人家纷纷尽道吴家巷许家好宝器，内中一个家人听在耳朵内，叫声：“兄弟，你们听见么，众口同声称赞甚么吴家巷许家好宝器。我们去到彼处查看，万一是千岁库内失脱的，亦未可知。”众家人道：“有理。”大家随即来到吴家巷，在汉文门首张望，果然认得四件宝器，正是库内失落的，遂一拥入去，一齐动手。

员外看见大惊，不知为甚么事，自己没命跑走回去了。众家人不容分说，将汉文锁项，收取宝器，拖扯出来。骂道：“千岁爷的宝贝，汝这死奴怎敢偷盗出来，害我们遍处跑走，汝这颗驴头想难挂在项上了。”汉文惊得魂飞胆散，仓卒难辨，已被众家人拿到苏州府衙堂，击起鼓来。

里面府尊听见，即刻传令升堂，两边吆喝，陈爷升堂坐定。众家人跪下禀道：“老爷，小的们是京里梁千岁府内的家人，因前月千岁库内失脱珊瑚树、玉孩童、沉香麒麟、玛瑙孔雀四件宝器，小的们奉千岁爷钧命并文书，

遍处缉拿。今日在吴家巷认出宝器，拿住赃贼，求老爷照律治罪。”说罢，遂将梁王的文书呈上。

陈爷见说，将文书拆看，勃然大怒，即命带进偷宝贼人。众家人答应一声，将汉文带进月台跪下，陈爷举目一看，却是医生许汉文。心内惊疑，暗想：他是端正的人，焉能干此勾当，内中必有缘故，等我问个明白。遂假作不认得，喝道：“汉子，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几时去偷取梁千岁四件宝器？同伙为谁？在本府堂上从实招认，免受刑罚。”汉文诉道：“青天老爷，小人姓许名汉文，住吴家巷，娶妻白氏，使女小青。小人行医守分，分毫不苟，因为祖师圣诞，历年各医轮当，俱要排设玩器。今年该值，小人苦无宝玩，幸妻白氏将岳父四件宝器取出排设。继因今日家内有事，排列厅堂。蓦然，众人拥入，将小人拿扯出来，说甚么是梁王的宝器，妄指为盗，小人并不知情，求老爷镜判。”陈爷道：“你妻是此处娶的么？”汉文道：“不是。他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氏，在杭州与小入结婚后，因小人缘事到此，他来此处寻觅小人，浼媒成亲的。”陈爷想道：此女行踪可疑，我每夜观天象，见有一股妖气照耀此方，莫非应在此女身上亦未可知。遂叫众家人上前吩咐道：“你们且将这四件宝器先行打回，缴上千岁，此案内有委曲，待本府并拿伊妻白氏，申明定罪，另文申覆千岁。”遂取纹银二十两送众家人作路费。众家人跪下叩谢起来，带了四件宝器，先回京城去了。

陈爷令将汉文暂行监禁，遂签朱票差八名军壮来拿白氏。这一去有分教：潇湘路隔，两地徒劳。要知后事，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回 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

诗曰：

几番辛苦为谁劳，错认妖姿当翠蛾。

九转灵丹施妙用，依然琴瑟共谐和。

话说小青那日在屏风后张见汉文被众人拿扯出门，慌忙走进里面报与白氏知道。白氏大惊，随即掐指一算，叫声：“不好！官人灾难又到了。小青，又是我们害了他。官人此去一定说出宝器是我与他的，官府必然会来拿我们，你快去打听则个。”小青应诺，即驾云来到府前，看见差人出府来拿，急转回来。叫声：“娘娘，果然差人要到了，快些设法要紧。”白氏道：“我方寸已乱，无可设策，你将银两细软收拾，暂避他们便了。”小青领命，进内收拾明白。

这里军壮到门，打将进来，二妖用了隐身法，同出门去了。军壮入门，各处搜寻，俱扑个空，杳无人影，就将店内陶仁锁挂带回府来。到堂上跪下禀道：“小的们奉爷的钧命，去拿白氏、小青二人，家里各处搜获，并无踪迹，小的无奈，带他店内一人来复命。”陈爷令带进来，军壮领命，将陶仁带到丹墀跪下。陈爷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是许家何人？可晓得白氏与小青逃走何方？”陶仁叩头道：“老爷，小的名唤陶仁，在许家店中相帮，小的只是料理店内，不知里面的事，白氏与小青怎样逃走，小人并不知情，求爷爷详察。”陈爷道：“他们乃是妖怪，用法遁走，谅你怎能知道，这也难怪你的。本府如今放你回去，安顿生理去罢。”陶仁叩谢出府去了。

陈爷退堂来到花厅坐定，想道：这四件宝器，决是此妖盗来的，汉文被他所述，受累至此。我今若照律定罪，他性命难保，念他前日有救夫人之功，且系被妖所累，从轻发落，救他便了。

明日，陈爷升堂，监中取出汉文，令他近前说道：“汝被妖所害，受此重罪。本府差人去拿，妖已远颺。律载：偷盗王府宝器，罪应拟斩。本府念你前日救病之功，怜你被妖所累之惨，从轻拟徒，免你刺字，发配镇江。”汉文慌忙跪下，泣道：“深感老爷大恩，小人没齿不忘！”陈爷即点二名解役，领命押解，取出白银二十两赠为路费。另办文书申覆梁王，代他申明被妖受累缘由，出脱重罪。汉文不胜感激。长解领了文，带汉文出府，陈爷退堂入去不题。正是：

城门偶失火，灾殃及池鱼。

汉文同解役出得府来，吴员外早已在府前等待，看见他们出来，员外向前挽了汉文同解役到他家里。叫声：“贤侄，老汉当初不知他是妖精，劝你认他成亲，以致今日受此冤情，这都是老汉害你。”汉文道：“恩人说哪里话，只是侄命里招妖，该受此祸，怎敢错怪恩人。”员外问道：“今配发何处哩？”汉文道：“配镇江府。”员外笑道：“贤侄不须忧烦，镇江我有个表侄在彼，姓徐名乾，青年豪富，而且衙门相熟，常有书信往来。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托他照应，保管你不致受苦。”汉文谢道：“深荷员外始终成全大恩，小侄不知将何以报。”员外道：“说甚么！”遂即写书封好交与汉文，又取银十两送作路费，另送解役二人四两，嘱他路上照顾。汉文万分感激，收拾停当，拜辞员外，随同解役起身出城，望镇江府而来。一路上过了许多鸡栖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非止一日，到了镇江。解役安顿行李，到府投文，知府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芙蓉駟当差，解役领了批回，回苏州去

了。

这汉文到了芙蓉駟，参见駟丞，送些意思，駟丞得了分上，心下欢喜，便不十分拘管难为他。一日，汉文问駟内的人道：“你们这里有个徐员外么？”那人道：“可是那个少年家讳‘乾’的么？”汉文道：“正是。”那人道：“你问他作甚？”汉文道：“他苏州有个亲戚，寄我一封书要与他。”那人道：“他家在东门柳叶街上，那间朝南坐北靠墙朱漆伯大门就是他的家里。”汉文叫声“领教”，遂即袖书出门，问到柳叶街，果见朝南坐北一间朱红大厝，谅必是了。遂上前叩门叫道：“这里可是徐员外府上么？”只见一个老儿开门出来，应道：“正是。你是何人？要寻员外贵干？”汉文道：“因苏州吴员外有书要与你家员外，托我带寄。”说罢，遂即将书递与老儿，老儿接入。

这日，适值员外在家闲坐，老儿来到厅上，将书双手呈与员外道：“苏州吴家老员外要与员外的。”员外接过，拆开看完，忙问道：“送书人在哪里？”老儿道：“在门口。”员外即出门迎接汉文，同入厅内叙坐。茶罢，员外道：“表叔来意，弟已尽知，兄可释怀勿虑。”汉文拱手道：“全仗员外鼎力垂救，感恩不浅。”员外道：“当得！当得！”遂写保状一纸并银十两，同汉文起身出门，来到芙蓉駟。见过駟丞，道明来意，即将保状并银子送上。駟丞接过银子，眼中火出，欢喜应承，员外令人将汉文的行李挑回。别了駟丞，同汉文回来，即令打扫书房与汉文住宿，早夜款待，汉文心中十分感激。自此，汉文安心在徐员外家中逍遥过日不表。

再说白氏当日同小青躲避出门，看见差人去了，门前封锁，二妖依旧用隐身法遁入。白氏坐在厅上，心中凄惨，叫声：“小青，官人又被我们所害，问罪镇江，累他受苦，我心何忍。”说罢，悲啼起来。小青劝道：“娘娘，如今哭也无益，依小婢愚见，可将银两收藏在身，我们假扮男装，前往杭州，将银两寄他姊夫家中，然后同去镇江，再行设策与相公相会何如？”白氏忙拭泪道：“小青见解得着。”遂将银两收藏在身，用匣收贮。

二妖即时摇身一变，变作男人模样，遂驾起妖云，来到杭州钱塘县。一路问到李家门首，小青向前敲门，公甫出来一看，只见二个俊秀后生，主仆打扮。忙问道：“二位尊兄何来？”白氏道：“弟姑苏来。这间就是李公甫仁兄府上么？”公甫道：“正是小弟舍下。”即请二人进内，分宾叙坐，小青侍立。公甫问道：“尊兄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今日到小弟舍下有何见教？”白氏道：“小弟家住姑苏，姓王，贱名天表，与令亲许兄汉文在苏相好。因弟要到贵地公干，许兄寄有书信一封，木匣一个，要交仁兄收入。”说完，将书并匣送与公甫。公甫接在手中，觉得十分沉重。里面递出茶来，吃罢，白氏起身告辞。公甫送出门外，翻身入内，将书并匣持入，与许氏同打开一看，黄黄是金，白白是银，二人梦想不到，欢喜无限。正是：

只道一身受罪去，谁疑满贯金宝来。

且说二妖辞别公甫出来，行到僻静无人之处，仍驾起妖云，顷刻来到镇江府。探知汉文在徐员外家中，二妖计议停当，就租二间小厝，在五条街，左畔住家，右畔开张药店，依旧店名“保安堂”。这条街离徐家不远，二妖在店卖药不题。

这里，汉文在徐家中，员外看待如同至戚。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灾祸。汉文因前受了一场惊恐，后在路上冒着风霜，不期迫出一场大病。睡倒书房，乍冷乍热，昏昏沉沉，日重一日。请医服药，全然无效。员外十

分惊慌，闷坐书房厅上。只见看门的老儿人来说道：“员外，近来五条街新来二位女人，同开药店，闻说他店内的药丸十分应效，一粒要五钱银子。员外何不去买一粒回来与许官人服，包管立愈。”员外见说大喜，即取五钱银子，令老儿去买。老儿领命，即刻出门，来到五条街保安堂买药丸。

这白氏已先知道了，即将银子收入，包好药丸，付与老儿，老儿取转回家，呈与员外。员外看了，就令家人煎好，亲自捧到床前，揭开帐幔，只见汉文昏昏迷迷，员外即令家人将汉文扶起，将药灌进腹中，仍行放倒，用被裹盖。未有半刻光景，汉文挣出一身冷汗，叫声：“吓呀快活！”员外问道：“许兄贵体若何？”汉文道：“此会十分轻松了。”员外笑道：“此药果然神效，一服就愈。”汉文道：“员外请何名医，使小弟霍然。”员外道：“医药并无见效，近来五条街有二女人同开药店，店号“保安堂”，闻他店中药丸神妙，因此弟令人去买一粒来，煎与兄服，果然见效。”汉文忙道：“员外，这保安堂乃弟在苏开店的牌名，怎么店号相同？何以无男人，全是女子，其中可疑，莫非又是二妖跟寻到此。明早待我同员外前去看个分晓。”员外道：“不可。兄体初愈，万一再冒，恐为不美，且再调养几天，俟兄身体健壮，同去方好，何须性急。”汉文道：“深感员外救弟残生，金言敢不敬从。”员外道：“此乃吾兄洪福所致，弟何力之有。”说罢，遂别汉文入去，令家人看视汤粥。

汉文心中只是疑讶二妖又来寻他作对，放心不下。不觉过了几天，汉文身体痊愈，行走如常，遂邀同员外来到五条街保安堂药店，举目一看，果然又是二妖。汉文骂道：“无端妖怪，苦苦相缠。浙江受你们害，问罪苏州；苏州又被你们害，发配此处。幸蒙这位员外提携，免受辛苦，为何你们又寻到此？想必要害我至死方休么！”白氏听罢，泪流满面，叫声：“官人吓，今日见妾，口口骂妖，妾与官人结发夫妻，安有相害之理。妾父官居总制，岂无银两宝器，府县不明，浙江冒认银两，苏州错认宝器。妾宦家女流，恐怕出乖露丑，不敢见官分辨，无奈躲避至此，害官人受罪。当日因庆生辰，不知何处来的强徒，见宝动心，妄行抢掠，贿嘱官府，屈打成招。世间的事冤枉尽多，何止妾身一人，望官人详察。”员外在旁劝道：“许兄，尊嫂所言似乎有理，兄须俯听。”汉文沉吟不语。白氏又道：“官人，妾同小青千山万水跋涉到此，只因怀孕三月，是你的骨血，恐在苏州无人照顾，是以不惜辛苦前来相寻。因未知官人下落，暂租此处栖身，卖药度日。官人，你不看僧面亦须看佛面，即不念结发恩情，亦须念腹中骨肉，别人尚且怜悯，亏你铁硬心肠。”说罢，放声大哭。汉文被白氏这段甜言蜜语，心已软了，更兼员外在旁劝改，不觉动情起来。叫声：“贤妻，愚夫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小青道：“相公若肯悔心相认，小姐岂有相罪之理。”汉文见说大喜，即挽员外的手同进店来。白氏与小青入内，烹茶伺候，汉文遂留住员外便饭，员外即令人去家中搬取汉文铺盖回来。酒罢，员外相辞回家去了。这夜，二人被中愈添恩爱。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自此，夫妻二人仍旧和好，汉文依然行医卖药，不在话下。

只因这一认，有分教：一朝会晤，满腔相思。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回 染相思徐乾求计

诗曰：

风送歌声月影寒，惊回魂梦泪思残。

蓝桥有路曾通否，姑向明山醉碧丹。

话说徐员外当日因同汉文去五条街药店，看见白氏美貌超群，心中十分爱慕，回家朝思暮想，长吁短叹。院君陈氏屡次询问，只是不答。数日之间，病倒书房，遍身如火，服药无效。举家惊慌，走投无路。内中一个家人名唤来兴，当日曾跟员外同去，颇知其意。立在阶下叹道：“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

不防院君出来，听在耳朵内，问道：“来兴，你说甚么‘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来兴道：“噯，院君，员外此病是自害的。”院君道：“怎么自害，你说我听。”来兴欲说又住。院君怒道：“要说便说，踌躇作甚。”来兴被院君盘问不过，只得道：“院君，员外因为前日看见许官人的浑家白氏生得十分美貌，回来思想，郁出这病，岂不是自害的。”

院君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步入书房，揭开帐，坐在床沿。看见员外昏沉不省，叫道：“相公身体若何？”员外两眼觑定院君，半晌无言，只是叹气。院君道：“相公，你今到此有甚心事，不妨与妾说明，妾不是悍妒之妇，相公不须遮掩。”员外被院君一语道着根源，料想难瞒，遂叫声：“贤妻，愚夫因为看见许家白氏美貌，朝夕思想，致成此病。贤妻有何妙计，能使我得与白氏相会，不然性命大料难保。”院君笑道：“相公，你真痴了，自家有妻有妾，谅那白氏败柳残花，有何好处，而为他害出此病。今相公既然如此钟情，待妾细思一策，疗救相公便了。”员外听罢，喜道：“贤妻若有妙计，快些为愚夫设法则个。”

院君低头一想，叫声：“相公，妾有一计在此，但须俟相公身愈，方可用得。”员外道：“贤妻既有妙计，我自没药有喜。”遂一跃坐起，要求院君说明。院君道：“现今书房庭中牡丹盛开，假意作我去请他来赏玩牡丹，他若来时，将酒筵排在书房，相公可躲在房中。待酒筵罢，同他入房更衣，我假意出去，许时鱼入网中，不怕他不顺从。只是相公未愈，须待身体壮健方可。”员外见说大喜，道：“贤妻果然妙计，愚夫的病已去有八分了。”院君笑道：“相公宽心些，不用性急。”二人相视而笑。正是：

宁向牡丹花下死，风流作鬼也甘心。

过了几日，员外身体好了，与院君计议停当，即差来兴持帖去请白氏明早赴席。来兴点头会意，领命出门，来到汉文店中。叫声：“许官人，家院君因书房牡丹盛开，却好员外不在，特令小人奉帖来请白院君前去赏玩，望官人俯允。”说毕，将帖递与汉文。汉文接过道：“怎好要你家院君费心。请坐。”遂即入内，笑对白氏道：“徐家院君差人持帖请你明早去赏牡丹，未知你要去否？”白氏心下已知就里，欣然应允。汉文出来对来兴道：“烦你多多覆上院君，明早造府领情，只是不可多费。”来兴喜诺，忙别了汉文，转回家中回复员外。员外大喜，巴不得即刻就是明早。正是：

暗备偷香窃玉手，谋取芳姿丽质人。

一宿已过，明早清晨起来，家中排设停当，只见来兴走来报道：“许家院君轿到门了。”员外慌忙躲入房去。院君出来迎接，白氏落了轿，缓步上厅。院君举目一看，果然有沉鱼落雁之姿，闭月羞花之态，暗道：怪不得相

公为他想出病来。遂令打发轿夫回去。

二人厅上叙礼坐定，白氏开言道：“拙夫受员外提拔大恩，未曾报答分毫，今妾又蒙院君见召，欲却恐蹈不恭，是以趋赴前来，敬领盛情。”院君笑道：“婶婶言重，使奴不安。奴因员外出门探亲，明日方得回来，适见牡丹盛开，特具杯酒，邀屈婶婶同赏，万祈勿嫌褻渎。”白氏起身称谢。

二人叙话之间，来兴上来禀道：“酒筵已备，请院君赴席。”院君同了白氏来到书房，看那牡丹，果然红白竞秀，秾艳争妍，二人赏看一番。使婢催赶入席，院君推逊白氏上座，自己主位相陪。酒过数巡，白氏起身告辞。院君道：“婶婶，我和你入房更衣，消遣则个。”白氏点头应诺，遂同院君进房，脱衣坐定。院君叫茶，连叫数声无人答应。院君假意道：“这些贱婢不知何去，无一个在此伺候，婶婶请坐，待奴去取。”白氏道：“怎好劳动院君去取。”院君道：“当得。”说罢，翻身出房。

此时，员外躲在床后，慌忙出来。白氏看见，假意大惊，立起身来。员外走到跟前，双膝跪下，叫声：“婶娘，小生自睹芳姿，魂梦颠倒。忘餐废寝，几送残生。今日天赐其便，婶娘在此，万望婶娘怜悯，乞赐小生片刻之欢，没齿不忘。”白氏双手扶起道：“妾夫蒙员外除名脱罪，夫妇重圆，大恩未报，百身难赎。员外既然钟爱微躯，敢不从命，稍报大恩于万一。但恐院君人来撞见不雅。”员外喜道：“既蒙婶娘俯允，小生衔感无尽。至院君是我的孔明军师，决然无来，不妨。”白氏笑道：“原来你们排下此美人计，骗我上钩。既然如此，你去掩上房门才来。”说罢，遂先走上床去，将帐垂放。员外看见，满心欢喜，手忙脚乱，急急关上房门，回身来到床前，揭开罗帐，不觉惊叫起来。你道为何，原来床上空空，毫无白氏形影。外边院君并仆妇等听见房中大呼小叫，慌忙走来，看见房门紧闭，大家用力撬开，入房一看，白氏不知去向，只见员外惊倒在地，目瞪口呆。众人急忙救醒了员外，院君看见床头一幅字，慌忙取来，递与员外观看。只见上写道：

我是瑶池金阙女，身跨鸾凤游仙台。

因与汉文有夙分，奉师严命下山来。

无端浪子逞奸计，妄想云雨两情谐。

劝你早收猿马念，免将骸骨丧浮埃。

员外看了，垂头丧气，院君改劝一番，吩咐众人外边不可声扬，但不知白氏何去，恐怕汉文家中来寻，未免有些着急，不觉过了数日，竟不见许家来寻，方始放宽。自此员外收了邪心不题，且听下文分解。

第九回 游金山法海示妖

再表白氏当时用法脱身，转回家来，日已昏暗。汉文看见惊道：“贤妻，你怎么徒步回来？”白氏并不提起这事，笑应道：“妾到中途眩轿，因此舍舆步行回来，尚觉开拓心目。”汉文道：“原来如此，快些入房将息。”白氏缓步归房，暗共小青说知，小青不禁失笑。

光阴迅速，倏乎腊景残冬，又值新春时候。一日，汉文因徐员外招饮春酒，要去赴席，白氏叮咛早归，汉文应诺，遂即出门来到徐家。员外邀入，酒席已备，二人坐下细酌，闲谈盘桓些时。员外叫声：“贤弟，此处有座金山寺，是个名胜的所在，近日又修整得十分华丽。寺内有一位长老，法号法海禅师，法力高强，能晓过去未来之事。今日适值我们清闲，兼是阳春佳候，我和你同去游玩一番何如？”汉文喜道：“极好。一来观看景致，二来访僧谈禅，我们即刻同行便了。”员外见汉文说得高兴，立命撤席。

二人整拂衣裳，携手出门，一路上看那春光明媚，万紫千红，二人说说笑笑，早已到金山寺了。二人进了山门，举目一看，果然无双宝寺，第一名山。怎见得，有赞为证：

“殿阁深幽，楼台高耸，万户玲珑，千门晶荧。法界端宏，映湖光之荡漾；梵宫华丽，把云气之虚明。列群峰而作障，临万派以纵横。宝钵花香，献一天之瑞彩；菩提路迥，渡众生于蓬瀛。鱼鸟皈依于法座，罄钟响彻于桑庭。潮声带经，声以俱震；山色连树，色而齐青。喷四时之晴阴，峰烟锦绣；夸七泽之胜概，江气荡平。锦览兰舟，时凌波而竞棹；名贤佳客，辄投地而同情。果尔无双仙景，信乎第一玉京。”

二人观之不尽，玩之有余，转过迴廊，进入大雄宝殿，参拜三宝如来尊佛。里面，法海禅师在云床坐禅入定，已知他二人同来，遂步出大殿施礼道：“二位施主，请里面待茶。”二人慌忙还礼致谢，同进方丈。叙礼坐定，茶罢，法海开言道：“老僧今早入定，已知二位居士光临敝寺，乞道姓眷。”员外道：“弟子姓徐名乾，本处人氏。这位兄弟姓许名仙，浙江人氏。久闻上刹清幽，老师道法，是以同来瞻仰领教。”法海道：“久仰！久仰！请问许居士，尊夫人可是姓白名珍娘么？”汉文吃惊道：“正是贱内的名字。法师何以晓得？”法海笑道：“居士，老僧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且居士尊脸现浮妖气，有甚难晓。此妖非同小可，他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修行的白蛇精，思凡下杭，在仇王府花园内栖身，更有丫环小青，也是蛇怪。主婢二人迷惑居士，数载恩情，亦系前缘。偷盗库银宝器，致你两番受罪。居士可记得端午日被你强灌雄黄酒，露出原形，惊坏身体，后来被他用法瞒过，依旧同他为夫妻。如今居士切勿回去，性命可保；若不听老僧的话，决丧残生！”

汉文听罢，毛骨悚然。暗想：法师的话句句金玉，言言真切，我若不躲避，定遭二妖亡命。遂五体投地，叫声：“法师，弟子被妖所迷，不能脱身，望法师怜悯，垂救微命。”法海扶起道：“居士请起。老僧出家之人，慈悲为本，居士既然醒悟，要老僧相救，这也不难。今居士可暂住敝寺，料二妖决不敢到金山寻你，等待二妖去后，许时居士方可下山。”汉文道：“弟子被妖纠缠，愿拜法师为师，在寺削发出家。”法海笑道：“居士你尘缘未断。后会有期，不用披剃，暂居寺中就是了。”汉文领命。

这员外在旁听见法师这篇言语，细忆前番的事，暗暗惊骇。又见汉文如此光景，更加诧异，忙辞别了法师并汉文，独自下山回去了。汉文住在寺中，不在话下。只因这一住，有分教：咫尺陆天变成巨浸。要知后事，且听下文

分解。

第十回 淹金山二蛇斗法 叠木桥两怪叙情

诗曰：

求僧难释许郎还，遂叫名山波浪翻。

几度春风情宛转，相逢疑是梦中看。

且说白氏当日自汉文出门之后，心神不宁，盼至日暮，不见回来，眼跳耳热，十分着急。叫声：“小青，相公今早出门去徐家，因何至今未回，我心甚悬。”小青道：“娘娘既然悬念，待小婢去看便知。”遂驾起妖云，在半空中四下观看。徐家寂寂，并无形影，回头望金山寺一看，却在寺中。随转云头回来，叫声：“娘娘，原来相公是去游玩金山寺，因此未回家。”白氏听罢，不觉满面愁容，双眼垂泪。小青慌忙问道，白氏叹道：“小青，你怎知道，这金山寺有个老和尚，名唤法海禅师，法力高强，十分了得。相公此去寺中游玩，他必然会共相公道破你我的根基，相公一定被他留住，夫妻恩情从此断绝了。”说罢，悲泣起来。小青劝道：“娘娘何须悲痛。前年茅山野道妄夸利害，尚被娘娘所吊，今日何怕金山秃驴。”白氏道：“小青，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法海佛法高妙，非比茅山。如今不可用强，我和你同去金山，哀求禅师，看他肯将相公放出否。”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

二妖即刻驾云来到金山寺，按落云头，行到山门，看见一个小沙弥坐在寺前。白氏近前叫声：“师兄，烦你进去禀上老师父，说我们是许相公的亲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的。”小沙弥听罢，即到方丈里面禀道：“启上师太得知，山门外面来了两个妇女，说是许相公的宝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哩。”法海笑道：“无知孽畜！好不知死，敢到此间。”遂即头顶毘卢帽，身穿紫袈裟，左手执着龙禅杖，右手捧着金钵盂。法海抖擞精神，移步出了山门。手指白氏骂道：“孽畜！我是佛门慈悲，念你修行年久，不忍加害。你们迷惑汉文这也罢了，今日大胆，敢上吾金山。好好退去，饶你性命，不然可惜你千年道行，一旦化为灰烬，悔时晚矣。”

白氏无奈，跪下叫声：“佛爷，念小畜非是迷惑汉文，与他数载夫妻，皆系前缘，万望佛爷广行方便，放汉文出来，感恩不浅。”法海道：“我岂不知你与他实系前缘，但汝今已经怀孕，不可再恋汉文，趁早回山以待孕期。若还在此饶舌，休怪我不慈悲。”白氏哀求数次，法海只是不依。

小青在旁看见，按不住心头火发，骂道：“秃驴！你既是佛门弟子，方便为先，若拆散人间恩爱，永坠地狱。待我拿你这秃驴，碎尸万段，方消此恨。”说罢，将身畔红绫帕解下，祭在空中，变作一条火龙，望法海面门烧来。法海看见，呵呵大笑道：“你这小可伎俩，亦要班门弄斧。”遂将右手钵盂举起，将火龙收在钵内。

白氏也发了性，叫声：“和尚看宝！”口内喷出一粒宝珠，光华夺目，望面门打来。法海看见，觉得心惊，只得又把钵盂察在空中。只见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隔住宝珠，随向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佛门宝贝，惊得魂飞魄散，急急收了宝珠，同小青驾云逃走去了。

法海收起钵盂，转身入寺，到大殿上坐下，命擂鼓撞钟，聚集阖寺僧众。法海开言道：“你们众人听吾吩咐：妖蛇今日共我斗法，看见佛宝，飞身逃去，其心不甘，今夜必然复来水淹金山，溺死镇江无数生灵，总是天数使然。我今付你众人灵符各一道，今夜贴在手中，我将紫衣袈裟罩住寺口，不怕妖蛇水厄。今夜，我镇住山门，看妖蛇怎生作状。你众人亦须小心在意。”大

众遵命，领了灵符，各去准备不题。

再表白氏同小青逃回家中，双眼流泪。小青叫声：“娘娘，可恨法海秃驴坚决不肯放相公出来，宝贝又被他收去。小婢今夜同娘娘再去金山拿这秃驴，寻回相公何如？”白氏叹道：“小青，他法力高强，更兼钵盂利害，是你亲眼看见的，幸得我们走离，不致钵下亡身。今夜再去，惟有拜恳哀求，看他肯回心否。”

看看红轮西坠，玉镜东升，二妖依旧驾云来到金山。看见法海坐在寺前，寺门紧闭，天罗地网布列山门。白氏同小青跪下哀求道：“佛爷，望你大开慈悲，放出许郎，小畜们永戴二天。”法海喝道：“孽畜！许生已削发，在寺出家为僧了，你们再休想他，早早回穴，免丧残生。”白氏见他口气太硬，料他必不放出，同小青立起身来骂道：“残忍秃驴！离我夫妇，与你誓不两立。”遂喷出宝珠，向面上打来。法海忙祭起钵盂收了宝珠，随手祭开禅杖要打白氏。幸喜空中来了救星，你道救星是谁？原来是上界魁星。因白氏腹中怀个状元，非同小可，因此被魁星将笔尖架住禅杖，救了白氏。白氏得命，同小青驾云走了。法海看见，已知就里，收了禅杖，将紫衣袈裟罩住寺门，踏罡步斗，护住金山不题。

这白氏同小青逃归，咬牙切齿恨道：“这秃厮真个可恶！留我情郎，收我宝贝。罢了，一不作二不休，待我下个毒手，淹倒金山，溺死这满寺的秃厮，以释此恨！”小青听见，满口赞颂。白氏遂同小青驾云飞在空中，念动真咒，驱动四海龙王。不一刻，四海龙王齐到，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道：“令你们取水淹倒金山。”

龙王领命，即刻率领鱼兵虾将兴云布雨。倏忽，满地滔滔银涛雪浪，淹上金山。法海看见水到，念动真言，将袈裟抖开，众僧将灵符望水丢下，只见水势倒退，滔滔滚下山去。众龙王霎时收束不住，水势滔天，淹下山去。可怜镇江城内不分富贵贫贱，家家受难，户户遭殃，溺死无数生灵。

白氏看见大惊，忙对小青道：“你看，海水不能淹上金山，反溺死镇江无数生命，我今犯了弥天大罪，不如同你逃回清风洞暂且栖身，再作道理。”小青道：“娘娘主意得是。”白氏辞谢了龙王，龙王率领众水族回海去了。白氏连忙同小青纵起云头，竟归清风洞。正是：

此日能招千里浪，他时栖压在雷峰。

再表金山寺僧众忙乱了一夜，到得天明，法海退了法，收起袈裟，回寺进入方丈。众僧问安已毕，法海对汉文道：“你妻小水淹镇江，浸死无数生灵，犯了弥天大罪，如今逃归清风洞躲避。此地亦非你久居之所，且你罪限已满，可以回乡。我有个师弟，在杭州灵隐寺做住持，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你可在他寺中享清闲之福，免受红尘灾厄。”说罢，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汉文拜谢法海救命之恩，接过书，别了法海，取路下山。遥看镇江，尽是茫茫白土，料想徐家亦必遭此祸，心下好生凄惨。一路上饥餐渴饮，暮宿朝行不题。

再说白氏在洞思忆汉文，终日悲戚。小青近前劝道：“娘娘且免忧愁，待小婢前去金山寺打听相公消息，再行计较何如？”白氏点头依允。小青遂即驾云来到金山，摇身一变，变作飞蛾，飞入寺内，尽知汉文的情由。忙即飞身回转清风洞，将法海令汉文回杭州的情节细细述与白氏知道。白氏听见大喜，连忙同小青出洞，驾云往杭州而来。

二妖在云端，看见汉文行到杭州，地名叠木桥，遂即按落云头，一路迎

来。叫声：“官人何往？”汉文举目一看，惊得魂不附体。白氏泪流满面，叫声：“官人，你听信邪言，疑妾为妖，妾共官人结发以来，数载经营，赞成家计，纵使妾果是妖，并无害你身体分毫，官人请自三思。”汉文道：“我今已出家了，你不须再来缠我。”白氏冷笑道：“官人，你真呆了。你要出家，许家宗脉责谁传续奉祀，且腹中孩子是你的骨肉，官人纵不念夫妻之情，亦须念父子之爱。”说罢，悲啼起来。

汉文被他抓着头，半晌无言，又想起数年恩爱，心中有些不忍起来。小青近前叫道：“相公不须过疑，小姐因重名节，不肯失身他人。因你游玩金山，几日不见回家，主婢二人放心不下，亲往金山寻访相公。不料水涨，镇江满城受难，幸得我们同在金山，不致葬于鱼腹。但家园崩塌，我们进退两难。因前年相公在苏州受罪时，小姐私寄有数百金在杭州李姑爷处，如今思量无策，要回杭州，且喜天幸此处遇着相公。万望相公转回心意，不可辜负小姐一片苦心。”；

汉文听罢，不觉心酸，叫声：“贤妻，愚夫一时蒙昧，误听秃驴邪言，错疑贤妻，望贤妻恕罪！”白氏牵住汉文的手，叫声：“官人若肯回心，不致妾有白头之叹，就是官人的仁慈了，何罪之有。”汉文大喜，叫声：“贤妻，我们如今要栖身何地？”白氏道：“官人，我们现有银两寄在李家姑丈处，如今同去他处，将银两图个生计，将来再作商量何如？”汉文道：“贤妻主意不差。”于是三人同归钱塘。

这一去，有分教：亲上加亲，仇里添仇。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怒狠狠茅道下山喜孜孜文星降世

诗曰：

避迹名山已有秋，栖霞泊雾下兰舟。

金公木母冤难解，诞育文星拜冕旒。

且说许汉文被白氏小青两妖一敲一击，依旧相认，同归钱塘，搭船来到李家。正值公甫立在门首，汉文走到面前，公甫满心欢喜，连忙进内，叫声：“贤妻，你兄弟回来了。”许氏娇容听见，满心欢喜，三脚两步步出厅来。看见汉文同二个标致妇人立在厅前，汉文上前拜见姊姊。许氏道：“恭喜兄弟今日回家。这二个妇人是谁？”汉文道：“一个是弟妇白氏珍娘，一个是使女小青。”许氏道：“原来是姪娘。”白氏小青亦上前见礼。大家坐下，叙了一番离别之情。

许氏道：“兄弟，自你问罪出门去后，我晓夜难安，幸喜去冬接你消息，寄下银两，方知兄弟在苏如意。后来又闻缘事再配镇江，使我喜变为愁，今日且喜夫妻双双回来，莫大之幸。”

汉文正要回答，白氏恐他言语不对，忙向前应道：“姑娘，只因前年苏州当值，祖师圣辰，例应供列宝玩，是奴将先父遗下的宝器取与官人排设。继因官人生辰，复排厅中，不知何处强徒见宝动心，冒认引官，屈打成招，问罪镇江。奴只得收拾银两，托寄尊府，追随镇江服事。官人因元旦游玩金山，被妖僧法海所愚，要削发出家。奴家闻知，同丫环前去金山寻回官人，谁知镇江水涨，满城浸没，幸蒙天庇，奴在金山免获于难。今同官人回来，暂借姑娘尊府权且栖身，再作别置，望姑娘俯允。”许氏道：“兄弟，姪娘如此贤德，世间难寻，劝你休作无情之人。只是愚姐屋房狭小，姑且暂住若何？”公甫道：“不妨。此隔壁有二间房屋，甚然宽大，现在要卖，待我向他商议定价，以便成交。”汉文听罢大喜。

许氏即去治酒接风，分作两席，公甫同汉文在厅上，许氏同白氏、小青在房中，席中言谈，方知王员外已经身故，汉文想着前情，不胜感叹。及至席罢，公甫收拾外房暂与汉文等居住一宿。

天明，公甫取出原寄的银两，递与汉文。汉文道：“姊夫何须取出，可将此银为弟买置房屋家器，若有余剩，可作生计。”公甫道：“既是如此，我且收下，至一应事情，我去料理就是。”汉文道：“全仗姊夫扶持。”公甫笑道：“你我至亲，说哪里话。”遂将银子收入，即去寻问屠主，议论房屋，一说便成，遂即立券，兑交银两明白。公甫又去买置什物家器，办得件件周全，拣个黄道吉日，汉文搬移过去。公甫将用剩过的银两取付汉文，汉文十分称谢，与白氏商量，依旧开张药铺。两家门户相通，时常来往。

白氏因水淹镇江，误害生灵，每到夜间，在花园排设香案，焚香祷祝，冀消罪愆。正是：

私心满望风浪静，谁料波涛又重来。

按下白氏慢表，再说陆一真人当日被白氏所辱，忿恨归山，修真学道。在山收一蜈蚣精为徒，一日，在洞中修炼，想道：蜈蚣法术已经精通，不免带他下山，前去报仇便了。遂唤声：“徒弟何在？”蜈蚣听见师父呼唤，上前应道：“师父，弟子在此，有何吩咐？”真人道：“贤徒，吾唤你出来非为别事，因我前年在苏州吕祖庙被青城山的白蛇精吊辱，此仇至今未报。如今白蛇现在杭州，我今要带你下山前去杭州，剪灭此妖，以雪前年之恨，你

意若何？”蜈蚣踊跃道：“弟子愿同师父下山除妖报仇。”真人见说大喜，即刻同蜈蚣出洞，师徒二人驾云望杭州而来。

不消片刻光景，已到杭州，二人按下云头，就在城隍庙内安身。真人道：“贤徒，你去收除蛇怪，须当小心，相机而前，不可被他逃脱。”蜈蚣领命，驾云来到白氏花园内存身等候不题。

且说白氏看到更阑夜静，又到花园焚香祝祷，正要低头下拜，这蜈蚣看得亲切，飞身出来。白氏忽闻一阵腥风，抬头一看，惊得魂魄悠荡，跌倒在地。蜈蚣伸开嘴正要啄去，不防半空中来了白莺童子，因知白氏有难，奉菩萨佛旨，飞身而来。看见蜈蚣要下毒口，忙飞落云端，望蜈蚣头上只一啄，已啄去了半截身子，其余半截横倒在地，童子救了白氏，自回南海复旨去了。

此时，小青在外，听见园中叫声，慌忙进来，见白氏倒在地上，着了一惊，连忙扶救醒白氏。问道：“娘娘因何如此？”白氏定了心神，方才应道：“小青，我适间入来，正要焚香下拜，不知何处来了一条大蜈蚣，钢牙利嘴，望我啄来，我惊倒在地，你怎生知道人来救我。”小青道：“我听见娘娘惊叫声音，因此入来，蜈蚣想已去了。”遂扶了白氏归房。

再表陆一真人在庙，不见蜈蚣回来，等得心焦，遂即驾云前来探视。忽见蜈蚣啄死在地，十分惊骇。这小青扶了白氏入房，翻身复入花园收拾香案，看见花下草边一条半截蜈蚣，正在惊疑，猛抬头，看见陆一真人立在云端。小青心下明白，纵上云头，骂道：“好泼道！前年我娘娘仁慈，不忍加害，饶你狗命。不思报恩，今日反同此孽蚣要来害我娘娘，天幸孽蚣自毙，不然几乎遭你毒手。”真人骂道：“孽畜！害我徒弟，仇上加仇。”小青大怒，飞剑劈面砍来。真人将手中麈尾劈面交还，二人斗上数合，小青解下青绫帕，祭在空中，化作一条捆仙绳，捆住了真人。遂命黄巾力士将真人丢在东洋大海去了。

小青收了青帕，按落云头，走入房来。叫声：“娘娘，原来是当年吕祖庙的陆一野道，同此孽蚣前来报仇，被小婢用青绫帕丢在东海去了。但不知何人来除这孽蚣，救了娘娘。”白氏掐指一算，叫声：“小青，原来是南海佛祖差白莺童子前来相救。”遂同小青出房，望空拜谢佛祖救命之恩。

白氏因受着这番惊恐，抱病在床，汉文着忙，早夜调治。许氏闻知，亦过来探视。进房坐定，许氏道：“姪娘玉体违和，妾身特来探候。”白氏道：“贱躯偶恙，动劳姑娘玉趾，何以克当。”小青捧茶入房，茶罢。许氏道：“姪娘孕体，今已弥月，须当加意调摄。但愿诞生男儿，接续许家宗枝。”白氏道：“多谢姑娘金言。奴家闻知姑娘尊孕与奴同时，奴有一言奉禀，未知姑娘肯垂听否？”许氏笑道：“你我至亲，有何见教，妾无不依。”白氏笑道：“奴同姑娘孕期均满此月，若两家生男，结为兄弟，生女结为姊妹，倘若一男一女，结为婚姻，未知姑娘意下若何？”许氏喜道：“此乃美事，妾身乐从，一言为定，永无更改。”白氏正要回言，却好汉文走入房来，白氏遂将这段情由对汉文说明。汉文大喜道：“既承姊姊美情，弟有微物作订。”说罢，将手中玉圈脱落，付与许氏。许氏也拔头上金簪一枝，递与汉文，两边均各收下。

汉文留住姊姊，治酒相待。席罢，许氏辞别过去，将两家订亲的事共公甫说道始末，公甫听罢，亦欢喜无限。正是：

今朝共结丝罗庆，他日同承诰命荣。

话表白氏因病体未痊，又同许氏谈说多时，动了胎气，捱到夜间，腹痛

起来。汉文同小青二人在房服伺，到三更子时，红光满室，文星降世。小青抱起，看是男儿，同汉文十分欢喜，扶了白氏上床，一夜忙到天明。公甫闻知，过来作贺。

到得三朝，家中开设喜筵，汉文请了姊夫并姊姊过来同饮喜酒。孩子取名梦蛟，字应元。座中欢饮，杯盘狼籍。公甫笑对汉文道：“阿姪既举玉麟，未知令姐若何？”汉文笑道：“姊夫，天从人愿，决然生女无疑。”合座大笑。

日暮席散，当夜，许氏过去，夜深腹痛，到得天明分娩，果然生女。公甫、许氏却也欢喜，以为应愿。汉文、白氏闻知，更加欢悦。汉文遂即办花红绫正，三朝送过姊夫家中，公甫收下，遂请汉文过去，同饮喜酒。女儿取名碧莲。席中，汉文对公甫道：“姊夫，弟说姊姊决然生女，今果谐愿。”公甫大笑，席罢散归。自此，两家连婚，更加亲热。谁知这白氏有分教：才离山虎，旋遭水龙。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

诗曰：

玄门寂静碧花香，争奈愆尤透玉堂。

回首不堪悲欲泪，风清露冷忆刘郎。

话表法海禅师当日打发汉文回去，后来知他在中途又被二妖花言巧语迷惑，依旧相认，同回钱塘，不胜嗟叹。

一日，禅师在云房坐禅，定中，见一位尊者手持黄帖进入云房。叫声：“法海，吾乃西方尊者，奉我佛金旨而来，说现今文曲星官出世，将经弥月，令你前去钱塘，将钵盂收了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当日发誓之言。等待二十年后，文曲星成名得了敕封，回来祭塔，然后放他，方成正果。”说罢，冉冉而去。禅师定中稽首领了佛旨。落下禅床，吩咐大众道：“我下山云游，不久便回，你们须谨守清规，不可妄荡。”大众领命，禅师遂即带了钵盂、禅杖下山，纵起云头，来到钱塘，寄迹在灵隐寺不题。

光阴迅速，屈指梦蛟已届满月，家中不免预先整治喜筵，以待亲眷。此夜，白氏正抱梦蛟在怀，不觉心血来潮，遂即掐指一算，惊得魂不附体。忙叫道：“小青，我明日有大难临身，将若之何？”小青道：“娘娘素明遁甲之术，何不用法改禳，看能消除否？”白氏叹道：“但恐天数难逃，禳亦无益。”小青苦求再三。白氏道：“你可去花园内排设香案，待我前来祭禳便了。”小青领命，即去料理停当。白氏沐浴更衣，来到花园，披发仗剑，踏罡步斗，默念真言，焚香祷祝。祭禳已毕，焚化金帛，同小青回归房中。正是：

祸福原系前生定，私心祷告亦徒然。

到得明朝，亲朋齐来庆贺，汉文欢迎，忙个不住。厅堂上正在喧杂之际，只见门外来了一位头陀，汉文定睛一看，却是金山寺法海禅师，忙即迎入厅上坐定。禅师开言道：“居士可记得老僧寺中相劝的言语否？你又被他所迷，如今他大数已到，老僧今日特来为你除妖。”汉文道：“老师，纵使他果是妖怪，他并无毒害弟子，况他十分贤德，弟子是以不忍弃他，望老师见谅。”禅师道：“既然居士执迷，老僧今亦不管你们的是非，但我道中行来口渴，居士有清茶，可取一杯来。”汉文忙应道：“有。”正要起身入内，禅师道：“居士，你们的茶杯恐怕不净，老僧带有钵盂在此，居士可持去取罢。”遂将钵盂递与汉文。汉文哪里晓得其中的玄妙，只道是禅师清净，遂接过钵盂翻身持入。

白氏正在窗下梳洗，看见汉文手内拿一个金晃晃的物件入来，方欲起问，不料这钵盂在汉文手中飞将起来，万道霞光，罩住白氏头顶。白氏被佛宝罩住，魂魄飞散，双膝跪下，哀求佛爷饶命。汉文看见大惊，向前抱住，要把钵盂拔起，好似生根一般，莫想动得分毫。白氏珠泪纷纷，叫声：“官人，妾身犯罪天庭，如今大难临身，要与你分离了。儿子梦蛟可托姑娘抚养照顾，官人须当保重身体，不可为妾伤怀。”汉文听罢，肝肠断裂，不住悲哭。

小青闻知，跑入房来，跪在白氏跟前哭道：“小婢苦劝娘娘改禳，只望消除灾厄，怎知运数难逃，依然受此大祸。”说罢，痛哭起来。白氏也哭道：“小青，我已知今日此难难逃，只是蒙你数年跟随，名虽主婢，情同姊妹，今日与你分别，实在难舍。儿子，姑娘自能照顾，你今可收拾归我清风洞去，勿恋红尘，免受灾祸。”小青痛哭一番，叩头起来，别了汉文，驾云回转清

风洞，修心苦练，后来也成正果，这话不表。

这边，公甫同了许氏慌忙过来，看见白氏如此光景，十分骇异。白氏哭道：“姑丈、姑娘并官人在此，听妾一言：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是也。在洞修行年久，只因游玩，醉卧山下，梦中露出本体，被一乞丐所拿，携往市中要卖，却值官人看见，用钱取买，放生山中，妾感佩在心。因官人今世命该乏嗣，因此下山与官人缔结朱陈，为他传嗣，接续宗枝，以报他救命之恩。因见官人家贫，盗银相赠，致他受罪姑苏。妾同小青跟到姑苏，寻媒结亲，妾炼药制丹，赞助官人。后因庆赏端阳，被官人强灌黄酒，现出原形，惊坏官人，妾出万死一生，前去南极仙山，求得回生仙草，救了官人回魂，因怕官人识破根基，用法瞒过。妾早夜辛苦，助成家计，继因祖师圣诞，众医无良，勒派官人当头，陈设宝器。妾恐官人忧愁，同小青费尽机谋，偷盗王府宝器，解了官人忧愁。后因官人生辰，排列厅中，被王府家人所拿，引官治罪。幸蒙苏州府陈爷仁慈，从轻发落，再配镇江。妾与小青相商，收拾银两，寄搭姑夫府上，又到镇江寻觅官人。皆因受恩前世，被官人三休四弃并无怨悔。后因官人游玩金山寺，被佛爷留住寺中，妾难舍夫妻之情，同小青到寺相寻，水淹金山，误害镇江生灵，犯了大罪，妾原欲俟蛟儿满月之后，回洞苦修，以赎前愆，怎知大数难逃。儿子梦蛟，万望姑娘念亲亲之情，半子之谊，代妾抚养，俾得长成，官人宗枝有赖，万勿以非类见疑。”公甫夫妇听见白氏这篇言语，不胜惊怪，业已道破，便亦坦然。许氏亦凄然道：“姪娘，妾身夫妇肉眼不识仙容，孩儿，妾自加倍照顾，不须挂怀。但愿佛爷慈悲怜念，钵下超生。”汉文道：“贤妻，我和你同去厅上哀恳佛爷则个。”白氏道：“天数已定，哀求亦无益。”两边正在难舍难分。

此时，外面亲友知得这个消息，均各散去，惟有法海禅师独坐厅上。许久不见汉文出来，将手中禅杖在地一敲，房中钵盂遂即盖下，登时不见了白氏形影。汉文顿足悲啼，公甫同许氏亦黯然流泪。汉文将钵盂双手捧起，定睛望内一看，只见一条小小白蛇装在里头，汉文伸手向内去捞，捞来捞去，只是捞不着。无奈，将钵盂捧出厅来，到禅师面前，双膝跪下，叫声：“老师，可怜弟子一家分离，望老师垂怜。”禅师双手扶起，笑道：“居士，这是他的大数注定，老僧不过奉佛旨而行。既然居士如此惨切，待到了西湖，老僧叫他出来与你再见一面罢了。”汉文叩谢。

禅师取过钵盂，举步出门，汉文跟着，一程到了西湖雷峰塔下。禅师将钵盂举起，默念真言，喝声：“白氏出来！”只见钵内一道白光冲出，现成白氏原形。汉文一把扯住，放声大哭。二个正在悲惨之际，只见禅师喝声道：“白氏，好下去了。”白氏慌忙跪下，叫声：“佛爷，小畜此番下去，未知后日还能出来否？”禅师道：“你今下去，若能养性修心，等待你子成名之日，得了诰封，回来祭塔，许时吾自来度你飞升。若不修心改过，即湖干塔坏，亦不能出来。”白氏叩头道：“谨遵佛旨。”禅师把杖向塔只一敲，塔登时移开，下面波水茫茫。喝声：“白氏，快些下去！”白氏涌身望塔下一跳，禅师遂将杖再敲一下，塔立时复盖原地。禅师完了公案，即纵上云端，竟回金山去了。正是：

夫妻原是同林鸟，大限到时各自飞。

这汉文哭得死去活来，无奈，慢慢踱回家中，看见梦蛟，重新又哭起来。公甫、许氏再三改劝。汉文住了哭，叫声：“姊夫、姊姊，弟今已看破世情，如今要往金山寻师，削发空门了。蛟儿全仗姊夫、姊姊抚育，将来若得长成，

祖宗有赖，所有家财器物等项一尽交付姊夫、姊姊。”遂带随身衣裳，些须路费，飘然出门，望镇江金山寺出家去了。公甫同许氏十分凄凉，痛哭一场，收拾一应家私，抱了梦蛟回家，尽心抚养，胜过亲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梦蛟不觉年已成童，生得丰神潇洒，气度端庄。公甫、许氏作亲生的款待一般，遂送他入学读书。十分聪明，过目成诵，问答如流，入学三年，淹博经史，先生看他颖悟异常，甚是爱惜。同学、众朋因先生爱他，个个心怀妒恨，时常寻事与梦蛟口角，梦蛟总付之不理。

一日，先生不在，众朋背地里说说笑笑，一个道：“他不是姓李，是姓白哩。”一个道：“他的娘亲乃是妖精，见说被和尚拿去打死哩。”又一个道：“他是个蛇仔，比不得你我，从今我们不要理他。”梦蛟一一听在耳中，不觉心下忿怒，跑转回家。到了门首，叫声：“母亲开门。”许氏听见梦蛟的声音，移步出来，开了门。叫声：“儿啊，你在书房读书，为何怎早回来？”梦蛟随了许氏入内，双眼流泪，双膝跪下。叫声：“母亲，孩儿有一言冒犯，乞恕孩儿不孝之罪。”许氏惊道：“儿啊，你为何如此？”梦蛟哭道：“娘呵，今日先生不在，众书友背地说儿不是娘亲骨肉，甚么是妖精生的，万望娘亲与儿说明则个。”

许氏见问，不觉眼泪纷纷，叫声：“儿呵，你要问父母原根，为娘若不说，你怎能知道，说起来好生凄惨。”就将法海始末缘由并汉文白氏前后事情一一说明。梦蛟听罢，大叫一声，昏跌在地。许氏看见，慌忙抱在怀中，含泪解救。梦蛟悠悠苏醒，哭道：“孩儿蒙母亲抚养，父亲训诲，今得成人，此恩此德，粉身难报。只是爹娘遭此苦难，叫儿心肠断裂，怎生能见得爹娘一面，儿就死也甘心。”许氏道：“儿，你不须悲哀，当年见说，和尚有言：后来若得儿你金榜成名，封诰回来，还有见你母之日。儿须奋志青云，将来或得与你母相会亦未可知。”

梦蛟听罢，且悲且喜，半信半疑。自此，日夜思想父母，书亦懒读，渐渐形容枯瘦，不觉病倒在床，十分沉重，日夜叫爹叫娘，就如疯颠一般。公甫同许氏惊慌无措，延医求神，毫无影响。公甫背地埋怨许氏道：“你们女流之人真无见识，不该对他说明根由，致他悲苦成病。万一有三长两短，岂不辜负了弟姪重托，而且我们十载辛勤亦付之流水了，岂不可惜！”许氏无言可应，只是叹气。梦蛟日夜狂呼乱叫，二人思量无法，惟有日夜守住房中，正是：

为慕劬劳成昏瞽，自有神仙活度来。

不表梦蛟病症，且说南海慈悲佛祖一日在紫竹林中游玩，偶然有触。菩萨口称：“善哉！现今文曲星官有难，医药难治，吾不免前去救他便了。”菩萨即时出了紫竹林，纵起祥光，来到西湖，化作募缘道人，手持木鱼，一路来到公甫门首，叫声“化斋”。

公甫正坐在厅上纳闷，听得门外化斋声音，步出门来。见一道人身穿道服，手持木鱼，足踏草履，神气飘然。公甫忙即迎入厅内，叙礼坐下。问道：“老师何处名山？何处洞府？乞道其详。”菩萨道：“贫道从幼出家，在天竺寺得遇异人，传授仙方，炼制丹药，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潭府募一善缘。”公甫见说大喜，叫声：“老师，弟子有个豚儿，现得个失心的病，日夜呼叫，医药无效。老师既有仙方，未知肯相垂救否？”菩萨笑道：“贫道专一利人济世，既然施主的令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公甫大喜，遂即起身请菩萨入房看了病症。菩萨道：“不妨。令郎此症乃是七情

所伤，致成昏乱之候，贫道有丹药一粒，（此处缺十九字）菩萨说罢，遂即解开行囊，取丹药一粒，递与公甫。公甫双手接过，满口称谢，将药交与许氏，遂同菩萨出房，到厅上坐下，治斋款待。席罢，菩萨作辞出门，竟回南海去了。

这许氏将药调好，抱起梦蛟，将药灌下腹去。不一刻，只见梦蛟口内吐出许多痰涎，随即神气清爽，病势顿消。公甫许氏欢喜不尽，叫声：“儿呵，你病得天昏地乱，医药无灵，今日天幸得遇高人前来相救，不然我们两个老人家险些被你惊坏了。儿呵，你今后切须宽怀，不可如前悲戚。”梦蛟点头领命。

看看日渐壮健，公甫遂请一位博学先生在家课读。梦蛟因听得许氏有说，将来若得成名，会面有期，遂把思忆父母的念头抛开，一味勤读，寒暑无间。不上三四年光景，早已读得胸罗七斗，学富五车。是年，正值宗师行文岁试，梦蛟应童子试，就入了泮。报到家中，公甫同许氏欣喜无限，不免簪花拜客，忙乱几时，方得安静。转眼秋闱已近，梦蛟打点上省乡试，三场已毕，揭晓后梦蛟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报到，自己亦十分得意。鹿鸣宴罢，参拜座师、房师，无不羡他青年俊美。公事一完，起身回来，此时亲朋齐来庆贺，家中热闹自不必说。

梦蛟到家，拜见了姑夫、姑母，公甫、许氏满心欢喜。许氏叫声：“侄儿，且喜你今同手掇巍名，不负我们十数载辛勤，但愿你再攀宫桂，许时得了封诰，回来祭母，不负劬劳之恩。但你爹娘当年共我指腹为婚，原物尚在，后我生你表妹，两家结为婚姻。因你母去后，你在我家以兄妹称呼，今你表妹亦已长成，待字闺中，未知侄儿你心下若何？”梦蛟道：“孩儿蒙姑夫、姑母抚养深恩，碎身难报，今得侥幸成名，皆姑夫、姑母教诲成全所致，倘邀天庇，再博微名，务必力恳圣恩，求取封诰，以报劬劳。表妹亲事，蒙姑夫、姑母不弃，父母作主，孩儿敢不从命，俟春闱过后，择吉成婚便了。”公甫点头道：“侄儿所言有理。”碧莲里面闻知，亦暗自欣喜。

梦蛟在家打发诸事明白，遂即料理入京会试。公甫开筵饯行，许氏不免叮咛路上小心，早起晏宿几句话儿，梦蛟领命。公甫择一个老成人儿跟随梦蛟进这一去有分教：鳌头独占，金榜擅名。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人泮——学童考进县学为生员（秀才），叫人泮。

乡试——科举时代，每三年各省士子集于省城，由朝廷派主考官进行考试，考中者为举人，乡试都在秋天，亦称秋闱。

解元——乡试第一名称解元。

鹿鸣宴——科举考试后所举行的宴会，由州县长官宴请考官、学政及中举诸生。

第十三回 标黄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

诗曰：

灿烂卿云绕帝京，幽芳兰蕙达彤庭。

九天丹诏遥颁下，步向雷峰度上升。

且说许梦蛟别了姑夫、姑母，出门上京会试，路上朝行暮宿，穿州过县，到了京城，寻寓安歇，揣摩以待。到了场期，随众人入闱，三场已毕，真个篇篇锦绣，字字珠玑。揭晓之期，梦蛟高中了会元。报到寓所，梦蛟大喜，慌忙打发了报人。早有许多执事员役前来伺候，梦蛟遂即换了冠带，吏役拥簇，出门赴过琼林宴，拜座师，会同同年，忙个不住。到了殿试对策，天子临轩，百官侍立，三百进士济济，伏于丹墀之下。传胪高唱：

第一名 许梦蛟 状元及第

以次榜眼、探花。各赐御酒三杯，簪花挂红，敕赐游街三日，十分荣耀。满城人等，看见状元青年秀美，无不啧啧称羨。

三月游满，状元三人进朝谢恩，退出午门，梦蛟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到任后，遂将父母始末并自己托居李家成立情由做成一本。五更入朝，景阳钟动，天子登殿，百官山呼已毕。梦蛟俯伏金阶，口称：“微臣新科状元许梦蛟有事奏闻。”天子问道：“卿有何事奏来？”梦蛟将书呈上龙案，天子从头至尾细细一看，只见疏上写道：

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臣许梦蛟奏为敬陈微臣父母遭难始末缘由仰祈圣恩俯允诰封事。臣闻君亲一体，臣子原元二致，家国并重，思孝同此寸心。臣父许仙，自幼怙恃，依姊家而成立。臣母白氏，修道青山，托岩洞以栖身，云游中界，聊作求凰之情。爰遇西湖，遂成无媒之合，结亲五载，负冤两地。臣生弥月，母遭塔下之殃，固悼沦亡，父作方外之客。臣姑许氏，悯臣孤幼，躬亲抚养，既减损而课读，复许息以为婚。臣蒙圣恩，待罪翰林，父母未蒙诰封，子职既亏，臣道有缺。合无仰恳天恩，乞赐敕命，荣耀先人，俯准告假，回乡祭亲，稍尽子职，无忝臣道。谨奏。

天子看罢，龙颜大喜道：“原来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朕心嘉悦。今封卿父为中极殿学士，卿母为节义天仙夫人，卿姑夫李公甫教诲有成，封为忠义郎，许氏抚养有功，封为贤淑宜人，均赐诰敕。准卿给假一年，回乡祭亲，完娶后回朝供职，钦此。”

状元谢恩出朝，退出午门，慌忙回来别了众同年，收拾起身。车马纷纷出了京城，一路好不兴头，所过州县，文武官员尽皆迎送。

路由镇江，状元猛然思起前因，遂令将车马安顿驛中，自己打扮作秀才模样，只带一个跟随，一路往金山寺而来。到得寺中，无心观玩形胜，进入大殿，焚香礼佛，遂入后殿。和尚出迎，同到方丈内分宾主叙坐，小沙弥献茶入来，吃罢。状元开言问道：“师父可是法海禅师？”和尚道：“法海乃是家师，现在云游未回。”状元道：“师父法号甚么？俗家尊姓？为何出家？乞道其详。”和尚道：“贫僧贱号道宗，俗家姓许名仙，字汉文，杭州钱塘人氏。”遂将从幼在李家，后来如何与白氏相会、结亲及两番受罪，并水涨镇江，同归钱塘，生下儿子取名梦蛟，共姊家指腹为婚，到满月法海来家将白氏收在雷峰塔下前后缘由，从头至尾细细说明。“因此，贫僧看破世情，

会试——科举时代，每三年（在乡试的第二年），各省举人集于京城，参加礼部的考试，考中者为贡士。会试的第一名为会元。

离了红尘，削发金山，拜法海为师，在寺修行。于今十数载，儿子寄托姊家，未知长成与否。”状元听罢，慌忙双膝跪落，落泪纷纷，叫声：“爹爹，不肖便是许梦蛟。”汉文愕然，起来仔细一看，扶起笑道：“居士，你认错了。”梦蛟道：“不错。”就将在学堂读书，被众友背地笑骂，回家见过姑娘，说明根由，因思忆父母悲苦成病，医治平服，后来奋志入泮；连科发解，入京会试，蒙恩取中状元，现蒙圣恩，钦赐父母诰敕，给假回来一段情由，详细禀明。“因此路出镇江，特来金山寻访父亲，同回钱塘，稍伸孝养。”

汉文听罢，悲喜交集。叫声：“儿呵，如此说来，我果是你的父亲。且喜上天垂怜，吾儿金榜成名，只是你母遭塔压身，一念及此，梦魂难安。”说罢，垂下泪来。状元泪流满面，叫声：“父亲不必伤悲，儿现求取敕封，回来祭塔，封赠母杀，望父亲同儿下山。”汉文道：“儿呵，你父今已出家，本不肯再蹈红尘，念你孝思苦恳，如今姑同你去祭了你母回山便了。”状元大喜。

此时，寺内众僧听得梦蛟是新科状元，道宗是状元父亲，一个个惊得屁滚尿流，大家忙披上袈裟，戴了僧帽，齐到方丈跪下道：“小僧们不知状元爷驾临荒山，有失迎接，死罪！死罪！”状元逐一扶起道：“众师父何须如此，家父在此，蒙众师父不弃，获居宝山，学生感佩不尽。”汉文亦道：“你们如此下礼，我心何安。”众僧大喜，无不称赞状元爷大量。汉文对众僧说明就里，众僧合掌作贺。状元令长随取了白银二十两送与众僧为香银之费。众僧忙道：“小僧们怎敢受状元爷大惠。”状元道：“不妨，请收。”众僧推辞不过，只得收下。状元遂请父亲起身，同出金山寺，众僧送出山门不题。

且说公甫家中已经邮报梦蛟中了状元，家内锣鼓喧天，音乐震地，亲友填门，车马塞户，府县俱来作贺。公甫同许氏就如登天一般，喜得乱跳，碧莲欢喜更不必说。后来探知状元给假回家祭亲完娶，家中预先整治第宅，打点各项伺候。

不多时，状元舆马已到，府县出郭迎接，到得里门，迎入新第，家中又有一番的闹吵。状元拜见姑夫、姑母，公甫、许氏见汉文亦同状元回来，更加欢悦，状元将金山寻回之事一一说明。汉文同姊夫、姊姊相见，彼此乐极，不觉泪下。此时一家聚会，喜溢门阑，大开筵席作贺。汉文已经持斋，另治素筵，饮至更深方罢。

明日，清晨起来，状元全副执事，出了西关城，祭谒祖父、祖母坟墓。回来，请出诰敕，汉文同公甫、许氏一齐冠带起来，望阙谢恩。状元吩咐治办礼物，同去西湖祭塔。一程到得西湖，雷峰塔下安排祭礼，状元跪下读罢诰敕，放声痛哭，汉文亦动悲声，公甫、许氏俱挥泪不止。

大家正在悲伤之际，只见空中来了法海禅师，叫声：“好了，状元今日还乡祭塔，老僧今日亦来完却一场善缘。”公甫、汉文等看见，慌忙迎拜，就对状元道：“这位就是法海大禅师。”状元见说，跪下拜求法师放出母亲。禅师慌忙扶起，道：“状元皇家贵臣，老僧怎能生受得起。令堂夫人今日灾难已满，老僧奉佛旨特来放他出来，与状元相见。”状元听罢大喜。禅师遂即默念真言，将杖望塔一敲，塔登时摇动，移在一边。禅师高声叫道：“白氏，快些出来。”只见底下一道白光冲出，白氏已在面前。禅师将杖向塔再敲一下，塔即仍归原处。

状元向前跪下，抱住白氏哭道：“娘亲受灾，孩儿不能身代，直至今日方识娘面。”说罢，放声大哭。白氏手抚状元，泪流满面。叫声：“儿呵，

幸喜你今日金榜成名，求得诰敕回来，救出你母，足见孝思。”汉文叫声：“贤妻，为夫只道今生不能与贤妻相会，谁知今日再得相逢。”说罢，悲恸起来。白氏不胜咽哽，叫声：“官人，妾身冒罪，致官人遁迹空门，今日相见，惚似梦中。”许氏、公甫上前相见，也有一番言语，不必细表。正是：

人生无限伤心处，尽在生离死别时。

禅师听得多时，叫声：“白氏，你今灾退难解，不可久恋红尘，老僧度你早归仙班。”说罢，随手取出白帕一条，铺在地中，叫声：“白氏，可踏此帕之上，老僧度你成为正果。”白氏忙即跪下，叩谢佛恩，起来踏在帕上。禅师手指白帕大喝一声，只见白帕变作一朵白云，将白氏升上九霄云里。禅师又取出青帕一条，仍前铺好。叫声：“道宗贤徒，你可踏此青帕之上，老僧度你并归仙班，同享逍遥之福。”汉文跪下稽首，起来踏在青帕之上。禅师也喝一声，青帕变作一朵青云，将汉文也升上云端。只见满天瑞彩，香气氤氲，二朵祥云冉冉望西而去，霎时不见。当下禅师度了二人飞升，遂即纵上云端，竟回灵山缴佛旨去了。

此时，公甫同许氏等一齐跪下，望空礼拜，只有状元哭倒在地。公甫近前扶起，劝道：“侄儿，你父母白日升天，世间难得，此乃喜事，何必悲怀，可同回去罢。”状元被劝不过，只得上轿一同回来。状元到家后，追思不已，令人装塑父母二人金身，供养堂中，朝夕礼拜，如同生时。正是：

惟将朝暮瞻仰意，权作问安视膳时。

状元在家住了几时，因思钦限已迫，未完亲事，正在沉思。适值钱塘县来拜，状元大喜，迎接进内。坐定，状元开言道：“治弟正有一事要仗托老父母。”知县忙道：“殿元公有何事见委？学生自当领命。”状元道：“治弟从幼蒙家姑夫不弃，许以表妹缔结朱陈，仰蒙圣恩，赐归完娶。正虑无人执柯，敢求老父母作伐，未知肯否？”知县道：“原来殿元公有此快举，学生敢不效力。”遂即过去见了公甫，道明来意，公甫欣然，选定八月十五日完婚。知县过来回复，状元大喜，留住知县小酌，饮罢，告辞去了。

到了吉期，官员亲友齐来庆贺，金花表礼充室盈庭。状元乌纱帽，大红袍，簪花挂红，身骑骏马，鼓乐喧天，执事仪仗，一路迎来。知县吉服，也来相陪。这边，碧莲金装玉裹，冠带绕围，打扮如天仙一般。公甫、许氏亦穿了冠带等候。

须臾，状元到门，行礼已毕，迎归第中交拜天地，次拜父母神位，同入香房。外面排开喜筵，款待县令与众亲友，大家饮至更深，方各散去不题。这一夜，鸾帟中，一双少年夫妻，说不尽千般恩爱，万种风流。到了次日，亲友又有一番作贺，不必细表。满月后，状元迎请岳父母过来，同居新第，受享荣华。正是：

名遂功成谐素愿，阖家完聚受天恩。

过了些时，状元因钦限已满，打点人都复命，选择了黄道吉日，收拾起身，将岳父、岳母一并搬请入京。路出苏州，亲到吴家致谢员外的前情，到京面圣过，仍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后来直做到詹事府正詹事，遂即荣归钱塘，优游林下。许夫人生了二子，状元即将次子承继岳父之后，接续宗枝。后来，公甫夫妻皆跻高寿，无病善终。状元同夫人亦并登古稀，无病端坐而逝。后

执柯——做媒。

作伐——作媒。

代簪纓綿綿不絕，人皆以為孝義之報云。

狐狸缘

第一回 周太史隐居归仙阙 贤公子祭扫遇妖狐

话说此书乃青石山一段故事。细考此山形势，原在浙西宁波县城外，乃是个清静地方。四面远近虽有些村庄，较那居民稠密、城郭繁华之处，别有一种明秀幽雅气象。因此便引动一位告退的官宦。

此人姓周，名斌，字艺全。年将花甲，夫人已故。膝下只有一子，名唤信，号鸿年，年方十八。生的聪明文秀，体态风流。又有一仆，姓李名忠，因他上了年纪，都以老苍头称之。生有一子，名唤延寿，年方十二，亦在周府伺候公子。这周太史原籍乃金陵人氏，因慕宁波青石山玉润珠肥、山清水秀，便将家眷移在宁波城外太平庄居住，以娱桑榆晚景。自移居之后，即将宦囊置买田宅铺户，以图久远之计。

迁来一载有余，周公忽染重病。公子侍奉汤药，日夜勤劳，谁知百方调治，总未痊愈。周公自知阳寿不永，大限难免，便对公子说道：“我当初移居至此，原为博览此地山川美景，今乃天禄不永！有限时光，大概有愿难遂。我死之后，你须完我之志，葬於青石山侧，我愿足矣。”言讫瞑目，溘然而逝。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

公子见父已终，恸哭不止。苍头苦劝，依礼成殓。丧事已毕，公子遵父遗言，葬于青石山深林茂树之间。

公子在家守孝，光阴迅速，不觉过了秋冬，又到清明节令。公子即吩咐苍头买办礼物，好到坟前祭祀。老苍头将物件备妥，公子即更了一身新素服，牵出坐骑，来在太平庄外。这太平庄虽属青石山的地界，却在坟墓之南，离茔地尚有数里之遥，公子乘马，老苍头与延寿相随在后，此时正是二月上旬，天气不寒不暖，但见花红似锦，柳绿含烟，一路美景令人欣赏。主仆三人缓缓而行，直奔青石山的路径而来，不表。

从来说深山古洞多住妖魔。这座青石山，虽非三岛五岳之比，亦是浙西省内一个绝妙的境界。真是高通霄汉的奇峰，横锁烟霞之峻岭。却说此山有一嵯岬古洞，因无修行养性的真人居住，洞内便孳生许多妖狐。有一只为首的乃是九尾元狐，群妖称他作玉面仙姑。大凡狐之皮毛，都是花斑遍体，白质黑章。取其皮，用刀裁碎，便作各色的皮裘，惟独元狐，通身一色皆黑，如同熏染貂皮一般，故其价最昂贵，这嵯岬洞九尾元狐就是黑色，股生九节尾，乃是九千余年的道行。将及万载，黑将变白，因先从面上变起，故名曰玉面。

却说这玉面仙姑，因修炼得有些道术，专在外访那有名的妖魔精怪，或

桑榆晚景——落日余晖照在桑树榆树梢上，喻指人之暮年。也作“桑榆暮景”。

讫（qì，音气）——终结。

溘（kè，音克）——忽然。

恸（tòng，音痛）——极悲哀。

殓（liàn，音练）——把死者装入棺材。

嵯岬（cuó xià，音挫吓）——高而险峻，

元——清人避圣祖（玄烨）讳，改“玄”作元。玄。黑色。

白质黑章——白地儿黑纹。

找在一处，讲些修炼工夫；或访来结作姨妹来往。时常变化美女，在外闲游。他有两个最好的干姐妹，修的亦有千年道行。一个在四川，一个在山东，他们三人最是知心，不是你来，就是他往。

这日清明佳节，春光明媚，群狐都动了那素日收敛的春心，强挣扎的野性。一个个言语颠狂，情思迷离，便勾起玉面狐的一团火性。他心中暗想，同类者当此春深，尽都神情显露，我在洞中，倒觉不便。这九尾狐乃是一洞之主，他见群狐修炼的工夫与往日不同，他并不规劝提醒，倒勾起他的游荡之心，难以按纳，便欲幻化人形，到洞外去消遣，即便吩咐群狐，看守洞内，慢慢的走了出来，变绝色女子下了山径。

也是他的劫数应然，他见外边花香柳媚，万紫千红，蝶舞蜂飞，鸟声啾啾，不由的就动贪恋红尘之心，更觉迷乱本性：情思缠绵，呆邪杏眼。正在思春之际，忽听马蹄响动，抬头顺着声音一望，远远的见有主仆三人：一个年少的乘马，后有一老一少，担笼执盒，缓缓相随。玉狐知是祭扫坟莹的。细看马上书生，别有一番景像，与那些山野农夫，田园俗子大不相同，他便隐住身形，偷看他仆主三人行路的形景。有赞为证：

山背后，狐精偷眼看，只见那主仆三人走荒郊。后面仆人分老少，马上的郎君比女子姣。美丰姿，貌端庄，地格圆，天庭饱。鼻方正，梁骨高。清而秀，一对眉毛相衬那如漆的眸子，更代着两耳垂稍。先天足，根基妙；看后天，栽培好，似傅粉 颜色姣，那一团足壮的精神在皮肉裹包。青簇簇，方巾小，青带儿，在脑后飘，紧紧的把头皮儿罩。顶门上嵌一块无瑕美玉，吐放光毫，玉色蓝，素罗袍，青圆领，在上面罩。系一条灰色绦，打扮得，淡而不艳，素里藏娇。方头靴，时样好，端正正把金镫挑。细篆底，用毡包，粉溶溶无点尘泥，不厚也不薄。提丝缰，举鞭稍，指甲长，天然俏，银合马，把素尾摇，稳坐在，马鞍桥。一步步，不紧不慢，走的逍遥。二仆人，跟着跑，一个老，一个少。老年人弯着腰，挎了个纸钱包，为利便，把衣襟儿吊，虽然是步下跑，汗淋漓，偏带笑，抖精神、不服老，走的他吁吁带喘汗透了上黄袍；小儿童，多轻妙，抖机灵，颠又跑，称顽皮，蹿又跳，肩头上，把祭礼挑，他还学那惯挑担子的人儿叉着那腰。主仆三人来祭扫，想不到九尾元狐默默地偷瞧。

且说周公子主仆三人，不多一时早到了那阴宅门首。这些守墓的园丁，已在那里迎接伺候，将公子搀下坐骑，将马系在树上，便让主仆三人到房内，吃茶净面已毕，然后转到阴宅，陈设祭品，供在石桌之上。老苍头划了纸钱，堆上金银镞子。公子跪倒拜墓，用火将纸焚化，不禁两泪交流。思念先人，癖好山水，一旦天禄不永，故于此处，甚觉可惨可悲，不由愈哭愈恸。苍头与园丁劝解须时，方止住悲声。站起身来，还是抽抽咽咽，向坟头发怔。众人见公子如此，急忙劝往阳宅而去。

谁知这里玉面狐将公子看了个意满心足，乃自忖道：“瞧这公子，不惟相貌超群，而且更兼纯孝。大约是珠玑满腹，五内玲珑，日后必然名登金榜，为国栋梁。况且，年少英华，定是精神百倍。目如秋水，脸似银盆，足见元阳充足。”这妖狐正看到性至精微之际，主仆与园丁已从面前过去。犹自二目痴呆，直看着公子步入阳宅方转睛。自己叹道：“我自居此洞，也时常出来消遣散闷，虽然也见些人物，不是精神暗昧，便是气浊志昏，哪有这出类

傅（fù，音父）粉——搽粉，抹粉。

绦（tāo，音涛）——丝带。

镞（kè，音克）子——旧时作货币用的小金锭、小银锭。

拔萃之品，温雅齐全之士？倘若与这样的人结成恩爱，必定是惜玉怜香。”妖狐想至此处，不禁跃然而动，心旌摇摇，淫情汲汲，遂将数千年修炼之功，一旦付之东洋大海，安心要引诱周你看他做出千般袅娜，万种风流，竟往园中等候，大约这周公子与妖狐合该前生有一段姻缘事不可解，偏偏周信用饭之后，见天时尚早，又兼爱慕青石山的景致，他便独自一人，步入阴宅后面园内闲玩。但见起造的月牙河石桥，似玉修理的玲珑塔，远映明堂；一带长溪，四围环绕；两旁大树，柳绿松青。树前列石人石马，坟后靠峻岭青山。东有来龙应风水，南风吹送野花香，石碑楼镇西来白虎，内有碑铭，字文俱佳。北有瀑布清泉，水响音清，芳草遍绿。遥看峰峦耸翠，云影徘徊，远黛含烟，树木密密，真是天然入画，景致非常。

“公子游够多时，顺步行来，忽见太湖石旁恍惚有人弄影。紧走几步，仔细一看，乃是个绝色女子。公子一见，不觉吃了一惊，以为深山穷谷，乃有如此佳人，真乃是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何以见之，有赞为证：

周公子，凝神仔细观，真个是丽丽娉婷 女娇娥。好风流，真俊俏：鬓儿蓬，乌云儿绕，元宝式，把两头翘；双凤钗，金丝绕，排珠翠，带昭君套，对金龙，在左右靠，正中间嵌一块明珠放光毫。碧玉环，坠耳稍。远黛含，新月晓，又宜嗔，又宜笑，黑白分，明星照，水灵灵好一双杏眼，细弯弯似柳叶的眉毛。截筒般，双孔小，如悬胆，正且高，相衬那有棱角涂朱似的小樱桃。榴红衫，花样巧，三山式，把罗裙儿罩。云肩佩，穗子飘。春日暖，翠袖薄，纤纤玉指把春扇轻摇。体轻孟，千般妙，迎风舞，柳杨腰。步相沉，金莲小，就是那巧笔丹青难画也难描。变化得，神形巧，仙家术，天然的妙。一任你慧目灵心，也难辨他是个狐妖。

却说周公子看罢妖狐，不觉心猿动转，便生怜爱之情。这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不知周信与玉面狐如何接谈，且听下回分解。

汲汲(jí jí, 音机机)——形容心情急地、努求寻求。

黛(dài, 音代)——青黑色的颜料。

娉婷(pīng tíng, 音乒亭)——形容女子姿态美。

第二回 玉面狐幻化胡小姐 痴公子书室候佳期

词曰：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许多是非成败。祸福由人取，信邪反正堪哀。少年遇色须戒哉，有过切勿悔改。

话说周公子正自散闷，以解余悲，不期偶然遇一个美人，立在大湖石侧，手执纨扇，意静神遐，若有所思的样儿。看来真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又搭着这有情有趣的光景，无垢无尘的境界，越显得佳人体态风流。当此之际，就是铜铸的金刚，铁打的罗汉，也便情不自禁。而况周公子正在英年，才情无限，知识已开，未免有嘲风弄月之襟怀，惹草拈花的心性。他便笑吟吟理正衣冠，紧行几步，来至玉狐切近，深深打了一躬，说道：“荒园小榭，唐突西施，幸蒙青睞，草木增光。甚愧点不堪玷辱佳人赏鉴。”

玉狐闻言，故作吃惊之态，羞怯之形，用春扇遮面，将身倒退两步，方启朱唇，低声答道：“奴家偶尔绣慵，偷闲出户，贪看姣花嫩柳，不觉信步行来，得入芳园，眺览美景，幸遇主人，有失回避。今蒙不施叱逐，为幸多矣。”说罢，站在一旁，用杏眼偷看周生。公子听他言语典雅，倍加爱慕，故意问道：“小娘子闲步至此，宝宅定离不远。不然，何以不带梅香，孤身来到敝园之内？请问府上贵姓，尊大人何居？小姐芳名？望赐指示，改日好到宅拜见尊翁，稍尽邻里之谊。”玉狐见周生说话亲切，便知其心已动，乃含笑答道：“萍水相逢，何敢周公子拜访？奴家姓胡，小字芸香，原籍乃淮南人氏。自去岁投亲不遇，移居此处，至今不过半载有余。家翁早已去世，现在只有孀居老母，相依度日。今日纱窗刺绣，困倦忽生，丫环午睡正浓，未肯唤醒令伊等相伴，故自身出外散闷。今乃得遇公子，实是三生有幸。又蒙俯问，足见长厚多情。公子坟墓在此，一定常来。奴家从此到要不避嫌疑，求公子照顾护佑。则孤弱母女，感情多矣。”这妖狐故逞媚人之术，真是莺声燕语，历历可听。

公子又闻这一派言词，更兼妖狐作出许多情态，就似把三魂被他摄去一般，并不详细究问，便把一片虚言当作真事，心内反怜他母女孤单，又贪恋佳人模样，不由的便落在妖狐术内。因忙答道：“小姐既系此处邻居，日后未免常来搅扰。适才所言，足徵雅爱，幸蒙不弃，小生敢不惟命。”此时周生已是意马难拴，无奈不敢冒昧。因又言道：“小姐立谈多会，未免玉体劳烦。现在我园小轩颇静，请停息片刻，待小生献茶，聊表微意，望小姐见允才好。”此时妖狐虽欲与周生相鬪，又恐有人撞见，查出他的破绽来，乃含笑答道：“公子情谊，奴家心领，奈奴出门多时，恐老母呼唤不便。速速回去，庶免高堂致问。”周公子听罢，心不自主，心知难以相强，遂带出些许留恋不舍之形。

玉狐参透其意，故意为难多会，方说道：“既蒙公子不弃，奴家应该听从。无奈此时有许多不便，故不能遂相公之意。果然相公不鄙寒微，诚心相待，请暂且回府。至晚遣开贵介，在书斋坐候，俟初更之际，奴家侍奉老

梅香——旧时小说戏曲中丫环的常用名。后也指代丫环。

徵(zhēng, 音征)——验证, 证明。

鬪(niú, 音牛)——纠缠·戏弄。

介——此指书僮等仆人。

母，小声与丫环等说明，使瞞老母一人，那时情愿不辞奔波，往相公书斋一会，以作倾夜之谈，岂不胜此一时眷恋乎！”周生尚要再言，只见玉狐已款动金莲，慢舒玉腕，向公子深深道个万福，故意连头不回，竟自去了。

但凡人要遇见美色，迷了心壳，便把“情理”二字不能思想。比如日下，一个闺中民女，黑夜之间独自一人，焉能奔驰五六里荒郊道路，至别人家叙谈？况在此初逢，并没言过门户方向，深宅大院，找到书斋，世界上那有这等情理？总而言之，人若人了死心眼的道路，就有人指示投明弃暗，再也不肯回头。此乃人之懵懂著迷不能免的。

故周公子一味被玉狐惑乱，迷住心性，并不细详有此情理没有，眼望着妖狐去后，他便急忙回到阳宅，催苍头叫园丁收拾祭器，备马归家，你看他一边行走，一边思念今日奇缘，实为得意，恨不能一刻至家，打扫书斋，候胡小姐到来，好与他结成恩爱。想至此间，不觉喜形于色。复又暗想，他乃娇弱美女，三寸凌波，夜晚更深，恐不能行走。念及至此，不觉又是发闷。

从来书呆子作事，多露马脚。这老苍头乃是心细之人，见公子回归匆促，在马上又这般形景，未免有些疑心，便暗中低声说道：“延寿儿，你看咱公子来时，祭扫坟莹何等悲泣！你可知他在阴宅遇何事故，回头反这等喜悦？”延寿乃轻轻答道：“适才坟上祭奠已毕，我见园内桃花开的甚好，欲到树上去折一枝。走至树旁，刚要下手，忽听有人细语。猛一抬头，见咱公子与一个极俊的姑娘在太湖石旁边说话呢。哎哟！他们两人真是说的有来有去的。到后来，咱公子作揖，那姑娘也答拜，闹了好大工夫。想是咱公子说话烦琐，见那姑娘竟一溜烟似的走了。剩下咱公子，发了半天愣怔，方回身出离园内。我见到了阳宅，便吩咐速速备马。也不知他们两个有甚么缘故。我恐叫他两人看见不便，连花也未折，便忙忙收拾起身来了。想这光景，咱公子必是与那姑娘拌了嘴，那姑娘赌气回去。不然就是和那姑娘题诗论文，叫那姑娘考短了。便是考短了，那姑娘不悦，咱公子也就没趣咧！大约是为这事，在马上又喜悦，又发闷的。”

苍头听延寿一片话，不觉的吃了一惊，说：“此事有些奇怪。现在此处半是荒塚，并无多少住宅，纵有两家守墓的家眷，不是形容丑陋，便是相貌平常，何曾见有绝色姿容、知书识字之女？况且村上妇女，一见生人，早躲的无踪无影，慢说题诗讲文，就是说话尚不知从何处先言，焉能有惊动咱家相公的？即或有之，也不能在人家园内与年少书生盘谈多时、款诉衷情之理。”这老苍头乃是周宅上辈的老家人，周宅之事无一不知。修墓之际，皆他分派，所以这坟地四面居民，未有不晓得的。如今听了延寿儿的言词，满腹猜疑，再也想不出是谁家的女子。一路随着公子前行，也不敢致问。只见公子骑马紧走，已到自家门首，看门的将他搀下马来，竟自进入宅院去了。

你道周宅怎样装修？有赞为证：

这所在是周宅的院宇多齐整！看来是匠心费尽了细工夫。芸香院，通幽处，月洞门，便出入，影壁墙，亚似粉涂，汉白玉，厢甬路，四方砖，把满地铺，一步步，成百古。进中庭，楼阁屋，栋梁材，多硬木，安排好，点缀足，真正是修盖得华丽，精而不粗。深深院，幽香馥，假山堆，名太湖，叠翠形，崎岖处，青簇簇，芭蕉叶，相映着，四季花，梧桐树。罩纱窗，多幽竹。玉阶旁，瑶草绿。满庭中，奇葩异卉仿佛仙都。小书斋，似图书

俟（sì·音四）——等到。

金莲——旧指女子足。

府，启帘栊，湘妃竹，翰墨香，散满屋，摆设着，瑶琴古，列七弦，分文武，铸款式，有名目，蔡邕题，小篆书，金徽 灿，玉轸 足，知音者，方能抚。看出处，这物件原来是刻着汉朝的印图。设棋枰，随着谱，云南子，润如珠，手谈，真不俗。论先后，分宾主。见高低，决胜负。论步位，分心路。得意间，忘情处。学奕术，能开心窍把忧闷舒。启琅函，册页贮。设案架，堆书处。标着签，分名目。好装潢，多套数。芸香薰，怕虫蠹。亿万卷，千百部。校兑清，无讹误。看来是三坟五典、上古的奇书。满壁挂，古画轴。写成章，联成幅。墨山水，美人图。称妙手，笔力足。点缀好，五色涂。配对联，书法古，名人迹，有印图，真正是丹青的妙笔世间无。靠粉墙，桌案处，摆设精，文玩古。控金钩，把床帐铺，兰麝香，锦被褥，鸳鸯枕，碧纱橱，真雅致，不透俗，看来是纵然富贵并不轻浮。

话说周公子回在院内，并不等候老苍头父子来到，他便换了便服，也不用饭吃茶，匆匆的竟奔书斋之内。老苍头后面赶到，忙令延寿儿到书房伺候公子净面，以使用饭。谁知净面已毕，即将延寿遣出，说：“你不必在此伺候，如有他事，再行呼唤，无事不必再来。”延寿儿乃系小孩子，乐得的躲开，吃罢饭要去。此话按下不提。

单说玉狐自花园中许下周生夜晚相会，他便匆匆归入洞府，众妖狐一见，急忙卷起湘帘，接去春扇，俱各含笑迎接。玉狐进入内洞，归了座位，小妖送上茶来，玉狐擎茶在手，遂向群狐说道：“今日洞内有何人到？众姊妹等作何顽耍？”群狐答道：“我等并无别事，无非大家闲叙而已。”言罢，众狐又向玉狐问道：“今日洞主下山，我等看脸含春色，鼻放毫光，定有遂心如意之事。不然，何以气象如此？如有甚么奇遇、可对我等一言。”

玉狐闻听此言，满面堆欢，说道：“近来众妹等眼力颇高，灵明百倍。我方进洞，就看出此次下山，定有机缘相凑。我实对妹等说罢，今日愚姐下山，正在郊原散步，忽见坟墓之旁来了主仆三人祭扫。我看其中有一书生，先天真元充实，后天栽培坚壮，满面红光一团秀，真是你我修炼难得的金丹至宝。况且生的品格端正，体态风流。因此我见他们祭祀毕，便隐在花园之内等候着他，可巧，也是天缘，此生又独自在花园内闲玩。我便故意与他撞见，谁知此生更自多情，被我三言两语，说的他实心相信，约定今晚在他书斋相会。”

玉狐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众妖听说，俱尽欢喜，遂一齐说道：“仙姑若得此人朝夕相会，慢慢的盗他真宝，从此不愁大罗神仙之位。这也是仙姑的福气、缘法，方遇得此等机会，实是可喜可贺。”遂吩咐小妖：“备办筵席，我等与仙姑增添圣寿。”顷刻间，便搬运了许多的佳肴美饌，摆设已毕，众妖把盏，请玉狐上坐。玉狐说道：“即承众妹雅意，愚姐只得僭坐了。妹等慎来相陪，咱大家好一开怀畅饮。”小妖轮流劝酒，众狐饮宴多时，已是金

徽——琴徽，系弦的绳。

轸（zhěn，音枕）——通“紘”，弦乐器上的轴转动弦线。

枰（píng，音平）——棋盘。

手谈——下棋的雅称。

三坟五典——传说中我国最古的书籍。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连山》、《归藏》、《乾坤》）谓“三坟”；少昊、瑞珥、高辛、唐、虞之书谓“五典”，即“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饌（zhuàn，音赚）——食物。

僭（jiàn，着建）——超越本份。此处是谦词。

乌西坠，玉兔东升之候，众狐皆有几分醉意，玉狐恐误相约之事，便吩咐撤去杯盘。吃茶已毕，便辞别众狐，出了洞府，来在青石山高顶之上，对月光先拜了四十八拜，然后张开口吸取明月精华。完了工夫，又到山下涧水之中洗了洗身体，抖净了皮毛的水迹，仍然化成美女，驾起妖云，直奔太平汪周公子的书室而来。

来在窗棂之外，按落云头，轻轻的站住，不敢遽然进入。乃用舌尖舔破窗纸，以目往里张看，但见屋内高烧银烛，静悄元声。只见公子在那书案之旁坐着发怔，似有所思。看他那模样，借着灯光，比在花园初遇更添了许多的丰采，怎见得，有赞为证：

这正是，佳人站立纱窗外，舔破窗纸偷看英才。倚书案，似发呆，看标格，真可爱，借灯光更把那风流衬起来。素方中，头上带，乌油黑，遮顶盖，正中间，玉一块。宫样袍，可体裁，青布厢，边儿窄，绣团花，分五彩，坎肩儿是一水蓝的颜色俗名叫月白。腰间系，白玉带，透玲珑，生光采，银钮扣相配着护胸怀。厢云履，地下排，细粉底轻且快，端正正，鼓满充足一点儿不歪，固守制，无缁绿，锦绣服，全更改，那知道一身青皂愈显得唇红齿白，两颊粉腮。

玉狐隔著纱窗偷看多会，见公子坐在椅上，若有所待。观其美貌之处，真是粉装玉琢，犹如锦簇花团。妖狐此时，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滋滋，恨不能一时与他鸾交凤友，乃轻轻的在窗外咳嗽了一声。

话说公子自从书斋吃茶净面已毕，并不似每日在前边院内来与人说笑闲叙，也不唤仆人整理书室，将延寿儿遣开之后，竟自己将书室物件安置了一回。至用饭之时，老苍头亲身请问，他便带出许多不奈烦的样儿。苍头摸不着头绪，以为今日祭扫，身上必定劳碌，遂问道：“公子今日身上若不畅快，想吃甚么，可吩咐老奴，好派人去做。”问了几次，并不回答。苍头急忙出离书院，令厨役在书斋摆饭伺候。

那知周信一心想着美貌佳人，将饭胡乱用些，便令撤去。厨役将要走时复又说道：“你到前边院内将锁跨院门的钥匙取来交给我，烹一壶茶送来，你们在前边吃饭去罢。我今日身觉乏倦，需要歇息，如有事，候我呼唤再来。”厨役忙答应，将钥匙与茶放下，便自去了。这里剩他一人踱来踱去，顺着书院、绕到跨所门边，将门启放，向青石山望了一回，尚无踪影，复又回至书室坐着纳闷，恨不能一刻太阳西坠，又恐黑夜之间，苍苔露冷，鞋弓袜小，难以行走；又恐其老母未寝，阻住无由脱身。心中无限狐疑，搔手踟蹰，无聊之至。思虑盼望，好容易挨至初更之后，仍无人影。无奈何，自己点上银烛，倚靠书案，呆呆的在那里相待。正自发闷，忽听有人咳嗽一声，悄低低的说道：“有劳相公久候，恕奴来迟，万勿见怪。”此时周信正在渴想之际，猛听这一派莺声俏语，犹如得了异宝一般，况且，周信又是乍逢美色，其心中之喜真是：

胜似洞房花烛夜，强如金榜挂名时。

不知周公子与胡小姐二人果能可成恩爱不能，且听下回分解。

遽(jù，音剧)然——匆忙。突然。

踟蹰(chíchú，音迟除)——内心犹疑不定。

第三回 玉面狐采阳补阴 周公子贪欢致病

诗曰：

窗明几净读书堂，斗转星移漏正长。

独坐含情怀彼美，相思有约赋高唐。

从来国色多怜爱，况遇佳人巧饰装。

莫怪妖狐惑周子，嫦娥且爱年少郎。

话说周公子一闻胡小姐的声音，不觉心中大悦，急忙离坐，开帘迎接，含笑说道：“小姐真乃生人，小生有何德能，风寒月暗，敢劳仙人下降？”玉狐故装体倦身慵，娇模娇样的答道：“身在闺中，视一里为遥。今乃奔驰五六里，实在怠惰之甚。”公子一见小姐，此时心内以为天下未有之喜，忙将湘帘打起，说道：“书室并无他人，请小姐速进歇息玉体。”玉狐款动金莲，走入书室，见其中粉饰精工，摆设的诸般齐整，便对着公子福了一福，说：“恕奴僭坐。”即在绣帐之内靠床坐定，反装出许多娇羞的样子，不言不语。

公子此刻不敢遽然相近，偷眼观瞧，常言道，灯下看美人。见其打扮的衣服华丽，借灯光一看，较花园乍见时倍添了几分风韵，真是巧挽乌云，天然俊俏。淡施脂粉·绝世姿容，更兼假装走的香汗津津，带出娇懒之态，更觉妩媚可爱。此皆妖狐作就的幻术迷人，岂知他自山洞之中，原是披毛的畜类。未从欲到何处，驾起妖云，将身一晃，比电还快，顷刻之间能行千里。何况太平庄五六里之遥，便觉不胜受累之理。所以装做这样情形者，恐人看出他的破绽，心生猜疑，便难盗周公子的真元至宝了。

那知周公子贪其美貌，并不究其来由，一见这样光景，怜他走路奔波，心中甚觉不忍，反暗想：胡小姐弱质纤腰，自有生以来，定未受过这等辛苦。而今为我相会，反瞞他老母，悄地而来，更深路远，独自出门，为我用的这等苦心，实在难得，况且月夜之间，倘遇轻薄歹人，不但难免失节受辱，还怕因而废命伤身。如此担惊冒险，真是令人过意不去。常言说，时来逢益友，运蹇遇佳人。况周生自与玉狐相遇，已被他幻术拢住，莫说无人指破，即此有人说他是个妖精，见此等美貌多情，公子亦不相信。故此一心迷住，并不察问如何找到此处，由何处进入，一概不提。

他见玉狐香汗淋漓，就如桃花带雨一般，连忙深深打了一躬，说是：“小姐如此多情，小生将来何以补报？”妖狐闻听，故做戚容，说道：“哎哟，我的相公，我母女背井离乡，举目无倚，久仰公子端方朴厚，文雅风流，天幸在园巧遇，得睹尊颜。今夕奴家特来相会，以求公子日后照拂我母女，别无他意。望祈正眼相看，勿为桑中之约，目作淫奔之女，使奴家赦颜一世。不过暂叙片刻之谈，以全园中之信，奴家便告辞。”公子听罢，不禁心内著急，说道：“感蒙小姐光降敝斋，足微雅爱。不意小姐如此说来。想是以小生为不情之人，无义之辈，恐日后忘情负义，有玷小姐，故小姐拒绝如此。倘小姐心中疑虑，我周信情愿对灯盟誓。”

妖狐闻言，含笑说道：“奴家非不欲与公子相交，特恐公子不能作主，日后昌扬出去，众人见疑，倒觉公子许多不便。况奴观自古男女私约，起初

戚（q，音七）——忧愁，悲哀。

特——只，但。

如胶似漆，何等绸缪。及至日久生厌，或一时复有外遇，或父母逼迫结亲，到那时，便将从前之人置之度外。纵有盟誓，无非虚设。倒莫若撇却床第之交，结作谈文之友，比那终日被情欲缠之人，岂不更有些意味？适才公子所说对天盟誓，亦无非哄愚人的牙疼咒儿，劝公子不必如此。请公子或是吟诗，或是著棋。奴虽不甚通文，颇愿学之。”周生此时一派欲意，忽听这些言语，不知妖狐是欲就反推，他便认起真来，说：“小姐既然如此，莫若两不相识。难道叫小生剜出心来不成？此时小生惟心可表，如恐日后见弃，小生自愿对天设誓。听与不听，任凭小姐尊意。”

妖狐见公子说出急话，知道绝不见疑，复又含笑说道：“公子果然见爱，奴家何敢自重其身？但后休忘今夜之情便了。何必如此着急。”公子见妖狐已有允意，将心放下，走到玉狐身边说道：“小姐纵然相信，小生情愿诉诉心怀。”言罢，用手将玉狐搀起，一拉纤腕，周生便先跪倒。玉狐趁着此势，也就随弯就弯的跪下。

此刻正是夜深人静，恰好海誓山盟。公子对天达告已毕，二人携手站起，并倚香肩坐在绣帐之内，款语温存了多会，公子复又言道：“良夜迢迢，小姐必定行走劳乏。小生有备下的酒肴，请与小姐共酌，不知意下何如？”玉狐并不推辞，说道：“公子盛情，敢不承领？”言罢，二人便酌酒谈笑，自在叙情。此时正是，风声潇洒人声寂，夜色深沉月色明，三杯之后，玉狐酒淘真性，面放桃花。公子色欲迷心，情如烈火，只见玉狐娇滴滴含笑说道：“奴家酒已够了，请公子自饮罢。”公子恨不能有这么一声，急忙将酒撤去，展开罗帏，铺放锦被，二人相携而入，惟恨解带宽衣之缓而已。这一夜你恩我爱，风流情态不必细述。正是：

温柔乡似迷魂阵，既入方知跳出难。

从来欢娱嫌夜短。二人定情之后，堪堪东方将曙，玉狐不待天明，忙著披衣下床，便欲告辞而去。公子说道：“天色尚早，何必如此太急。”言罢复用手将玉狐拉在被内，说：“待我与小姐一同起身，小生好去相送。”常言狐性最淫，他见周生如此重情，复又作出无限风情以媚之。阳台再负，情不能已。这周生以为得了奇遇，惟恐妖狐之不来，再三约定，二人方穿好衣服，又叙了许多情话。

玉狐说道：“东方已明，可放奴去罢。不然被人相遇，羞答答怎好见人。”公子此时不知怎样才好，有心留在书室，又恐其不从：有心叫他自走，又怕路上许多不便。真是恋恋不舍，无可如何，遂向玉狐千恩万谢，说道：“小姐欲归，小生也不敢相留。但独自行去，小生须得多送几步才得放心。”玉狐含笑答道：“公子何乃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我自己行去，即有人撞见，尚不知我是何人，从何处身。若要公子相送，岂不是将咱么的隐事明明告诉别人么？奴虽女流，自有防身主意，公子倒不必担忧。况奴既失身于公子，自当念念在心，乘隙必定早来。只求公子将跨所门虚掩，免得一时惊人耳目可也。公子亦当谨慎防范，守口如瓶。即宅内之人，亦不可令他们窥见。”公子一一答应了，二人方携手出门，又相叮嘱了几句，玉狐方款步而去。

公子回到书斋，日色已明，他也不顾吃茶净面，便仍卧在绣罗帐内，思想胡小姐如何打扮的艳丽，如何生长的娇美，如何夜里的风情款曲。思想了多时，复又昏昏睡去。及至小延寿捧来脸水伺候，方慢慢唤醒。梳洗吃茶已毕，摆上饭来，公子一面用饭，一面吩咐：“从此我要静心用功，尔等非奉呼唤，不必常来书院搅扰，”仆人答应了，对众说道：“公子勤学读书，欲

图上进。咱么不可再去混他。每日吃茶用饭，令延寿儿端来撤去可也。”

那知公子也并不是欲读书，也并不是要上进。白日在书室闷坐酣眠，黑夜与胡小姐贪欢取乐。宵来昼往，堪堪半载有余。世上有两句俗言，恰合周公子心意：宁在花下死，作鬼亦风流。

玉狐与周公子交接已久，妖狐见书斋清静，他便不甚隐藏，轻出轻入，毫不介意，周公子贪恋美色，也就诸事不顾，肆意叙情。岂知人之真元已失，未免精神倦怠，便就不似先前那等充实身体。况又旦旦而伐之，岂有不欲火上攻之理？所以人之元阳，乃系一身之宝者，不丧失，不但寒暑之气不侵，可以长生寿者。即人修炼之道，体健身轻，亦可容易飞升。不信，八仙之中吕纯阳便可相说。他因自幼不丧精元，故他的道术较别的仙人甚高。这人身体的精血，岂不是至宝么？玉狐与周公子相会，亦为的是采取元阳，容易修成大道的心意。无奈周公子不知，反以为最美之事。那知夜夜鸳鸯，朝朝鱼水，便是亡身致病之由。前人有四句诗，可以为戒：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催君骨髓枯。

闲言休叙，且说玉狐自从得了周公子的真元，又遂了他的淫欲，回到洞中不胜欢喜，以为指日即可修到大罗仙的步位。这些大小妖狐，齐来相贺。一日由周公子书斋回洞，正在饮酒谈笑之际，忽见小妖来报说：“蜀中凤萧公主到了。”玉狐闻听，急离坐相迎。

二妖一见，彼此叙礼已毕，玉狐吩咐再整佳筵，将凤萧公主让在客位，众狐侧坐相陪，大家畅饮闲叙。只见凤萧公主笑盈盈说道：“闻听玉姐得一情郎，夜夜欢聚，不但有益修炼之功，而且得遂情欲之乐。今日小妹既来，无别的致贺，借姐姐之酒，奉敬三杯为寿，异日好求姐姐携带，会会得意郎君，不知姐姐意下何如？”玉狐答道：“贤妹离此甚远，何由得知最切？”凤萧道：“前日妹到云罗妹妹洞内，无事叙谈，因思念姐姐日久不晤，我二人轮指卜算，便知姐姐定有如心喜事。故此，小妹特来道贺。”玉狐又道：“现今愚姐正为此事作难，敢请贤妹想一最妙主意方好。”凤萧道：“你们二人正在得意之际，有甚么为难之处？”玉狐长吁叹道：“自今年清明佳节，愚姐出洞闲游，得遇此生土坟祭扫。愚姐见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更兼身体伟壮，举止风流。我想，此生日后必定富贵寿考。彼时愚姐凡心一动，故意与他相遇，用幻术将他引诱，用言语将他扣住，密定私约，得以往来。那知与他期会未及一载，便觉骨瘦形消，似有支持不来的样儿。此刻欲要将他丢开，因其情深，又觉不忍。欲要仍与他相缠，又似无益，因此进退两难，故求贤妹为我决断。”

凤萧道：“据小妹看来，此生既已病体支离，可令其潜心保养，大约此际不致亡身丧命，姐姐亦可从此打破欲网，斩断情丝，回洞纯修大道，此乃两不相负之法。若是仍然固结不开，有意逗留，恐其中日久生变，倒招祸患，纵然咱有些道术，不甚要紧，常言说，邪不能侵正，莫若此时以忍情绝痴情，及早回头，尚无妨碍，若今日缠绵不悟，到那时梦醒已迟，岂不悔之晚矣。”玉狐听罢，说道：“多谢贤妹指教，真是良言金玉，愚姐从此见机而作可也。”说罢，仍又酌酒谈笑。

饮至夕阳将落，凤萧道：“搅扰了众姐妹多时，日色沉西，小妹已该回洞了。”玉狐答道：“知心姐妹，何必客套？不知贤妹此去，何日再会？如见云罗贤妹，可代愚姐问候。贤妹若再来时，祈转请云妹一同到此作么。大

家说笑一日，岂不甚妙。”凤萧道：“谨遵姐姐之命。”言罢告辞，乘风而去。

话说玉狐自与周公子相遇，夜夜得遂淫情，今听凤萧公主之言，欲待不往，心中着实的委决不下。况又被酒所困，事思云雨之情，无计奈何，早将适才所说禁欲之话撇至九霄云外。这也是乐极悲生，循环至理，万不能免去祸患。你看他，仍旧幻化的秀雅娉婷，打扮的清奇俏丽，身驾妖云，直奔周公子的书室。来在窗外，向里窥视，甚是寂静。案上残灯半明，公子尚卧罗帏。玉狐一见，回想初来此处，公子何等精神！书斋何等齐整！今日一看，与先前大不相同。妖狐思及于此，未免叹气自忖，然亦无可如何。只得掀帘进去，乐一日是一日罢了。妖狐走进书斋，轻轻将公子唤醒。

不知二人说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玉面狐兴心食童男 小延寿摘果妖丧命

诗曰：

色作船头气作艄，中间财酒两相交。

劝君休在船中坐，四面杀人俱是刀。

话说周公子正在梦寐之间，忽听有人声唤，一睁二目，见是胡小姐，便急忙起身说道：“敢则贤妹到来，有失迎迓。”言罢，同携素手，挨肩坐下。常言说，酒是色媒人。玉狐酒兴尚浓，未免春心摇荡，恨不即刻贴胸交股，共效于飞，所以二人并不闲话，即携手人纬，滋情取乐，至五更方止。一宿晚景不必细言。

且说老苍头自从清明之后，因公子吩咐，不奉呼唤不许来进书院。他想，公子必定趁着守孝，要专心诵读，心中甚喜。故每日只令延寿儿询问，送茶送饭，也就不在其意。及至日久，不但说未见游山访友，连前面院内也不见出来。且又从未听得读书之声。虽然甚疑，又不敢到书房察问探询。延寿儿说：“咱公子终朝不是闷坐，便是睡卧。先前还在书院踱来踱去，这些日子，我见脸面尖瘦，气喘吁吁，总没见他看文章，听他念诗赋，似先前那声韵儿怪好听的。不知道晚上作些甚么，日色老早的，便嘱咐我不必再来伺候，遂将书院前边这门拴上。你们想想，这可是何缘故呢？”

老苍头听罢延寿儿之话，心中甚是惊疑不定。细思公子这等形容，必定有由而起，莫非书室有人与他作些勾当不成，然此村中未闻有这等风声妇女。即或清明祭扫之时，有女子与他说话，却又离此甚远，亦难轻易至此。思来想去，竟揣摸不出头绪。盘算多会，忽然生出个主意来：现在时届中秋，果品已熟，过一两日走到书斋作为请公子到坟祭祀，到那时看他形景如何，再作道理。遂嘱咐延寿儿：“不可竟去贪玩，须用心服侍公子。”言罢，老苍头又去查看地亩场园去了。

那知公子之病，尚未至极重，其中便又出生祸来。这周公子自从被色迷住，凡宅中大小之事，不但不管，连问也不问。昼则眠思梦想，夜则倚翠偎红。日久天长，那禁得淫欲无度。未免堪堪身形憔悴，神气恍惚，便觉有病入膏肓的样子，然而病至如此，犹不自悟。即偶尔想着禁情节欲，静养几日，及至胡小姐一到，见其湘裙下金莲瘦小，鸳袖下玉笋尖长，绰约艳丽，绝世风姿，情欲便陡然而起，仍然共枕同衾。况妖狐淫荡已极，来必阳台三负。所以这病只有日添，没有日减之理。

话说此时，节近中秋，这周宅后面园内有許多果树，枝上果子大半皆熟。这日周公子自觉形体枯槁，心中火热，忽然想着吃几个果品。可巧延寿儿正来送茶，便急忙叫派人摘了送来。公子自用几枚，余剩的赏了延寿儿。那知延寿儿早就想到园里偷摘果子，因老苍头吩咐过，说：“这果子虽然已熟，公子尚未到坟上进鲜致祭，断不准令别人先采摘。”故此令人看守甚严，专候公子吩咐采鲜祭祀。岂知公子被妖所缠，一灵真性迷乱，竟将秋季上坟之事忘了。老苍头候了两日，并无动静。又因听了延寿儿所说之后，不晓公子是何缘故，遂将那看守果品的心意就冷淡了。这延寿儿因先前不得下手，也就罢了。今忽尝着甜头，又见有机会，便想去偷吃，况且这孩子极是嘴馋淘气，天生的爱上树登高。谁知这一摘食果子不大要紧，便从此将小命废去。

有延寿儿可以为证：

小延寿，生来是下流。不固孝母去把果偷。这孩子，年纪幼，他的父，是苍头，因无娘，管教不周，才惯成，为王不怕的跳钻猴。而且是，模样丑，长了个连本儿不够。小辫顶，挽了个髻，花儿搅的头发往回里勾。那脑袋似蚕豆，顶门儿上，觚觚头，虽下雨，淋不透。两个眼，往里眯，木儿耳相配着前廊后反的奔娄。眇目糊，眼角留；牙焦黄，口味臭；清鼻涕，向下流，不搽不省常往里抽。满脸上，生横肉，不爱洗，泥多厚。有伤痕，疤痢凑，更兼挫脚石一般的麻子是酱稠。短夹袄，汗塌透，扯去了两管袖，露两支胳膊肘。老鹤爪，两只手。敞着怀，钮不扣。裤儿破，腿肚子露，因何撕？为招狗。他那足下鞋穿着一双踢死牛。真个是，生成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若说起腌脏之人，属他打头。

且说延寿儿见他父亲看守果品之意松了许多，便留心想着去偷摘。这日天色未明，他便醒来，起身溜下床来，轻轻的撬开门，一直奔了后宅果园。此刻，太阳尚未发红，他便顺着树爬上墙头，用手去摘那果子。

谁知书室的妖狐，此刻也要起身，正欲披衣下床，公子也要随着起来。妖狐急忙拦阻说道：“你这几日身体不爽，须温存将养方好。这外边风寒露冷，欠安的身体，恐难禁受。再者，天光尚暗，我去后，公子正好锦被高卧，安心稳睡，俟晚间再图欢聚。”公子此时正在困倦，乐得卧而不起。今闻胡小姐之言，点头说道：“多蒙小姐体谅，敢不从命！”言罢，玉狐轻轻将门开放，出了书斋。

他见四面无人，便在院中款款而行，一面走，一面低头打算。看官，你猜玉狐打算甚么，他原想，当初与公子相交，一者，为窃采元阳，炼他的金丹，二者，公子年少风流，正可常常贪欢取乐。此乃一举两得，方遂心愿。今见公子未及一载，体就受伤，交欢之际，少气无力，觉得不能满其所欲。因此，心内甚是不悦。他不想公子病由何起，反恨他太生的虚弱，无用，不足耐久，半途而废，枉费了一片心机，世间男子，若皆如此，凡我采补者流，几时方到成仙之位？可见妖精禽兽，不与人同。不但不知自反，而且多无恻隐之心。所以妖狐盘算的是，公子既已得病，大略难得痊愈，此刻想将他撇开，再觅相与，又无其人；欲再与他相缠，又不能如意。自忖多会，忽生了个主意，说：“有了，我何不在郊原旷野，寻两个童男，暂且吃了，以补眼前缺陷，候着此生？或是好了，或是死了，再作计较。”

玉狐想罢，走到书院门边，将要启拴开门，忽听有人拉的树枝响声，他当是有人来查他们的行迹，未免吃了一惊，便忙抬头仔细一看，乃是一个小孩子，不觉心中甚喜，想：适才我欲吃童男，不意未曾寻觅，便即撞见，岂非造化？趁着此处无人，将他诓下树来，引到暗处，饱餐一顿。妖狐刚要用计招呼，忽又自忖，想这孩子，并非别人，定是老苍头之子小延寿儿。这孩子生的有些机灵，又系伺候书斋的小厮，倘若将他吃了，老苍头必不干休。那时吵嚷起来，公子必定生疑。不如不睬他，作为未见，我走我的路便了。

那知不巧不成话，小延寿儿应遭此祸，这玉狐用手一扯门拴，偏又响动一声，延寿儿以为着果子的到来，几乎不曾唬的掉下树来。他便手扶树枝，站在墙头，低着脑袋，向四面细看。妖狐此刻，正恐怕人看见，听门拴一响，不免也就回首。他见延寿儿已经瞧见，知道欲进不便，欲退不可。你看他，

觚（g，音姑）——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

眇（ch，音吃）——眼睑分泌出的黄色液体。

诓（ku ng，音筐）——骗。

柳眉一蹙，计上心来，袅袅娜娜走至墙下，悄声说道：“你这孩子，还不速速下来！登梯扒高，嫩骨嫩肉，要跌着了怎么好？也不怕你们家大人看见，快下来罢！若不听我说，我便告诉你们公子，重重的责你，那时，你可别怨我不好。”

这延寿儿正是一心高兴，扳枝摘果，惟恐看园的撞见。忽听门拴一响，唬了一跳。低头看去，并不是宅里的人，倒是一个绝色女子，立在墙根之下。只见他黛眉未画，乱挽青丝，仿佛乍睡足的海棠一般。小延寿将要发话询问，忽见款步向前，反吆喝了他几句。此时日色未出，小延寿未曾看得亲切，不知是谁。今相离较近，看见面目似曾相识，又想不起来在何处见过。今听他说话，猛然醒悟，说：“是了，清明祭扫，与我们公子私自说话的，岂不是这个姑娘么？怨不的公子这等虚弱，必是被这姑娘缠住了。我父亲正察不着这个原由咧！他撞见我，不说安安静静的藏避，反到拿话吓唬我，岂非自找羞辱吗？”

小延寿想罢，将小脸一绷，说道：“你这姑娘真不识羞！大清早起，你有甚么事情？门尚未启，你怎么进来的？我想你必是昨晚来了，跟我们公子书房睡的。你打量我不认得？今年清明佳节，我们到坟前祭祀去，你和我们公子在花园太湖石旁，眉来眼去，悄语低言，闹了好大工夫。那时，我瞧着你们就有些缘故，因碍着我们公子，不肯给你吵嚷。倘若我与你扬说出去，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必定好说不好听的。你也应该自己想想，改了这行径才是。谁知你们倒敞开脸皮闹到我们院里来了。我且问你，离着好几里路，是谁送你来的？还是我们公子接你来的？你是初次到此？还是来过几次，我想，你必是跟我们公子睡了，必定不止来过三五次。你们偷着，神不知，鬼不觉，悄不声的走了回去，岂不完了。今儿遇着我，反老着脸，管我上树偷果子吃！难道你偷着跟我们公子勾搭上，就算你是谁的少奶奶，这果子许你管着不成，我是不怕你对我们公子说了呵叱我的。我若恼一恼儿，给你喊叫起，惊动出我们宅里的人来，我看你年轻轻的姑娘，脸上羞也不羞。”说罢，向着妖狐问道：“我说的是也不是？”

看官，你论延寿儿这孩子，外面虽生的不大够本，却是外浊内秀。他竟有这一番思忖，有这么几句话语！那周公子乃是斯文秀士，竟一味的与胡小姐偷香窃玉，论爱说恩，忘了严亲的服制。不逞妖媚行踪。较论起来，尚不如延寿有些见识呢。

延寿儿一见是个女子，便思想，怎么轻易来在书院之内？事有可疑，无奈，终是未过事的顽童，虽然猜疑，却未疑到这女子即是妖怪。他想着说些厉害后，先放他走了，慢慢的再对宅里人说明，设法禁止。那知玉狐听罢，觉着叫他问的无言可对，未免羞恼成怒，怀忌生恨。欲待驾云逃走，恐怕露出行藏。秋波一转，计上心来，想道：“我将他留下，定生枝节。莫若将他活活吞在腹内，却到去了后患。”遂笑吟吟对延寿说道：“好孩子，你别嚷。倘真有人来瞧见我，你叫我是活着，是死了呢？岂不叫我怪羞的，我烦你将门开了，我好趁早儿出去。刚才我同你说的是玩话，怕的是你跌下树来摔着。果然你要爱吃果子，今晚我给你带些个来你吃。你可不要对人说就是了。”

从来小孩子爱戴高帽儿，吃软不服硬，延寿儿见妖狐央及他，说的话又柔顺可听，他便信为真情，倒觉不好意思起来，说：“姑娘，你等我下去给

你开门。”便连忙顺着墙跳到平地。玉狐此刻不敢怠慢，陡起残害狠毒之心，一晃身形，现出本相，趁势一扑。延寿儿“哎哟”了一声，早唬的魂飞魄散。看官，你道这玉面狐怎样厉害？有赞为证：

这个物，生来的形相真难看，他与那别的走兽不合群，驴儿大，尾九节，身似墨，面如银，最轻巧，赛猢猻，较比那虎豹豺狼灵透万分。处穴洞，啸古林，威假虎，善疑心，郊行见，日色昏，他单劫那小孩子是孤身。尖嘴岔，似血盆，牙若锯，齿儿匀。物到口，不囫圇，能把那日月光华往腹里吞。四只爪，赛钢针，曲如勾，快若刃，抓着物，难逃遁，常在那月下传丹拳而又伸。眼如灯，闪着堪。臊气味，人怕闻。多幻化，惯通神，他的那性情善媚还爱迷人。这才是，玉面狐一把原形现，可怜那小延寿，命见阎君。

话说小延寿忽见九尾狐这等恶相，早吓的真魂出窍，不省人事。玉狐就势将他扑倒，看了看，四面无人，连忙张开巨口，将顽童衔住，复一纵兽形，越过书院的墙垣，落在果木园内树密林深之处，抛在地下，正要用爪去撕扯衣裳，小顽童苏醒过来，忽然“哎哟”一声，便欲伏身而起。妖狐此时怎肯相容，仍又一伸脖子，在咽喉上就是一口。顽童一阵着疼，蹬踹了几下，早就四肢不动，呜乎哀哉。谚云：人不知死，车不知覆。

这延寿儿摘果来时，本是千伶百俐，满心淘气的孩子。今被妖狐一口咬死，扯去衣服，赤条条卧在平地，可怜连动也不动。有赞为证：

这孩子生来特吊猴，险些儿气坏了那老苍头。素昔顽皮淘气的很，今朝被妖狐把小命儿休。逢异事，来相凑，冤家路，偏邂逅，灾祸临，难逃走。谁叫你，无故瞞人来把果偷。想方才，在墙头，逞多能把机灵抖。淫那事，全说透，难免与妖狐结下冤仇。羞变恼，恨难抛，现原形，张巨口，咬咽喉，难禁受，只落得一派蹬踹紧闭了双眸。赤着身，衣没有，躺在地，无人救。任妖精，吃个够。他的那素日顽皮一旦尽收。魂渺渺，魄悠悠，遭惨死，有谁尤，无非是一堆白骨，血水红流。

这妖狐见顽童已死，忙上前扯去衣裳，用钢针似的利爪先刺破胸膛，然后将肋骨一分，现出了五脏，妖狐一见，满心欢悦，伸进他那尖嘴，把热血吸净，又用两爪捧出五脏，放在嘴岔子里细嚼烂咽。吃罢，将二目钩出，也吞在腹内。真是吃了个美味香。为多一时，将上身食尽。抱着两条小腿，在土坡下去啃。此话暂且不提。

且说老苍头自听公子形容消瘦，几次要到书斋探问，因场园禾稼忙冗无暇，又想着前些日，令延寿代行问候，公子尚说过于琐碎；若要亲身找去说话，必定更不耐烦，所以迟滞下了。可巧，这日早晨，见延寿儿不在，便自己烹了一壶浓茶，用茶盘托住，来至书院门侧。复又自忖：我自己送进书斋，公子喜悦，未免招他劳碌、生气。莫若等他息痊愈，再亲身致问。想罢，手擎茶盘，仍去找寻延寿儿。在宅里喊叫两次，不见踪迹。忽然说：“是了，今日这孩子起的甚早，必定到园里偷果子去了。待我往树上找找他去。”老苍头一径来至果园，扬着脸，满树瞧看，并无踪影。不知不觉来到土坡之下，忽然一阵风起，吹到鼻中，一派腥血气味。不禁低头向地下一看，只见鲜血淋漓，白骨狼藉。猛一抬头，忽见那土坡上面，有一个驴儿大怪物，在那里捧着人腿啃吃呢！老苍头一见，惊的失魂走魄，“哎哟”了一声，身躯往后一仰，连茶盏一齐栽倒在地。

妖狐此刻正吃的高兴，忽听“咕咯”一声，仿佛有人跌倒之音。急往下一看，见是老苍头摔在地下。心内想道：“这老狗才，真真可笑。大约来找他那嘴欠的孩子，见我在此吃了他，便吓倒在地。你若大年纪，难道说还怕死不成！那知你仙姑不吃这干柴似的的老东西。有心将你咬死，于我也无益。

不如趁着此时遁归洞府，有谁得知？”他便搽了搽口嘴，抖了抖皮毛，仍驾妖云而去。

这里老苍头苏醒了多时，方缓过气来。强挣扎了会子，好容易才坐起，尚觉骨软筋麻。自己揉了揉昏花二目，复向草坡一望，见妖怪已去。这才略略将心放下，两腿稍微的有了主腔骨儿咧。站将起来，慢慢走到血迹近前，可笑条小腿尚未啃完。明知亲生儿子被妖怪所害，不觉心中大痛，复又昏迷跌倒。这也是，命不该死，终难绝气。仍然缓够多时，悠荡过来。你看他如痴似醉，爬起身躯，望着剩下的残骨号哭。

这苍头，不由的，一见白骨，心中惨恻，捶胸跺脚哭。代着咕，真可叹，命运乖，从自幼在周宅，到而今，年衰迈，未伤德，心不坏，不妄为，不贪财，不续弦，怕儿受害。非容易，才拉扯起我的小婴孩，为的是，续香烟，传后代。我若死，他葬埋，不抛露，我的尸骸。为甚么，顷刻之间逢了恶灾？莫非是皇天怪？又何妨，我遭害。害了他，何苦来。老天爷错报循环该也不该？这苍头，哭了个哀，无指望，犯疑猜，想妖物，由何来？这么怪哉！平空里，起祸胎。思公子，无故病”最可异，事儿歪。看来是妖精一定能变化，日久藏伏在书斋。

苍头哭了多会，无人劝解，未免自己纳闷。细思此地，怎能跑出妖精来呢？正在无可如何，猛然间想起公子之病生的奇怪。自从扫墓，遇见甚么胡小姐之后，便终日不出书房。我想青石山下，并未闻有姓胡的，亦未见有千娇百媚、通文识字的女子，彼则就觉可疑。适才吃延寿儿的明明是个九尾狐狸，狐能变化，公子一定被他迷住。如今将延寿儿吃了，老汉无了收成结果，这却还是小事。倘若妖精再伤了我家公子，断了周氏香烟，岂不是九泉之下难见我那上代的恩主吗？老苍头想到这里，迷迷糊糊的，也不顾那延寿儿一堆残骨与那茶盘茶盏，一直竟奔了书院，来探公子病势。

及走到书斋门首，尚听不见里边动静：站在台阶之上，知道公子未曾睡醒，轻轻的咳嗽两声，指望惊动起来。那知公子黑夜盘桓，晨眠正在酣际。老苍头心内著急，又走在窗下，大声言道：“窗头红日已上三竿，请公子梳洗了，好用饭。”周公子一翻身，听了听是苍头说话，便没好气。坐起来，使性将被一掀，嚷道：“有甚么要紧的事，也须等我穿妥衣裳。就是多睡一刻，也可候着，你便来耳根下乱嚷，故意的以老卖老。本来我不愿叫你们进这书院·你偏找来惹气。不知你们是何心意？”从来虚病之人，肝火盛。又兼欲令智昏，这周公子一见苍头搅了他美寝，并不问长问短，便发出这一派怒话，辜负了苍头之心。苍头因延寿儿被·妖狐所害，复恐伤了公子性命，故将疼子之心撂开，特到书房，诉说这宗怪事，劝公子保重自爱。不意将他唤醒，反被嗔叱了几句，真是有冤无处诉去。

不知苍头说些甚么，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李苍头忠心劝幼主 周公子计瞒老人家

词曰：

自古怀志义仆，人人皆愿谋求。盛衰兴败祇低头。到老节操依旧。

抛却亲儿被害，狐缠幼主生愁，冤心受叱总无尤，仍是真诚伺候。

话说老苍头听了公子一派怒语，心中又是悲恸，又是难受。欲要分辩几句，又怕冲撞了，反倒添病。无计奈何，只得低声说道：“公子不必生恼，说是老奴故意来此搅乱。因老奴有要事禀报，所以将公子惊醒，公子若未睡足，老奴暂且退去可也。”此时，公子虽一心不悦，然似这等老人家，夙日并无不是之处，若太作威福，自己也过意不去，只得披好衣服，坐在床头，说道：“你进来罢，有甚么急事，说说我听。”老苍头忙答应一声，走将进来，但见公子坐在床上，斜跨着引枕，形容大改，面色焦黄。看这光景已是危殆不堪的样子，老苍头不觉一阵心酸，失声自叹：想不到我未来书院，并无多日，为何形体就这样各别？

精神少，气带厥，两腮瘦，天庭瘪，满脸上皱文儿叠。黑且暗，光彩缺，似忧愁，无欢悦，比较起从前差了好些。眉稍儿，往下斜；眼珠儿，神光灭；鼻梁儿，青筋凸；嘴唇儿，白似雪。他的那机灵似失，剩了痴呆。倚床坐，身歪列；听声音，软怯怯；衣上钮，还未扣结，看起那两支胳膊，细似麻秸。床上被，未曾叠；汗巾儿，褥下掖；香串儿，一旁撇；绣帐外，横抛着一双福字履的鞋。未说话，喘相接，真可痛，这样邪，大约是眼冒金花行步逸趣。谢苍天，既然绝了我李门后，千万的别再伤了我这糊涂少爷。

老苍头看罢公子，早把痛念延寿儿之心摺在脖子后头。满面含悲，说道：“我的主人哪，老奴因公子近来性情好生气，暂且躲避几时。想不到，病至如此危险。请公子把得病原由，可对老奴说明，好速觅名医，先退邪气，再慢慢用心调治。千万莫贪意外奇逢，恋良宵欢会，总以身体为重，方不失公子自幼聪明，生平高洁之志。今若仍为所迷，岂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吗？”

这周公子尚不知延寿儿叫妖狐所害，听得苍头之话。句句掇心，有点点他与人私会。他便故将双眉一皱，带怒说道：“你真愈发活颠倒了。人食五谷杂粮，谁保不病？这清平世界，咱们这等门第，那里来的邪气？说的一派言词，我一概不懂。我这病也并没甚大关系的，只用清清静静，抚养两日，自然而然就好了。你何苦动这一片邪说，大惊小怪的。”

公子指这几句话将苍头混过去，那知老苍头听罢，言道：“公子不必遮瞒老奴，实对公子说罢，今早我烹了一壶茶，欲遣延寿儿来送，呼叫了两声，不见踪影。老奴知他必在后边来偷果子，老奴便走到果园找他。刚走至上坡之处，忽见一汪血水，一堆白骨。又一抬头，见极大一个九尾狐，抱着只人腿在那里啃吃，把老奴唬了一跤，昏迷过去。及至醒来，这狐便不见了。我想延寿儿定然被他吃了。咱这宅里，素昔本无妖精，怎么他就特意来此吃人呢？老奴想狐能变幻，倘若他再化成人形来惑公子，岂不是病更沉重吗？老奴所以前来禀明公子，好自保身体。岂知公子沉痾如此，叫老奴悲痛交加，心如针刺。公子既说书院并无妖怪，老奴何敢在公子之前欺心撒谎，只求公子守身如玉，从此潜养身心，老奴也就不便分辨此事了。”

周公子说：“我都知道了，你不必再言，用饭去罢。”苍头见公子撵他，知其心仍然不悟。便自己想道：“我家公子，到底年轻。以忠直之言，皮为逆耳，恐劝不成，倒与他添烦。莫若顺情说好话，暂把见妖一事先混过去。以后再作道理。免得此刻病中恼怒我。”想罢，复带笑说道：“老奴适才真

是活糊涂了，见的不实，便来说咱宅里有妖怪。复又一想，俗语说的好，见怪不怪，其怪自败。还是公子聪明，见解高。况且咱这宦人家，纵有妖魔，也不敢入宅搅闹。公子不必厌恶老奴了。常言说，雪中埋物，终须败露。大约延寿儿外边贪玩去了，终久有个回来，老奴一时不见他，心里便觉有些迷糊，两眼昏花，仿佛见神见怪似的。此时公子该用早饭了。老奴派人送来，再去寻他可也。”

这是老苍头一时权变，故责自己出言不慎，把双关的话暗点公子。岂知公子听了，冷笑说道：“你如今想过来了？不认准咱宅中有妖怪了？想在我周家，原是一两辈的老管事，我是你从小儿看着长这么大。你说，甚么事瞒过你呢？如今我有点微恙，必须静心略养几日，并不是作主儿的有甚么作私之处，不令你知。你何苦造一派流言，什么妖狐变化迷人咧，又什么鲜血白骨咧，说的如此凶恶，叫我担惊受怕，心里不安。纵然有些形迹，你应该暂不提才是。你未见底确，心中先倒胡想。别瞧我病歪歪的，自然有个正经主意。况延寿儿平日不爱乱跑？不定在何处淘气去呢。假若真是被妖所害，果园必定有他的衣裳在那里。不知你见了甚么生灵骨头，有狗再从你身边过，大睁目糊糊着二目，疑是延寿儿叫妖怪吃了，大早晨的你便说这许多不祥之话。按我说，你派长工将他找回来就完了。”

看官，你道周公子为何前倨后恭？他因信了老苍头假说自己见妖不实的话，便趁势将书房私约隐起，说些正大光明，素不信邪之言，好使人不疑。这正是他痴情著迷，私心护短，以为强词夺理，就可遮掩过去了。这老苍头早窥破其意，故用好言顺过一时，然后再想办法。两人各有心意。闲言少叙；且说苍头听公子言罢，说：“老奴到前边看看去，公子安心养病要紧。”出离书斋，自悲自叹的去了。

公子一见老苍头已去，以为一肚子鬼胎瞒过。也不顾延寿儿找着找不着，仍复卧倒。自己也觉气短神亏，饮食减少，心内虽知从清明以来与胡小姐缠绕以致如此，然此乃背人机密之事，胡小姐曾吩咐，不准泄漏。更兼羞口难开，到底不如隐瞒为是。倘若露出形迹来，老苍头必定严锁门户，日夜巡查，岂不断了胡小姐的道路往来？大有不便。莫若等他再来时，找他个错缝儿，嗔唬他一顿，不给他体面，使他永不再进书院才好。然他大约似参透了几分，适才想他说的奇逢欢会，又什么雪埋物，终要露这些话，岂是说延寿儿呢？定然他想着胡小姐是妖精，因我说宅内并无妖精，他所以用双关的话点我。虽说这是他忠心美意，未免过于罗唆。我想，胡小姐断不能是妖怪。无奈我们二人私会，也非正事，他劝我几句也算应该。况且幼曾受先人教训，宜知书达礼，以孝为先。如今双亲辞世，虽无人管，也宜树大自直，独立成家。回忆寒食扫墓，自己实在错误。我常向人讲，男女授受不亲，须学鲁男子坐怀不乱，方不枉读书，志在圣贤。那时与胡小姐相遇，若能抽身退步，岂不是正理？反去搭讪与他交谈。幸这小姐大方，不嗔不恼，更且多情。倘若当日血口喷人，岂非自惹羞耻，招人笑话。现在屈指算来，已有半载来往，我又未探听过，到底不知这小姐是甚等人家。此时虽无人知晓，似这么暮隐而入，朝隐而出，何日是个结局？事已至此，有心将话对苍头说明了，但这话怎好出口？况我自己也辨不准他的真迹，若说他是妖精，那有妖能通文识字、抚琴吟诗这等风雅之理，据我瞧，一定是宦门的小姐，门第如今冷落了。恐

日后失身非偶，知我是书香后裔，方忍着与我相会。这也是有心胸志气的女子。常言说道：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这周公子原自聪慧，听了苍头之话，却也觉背礼，自愧情虚。思想了一回，原悟过一半来，无奈见闻不广，以为妖精绝不能明通文墨。又兼淫欲私情，最难抛绝，故此他认准玉狐是个千金小姐。反说果园即有妖魔，断不是胡小姐变化的，胡小姐明明绝世佳人，我与他正是郎才女貌，好容易方得丝萝相结，此时岂可负了初心，有背盟誓？果然若能白头相守，亦不枉人生一世。想罢，依然在销金帐内，妥实的睡去了。

不知周公子从此病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众佃户拙计捕妖狐 老苍头收埋寿儿骨

诗曰：

从来采补是旁门，邪正之间莫错分。

利己损人能得道，谁还苦练戒贪淫？

且说老苍头自从离了书斋，却复站在窗外，发闷多时。听了听公子仍又沉睡。自己悲悲惨惨慢步出了书院之门，来至前边司事房内，有打扫房屋的仆人，见老苍头满面愁容，便问道：“你老人家从公子书房下来，有甚么事吗？”苍头说：“你且不必问话，速到外边将咱那些长工、佃户尽皆叫来，我有话吩咐。”这仆人答应一声说：“你老人家在此坐着等罢，现在他们有打稻的，有在场里扬簸粮食的，还有在地里收割高粱谷子的。若要去叫，须得许大工夫。莫若将咱那面铜锣筛响，他们一闻锣声，便都来了。”苍头说：“这倒很好。”于是，那仆人将锣筛的“镗”、“镗”声响。

此时，这些长工、佃户，一闻铜锣之声，俱都撂下活计，陆续来至司事房外。见了苍头，一齐问道：“咱宅有何急事，此刻筛锣呼唤我等？如今人俱到齐，老管家快将情由说明，我等因你老人家宽厚，素日忠直，即便赴汤蹈火，亦所心愿。”老苍头见众人如此相问，乃长叹一声，说道：“叫众位到来，并无别事，你们可知咱公子为甚么病的？近来外边可有甚么风声没有？”众人一齐摇头，答道：“并没听见有甚风声，亦不知因何有病。自三月之后，咱公子性情大改，与从前回乎两样。先前在书房用完功课，有时便遛跹到我们一处，说笑散闷。谁知寒食祭扫回来，反叫人嘱咐我们，不许至书院窥视。从此，他也终无出来，亦未曾与他见面。你老人家大约也知道他有病无病，为何反来问我们呢？”苍头说：“众位之话，一毫不错。但公子之病，你们不知。你们可知咱们这里有妖怪没有呢？”这些长工佃户一听问妖怪，便都说道：“你老人家若找妖怪，咱们这里可是近来闹的很凶，情真必实的，常在人家作耗。但不知这些妖精俱是由那里来的。”

有一佃户接话说道：“你老人家不信，”用手指着一个长工。问问他，亲眼见的，咱们这村里贾家，那日也是打稻子，雇了几个佣工的，这贾老大的媳妇同他妹子作饭，将掉下一锅米去，展眼之间，一掀锅盖米水俱无，却跑出满锅的长尾巴蝎子来，向外乱爬。姑嫂二人一齐吓的扑倒在地，贾老大的老娘听见，将他两人搀起，从此便似疯了一般，不是撕衣骂人，就是胡言乱语。你们说，这事奇也不奇？”又一个佃户指着个长工道：“你们说的还不算新闻，你们听听咱这位老弟家里，更觉奇怪。”只见那个年轻的长工说道：“大哥不要提我的家务事。”佃户道：“这又何必害羞？言亦无妨。”说道，“他本系新娶的娘子，尚未满月，忽于前日半夜里，闻听‘哎哟’一声，他连忙就问，不见动静。及点上灯一看，门窗未开，人无踪影。大家寻觅了许久，并不知去向，谁想天明，竟在乱草堆上找着了，至今还是著迷似的，常自己弄香，对着青石山乱烧。又自己说，还要作巫治病。你们想，这妖怪如此混闹，这还了得吗？”

众人你言我语，老苍头听罢，说道：“你们说的这妖怪，虽然搅闹，无非家宅不安罢了，还不至害了人命，似咱宅里，竟被妖精活活的吃了去。”众人听说妖怪吃人，俱都唬了一跳，忙问道：“你老人家快说，吃了谁？”苍头道：“今日清晨，我因有点闲工夫，煎了一壶浓茶，想给公子送至书房，我自己进去，又怕咱公子见我不悦。无奈，去找延寿儿，及找到果园里边，

猛抬头一看，见很大的一个九尾狐狸，在草坡旁边密树之下，抱着只雪白的小人腿在那里啃呢！登时唬了我一个跟头。及苏醒过来，这狐就不见了。至今延寿儿也不来家用饭，一定这孩子被妖狐吃了。但这狐狸如何跑至宅内呢？我想，咱公子这病也来的蹊跷，清明之时，他曾于坟墓之旁遇一个女子。延寿去折桃花，在树上见他与那女子说了半天话。延寿回来对我一说，彼时我就疑惑，那地方离青石山甚近，未免有妖精变化。大约这女子不是正人，况且咱公子从此便不离书院，必是这妖精幻化常来。不然，咱公子何故病到如此。这妖见公子精神缺少，再恨延寿常在书院混跑，冲破了机关，一定趁着今早这孩子去摘果子，妖怪就势将他吃了。故此，我将众位寻来，一者，往四处找找延寿的小衣裳，再者，大家想个法儿，或是请个善降妖的，将他捉住；或是咱大众将他赶离了书院，免得再伤了公子方好。”

众人听罢，俱忿恨说道：“这妖精真是可恶，胆敢青天白日，在院里来吃人，这可是要作反。”其中有被妖精搅过的与那胆小的，纵然也是心里恨恼妖精，却无主意，有几个楞头青，便觉无明火起，一齐说道：“你老人家不必害怕。我等有个最妙计策，准可拿住妖狐，与延寿报仇，与咱本地除害。”苍头道：“你等有何妙法，可将妖精擒住？说说，咱先作个计较。不然，这妖精既能变化，定有神通。你等是些农夫，又不会武艺，又无应手器械，何能与他相持，岂是他的对手？倘若拿不住，得罪了他。闹的更凶了，岂不是自增灾祸。俗语说的好，打不倒狐狸惹着一身臊，这可不是儿戏的。”几个二青头说道：“你老不必忒小心，我等将捉狐狸的家伙先说说老管家听——

我们齐心大奋勇，去找那害物迷人狐狸妖。因村中，防贼盗，俱都有，枪与刀。这器具，真个妙，农事毕，便演操。杆子多，铁尺饶；流星锤，短练绕；虎头钩，连碾套；还有那一撒手伤人的生铁标。火线枪，最可怕，狐若见，准心焦，不亚似，过山鸟；铁沙子，合火药，全都是，一大包，谁爱拿甚么只管去挑。如不够，莫辞劳，速去找，各处瞧，或木棒，或通条，或拐杖，或铁锹，掏火把，大铁杓，赶牛鞭，还有那个撑船的篙。我等若凑齐备了，管保精灵无处逃。

“老管家想想，有了这些兵器，你老人家率领上我们，将书院先围个水泄不通。他既迷着咱公子，一定还来书室。那时，暗隐在窗棂之外看着，他如若是人，说话行事自然与妖怪不同。候等他来，老管家只消说几句廉耻话，他一害羞，自然就不来了。若看出是妖精，你老咳嗽一声，我等便一齐下手，将他捉拿，但只一件，你老人家可先对公子说了，不然，他现时病着，倘惊动了岂不见罪？那时我等岂不劳而无功。”

苍头听罢，说道：“众位只管竭力擒妖，自有我承当，总不要紧。”于是这些笨汉凑了有二三十个，手执器械，一齐说道：“你老人家领着我们，先到果园，看看何处可以埋伏，就势好找延寿儿衣服。”言罢，有几个性急的便要动身。其中有个多嘴的长工说：“你们不用忙，咱们虽有了家伙，老管家还空着手呢。再与他老人家找一件东西拿着方精。”众佃户道：“你不用乱谈，咱们年轻力壮的，足可与妖精鏖战。何用老管家动手呢？”那长工说道：“我不是叫他老人家擒妖，为的是此刻拿个拐杖，倘咱打了败仗，老管家好跟着跑的快些。不然，走在未后，被妖害了，岂不又是一条人命。”众佃户说：“未曾见阵，你先出此不利之言，按律应该推出斩首。”苍头不等

他再说，连忙阻住道：“你们不可乱说闲话，速跟着我到果园里去罢。”

你看乱哄哄的，你言我语，一直来到鲜血痕迹之处。内中一个佃户道：“你们且莫吵嚷，不要惊走了妖怪。须要依我们的计策，听老管家分派。”只听一个长工说道：“何用等着分派。我先装上鸟枪，点着火线，候着打他。”又有一个长工说：“我先拿这单刀，在宽敞处砍个架子，叫妖精瞧见害怕。”那个说：“我这扎杆子，善能打野兽。将后手一摆，前手一抖，杆子尖滴溜一转，管教妖精躲不及。”众长工俱要卖弄，老苍头说：“你们同我擒妖，也宜养精蓄锐才是。作甚么，未见妖怪，说这些用不着的话？依我说，咱这果园虽不甚大，四围也有二三里远近，又兼树木森森，焉能看得周到？莫如大众四散分头去察。如若谁见了妖怪，咱这墙下设着一面号锣，将这铜锣响起来，大众便聚一处，并力捕妖，岂不为妙。”

众佃户道：“还是老管家有见识，说出话来，都有道理，咱们须依令而行。”言罢，一齐散在果木园内，将那逐密隐僻之地，各去搜索了一回，谁也没见妖精的下落。众人复又聚在一处，对苍头道：“你老人家莫非看错了不成，我等找了众佃户拙计捕妖狐老苍头收埋寿儿骨遍地，也无妖怪的影响。”苍头道：“岂有此理。你们不信，现今这里有对证。适才进来。我因不理你，这极惨，所以先同你们找妖怪。尔等既恐我看错了，何妨齐去一看，以验虚实。”于是，老苍头引着众人一齐奔那妖狐吃剩的残骨之处。

走至土坡之下，老苍头一见，不禁放声大哭，说：“我的儿呀，你死的好苦也！痛杀我也！”一面哭一面说道：“众位可见着这尸骨了？不是我那糊涂孩子是谁？”众佃户也上前看了一回，齐声说道：“此事真来的奇异。”内里有宽慰苍头的道：“你老人家先不要如此悲啼，据我瞧，此处虽有妖精吃人，未必准是延寿儿。若准是他被害，定有小衣裳撇在这里。咱们大众何妨先去找着衣裳，再定真假。”言罢，早有几个年轻的飞也似的各处查看去了。找了一会，并未见着。

众人正在纳闷，忽有一个长工跑到土坡高处，向四外一望，偶然见那密林柳树上，模模糊糊的似有物件在上挂着。连忙走到近前，爬上树一瞧，果是衣服。即使用手拿下来，到众人之前，连叫带嚷的说道：“真是了不得的，果然延寿儿叫狐狸吃了。你们众位来瞧瞧。这不是他的衣裳？方才我由柳树上拿下来的。”众人近前看罢，说道：“这事果然是真了。幸尔眼快，找着这衣服。不然，到底还是疑信相半。”此时老苍头看了实物，不免见物思人，复又对众哭道：“老汉虽是无德，皇天本佑，何必使我断后绝嗣？”言罢，仍是悲哀不止。众佃户等急相解劝，说道：“延寿儿既被妖害，论理，你老人家固然心疼。无奈死者不能复生，儿女也是强求不来的。你今若大年纪，倘若哭的有个好歹，岂不更有许多不便。劝你老人家，先办理正事要紧。凶手既是妖怪，大约清官也无法究治。故此，也不必呈报请验。惟先将白骨血迹撮捡起来，买口棺木装好，这果园里都是净土，就在西北角上，按乾向掘个坑将他埋了。然后再想主意，捉拿妖狐报仇，岂不为妙。”

苍头听罢，便擦干了眼泪说：“承众位劝解，是怕我为延寿儿哭坏身体。但不知我并非只为延寿儿被妖吃了伤心，所为的咱公子虽然自幼聪明，到底不甚老练。如今病到这等地位，倘不肯自言得病之由。若说是奋志读书，劳累如此，断不能面带邪气，羞吐真情。看来明是被妖所迷。我恐公子再要牵缠不悟，未免将来定有不祥。延寿儿既死，尚是小事，倘若公子再有差错，九泉之下，怎对故主老爷之面？今蒙众位良言相劝，只可将延寿儿残骨衣裳

埋了。然后破着我这把老骨，咱们再商议除妖报仇。”于是，众人抬棺材的，刨坑的，登时将延寿儿掩埋已毕。不知老苍头如何商量去捉妖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痴公子怒叱苍头 众庄丁定计擒妖

诗曰：

流水姻缘不久长，长忧独卧象牙床。

床空梦醒推鸳枕，枕冷魂消月满窗。

窗外妖狐来窃盗，盗他真宝是元阳。

阳衰阴盛实堪恨，恨把书房作病房。

话说老苍头亲眼看见将延寿儿掩埋已毕，不免又悲痛了一回，对众说道：“如今亡的亡，病的病，皆由被妖之害。我与妖精势不两立！求众位仍然帮我商酌，如何办理方妥？”众佃户说道：“你老不必着急，咱们今晚大家先捉他一次，如若得胜，那就不必说了，倘若不济，咱这里有一个手段最高的，提起来谁都知道，他原本是个老道打扮，善能画符降妖。现在住居迎喜观内，真似活神仙似的。那时将他请来，准保妖精可除，公子之病也可痊愈。”

苍头听罢说道：“这主意却很好”咱们先到前边司事房歇息歇息，吃了晚饭，再来书院巡察。”于是大众出了果园，苍头说：“方才延寿儿之事，多蒙众位扶持鼎力。本该治酒酬劳，但因公子之病，不能得暇。俟过日，定行补情致谢。”众佃户道：“老管家何必如此说，这些事惧是我等应该效力的，何谢之有？”苍头道：“公子伤了真元，恐其命在旦夕。今晚咱将书院围裹，倘若拿住妖怪，那就不用说了。若是拿不住，你们说的迎喜观最善捉妖治病的，是怎么个称呼？说给我，等明日好找去。”众人道：“这方都称他为王半仙。你老若是找他时、他那观外摆着摊子，到那里一探听就可知道了。但这些事，你老也须禀明公子，然后竭诚办去方好。”苍头道：“众位说的也是。你们先去吃饭，候着我去通禀回来，再作道理。”

说罢，一直来到书斋，掀帘而入。见公子昏昏沉沉，在床上仍是合衣而睡。老苍头猛然一看，更觉不堪，真是面如金纸。不禁点头暗叹，一阵心酸，早落下泪来。暗叫：“老天那，老天，我上辈主人世代积善，轮到我这幼主，怎么叫他逢痴公子怒叱苍头 众庄丁定计擒妖这样异灾，病至无可救处。”老苍头正自默想，忽然见公子似梦里南柯一般，两眼朦胧着，挣扎起身形，东倒西歪的走了几步，用手拉着苍头，含笑说道：“小姐这等用心，叫小生”，“叫小生”三字将已出头，老苍头便道：“公子，是老奴进来了。那里有小姐敢入书房之理。”

周公子这才将眼一睁，方知错误，自悔失言。欲要遮饰，又改不过口来，不觉满脸羞怒，遂拿出那阿公子的气派，发出那娇生惯养的性情，一回身，就赌气坐在椅上，瞪着两眼，大声说道：“我告诉过你没有？我在这里浓睡，你也可不必进来。你偏赶到此时进来扰乱，你还眼泪汪汪，不知你是怎么个心意，难道说你哭，这病便哭好了么！你不想，我此刻身体不比平日，往往胡言乱语，梦魂不定，再加你常来惊吓，我这病可也就快了。从此你倒少要进我书房，我还安静些。”

这周公子梦寐之间，错把苍头当作小姐拉扯，醒悟过来，自觉羞愧。故此先给苍头一个雷头风，拿话将苍头压回去，使他不能开口，就可将这错儿掩过去，免的苍头拿话戳他的心病，谁知那苍头为主之心，棒打不回。见公子这等发怒，并不理论，仍是和颜悦色的说道：“老奴前来，有话回禀公子。

适才因众长工佃户至果园去找妖怪，妖怪却无踪影。那柳树上却挂着延寿儿的衣服，可见这孩子实是被妖精吃了。这也是老奴命该如此。众人已将他埋在果木园了，老奴特来回禀。不意公子把老奴当小姐称呼，想来公子之病，也是被妖迷惑。不然，公子万不至此虚危。如今隐微既露，性命要紧。公子到不必羞口难开，快将这本末原由说明了。咱这里好派人寻找妖精。再者，有个迎喜观的老道，人称他为王半仙，此人善能调理沉痾，最能驱除妖孽，将他请来调治也可。”

公子听到这里，甚是不悦。心里想着，若依他们的主意，不用说踏罡步斗、念咒画符的搅乱个坐卧不安，就是明灯蜡烛，昼夜的胡闹，胡小姐也自然不能往来。即便不是妖精，也难至此相会。他儿子叫妖精吃了，说我这病也系妖精闹的，岂不是故意的拆散姻缘。莫若我仍然不吐实话，说些夙不信邪的言词，将老厌物止住，免得胡小姐来不了，不放心。”想罢，便面带不悦，手指着苍头说：“你在我周家一两辈子的人，难道说你连规矩记不清？从来不准以邪招邪，信妖信鬼的。延寿儿虽说被害，你准知是何畜类吃了？难道说这一定就是妖怪，如今你领着头儿无事生非，你这是瞧着我不懂甚么，故意不与我相一。这何曾是与我不相，竟是与我不相呢。你这么大岁数，甚事没经炼过？为何将那撙局卖当的老道，弄来诓骗银钱。我耳朵一软，岂不叫你们闹个翻江搅海。我是不能依你的”。

这老苍头，乃是一片实心为公子治病，有妖精也是眼见的实事。况且延寿被害，众人皆知，故老苍头好意来回禀，不料公子仍说出些乖谬之言，也不查问延寿被害原因，只说一些不信邪的话遮盖。苍头明知他是护短，但是忠心为主，后又勉强说道：“公子既以正大存心，谅有妖邪，也不敢侵犯。还是老奴昏溃，失于检点。公子不必著急，待老奴到前边，命厨下或是煎点好汤，或是煮点粥饭，公子好些须多用点饮食，这身子也就健壮的快了。”言罢，老苍头抽身向外而去。

剩下公子，自己暗想，适才机关泄漏，大概被他参透，但他劝我，给我治病，却都是人意，惟有他说我是妖怪缠绕，叫人实在可恼。现在明明如花似玉的美人，偏要说他会变妖怪，在果园吃了延寿儿。据我说，似胡小姐这样娇柔，桃腮樱口，别悦一个活人叫他吞了，就是那岔眼的东西，他也未必能咽得下去。况且，我们二人虽说私自期会，情深义重，犹如结发夫妻，如此多日，丝毫未见似妖精样式。纵然真是妖怪，他见我与这等恩爱，绝不能瞒这等严密，不对我明言。他又并无害我的形迹，怎么说他一定是妖精呢？今晚他来，我且用话盘问，果然察出他是妖精来，再与他好离好散，免的耳常听琐碎之话。他们不说见我有病疑心，反说我被妖精缠绕，真乃岂有此理！自己想罢，仍仰卧在榻上，闭目养神。

且说苍头来到前面，见众人仍复相聚，便对众言道：“方才将请王半仙的话对公子禀明，谁知咱公子执迷不醒，将我呵叱了几句，反说我无事生非。我想，众位吃罢饭暂且散去，将这些鸟枪等物先留在此，候晚上咱再聚齐。”背着公子布置妥当，仍然努力擒妖怪。众人道：“这话也可。无奈，就怕捉不着，倒闹大了。又不令请王半仙，将来何以除根？我们倒给你老人家想了个善全的主意：莫若老管家速速托两个媒人，与公子早早定亲。到那时，将

痾(k, 音科)——病。

乖谬(miù)——反常，错误。

公子搬到外边宅里，有了人陪伴，妖精或者也就不敢来了。即使妖精仍然不退，咱公子正在宴尔新婚，娘子若再美貌，公子果然如意，恋着这个新人，也就许将妖精丢开。那时公子心内冷落了他，省悟过来，自然的就叫找人捉他了。况且，公子也大了，也可以结亲了，趁这机会，却到两全其美。”苍头听罢，“你们众位说的虽然不错，无奈其中仍有不妥之处。咱公子偷着私会的必定十分美丽。倘若定的亲比不上，公子一定怪罪。再者，他们私自期会的，倘若是人，他见另娶了亲，或者恐人笑话不敢明来搅闹，虽然吃醋，不过在心里。看起来，公子所与的明是妖狐幻化，妇人吃醋尚不容易阻止，何况妖精本就闹的很乱，再加上醋，岂不更闹的凶了。到那时，公子果然明白，还觉易处，倘若他再帮着捣乱，这事岂不更难办了吗！莫若众位仍先散去，到日落之后，在书院四面围绕。见着妖精，咱就动手。你们说好不好？”众人说：“候晚间，听老管家分拨就是了。”于是众人仍去各人料理各人活计。

苍头自己不禁心中想道：“延寿儿一死，叫人可怕。这宗事，看来把我害杀。思公子，身长大，淫邪事，破身家。所以我，苦劝他，谁知他反将恶语来把我压。眼睁睁，病势大，无故的，说胡话，呼小姐，情由差，虚弱的身子竟将我拉。兄也无，弟也寡，眼珠儿，就是他。老爷死，有谁查？入邪途，把正道岔，明明的一块美玉有了瑕。一听我，劝的话，使性子把怒发，几乎的，将我骂，真赛过，当犬马，并不管人的委曲胡把锸抓。我欲想，把手撒，大小事，全丢下，不当这，老管家，到干净，无牵挂。就只是，难对恩主付托的意嘉。还得把，主意打。谅妖精，不肯罢。商量个，妥当法，今夜里，防备下，等着来，相褻狎，好令人冒猛出来把怪物拿。”老苍头自己思想了一回，看了看太阳将落，便忙派人将那些庄汉找至宅内。

众人俱已来齐，恰到黄昏时候。遂吩咐众长工、佃户说：“尔等诸人，今晚须要分作两班，前半夜巡更的，到后半夜睡觉；后半夜巡更的，前半夜先睡。大家都要留心，如若见着妖怪，暗暗俱都唤醒，好聚在一处。”众庄汉个个俱遵调派，一直来到书院，手拿器械，布散了个严密。这正是：

渔翁抛下针和线，专等游鱼暗上钩。

不知众人能伤着玉狐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妖狐吐丹唬庄汉 书斋媚语探周生

诗曰。

饱食安居乐矣哉，这场春梦几时回。

若还要醒令当醒，莫待藤枯树倒来。

话说玉狐，天交二鼓之时，从洞中驾起妖云，早来至周宅墙外。刚欲落地。忽然向下一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想道：“今日怎与往日大不相同？往日灭灯息烛，鸦雀无声。今夜为何明灯下烛？莫非公子病重不成？”又仔细一瞧，还有许多人，手把兵刃，来往巡更喝号，妖狐又不转想，心内明白，说：“是了，这必是公子听了苍头之话，心内犯疑，派人捉拿于我，但我虽然盗你的元阳，也是同你情投意合，此时你纵然有病，亦系你自己贪欢取乐，大意而为。如今你却生这个主意。唉！周信哪，我把你这无义狂徒，不知死的冤家，你把仙姑看到那里去了？你仙姑的道术，慢说这几个笨汉，就备下千军万马，又何足惧哉！我今本该追了这些人的性命，无奈家奴犯罪，罪坐家主。我且把这等笨汉打发开，再进书斋，看周信这厮以何言答对我。”妖狐想罢，便运动了丹田，把口一张，吐出那千年修炼的一粒金丹，随风而变，顷刻间大放毫光。此时那些庄汉正围着书院乱转，猛然间，见一轮大火球扑将下来，似欲落在宅内，一个个吓的不知怎好，俱都暗说“奇怪！”这才是：

一颗内丹吐出了口，众人看去甚觉蹊跷。炼他时，工夫到，能护身，无价宝。月色浸，目光照，清风吹，仙露泡，这本是狐狸腹内生产的灵苗。炮制他，费材料：龙脑香，灵芝草，牛中黄，犬中宝，虎豹筋，麟凤爪，蝎子须，长虫脚，他用那文武火炼慢慢的熬。押甲子，轮回妙，合天机，通种道，取阴阳，二气调，六十年来才炼一遭。炼成了，红色娇，如米粒，似胡椒，或能大，或能小，应吐纳，任意招，真是血帖一般有万丈光豪。这便是妖狐作怪的防身物，就把那巡更的庄人吓了个发毛。

且说玉狐吐出内丹，展眼落在书院之内，乱滚乱入。这些庄汉一见，不知是个什么物件，俱吓的魂飞魄散，撒下器械，梆铃，躲的躲，藏的藏，一齐要奔驰四散。来找老苍头诉说此事。玉狐空中一见，不觉心中暗笑，说：“这些无用的村夫！看了一粒金丹，便这样心虚害怕，似这等胆子还捉我，岂非胡闹？不免我趁着他们失魂丧魄之际，收回内丹，按落云头，速进书室。”

你看他，仍幻化了艳丽模样，轻轻走进，站在销金帐外，低声问：“相公可曾安寝了么？贵恙可觉见轻些？”周公子闻是胡小姐声音，忙将二目睁开，扎挣着身体，欲要由榻上迎将下来。玉狐忙移莲步，来到榻前，说：“公子不必起身，作甚么多此举动？”于是，二人同榻而坐，公子说道：“小生并无好处到小姐身上，蒙小姐夜夜驾人敝斋，香肌玉体，不辞劳乏。小生心里实在感激不尽。无奈，这几日小生实是人倦神疲，自觉难以支持。有心不令小姐枉费奔波，又恐下负小姐热心；有意叫小姐在此居住，又怕众人胡言乱道。现在小生懒散不堪，四肢无力。只得与小姐商量，暂且在府上消遣几日，宽限小生，培养精神，调理病症。俟等贱体稍愈，再造尊府致请，不知小姐心意何如？”

玉狐来时，见些庄汉，便疑公子看破了他的行藏，埋伏下人擒他。正想用话探口气，忽听公子又说了这一片言词。这妖狐心里更不自在起来。遂暗自发恨道：“周信哪，你的命犹如在仙姑手内攥着一般。我倒因你情重，未肯叫你一时死在我手。如今你倒说出什么宽限不宽限的话来！仙姑眼看九转

金丹，成在旦夕，原是借你的真阳，修我的大道，又可因此两相取乐，我欢会。你今既听信旁言，致疑于我，就算改变了心肠，背盟薄倖。你既无情，我便无义，到今日欲要逃命，岂非错想？”且说玉狐听罢公子之言，心里必然暗恨，却也被情欲所缠，惟恐冤了公子，复又转想，莫非派这些村夫不是公子的主意？不然在面上怎么毫无惊慌之色？待我试探试探他，再辨真假。想罢，故作忧愁之态，假意含悲说道：“唉！我的公子，你既身体欠安，奴家心内未免挂念，欲思不来，心又不忍。故此含羞仍来探望。公子若憎奴家烦絮，奴家焉敢不从公子之命速退？但只更深夜黑，寸步难行，公子且容奴在书斋暂宿一宵，俟明晨即便归去。奴家既为弃置之人，无非从此独处深闺，自怨薄命而已。再也不敢自认情痴，来瞧公子，收了我这等妄想罢了。”说罢，故作悲恸，泪如泉涌。

公子见胡小姐满面泪痕，哽咽的连话未曾说完，便躺在他怀里啼哭，不免自己又是后悔，又是怜惜。心中想道：“似这等娇生女子，大略从未受过逆耳之言。我说了这么两句不要紧的话，他便如此脸热，真乃闺阁中多情之女。老苍头并没见过他，所以妄说他是妖精。看来那有妖精能这样多情？幸亏他不知这里的人都把他当妖怪，倘然要是知道了，不定怎么气恼，闹个寻死觅活哪！”

且说公子听见玉狐说话可怜，躺到他怀内悲啼，不觉情急心乱，忘了低言悄语，强支着带病身躯，一抖精神，大声说道：“我的知心小姐，小生若与你异心，天诛地灭！快莫要错想起来，宽衣歇息，玉体要紧！”

公子此刻想不到说话声高，那知早惊动了被妖丹吓走的庄汉。这些庄汉自从见了那颗内丹，心中惊惧，来见苍头。近前说道：“你老人家看见没有？方才有个大火球落至院内，乱转了会子，又踪影不见。我等不知甚么东西，故此唬的我们同来对老管家说。这事真是有些奇异。”老苍头道：“你们不必胆小，仍去巡更密察。手拿着兵器，怕甚么。”正说到这里，有一佃户说：“你们听着，公子书房里嚷呢。我听见有了什么小姐，又什么宽衣睡觉呢！”一个长工说道：“咱们先别大惊小怪，果然是妖怪，不要惊走了。莫若先将他们后半夜巡更的一齐唤醒，凑齐了兵刃，装上鸟枪，预备妥当，就可一阵成功。”苍头道：“尔等且莫高声，须要机密谨慎为妙。待我将众人唤聚一处，好布散在书院之内。”

老苍头分拨已毕，长工、佃户便抖威风，欲要前去动手。老苍头说：“你们先别妄动，妖精既在书房，暗暗的先去围住。俟东方将白，妖精必走。那时他一出门，大众一同下手，这叫作攻其不备大略可以成功，妖精插翅也难飞走。又可免的惊动了公子。千万黑夜之间，不要声张，不可莽撞。”众人道：“老管家说的最妥，我等遵令。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先去养神。鸡鸣后，你老人家再来看我们取胜。”言罢，将书房围了个风雨不透。

且说玉狐听见公子发誓明心。知道这些庄汉不是公子的主意所派。故此，他料定这些人纵然知他是妖精，因公子有病，绝不敢入书室来动手捉他。所以将假哭止住，仍与公子说恩说爱。此时，周公子并不理论外边有人，遂对玉狐说道：“小姐从此不必多心，小生绝不能无情无义。因近来实是气促神亏，衰败特甚。小姐纵然辛苦而来，也甚无益，所以欲小姐忍耐几日。岂知小姐不谅我心：竟错会意呢？”玉狐道：“奴家并非错想，乃自顾薄命，不禁伤心耳。想奴亦系名门之女，至今异乡而居，门第零落。偶遇公子人才，不觉心中爱慕，因自乖姆教，赧然仰攀，遂成自献之丑。指望终身有倚，白

首同欢，岂知公子中道猜疑，奴乃大失所望。公子妙年才美，结亲定有佳人。奴家犹如白圭之玷，难免秋扇不见指也。”玉狐言罢，公子忙与他并倚香肩，说道：“小姐且莫伤心，方才小生言过，日后若有遐弃之处，小生有如皎日！小生偶尔失言，望小姐宽恕则个。倘小姐若有好歹，岂非使小生罪上加罪，辜负小姐深情。”这公子与玉狐互相谈论，被这些庄汉俱已听明，遂交头接耳的说道：“这妖精果然在内，你们听听他说的话！咱公子病到这步田地，他还缠魔呢。咱们千万留心候着，天明了，妖人一露身形，咱就用枪打去，必要捉住，除了根。此时任凭他们说去。咱么就在书房以外掩旗息鼓的听着罢。”且说公子也不息灯，也不安寝，妖狐想着，公子也真是病体难支。所以心中说道：“纵然苦苦的缠他，亦是无益。莫若待至东方将曙，回伊洞府。”这也是公子命未该绝，所以玉狐有怜惜之意，不然，盗取真元之后，妖狐早使他命赴黄泉矣。此时说话之间，已是鸡声乱唱，忽听玉狐又道：“公子暂且自保，奴先告辞而去，俟黄昏后，再来问候金安。”公子自顾不暇，也不便强留，故此，玉狐摇摆着往外便走。

这些众庄汉已将苍头请至，现在排布的密似网罗。有几个窗外寻风的，听说里边要走，便暗叫众人防范。玉狐将一启门，众庄汉一齐观看，只见妙丽无比的一个女子由书室冉冉而出。老苍头因救主心切，遂吩咐道：“众位快放鸟枪，勿使妖精逃走。”众庄汉答应一声，不敢怠慢，举枪便下手。

不知众人伤着玉狐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老苍头抢枪打妖狐 化天桥欲瞒众庄客

诗曰：

酒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迷人在里藏。

人能跳出墙儿外，便是长生不老方。

话说老苍头听见房门一响，举目留神，见一绝色女子款款的走将出来。苍头到底是有年纪的人、博闻广见耳。早料定，世上绝无这等尤物，所以认准是妖精，看罢，便忙招呼众人举枪动手。那知这些庄汉此刻竟你顾我，我看你，犹如木雕泥塑，直了眼，只是看。

你道这些庄汉是怎么？其中有个缘故，凡人少所见者，必多所怪。这人只知种田园，勤稼穡，居在穷乡僻壤之区，何曾见过此等风流人物？所以他们一看，心里倒觉纳罕，竟认作俏丽佳人，反怪苍头错疑，倒全不想是妖精幻化的了。又兼玉狐已明白外边有人算计他，早就心内安排妥当。故此，也不同公子睡觉，说了些情话，便不慌不忙的款动金莲，来到房门之外，稳站书院之中，吐莺声说道：“你们这些村夫，真来的愚鲁莽撞，无故拦阻我去路，是何道理？我虽与你家公子相会，是你们公子请我来的。你们公子倘若知道，岂不添病？再者，你们刀儿枪儿拿着，若要将我伤着，难道无故将我打死就算了不成？岂不闻杀人者偿命。你们竟听老管家一面之辞，真算不明白。”这妖狐一面说着话，一面用那秋水一般的两个杏眼来往的撩拨人。看看这个长工，又瞧瞧那个佃户，故做许多媚态，轻盈娇怯招人怜爱，令人动情。

这些庄汉，本来一见美貌如此，就活了心。又听了这一派话，未免更觉游移不定，竟不敢举枪勾火，反站着看的发起怔来。岂知这正是妖精变动想就的法术，好令人退去雄勇之心，添上惜玉怜香之意。这些长工、佃户不识其假，反想：这个样儿绝不是妖怪。若是妖物见了这些虎臂熊腰的人，刀枪剑戟之器，早就驾云跑了。看来，这分明是个温婉女子。如此娇嫩，慢说用器械降他，就是大大的一口哈气，料也禁不住。这么好模样儿，别怪咱公子留恋不舍，便是石人见着，也不免动心。况且他们两个合在一处，正是郎才女貌。不知咱老管家是何主意，硬说他是妖精。似这樱桃小口，每日三餐，能用多少？一个延寿会被他吞了？常言，宁拆十座庙宇，不破一人婚姻。我们虽系元知，也不可欺压这等的弱女。

此刻，众佃户等被妖狐媚气所迷，同公子一样的偏想。总不想这女子是妖精幻化来的，所以反到心软，将捉妖之念置之九霄云外，呆呆的只是胡想。这也是他们到底不甚关心，又惟恐惹出错来。惟独老苍头，他乃一心秉正，惟怕公子受害。他见众人听着妖怪说话之后，仍然不肯动手，便急说道：“你们是助我捉妖怪来，还是帮着发怔来了呢？”众佃户等道：“妖怪在那里？”苍头道：“你们莫非眼花了，是糊涂了呢？妖精在眼前站着，难道看不见么？”众人道：“你老真是气颠倒了，这分明是个女子，怎么偏说他是妖精？难为你老人家也说的出口来。”玉狐见苍头催促众人下手，他趁着众人尚在犯疑，复又放出撒泼样儿，将双眉一蹙，杏眼含嗔，娇声叱道：“你们这些凡夫，料也不识得姑娘，以为我是妖怪。我实对你们说罢，吾并非别个，乃九天神女，上界仙姑，因与你家公子有宿世良缘，故此临凡，特来相会。你若知好歹，早早回避。若仍痴迷不醒，背谬天机，未免于尔等眼下不利。”你看，真是愚民易哄。这些庄汉先认妖精是个世间美女，而今听说这一派话，又真

信是天上的神仙，不但一个个面面相觑，反有几个佃户道：“我说这位姑娘如此美丽，原来是仙女下界。我常听老年人说过，古来多有神女临凡，甚么张四姐配崔文瑞，云英嫁裴航，又甚么刘晨阮肇遇天台仙子，这都是对证。大约咱公子也不是凡人，所以感动仙女降下世，咱们要与仙女动手，岂不是自寻其死。”

老苍头瞧着众庄汉似被妖精所惑，急忙大声嚷道：“你们别信妖人花言巧语，被他瞒过，只管着枪去打，有祸老汉敌挡。”那知众庄汉信定是天上的仙姑，仍是不肯向前。老苍头此时忠心为主，拼着老命急便从一个长工手内夺过一杆鸟枪，勾上机，将枪头对准，一捏火，向妖精就点着了。只见一股黑烟，如雷响一般，打将下去。妖狐一见，不敢怠慢，连忙一晃身形，腾空而起，只听“铛”的一声，墙砖落下半块，并无沾着妖怪分毫。且说玉狐躲过了鸟枪，纵有法木防身，未免也是害怕。于是故意站在云端，用大话吓唬众人道：“尔等凡夫，当真要伤仙姑圣驾，岂得能够。仙姑以慈悲为心，不肯计较你们。若是一怒，叫尔等俱个倾生。到那时，才知你仙姑的手段，可就悔之晚矣。”言罢，将他拿的一条手帕向空一掷，展眼间化现了一座白玉长桥，真是万丈有余，直通天际。众人抬头，看见妖精已摇摇摆摆，站在桥梁之上。这正是妖狐卖弄他的妖术，令人测摸好生疑。掷手帕，弄玄虚，化座桥，真正细，高悬在，云端里，好仿佛，上天梯，纵有鲁班手段也难这等急。一蹬蹬，台阶似，一步步，层次砌。两边排，栏干密。看来是直通银汉遮住虹霓。一根根，汉白玉，是谁凿，玲珑体？论雕工，是巧技，有棱角，最精异，是神功，非人力，怎么凡人一见不纳罕惊奇？且说妖狐用幻术变了一玲珑透体的长桥，便慢慢升天而去。没后化成一股白烟，随风而散。

众庄汉那知这个障眼法儿，怔科科的向空中看着。妖精去的无影无踪。这方回头对苍头说道：“你老人家太也不斟酌。如今得罪了神女，一定复生灾害。我们看还怎么办？”苍头见众人一口同音，又不好与他们分辨惹气，只得问道：“你们到底说他是神仙，是妖怪？你们是被他所惑。”众庄汉不待苍头说定，便一齐道：“我们看是真正仙女，方才谁没瞧见，从天上现出一座白玉桥，将他接引上了天咧！即今桥也没咧，仙女也走了。咱么也没了事咧？你老说是妖精，你老自己捉去罢咧，我们不敢逆天而行，咱大家散散罢，凭他老人家一个人闹罢。”又一庄汉说道：“将这兵器给他老留下，咱们好走。才刚仙女说过，叫咱不必在这里多事。他与公子了罢宿缘，那时，自然仍回上界。若咱们说他是妖怪，捉拿他，一惹恼了恐于咱们大有不利。莫若早些躲开，免的遇见了仙女，难保性命。”言罢，各将器具一扔，哄然散去。

老苍头一见，又气又急，想要发作他们几句，又恐法不责众。无奈，将这些物件自己捡起，来至前边司事房内，一面歇息，心里思虑今日这事：妖怪未曾伤着，不定还来。倘若妖精怪恨在心，拿着公子报仇，老汉岂非自增罪过？况这妖精看着颇有神通，不然，众人何至被他迷乱至此？若说他不是妖精，焉有神女吃人之理？不但这事可疑，现在公子病的极虚极弱，他不以神术相救，反夜夜来此欢聚，大约神女仙姑所作所为，绝不若是淫乱。苍头踌躇了多会，又不敢去与公子商议。自己想着，真是有冤无处诉，正在慨叹，忽然想起一事，说：“有了，前日他们说的王老道，不知手段果是何如？既然这等有名，大概有些法术。莫若将他请来，看看是何妖物，剪除了这个祸根，搭救公子之命。”老苍头忠心耿耿，自己拿定了主意，也不令众人知道，

也不骑驴备马，拿起拐杖，先到书斋窗外听了听，公子浓睡。也并不加禀一声，独自一人，便一直往迎喜观而去。

不知老苍头将王半仙可能请来不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崑崙洞众狐定计 老苍头延师治妖

词曰：

犬马犹然恋主，况于列位生人？为奴护救主人身，深识恩情名分。

主虐奴非正道，奴欺主是伤伦。能为义仆即忠心，何惮筋劳力尽。

话说老苍头自己，踉踉凉凉，一直奔了迎喜观去请王半仙。这话且按下不表。却说玉狐自从躲过了鸟枪，用手帕化了座通天桥，他便悠悠荡荡的似从桥上而去。岂知这乃他的障眼法，叫凡人看着他是上天去了。其实，他是躲避苍头这一鸟枪，暗中逃遁，你说这妖狐避枪，何不就驾云而去？作什么多这一番罗嗦？众位有所不知，其中有个缘故，这妖精先曾说过，是神女降世，又说有些手段的大话吓人。他若因一鸟枪驾云走的无形无影，恐这些人必疑他被鸟枪所伤，说他不是神女。故此假作从容之态，用这幻术，好令人知他有本领、害怕，从此之后，便可由着他现形来往，再没有人敢拿鸟枪打他了。这乃是妖狐的巧计，欲叫人揣测不来的心意。彼时，这玉狐由空中收了手帕，连忙回归洞府。

那些群狐望见，一齐迎接。进入内洞，玉狐虽然坐定，尚是气喘吁吁，香汗渍渍。众狐吃惊问道：“洞主今日回来，为何面带惊慌之色？云鬓蓬松，神气不定？莫非大道将成，还有甚么阻隔变异之处？”玉狐道：“你等猜的不错。只因我吃了那顽儿延寿，微露了些形迹，周家那老奴才犯了猜疑，背着他们公子，聚集了许多笨汉，手持锋刃，巡更防守，意欲将我捉住报仇。昨晚我用金丹吓住他们，方入了书房。进去一看，周公子实病的不堪，因此亦未与他同寝。这些庄汉俱布散在书斋之外，今早出门，指望用一片大话将这些人俱都唬住。谁知众村夫却到未敢动手，竟被这个老奴才打了一鸟枪。幸尔我眼快身轻，驾云而起。不然险些儿就伤了我的身体。”

众妖听玉狐说罢，一齐野性发作，带怒说道：“这老奴才，真是可恶，竟敢伤仙姑圣驾！咱么断不可与他干休善罢。”玉狐道：“众姨妹，你们还不知道呢，慢说咱不肯干休善罢，我想这老奴才还更不善罢干休呢。前几日本就闻说迎喜观有个王半仙，善能降妖治病。如今我想着，行藏既被老奴才看破，他必去请那王半仙前来捉我。”众狐道：“我们也听说过这王半仙，他算的了什么！他所仗的无非口巧舌辨，真本领半点皆无，不过哄骗愚人，诳取财物而已。即便他来，这又何足惧哉！”玉面狐道：“你们正知其一，不知其二，这个王半仙虽不可怕，只因他的师傅是大罗神仙，非同小可。”此人姓吕字洞宾，道号纯阳子。现在仙家里头，就是他闹手。时常遨游人世，度化门徒，连他那大徒弟柳树精的道术都不可限量。如今愚妇、顽童，皆知他的名号，莫不尊崇奉敬，最是不好惹的神仙。倘若咱们伤了他徒弟，他就许不依。一动嗔痴，怕咱不是他的劲敌。故此，我神情不定。”

众狐听了这一派话，更动了气，道：“仙姑何必长他人锐气，灭自己威风。那吕洞宾虽说道高术广，大概也系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咱们洞中，现有我等许多的大众，齐心努力，何愁他一个纯阳子？就是十个纯阳子亦是稀松之事。况且，到那时再不能取胜，将洞主那些结拜姊妹请来帮助，总可以敌的住他。虽说他是什么大罗神仙，要阵伏我等，料也费难。再者，洞主随身尚有无穷法术，岂不可自立旗枪，纵横山洞？俗语说，宁打金钟一下，不

踉踉(j j, 音举举)——孤零零的样子。

击铲钹三千。能够将吕洞宾；小道术破了，咱们教中，谁还敢正限相睹？”

众狐你言我语，激发的玉狐上了骑虎之势，不觉一阵火性，气忿忿的说道：“我想，吕洞宾不来便罢，倘若多管闲事，破着我这千年道术，与他们作神仙的拼一拼，也免的他们日后小看咱们。”言罢，便吩咐一个小妖儿，将文房四宝取到，写了一个请帖，上边是：

于明日，谨具洁樽，奉请风云二位贤妹驾临敝洞，清酌款叙。幸勿见辞为望。并祈

携带防身兵刃为妙。

下写“愚姐玉面姑敛衽拜订”。写毕，令小妖儿相持而去。玉狐复又言道：“王半仙大约一请便来，咱们如今既去与他相抗，你等须要听我分拨，遵我号令。”众狐道：“谁敢不听洞主之命。”玉狐道：“今晚咱先齐进周宅，在书室之外，隐住身形，到那时听着我呼哨一声，你们再一齐现像。一切衣裳、容貌，务要幻化与我相同，叫他们辨不清白，也好捉弄他们。再者，我俟王半仙来到，看他出口言词如何，若是善言相劝，咱便退回，免的惹气；他若要自逞其能，胡言乱作，咱就一齐下手，各携一根荆条，轻轻把他先打一頓，给他个没脸营生，叫他丢人。那时，再看他如何办理。咱么也再预备防范可也。”玉狐吩咐已毕，众妖狐一齐连忙整理衣物，安排齐备。

堪堪天色将晚，玉狐遂率领众妖陆续的驾起妖云，一直的奔到太平庄村内，进了周宅，俱都用隐身法遮住原形，藏在幽僻之处，专等画符念咒的王老道。

且说这个王老道，他本是天真烂漫一个人，因自幼缺爷少娘，连籍贯、年岁，俱都湮淪难考。他在迎喜观出家，原系流落至此。其先，本庙长老看他朴实，所以收留下他，叫他也认识几个字。到后来，因庙内有吕祖仙像，香火最盛，每年至吕祖圣诞之期，进香之人蜂拥蚁聚。有一年，吕祖曾降临尘世，欲要度化众生，可惜这些肉眼凡胎，俱看着是个腌脏老道，也有憎恶的，也有不理论的。惟有王老道，他因自己不爱干净，见了别人不干净，他也不嫌，这也是他的缘法。吕祖在庙内游来游去，并无一个可度之人，正要出庙到别处去，可巧与王老道相遇。这王老道一抬头，见也是个道装打扮的，身上虽然褴褛，却是有些仙风道骨，他便走到近前，说：“道兄请了！不知道兄在何宝刹修炼？道号怎么称呼？既来到敝观，请到里边坐坐。咱们既是同教，何不用些斋再去？”说罢，便扯着就走。此刻吕祖也不好推辞，便同他来到庙内。

此时正是热闹之际，众人见老道扯进个极脏的老道来，众人俱不愿意。这王老道并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便将吕祖让到一张桌上，捧过些斋饭，他坐下陪着叫吃。吕祖见他蠢直诚朴，想道：“这个老道，虽然鄙陋，倒还忠厚。无奈，似这等人，众人必将他看不到眼里。待我叫众人从此之后俱钦敬敬他，也不枉他待我这点诚意。”想罢，便故意对着王老道说：“你不必费心。斋，我是不用，我有一件事与你商量，不知你肯不肯？”王老道：“甚么事？只管说罢。”吕祖道：“我看你到与我合式。我打算收你作个徒弟，不知你意下何如？”这也合该王老道有这点造化，他听吕祖一说，乃随便答道：“自是你要愿意，我便认你作师傅，也不算甚么。”说罢，迷迷糊糊的跪下来，对吕祖就叩了个头。站起来说道：“师傅，我可是拜咧！日后可要管酒喝，若无酒喝，作无这宗事罢。”吕祖也不回答他，站起身来，说是：“徒儿，

湮淪(y nyú, 音烟于)——埋没, 变异。

你爱喝酒，日后足够你喝，我要去了。”言罢，腾云而起。此时，这些众人一齐暗怒吕祖妄自尊大，说王老道无知，怎么年纪差不多，便与他作徒弟？况且知他是何处来的，这等狂野！众人正在不悦，忽又猛一回头，就不见那个老道了。众人问道：“老王，你的那个新师傅呢？”王老道说：“我也不知，一转眼就无哩。”众人说：“这事奇怪，莫非妖精来了。”正在疑惑，只见地下有个柬帖，拿起一看，上写诗四句。诗曰：

一剑凌空海色秋，玉皇赐宴紫虚楼。

今朝欲度红尘客，争奈愚人点头。

旁边又赘一行细字，乃“山石道人偶题”。众人看罢，有悟过来的，便吃惊说道：“原来真仙下界！咱们可真是有眼无珠，倒叫老王得了这好处。咱们终日对着圣像焚香叩拜，如今亲眼见着，反不能识。真算咱么在自伶俐，盲人一般。”众人纷纷言讲，王老道尚怔着两眼，问道：“你们说的些什么，我怎么得了好处？你们别这么奚落人。”众人道：“不是奚落你。适才你拜的那师傅，乃是吕祖大仙。你看看那柬帖上‘山石道人’乃是个岩字，此乃隐语，不是吕仙是谁？这岂不是你得了好处呢。”王老道又一细想，不觉心内明白过来。你看他，忙着跪在地下，复又叩了两个头，说道：“早知师傅是大仙，我跟着去学学那点石化成金的法儿好不好？你老人家怎不言语声就走了哪。”众人见了，也有笑他的，也有说：“你起来罢，你既有了神仙师傅，还怕甚么。”这王老道自己也觉得得意之甚，不知要怎么荣耀荣显方好。从此众人吵嚷开了，俱说他是吕祖的弟子。借着这个仙气儿，谁还敢小瞧他。他便也这原因弄神弄鬼，说甚么会捉妖，会算卦，会治病。在迎喜观庙门之外，放下一张桌子，挂着个招牌，终日招的那些愚民拥挤不动的争看。有请他的，得了钱回来，便买些酒菜，与那等闲散人去吃喝。这些人也愿意与他来往，常常的来与他趁摊。所以王老道真是生意兴隆。他见众人信服，每逢有人围看，更假装出那真人不露相的样儿来，不是推聋，便是装哑。不然便行哭，就笑，喜怒无常。有王道赞可证：

迎喜观终朝人如蚁，为的是齐来要看吕祖的门徒。山门外，大松树，密阴浓，太阳不入，当地下一张桌儿挖单上铺。有蒲团，无蝇拂，这个摊，真厌恶，黑红笔，尖儿秃，破砚台，满尘土，旧签桶，麻线箱，竹签子，不够数，卦盒儿，糊着布，还乱堆着少尾无头几本破书。低白头，闭着目，两眼角，眇目糊，满脖泥，一脸土，哈拉子，流不住，未睡着，假打呼，招苍蝇，脸上扑，便搭着，擗成毡的乱麻交枪连鬓胡。破道袍，补又补，不亚如，撮油布，无扣襻，露着肚，烂丝绦，系不住，披散开，好几股，结疙瘩，一嘟噜，用线串，还拴着半截没嘴的沙酒壶。这便是王道哄人真面目。惯弄虚头叫人信服。

这王老道装腔做势，为的是哄这些村傻愚民，这些愚民见他作怪，偏就信他。一设上这摊，便里三层外三层的围着争瞧，而且把他喝了酒的醉话，竟认作点化人的法术，便牢牢记在心里。一传十，十传百，烘扬的各处知名，都以王半仙呼之。所以，这王老道一二年的工夫，真是日日足吃足喝。

俗语说，盛极必衰，泰极生否，这日，合当王老道晦气星照命。刚设摆上摊子，招了许多的人，王老道睁眼瞅了瞅，尽是闲散游人，知道不能赚钱，便仍将那酒烧透了两只红眼合上装睡，专等那未会过面的生人来了，好卖弄他的生意。可巧此际老苍头已经寻找至此，只见四面围裹的人甚多，于是分开大众，挤到里边。苍头知他是好喝酒的醉老道，便走至近前，用手将王老

泰极生否（p，音痞）——好事到了头，坏事就要来了。泰，否，均是卦名。泰为好的卦，否是坏的卦。

道一拍，说道：“神仙老爷别睡觉了。我们宅里妖精闹的甚凶，快跟我去捉妖罢。”说罢，拉着就要走。众人见老苍头冒冒失失，也不施礼，便去扯拉，遂一齐说道：“你这老头儿，真不通情理，那有聘请真人这样褻慢的。就是本处官宦，也不敢拿大胳膊来硬压派仙家。你瞅着，真人要不怪你。还不快撒手！”那众人正在叫老苍头放手，忽见王老道已睁开醉眼，哼了一声，也不知说了些甚么话，且听下回再讲。

第十一回 迎喜观王道捉妖 青石山妖狐斗法

词曰：

世上痴人如梦，邪言入耳偏听。道人称道是仙翁，便说咒符灵应。

一旦逢人聘请，假像露出无能。真仙若是惧妖精，岂不可笑可痛。

话说老苍头扯住王老道，被众人说的将要撒手，只见王老道哼了一声，睁开两只红眼大声说道：“我这铁板数，从来不差分厘。我早知你这老头儿，定有很大为难之事。所以从清晨就在这里打坐，专等着你到。我算你家要紧之人，被魔魔住，病的危迫。因我王半仙与你们有缘，应该速去搭救。你这老头儿总算请着了。”老苍头说道：“神仙老爷言的一点不错。现在小主人实是病的深沉。”

王老道不待苍头将原由说明，他便又用试探法听口气，问道：“你家幼主乃是年轻的人，时令症候，绝不至如此。他这病着实在非儿戏，其中有些奇怪。”老苍头道：“谁说不是呢？神仙爷既然算就，又与我们有缘，千万勿要推诿。定祈仙驾俯临，拯求小主之命。方才神仙爷说这病奇怪，他怎么会不奇怪呢？自从今年清明扫墓，小主遇见了个绝色女子，及小主回宅，不知那女子怎么也就来到书斋。两人朝欢暮乐，约有半载。所以小主至今骨细如柴，沉痾在体。小女子尚夜夜来会。还有小儿延寿，到后园摘果，无故被一九尾妖狐吃了，可惨可痛，这是我亲眼见的，如今想尽法儿也擒不住他。并且来来去去，人不知，鬼不觉。小主叫他迷的也不醒悟。昨晚我派了几个庄汉，为的是将妖怪阻住，不知他甚么时候早已进了书室之内。今早他将出门，我打了他一鸟枪，也并未伤着。他用手帕化了一条通天桥，竟从桥上而去。他还说他是神女仙姑。到底也辨不准是仙是妖。”王老道又接口说道：“一定是妖，非捉不可。”苍头道：“我也想着，这美女绝非仙女下界，故此特请神仙爷大施法力，将妖怪捉住，好救我家公子。”

王老道见苍头已经信了他的话，又听说是个公子，心里想着，既这等官宦人家来请，何不装出些作派来。你看他，对着苍头说道：“我王半仙也不是吹牛夸口，天下妖怪不用说，准能手到便除。他一听见我的法号，大约先就害怕，欲想逃跑。无奈你家幼主被妖缠迷已久，空画几道符，你拿去将妖退了，怕那病人不能骤然见效。莫若我亲身走一次，两宗事就可以俱无妨碍了，然捉妖治病倒不费难，就怕用的东西过多，有些花费，你们舍不得破钞。再者，我给你们将妖擒住，治好病症，咱么也先说个明白，不然，如今人情反覆的多，过了河便拆桥，看完了经就打老道。我实对老头儿说罢，我是叫人家攥怕了。我今先给你开个单儿，你拿回去同你们公子也商量商量，如要真心情愿，我作神仙的人亦不肯难为你，披给你二成账，叫你也彩彩。常言说，一遭生，两遭熟。倘日后你们再闹妖糟，再得大病，我也好拉个主顾。那时还重重的补付你呢。今儿这件事，你只管听我嘱咐办去，我也不能过于自抬声价，留点人情，日后也好见面。”苍头道：“神仙爷，我们这一次妖精，闹的还天翻地覆，那里禁得再有这样缘故。神仙爷千万别这么照顾了。”王半仙道：“就让你家这一次除了根，难道说你们本族、邻里、沾亲代故，就准保不生灾病，不闹妖精吗？你举荐我，我拉扯你，咱们两个一把锁，一把钥匙，谁还来敲咱的杠呢。不是说惟独开方，治病、念咒、捉妖，犹如探

囊取物一般，他人料也没有这等手段。谁不知我王半仙是天上的徒弟，敢劫我的生意。”一面说着，将苍头一按说：“你坐下，我跑不了。你等着我给你开个捉妖单子，你好忙回去商议，我在这里听候准信。”

老苍头听说要叫他先商量去，连忙说道：“神仙爷，不必这等取笑。我门宅中之事，同是老奴作主。一切应用的物件，无不全备。神仙爷只管跟着我去，你老怎么吩咐怎么是，只要治好我的主人，除去妖精怪，情愿千金相谢。我们绝不敢辜负大德，好了疮疤忘了疼痛，日后决不食言。”王半仙听罢，自己正在盘算，只见旁边有几个那平日给他趁摊贴彩的附耳低言说道：“这是咱们这一方的头个财主，周宅老管事的。收了摊跟了他去罢。”王道得了主意，望着这些给他贴彩的说：“有劳列位，把我的摊子代我收了。贫道好去捉妖救命。”言毕起身，付着与他看，朝这些无考究的人作了半截揖，跟着苍头便走。

顷刻来到周宅，让进大门。王道故意揉了揉他的红眼，向四下一瞅，便嚷说道：“厉害！厉害！满院妖气甚重。幸你有些见识，特去请我。若再耽搁几天，必定大祸临门。”苍头闻听，说：“神仙既然看破，先到书房看看我主人之病。”王道摇头说道：“你且慢着，你等我把妖怪根基寻找寻找。”说罢，便东瞅西看，满院里摇摆了半天，说：“你快找洁净屋子两间，我好请神退妖。”苍头道：“我们厅房宽敞，神仙爷同我看看。”王道说：“这也罢了。”二人入了厅房，这王道便坐在上面，假装着打坐养神，心里却打算着动什么法儿，想他们的银钱。苍头一边待立，连咳嗽声也不敢。令小厮捧过茶来，恭恭敬敬的放在桌案之上，一声也不言语，仍暗自倒退出来，在门外站立。老苍头伺候足有一个时辰，王道才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什，拿起茶来嗽了嗽口。老苍头说：“神仙老爷，醒了么？”王道便一声断喝，说道：“你真是肉眼凡夫！你打谅这是困觉呢？这是运出我的元神，遍游天下，去查访妖怪的来历。适才到了峨嵋山，去问我们一家王禅老祖。他说不知。我又至水帘洞内去问孙大圣，他也说没有。我想他三个尚然不知，这必不是人间的妖精。我赶着就忙上了天咧。刚到了南天门，又听说玉皇爷卷帘朝散，众天神已各退回。我又奔了蟠桃宫，这还凑巧，幸亏太白李金星在那桃树底下够不着摘桃儿，馋的流哈拉子哪。这太白金星见了，羞的满脸通红，我说：‘这又何妨？不但你老人家爱作这营生，连东方朔、孙悟空他们还来偷吃哪。’太白星听我说话和气，忙问我有甚么要紧的事，好代我去办。我赶着将咱们这事说了一遍，太白金星说：‘原来为这点小事。昨儿我已奏过了，那原是棒槌精作耗。当时玉皇大帝就要派天兵天将下界捉他，因又奏过，说这点小妖儿作乱，何必劳动天神。浙江迎喜观有个王半仙，他足可捉妖拿怪。’玉皇大帝允奏。可巧我正去寻找妖精来历。太白金星遂将缘由对我说了，我方回来，如今元神已归了壳。你快去将宅里所有的棒槌都拿到我看，认出他来，好画道符，给他贴上，定有效验。”

苍头听罢，说道：“世界上从未听说棒槌成精之理。”王半仙道：“你们那里得知，这个棒槌往往妇女使他捶衣裳，好打个花点儿，只顾用双槌打的石头吧儿吧儿乱响，听热闹，猛然将棒槌一扬，碰破了鼻子，流出血来，滴在上头。受了日精月华，他便能成精作耗呢。”苍头道：“不必论是何妖怪，惟求神仙爷拿住他就是了。你老快将捉妖用的东西告诉我，好去速速备办。”王半仙道：“先取文房四宝过来，”小厮听说，急忙捧到桌上。王半仙举笔便写，先要了许多用不着的物件，然后取过两张黄纸，俱都扯成条儿，

胡抹乱画，又闹了有两个时辰方完，对着老苍头说道：“这符已经画妥，你拿去从上房贴起，凡所有的房子，一个门上一张。贴完了，管保灵应。”苍头道：“你老画的这符，都是甚么字，这等乱糊？”王半仙道：“这都是老君秘诵的咒语，五雷八卦灵符，又经玉皇爷阅过、念过，一句一字都不能错。这才又交给掌教元始天尊。天尊又传与天师张道陵。因张天师同我那神仙师傅相好，常来谈道，那时我还年纪不大，张天师瞅着我长的爱人，遂同我师说道：‘你这徒弟，甚是灵透，将来必成正果。我有秘授宝藏的神符灵咒，从不传人，今儿看你面上，我传了你这徒弟，也不在咱们契一场。’言罢，都教给了我。我师傅令我受罢，叩谢已毕，张天师也就去了。我便一遍一遍，一句一句的通学会了。从此我师傅便叫我到各处邀游，捉妖治病，拯救万民，行功积德。我当时又下了许多死工夫，将这符咒温习熟了，才出来救人疾苦。这是我揭心窝的本领，再不传人的法术。无怪你们凡夫不识这等文字，上边有好些位天神哪。”

苍头道：“这等说，灵符有这些来历，妖怪一定可捉成了。”忙伸手接将过来，去到各房门上去贴。”凡前边宅内房子俱各贴到。此时天色堪堪已晚，老苍头复又举步，欲奔书房，刚走至书院之内，一抬头，见一个女子立在书斋门口。仔细一看，竟是那用鸟枪打的那个仙姑。老苍头不见犹可，一见了这女子，唬的连忙向回里而走。

不知老苍头如何告诉王半仙，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半仙周府粘符篆 众狐荆抽王道人

词曰：

狐媚群兴作耗，道人得便忙逃。山川满目路迢迢，仙境伊谁能到。

无计仍归道院，欲将众友相邀。撞钟击鼓又吹箫，反使妖魔见笑。

话说那玉面狐，自从将众妖安置在僻静之处，他却于周宅用隐身法等候王半仙。等至夕阳将落，老苍头已同王半仙进入大门。玉狐一见，即知道他并无真正法术，遂又跟在他身后，听他说些甚么。只见王半仙胡诌乱画，闹了许多时候，玉狐尽都看在眼里。末后，王半仙叫行心院里门贴符，玉狐即暗来对众狐如此这般说了一遍，复令众狐每一房门站立一个。玉狐却在书斋门外而站，等着王半仙来了，好一同下手。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老苍头在别的房门去贴符，未见有妖怪动静，心内念佛，以为这符定有些灵验。及至来到书院门上去贴，猛一抬头，见那被枪打的仙姑在那里站着呢，这苍头一看，吓的心悸身战，即忙复回跑到王半仙面前，喘气说道：“神仙爷，这灵符贴不成了！如何是好？”正说着，忽见先前贴的符，俱一阵风都飘送在王半仙眼前。王半仙连忙问道：“你莫非打的面糊不稠，粘贴的不稳吗？你看看，贴上的俱被风刮下来咧！怨不的你说帖不成咧。”苍头听罢，说是：“这事奇异，我方才贴的那几处，粘的甚是结实，怎么就能刮的下来？莫非个个屋内都有了妖怪？”王半仙道：“岂有此理！你再去贴他一回，准保妖精见了便跑。”苍头道：“你老别说咧，适才我到书斋，将要拿符去贴，见那女妖在门外站着呢。求神仙爷自己亲手去贴罢。”王半仙道：“你这是疑心生暗鬼。那有这等的事，你去贴符，可巧妖精就在那里？”苍头道：“我是被妖精唬破了胆咧！这符是你老画的，你老暗念着那咒儿就可以贴上了。我实不敢再去。”王老道此刻亦是骑虎之势，只得仍旧装腔做势的将符要将过来，说道：“你这等凡夫，真是无用，你瞅着，待我贴去。”言罢，一同苍头往外便走。

及到门槛之外，王半仙向四下里一望，只见这宅内各房门外，俱站着个一样的美貌女子，自己看着，未免心内也是吃惊，想道：“这莫非就是妖精？不然贴上的符如何俱都揭将下来？待我不要言语，同这老头子先奔书房，若贴上书房的这张符，回来我就有的说了。”此时老苍头只顾低头前行，并未瞅见这边门外站的女子。遂问王半仙道：“我贴的已经刮下，咱是先贴何处呢？”王半仙道：“快领着我奔书斋，不要妖怪跑了，再拿就费周折了。”

看官，你知王老道这是怎么个心意？他想着周宅之内，绝不能有这许多家眷。即便有这些女子，既为他们家捉妖，岂肯将符揭将下来？他猜度着这些妖精，此刻必同离了书斋，至前边宅来搅乱。故此，他欲趁这机会先奔书院，就免得遇见妖精了。你看他，催着老苍头一齐来至书斋门外，正要叫苍头去刷面糊，他自己去要贴时，忽然从门里袅袅娜娜出来个美人。王半仙看罢，说道：“咱么快回避了罢，不要叫妇女冲了我的灵符，你必说我的法术不真。我没对你说过吗？我的符最怕阴人。”老苍头听说叫回避，猛一抬头，便忙嚷道：“神仙爷，不好了，这就是那妖怪！神仙爷快显大法力，擒住他。千万不要令他逃跑了。”老苍头甚是着急，只听王半仙说道：“你别哄我咧，这分明是你们少奶奶，给你家公子作什么来咧，你叫我拿他当妖怪捉了，你家公子若是知道，不说咱们是玩笑，必说是我调戏有夫之妇。那时，倘若吵嚷起来，不用说我家出家人担不起这个名声，还说不定得个甚么罪过呢。你真把

我瞅傻咧。”苍头听罢，急的跺脚说道：“神仙爷，别错了主意。这并不是我们少奶奶，这就是缠迷人的妖怪。快些动手罢！”王半仙道：“你敢作主么？”苍头道：“有了错处，老奴担当。”王半仙道：“你既然敢担当，瞅我的罢！”于是，将他那没锋刃的宝剑，用手插在背后，又把他戴的那油纸如土似的道冠往上挺了两挺，脑门子上拍了三巴掌，又向东喷了一口气，便直着身子站在书斋门外，口中咕咕啾啾的念诵道：“天黄黄，地黄黄，灵符一道吐霞光。二十八宿齐下降，六丁六甲众天罡，快把妖精来擒去，从今后，再不许他们进书房。我奉太上老君命，急如律令敕。”念罢，又要拿符往门框上去贴。

玉面狐便暗用他那细细的一根荆条，轻轻向王半仙手内，将那符一挑，往地下一撂。这新刷面糊的黄纸，如何不沾了好些沙土？王半仙一见，知是不妥。遂故意嚷道：“你看如何？我这符咒极是灵的，凡是妖精，一听见我念咒贴符，早躲的无形无影。就是怕逢阴人孕妇，一冲了这符便贴不住。我说的话，你一点又不听，只顾拿我取笑儿，把你们带肚儿的少奶奶告诉我是妖精，你瞅瞅，这符贴不上咧。你快叫他们小男妇女的躲开罢。”苍头此刻又是怕，又是急。忙道：“我的神仙爷，你老莫错认是取笑儿。他是千真万真的妖怪，我们公子尚未娶亲，那里能有少奶奶。你老只管向着妖精耍戏，可就误了我们小主人的命了。虽说有你老在此，妖精不敢狠闹，也不如快用现成的宝剑，将他杀了，除了根。”王半仙道：“你也真说的容易。你看看，他长的这细皮白肉儿，画儿画的这好看。连我修炼了多少年的道行，心里还觉动火哪，怎好一宝剑将他斩了呢？少不得你们公子叫他闹的成了虚癆。再者，我要将他杀错了，公子不依，谁给偿命？”苍头道：“你老杀了，老奴情愿偿命。”王半仙将嘴一撇，说道：“这么着，我给你个便宜，你杀了他，我偿命，好不好呢？”苍头着急说道：“你老既称神仙，是有法力的。老奴若能杀他，岂肯用千金谢礼奉请有道术的高人呢？你老速用宝剑斩他罢。事后谢仪，毫厘不敢缺少。有了错误，不干你老之事。”

这王半仙有心再推辞，因听着千金礼物，又觉动心。旁边苍头又直逼迫，只得无计奈何，挽了挽破道袍袖，抽出那没刃带锈的剑来，假装怒气冲冲，吹着胡子，鼓着两腮，青筋叠露，咬牙切齿的瞪着两只红眼，嚷道：“你们闲人快要躲开，我可要擒妖精咧！这是真杀真砍，别当我是老谣，这剑上可没有眼睛，碰着可不是玩的。”这王半仙一面瞎诈着刺，一面便舞那卷刃不磨的宝剑，去玉狐要动粗鲁。

且说玉狐先前见王半仙这等捣鬼，又是暗笑、又觉暗恨。今又见他来动手，不免微微的一笑，故意的轻移莲步，往后倒退，慢转柳腰，假做惊慌，说道：“你是那里来的野牛鼻子？难道你不知王法，青天白日入人宅院，拿刀弄杖，威吓妇人。大约你要行凶谋害，讹诈钱财呀！我实对你说罢，你这是困了。你在我跟前，闹这个缘故，岂不是班门弄斧，不知自量？”说着，暗运了丹田一股妖气，照王老道面上一直喷去。王老道觉着难以禁受，“哎哟”了一声，便跌了个倒仰。于是，撂下那宝剑，急忙趴起身来，欲要跑时，却被妖气迷漫，不得能够，遂睁着两个烂红眼，把脑袋往墙上撞，不防备，去天灵盖上又碰了个大紫包。自己摸了摸，也不敢嚷疼。无计奈何，只得上前抓着苍头说道：“这个黄毛儿丫头，真正厉害，你快领着我出去，换那锋快的刀去。回来，我一定将他剁的煮饽饽馅是的，方出我气。你快找着门，同我走呀。”说罢，拉着苍头，刚要迈步，此时玉狐那里肯放，只听呼哨了

一声，众妖烘然而至。玉狐便吩咐道：“这样无知野道，实在可恼。众姨妹同来收拾这杂毛儿，别要轻饶恕他，免的他常管闲事，诓骗愚民。”众妖答应一声，齐现了一样的面目形容，打扮的俱是百蝶穿花粉红袍儿，长短、肥瘦、一般无二。王半仙一见，唬的就似土块擦屁股，迷了门了。真是，上天找不着路，入地摸不着门。迷离迷糊，站在那里，与灯谜一般，贴墙而立，等着挨打。

众妖全是满脸怒色，各持一根荆条，玉面狐上前，用手一指说道：“你别装憨咧，你也闹够了，也该我们收拾收拾你咧。”说罢，走过去，便先扯住道袍大领儿。王老道以抵对不敢支持，指望趁势一躺，将妖精撞个跟头，谁知妖精身体灵便，往后一闪，倒把自己摔了个仰八角子。众妖见他跌倒在地，便去揪胡子的，撕嘴的，捏鼻子的，扯视的，先揉搓了一顿。然后拿起荆棍，一齐向他下半截刷、刷、犹如雨点似的一般乱抽混打，王老道伏在地，四肢朝天，满口里破米糟糠，只是乱骂。他见打的不甚很重，愈发不以为事，便放出来那光棍无赖调儿，说道：“我把你们这些粉面油头，偷汉子的狐媚子，你们今儿既动了我王老头儿，咱爷们准准的是场官司。先前，我看着你们是些女孩儿，嫩皮嫩肉儿，细腰小脚儿，常言说，男不与女斗。所以我不肯奈何你们。那知你们竟是些臭婆娘，淫娃子，大亢的真鸡屎呢。这可真是阴盛阳衰咧。你们生敢成群搭伙玩弄我王半仙。简直的说罢，既要打，可别心虚，绝没有哼哈字。我王老头儿再也不能不是个东西。若不信，只管问去。幼年间没有底真，乱儿闯过多哩。爱招事，无人敢比。跌倒了，仍趴起。谁要同我争斗，我便敢与他拼命用刀劈。红通条都不惧，黑鞭子当儿戏，劈柴棍是常挨的，一咬牙便挺过去。不动窝，从早晨能骂到日平西。有朋友，就完事，从不会斗经纪。说不了，打官司，衙门口去相抵。真无理，搅出理。四角台上，从来没有受过委屈。到今日，学老实不泼皮。或占卦，或行医，除妖怪，救人迷，迎喜观把身栖。为传名，不需利，我王半仙一生忠厚倒被你们欺。这掸痒痒的荆条，算甚事。指望有人来劝，就算完哩。既打我，咱么已是一场子乱儿事，说不得。你们这些臭骨头，直不直。”

且说王老道骂的都是些市俗之话，说的都是些无赖子匪言，众妖一概不懂，只知他是骂人。便又把荆条加上力，抡圆了，没死活，只是胡乱抽打。王老道只道先前荆条儿无甚力量，不大理论，所以还能够乱骂。次后觉着有些重势，那两条老腿，便不似起先那样四平八稳在地下放着不动咧，荆棍抽在身上下一次，不是蜷回，就是伸去，不是旁闪，就是暗躲。堪堪的擎受不起，意思欲要告饶，又觉难以出口。因抬头瞅了瞅，老苍头一旁站着，离的甚远，只是老着脸说道：“你们这些姑娘，难道真把王老头儿打秃了吗。”

玉狐听得此话，知他已是禁架不住，遂冷笑说道：“你这打不死的杂毛老道，你不孤立了，你来这里治病，哄人钱财，尚还可恕。你又卖弄会捉妖。你看看，这里谁是妖精？如今你既然怕打，暂且饶过你去。倘若仍然不改，再犯到我的手，我也不费这个事打你，我叫我那些众妹子，揪你这老杂毛的胡子。”玉狐一句一句的数落了他半天，王老道一声也不敢言语。只听玉狐又吩咐道：“众姨妹，咱们也将野道打乏了。咱们暂且回去歇息歇息，明日再来理论。”言罢，各将手帕一抖，展眼间俱都不见。

不知王老道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王老道回观邀众友 苍头书斋搭经台

诗曰：

只为元门术太低，酿成祸患苦相欺。

顽皮道士遭羞辱，忠义苍头暗惨凄。

宝剑空持无用处，灵符已假便生迷。

群狐大逞妖魔技，须待纯阳到此携。

话说众妖狐闻听洞主吩咐住手，便一齐放下荆条，将各自拿的手帕，俱都一抖，借遁光，一齐回洞。王老道自觉羞愧，尚不敢抬头。先慢慢的偷眼看了看，一个个俱都不见踪迹，于是放开胆子，复又往四下里仔细一望，方知这些女子已皆去净。此时也不大声儿说话了，一面哼哼着，向苍头说道：“今日我可丢了人咧。你也不来劝解一声儿。”老苍头走至近前，先用手将他搀起，说：“我的道爷，你老还禁的住几荆条。我要将妖精劝恼了，若再打起我来，同你老一样，我可就早见了阎王爷了。快请起来，同我到前边用斋去罢。”王半仙道：“我这嘴脸，怎好前去见人？你快将门开放，当个屁放了我罢。”

老苍头听罢，不觉心如刀绞，忙将王老道扯住说：“如今神仙爷将妖精得罪了，妖精岂肯歇心饶恕我家？我的神仙爷，你老若再去了，谁还能保我们公子之命？今日你老虽然未能降了他们，咱们慢慢的再想主意。常言胜败乃是常事，你老倒不必如此愧怍。回来用斋已毕，奉求你老细细的写一道神疏，至诚向空焚化，哀告上天神圣怜悯老奴的愚衷，把我余生阳寿借与我家公子，我把这朽骨情愿抛残，留下小主人的性命，不灭周氏宗支。你老将此情达告过往神抵，奏与天曹俯垂鉴佑，你老虽体上天好生之德，大发慈悲呢。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老若一撒手而去，不但周氏断绝香烟，你老见死不救，未免也有过处。况出家人同有善念，你老若从此神手旁观，我还往何处再能找似你老这等半仙之体去？还求神仙爷竭力搭救我一宅性命罢。”

此际，王老道见苍头凄惨悲声，实在的进退两难。自己心里暗想，妖精大约无别的本领，不过以多为胜。莫若我也多集几个道友，与他们一对一个，就许可以取胜了。遂望着苍头说道：“你既然这等恳求，我只得仍给你们设法。适才，我并不是要走。我想着要掏寻我师傅去，问问他，传授我这些符咒，怎么捉妖治病倒不灵，挨打却这么快。倒是教的错了，还是学的差了。我挨顿打倒不要紧，叫人连我师傅的法术都瞅着不高。我若在深山古洞摸着了他，我老爷两个总得嚼会子牙呢。”苍头听说去找他师傅，连忙问道：“令师是那位仙长？”王半仙道：“你站牢稳了些，要提起我师傅，还唬你一溜跟头哪。”苍头道：“是谁，这样大名声？”王半仙道：“叫甚么，‘海里奔’。”苍头没听说过这名儿。王半仙道：“不是‘海里奔’，莫非是‘虎里槟’吧！”苍头道：“没有，没有。大概是吕洞宾老祖吧。”王半仙道：“是他，是他！我是要试探你认得不认得，你敢则也知道这么一位有字号的好朋友哪。你可老实等着我罢，我找了我师傅来，咱大家伙儿同妖精打场热闹官司，准保万不含乎。我找我师傅可是找去，把妖精可是交给了你咧，要跑了一个，可向你耍两。你放心罢，这一件事全都在我姓王的身上就是咧。”说罢，假装没挨打似的，掸了掸尘土，摔着手，一直的便出了周宅后门而去。

一面走，一面低头暗想道：“我自身入道院，本来没学过一点法术。可

巧今儿晦气，遇着这些恶妖怪，被他们羞辱了一场。早知如此，很不应该允。倘若素日有些工夫，借着纯阳老祖的名声，制服了妖精，不但受周宅千金谢礼，而且还为同道增光，也显自己的名。今反挨了这顿荆棍儿，岂不丢人太甚？这个脸须得想法找回才好。那怕到了观院里，给众道友磕头，也要叫他们帮扶我，将妖赶跑了。不然，令外人知道，岂不轻薄于我？这个跟头实在栽的无味。但我到观内，不可露受打的样儿，须得这般如此的说去，管保道友必来。”于是慌慌张张，假带满脸怒色，一径入了迎喜观内。

且说这个迎喜观，原是一座老道的长住处。地界宽阔，房广多。其中居住的老道，聚集极众。虽无飞升的真仙，却有修炼的道容。此时大众俱在院内讲论道法，只见王老道带怒，狼狈而归。大众看着他走至切近，一齐问道：“王道友今日出去，生意可好？为何这等模样回来。”王老道在路上已经安排妥了主意，今听大众一问，便故意叹气说道：“众道友你们猜，周家是怎么宗事？原来竟是些年轻的女子，混相窝反。我起初一去，老苍头说妖精闹的甚凶，我便连忙施展法力。那知刚到他们公子书房，便从里面风摆柳是的出来了好几个最美貌的姑娘，我恐是他们的内眷，正要躲开，老苍头说：‘那就是妖怪，快用宝剑捉罢。’并不是咱么攒细，果然是三头六臂，青脸红发的精灵，那怕咱与他挤了命呢，这都使得。我想，几个柔弱女子，怎好与他们相斗？常听人说，男女授受不亲。咱要与这些小娘们动手动脚，未免叫人瞅薄了。再者，又怕染了咱的仙根，故此不肯同他们较量。谁知这周公子竟招的些个会武艺的女孩子，见了我这样年纪，以为可欺，便不知进退起来，暗中给我个冷不防，一齐上前，将我按倒，拿荆条棍，倒把我好抽。将我抽急了，将要用宝剑乱砍。他们一展眼睛便都跑了。就象这么白打白散，咱这迎喜观岂不软尽了名头，令人耻笑？所以他们的千金谢礼，我也没要，总得找回这气来。我想，我虽衰败无能，我这有法力的师兄弟多着哪。我们一笔写不出两个道字来，他们眼看着我跌了矮脖跟头，再无称愿之理。我回来时，已将这话发了出去。别管怎样，望求众道友有愿去的助我一膀之力。不欲去的帮我个妙计。等着报过这仇来，再与老苍头要谢仪。”

众道听王半仙之话，一齐信以为真，同动了不平之气。一个个发恨说道：“咱同是老君门下正派，王道友既然被欺，我等也无光彩。他们别说道教缺少人物，这等任他们放肆，要叫这些女子白欺负了，谁还敬咱迎喜观是有名的道院？咱去报仇，也不用与他们打，等着这几个毛女儿出来，咱大众也不怎样他们，一齐将他们用绳捆上，两人抬一个，全弄在咱这观里来，重重羞辱他们一顿，再将他们放回去，叫他们不好见人。周公子若是知道，也就不要他们了，从此，那病也许好了。咱王道友这脸可就找回来咧。”有两个年长的道士说道：“这么办使不得。这些女子准要是人，仗着道友众多，固可捉的住他们。然要弄在咱道院里来，未免叫人犯疑，说咱们作事不正经。再者，这些女子倘若真是妖精，咱要同他们动手，焉能准保敌的住他们？咱们先问到底的，这些女子准是人，准是妖，再作定夺。”王老道听罢，说道：“我也辨不很准，要瞅他们一展眼走的那等快，多半是妖精。”众道士说道：“若是妖精，更觉可恶咧。他们既然修炼，应该敬重道教。他们见了王道友画符持咒，就当假装惧怕，速行躲避，这才是知时务的妖怪。他们反给道友个没意思，是何道理？如今咱也不必论他是人，是妖咧。咱们给他个两全的道儿罢。”

王老道听了。忙问：“怎个两全的法儿？”众道说：“咱么大众俱奔周

宅，在他书院，令人搭起一坐高台，咱们坐在上面，将天罡齐齐整整念七昼夜。这些女子要是人呢，见咱们眼目众多，大约也不敢再进书室。若不是人呢，咱们念的这天罡，慢说是妖精，就是得道的仙子，也得远离，到那时，没有了别的动静，咱就说，仍须大施法力，将妖精与他们剪草除根，好再多受用他们几天。然须先对周宅讲明，每日预备三餐。极要丰盛。你就说，我们俱是请来白帮助的，不图甚么，须得如此。然后等着咱们回来时，再给王道友，叫他们写千两银子的布施。你们说，这个道儿好不好呢？”王老道此刻已将挨荆条的难受撇在度外了，听见众道说的这法儿，又得吃喝，又得财帛，不觉心内暗喜。连忙对大众说道：“众位道友，既有这等高见，务祈同我走这一次罢。”众道士说道：“咱们同是道门枝派，气体相关，不分彼此，王道友只管放心，不必游移，我等一定相帮。事不宜迟，速速到周宅说去罢。”王老道点头，急忙复至周宅。

进了门房，叫人回禀了一声，老苍头闻听连忙迎接。入了客位，问道：“神仙爷回来了？可曾请得今师尊下降？”王半仙道：“我为你们这事，可大费了力咧。我好不容易到了海上仙山之处，找遍了三岛的仙境，未后在蓬莱岛内，方见了我师傅。我还未曾告诉他老人家，我师傅便早知道咧。先叫我坐在个神仙椅上，令仙童给了我一杯仙茶。我师傅对着我说道：“徒儿，你原来受了妖精的委屈了。这也是前生造定的因果，该有这场疼痛之灾。本当下凡结你报此仇恨，无奈这几个毛崽子妖精，也值不得我身亲临尘界。我今传授你个奇绝法，包管把那些毛妖精唬的他们尿流屁滚。连他姥姥家都认不得了。于是将诀法尽给了我，我忙着磕了个响头，我又想起这诀法虽然学会，尚不知怎么施展，正想要说，将用法亦求恩师赐教，我师又早明白我的心意，乃复行吩咐我道：‘你回去，先到周宅，派人搭起一座法台，愈高愈好，再叫周宅多备酒肉，你从此可要开荤破戒，将你们观里众道友邀上他十二位，我再赐你一部天罡经，连你共十三位，一齐念起。往来念他七昼夜，管把妖精捉净了。’说罢，还叫我不许索讨钱财，‘等着完了，只叫周宅主人到观里五道庙前写五百六十两银子布施。倘或周宅事毕之后，负心不给，五道爷自必叫他们受报应，那可不是玩的，徒儿，你可记着。天也不早了，你下山去罢。’我就回来。这都是我师傅嘱咐的话，叫人不可不信。所以我连歇歇腿都没有，就忙找了你了。”

此时老苍头已是心迷意乱，只得百依百随。忙说道：“令师既这等吩咐，岂敢不遵。”便急忙聚集众工人，搭台的搭台，备酒席的备酒席。不好拙比，就仿佛办丧事的一般掉起来。常言说，为人最怕挠头事。老苍头被妖搅的毫无主见，这王老道之言，明明不近情理，他听着竟是实的一样。只求有人捉了妖精，就花费千金也不吝惜。正是所谓，得病乱投医。且说众工人将该预备的，件件俱都安排妥当焉，等这些嘴馋的老道，好来吃这七天七夜。这王老道见法台搭起，酒席齐整，欣欣然便忙回了迎喜观。见众道友，将周宅布置的话，俱都一一说明。众道听了，也甚欢喜，以为这好酒席一定吃到嘴里咧。于是，忙差了四个伙工道士，挑着神像、疏表、香烛、供器、法衣、乐器等物，凡应用的，一概全都先送至周宅。随后，王老道领着那十二个道士，拿着踏罡步斗的宝剑，一齐来到。又令当伙居道的铺垫在法台上，设摆整齐。

不知众道士如何做作，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群狐大闹撕神像 老祖令召吕真人

诗曰：

几个雌狐便逞雄，无端作乱弄神通。

可怜众道难降伏，枉费苍头为主忠。

话说众道齐至周宅，令人在法台设了五个香案，桌儿正当中，挂上老君、元始、通天三清神像。案上铺的俱是红毡，圆桌俱是黄缎，摆上炉瓶三式，备下香烛，列上诸天总圣牌位。法台四面，悬起三教降世源流画轴，与那六丁、六甲、二十八宿、十二元辰、五雷、四帅、白虎、青龙、天蓬、黑煞、丧门、吊客，许多的凶星恶像。又拉上彩绸，挂一百单八对旗幡。所用祭品，俱摆在一张洁净桌上。台正中，设下一张正印掌教的八宝如意床。床前桌上，放定牒文、敕旨、令牌、宝剑、九环铜铃、三厢手磬、朱笔、黄笏、施食、法水。两旁排开两行桌椅，桌上设放铙、钹、钟、鼓、笙、管、笛、箫。台上左右角儿，也摆两个桌儿，一边放着个黄布包裹，乃是道德天罡经卷。一边放着许多应用物件。这放黄包袱的桌旁坐位，是王道查阅众道念的是不是对的坐儿。从来僧道门中，大凡应事的揽头，就是这个坐位，只在上坐着看经，最是个清闲事儿。

且说伙居道士摆毕，这些众道俱大摆的先进了大厅，并不拘泥，一齐就位而坐。老苍头下拜见礼，泡茶，饮毕，王半仙便说道：“咱们先响响法器，通知通知妖怪，咱大家回来，吃了斋，再去念先师的真经。”说罢，王道先穿了法衣，领着众道，冉冉的上了法台，一齐按位坐定，各就所长，将乐器拿起，便吹的吹，打的打，犹如念经一样排场。将音乐吹打了几下，王老道便持起铜铃，哗唧声一响，众道一同止住乐器。于是，王道宽了法衣，率领众道下了法台，连忙来至大厅，仍然归坐。

老苍头急忙派了厨役，挑开桌椅，摆上酒席，众道此时间闻着，真是扑鼻喷香，馋的暗暗流涎，恨不能一时到口。正摆齐备，老苍头忙来相让。王半仙道：“你不必来让。众道友全是知己，同没讲究，绝不能作客的。”老苍头去后，众道指望任性饱餐，吃个不亦乐乎。

那知玉面狐自从将王半仙辱打之后，便归洞去歇息。及至王道叫搭台备酒席之际，玉狐早又派小妖儿巡了风去。所以众道士响法器时，他早也就率领群狐而来，藏在暗处了。今见众道见了斋这等不堪，实在忍耐不住，便一团火性，陡然而起。说道：“众姨妹你们瞧，这伙诳嘴吃的杂毛野道，真乃不知自羞。令人看着，实不可容。”众狐说道：“仙姑不要着急。等他们将酒菜吃上两嘴，尝着甜头，咱们再大展法力，闹他个望影而逃。叫这些馋痨道士酒不得饮，菜不得吃，干去难受。”玉狐听罢，说道：“这等收拾他们，甚为痛快。”众妖计议已定，各用隐身法遮住身形，等候众道赴席饮酒。

且说众道俱各僭让了半天，方挑定坐位。将拿起箸来，夹了菜，喝了两口酒，忽然见一阵旋风，卷土扬沙，刮的天昏地暗。众道士美酒佳肴将到口，一阵风沙起的甚邪。法台中，香烛灭，法器飞，旗幡裂，众神牌，全折截。神像儿乱翻元始天尊掌教的老爷。桌椅歪，香案歪，飘朱笔，撕疏牒，箸与杯，满地撒。酒菜中，多尘屑，那饭内泥土更刮了好些。众道士，心胆怕，战兢兢，暗气噎，立不牢，脚趔趄，一个个皱眉瞪目似傻如呆。道院饭，粗而劣，早就想，把馋解。这机会，得意愜，为甚么大风刮的这样各别？真是，活冤孽，眼睁睁，难饱不亚，一如把命劫。这等摔碎了海碗水盘，力

白矣不。众道正然心痛恨，玉面狐已将神像扯了个尽绝。

且说众妖大展威风，真是刮了个凜烈烈，卷土飞尘。闹的众道有饭难吃，有经难唵。一切供器、法衣、圣像、神牌、俱都摔坏，撂在满地，闹了个落花流水。众妖犹未足性，在法台上闹够了，便又奔了摆酒席之处。只见众道尚在那里瞅着酒菜干生气，那玉面狐又吩咐一声，说道：“这些野道，未曾吃饱酒饭。众姨妹，可将拳脚管饱了他们罢。”于是，众妖一齐上前，拧嘴的，揪胡子的，扯衣裳的，拳打脚踢、吓的众道东奔西逃。连那茶房与铺垫，伙居道士，也有挨挂误打的，故此俱都不敢出头。

老苍头一见众道这等形状，不觉眼含痛泪，忙跪在法台之下，祷告众圣诸神，求公子病痊灾退。这也是忠心所感，义气动天。此时遂感动了上八洞的神仙、掌教的南极寿星老祖。这南极子正在静坐之际，只见一股妖气从下界直冲霄汉。急用慧目一观，早知其意。因想，这些妖狐真乃胆大，怎敢侮弄道门，残毁圣像，妄害人命，采补贪淫，作恶多端，未免可恼、可恨。若由妖精这般胡为，不但将来道教令人轻视，而且周信主仆之命，谅亦难保，遂忙叫一声：“白鹤童儿何在？”白鹤忙转至老祖面前，应道：“童儿在此伺候。”老祖吩咐道：“你速到庐山之上，诏取纯阳子吕洞宾前来听令。”这才是，白鹤应命把真形现，原来是顶如朱赤，身似雪团。腾空起，入云端，睁慧眼，看人间，叹尘世，特愚顽，利心重，被名缠，岂不知痴心到底也是徒然。总不如，全生命，保真元，超世外，入深山，苦修炼，炼汞铬，功行满，道心坚，祥云绕，瑞气攒，似我这虽非人类还列仙班。玉面狐，错了念，化人身，功非浅，阴阳气，炼成丹，生九尾，数千年，得正果，眼然间。为甚么，清明佳节却又思凡？与周信，结姻缘，不勇退，更流连，害人命，罪如山，惊动了，大罗仙，定然是恨把妖魔一刻灭完。工夫废，道行捐，难再去，乐洞天，又不知何日轮回再得转圆。白鹤飞舞空中叹，不多时望见庐山在面前。

且说吕祖邀游仙岛，自在逍遥。这日正在庐山闲观山景，忽见白鹤仙童来到，吕祖未待白鹤开言，便知其意。遂言道：“仙童至此，大约为妖狐作乱，此事我已知之。我与仙童速行可也。”于是，吕祖随着白鹤仙童，一齐来见寿星老祖。参拜已毕，寿星说道：“下界青石山下，群狐作祟。有汝门徒王道，不能降服，反惹的妖狐肆虐，毁坏了圣像、经卷，辱打道教门徒，实系可恼。今遣汝速临尘界，至周宅诛妖馘怪，感醒世人，免至从此道教无人敬重。”纯阳子喏喏连声，便领了寿星老祖法谕，急驾祥云，一直奔了太平庄村内。不知吕祖如何捉拿妖怪，且听下回分解。

唵（f ng，音讽）——高声念诵。

馘（guó，音国）——古时割取所杀敌人的左耳，用以计功。此指斩杀。

第十五回 吕祖金丹救周信 群妖法台见真人

诗曰：

妖魔集众势难当，虽是真人未易降。
仙发慈悲狐逞恶，神凭道理怪凭强。
物如害命多遭劫，罪若通天定受殃。
非是祖师无法力，群阴合聚胜纯阳。

话说众狐见这些无能的老道，俱都躲藏，便任意在法台搅乱了个不堪。这话不提，且说纯阳子按落云头，直奔周宅书院。众狐一见大罗神仙来到，不免心中胆怯，忙借遁光回了嵯岬古洞。纯阳子上了法台，一见神像、经卷，已是践踏残毁，未免在那里心中叹惜。老苍头忽然见一个道士在台上站定，便忙说道：“我的道爷，你快下来罢，妖精刚走了，你怎么又去招惹？”此时王老道因藏在书院墙外柴草垛内，猛然听说妖精已去，便从草堆里连忙钻出，问道：“你说甚么哪？”苍头道：“你瞅你们那道友，妖精在这里，他也不敢上台，妖精将去了也不知，就跑在台上作甚么？”王老道忽抬头一望，不觉哈哈的大笑，说道：“老苍头，你快过来磕头罢。这是我师傅来了。”说罢，复又使起他那泼皮性子，破口大骂道：“我说你们这些妖崽子跑了哪，原来瞅见我师傅来咧。你们如今倒是回来，咱老爷们到底见个真章儿，较量较量才算。要是这么撕了碎了一跑儿，姓王的不能这么好惹的。非得见个上下不成。”

老苍头见他说的这些话，疯不疯、傻不傻的，忙说道：“既令师尊到来，自有擒妖之法，任凭老祖发落便了。”老苍头跪在法台之下，在那里候着。吕祖对着王老道说道：“你快躲远些，不必在这里乱嚷。将这些伤了的物件，速派人送至迎喜观去罢，此处一概不用。”於是，王老道忙将这些茶房、伙居道士叫出来，一齐收拾净了，同着众道拜见真人，先回迎客观去了。

此刻惟有王老道以为吕祖是他师傅，须在这里伺候，仍然未去。纯阳子见这些器皿送走，遂对苍头说道：“山人此来，虽然为的降妖，须先救你主人性命要紧，待山人下台，你同着速去观看。”说罢，老苍头引路，一齐来至书房。老苍头将软帘卷起，真是满屋妖气。只见周公子一丝游气，身体枯干，二目紧闭，面色焦黄，悠悠的卧在榻上。凡作仙人的，都是意善心慈。用慧目一着，不由的叹惜说道：“年轻的孺子，事务不谙，被妖狐缠的如此，尚不醒悟，未免无知太甚。”苍头见仙真点头赞叹，以为公子料难救转，不觉泪眼愁眉。

吕祖见他忧烦，忙说道：“苍头，你不必如此。山人自有妙法搭救。”言罢，便回手取出一个锦袋，擎出一枚仙丹，名为九转还魂丹，递给了苍头。说道：“你速用水调化，与你主人灌将下去。”老苍头接到用内，闻得冷森森一阵清香，连忙调好，送到周公子嘴边，拖着灌到腹内。这药真是仙家奥妙，不亚起死回生。登时之间，便回真阳，保住性命。吕祖又对苍头说道：“公子之病，已是无碍。再取纸来，给他画道灵符，贴在书房门上，日后纵有妖怪，也不敢再来。然从此不可自己胡思乱想，还得静养百日，真体方能复旧还原。”

这周公子自由病深之后，已是命在旦夕，所以王老道捉妖等事，已迷的一概不知。适才因吃了仙丹，腹中邪气散尽。元阳已自保住，虽一时身不自主，心里已明白了许多，今听书室有人说话，便慢慢的睁了睁眼。苍头一见，

心中大悦，忙来至公子面前，如此这般，回禀了一遍。“如今仙人现在，大约妖怪不敢再至。公子静心保养可也。”周公子听罢，也顾不的歪想，仍然合目而眠，老苍头拨了两名妥当仆人服侍问候，诸事安排已毕。

吕祖仍又吩咐道：“苍头，你同山人仍上法台，急令仆人排开坐位，山人好画符，诏取妖狐至此，把这事解合。一者，体上天好生之德。再者，不伤我道教慈悲之念。三者，不碍他万年修炼工夫。”苍头闻听，忙派人安置停妥，请吕祖又上了法台。预备下朱笔，铺下黄纸，吕祖入了法坐，提笔写道：“纯阳子，谨遵南极仙翁命，为尔妖狐降下方。你等本是披毛类，原许你们恭修把道详。既然得入真门路，便应该遵正去循良，为甚么无故生邪念，因补纯阴去采阳？既然未遇雷击劫，须回洞，改恶于善把身藏。却偏要藕断丝连贪淫欲，恨不能把懵懂书生性命伤。至而今，虽然我们徒得罪你，并未将你怎样伤。尔等毫无忌惮多肆恶，经卷、神牌、残毁实不当。尔等只知利己损人虽得意，岂知是，罪大如天自找灭亡。山人此来无别意，写这道解合的牒文尔等细详。若是遵依我教令，山人慈悲尔等不相戕。倘若是痴迷终不悔，山人怒，未免与尔等个恶收场。”

吕祖爷书罢牒文，便一声唤道：“当方土地何在？”土地连忙应道：“小神在此伺候。不知大仙有何法令？”吕祖吩咐道：“有一道牒文，尊神可送至青石山下嵯岬洞内，传玉面狐前来见我。”土地接了牒文，领命而去。

且说玉面狐率众归入洞府，虽说扎挣不肯害怕，未免总带惊惧之色。坐在内洞，默默无言。别的妖狐见洞主如此，便你言我语，商量说道：“仙姑也是几千年得道之体，何论甚么真人不真人呢？既然高兴，残坏了神像、经卷等物，惹下他们，便不怕他们。俗语说，打破了脑袋用扇扇。丑媳妇难免见婆婆。既作泥鳅，不怕挖眼。总在洞里藏着，亦是无益。他是真人、也得讲理。莫若出去，看他怎样。他若是以强压弱，咱到底与他见见输赢。难道他是大罗神仙就无短处吗？他当时也行过不正道的事，今日若将咱们赶尽杀绝，他也须得自己想想。”

众狐正在议论纷纷之际，忽听洞外有叫门之声，玉面狐以外为吕祖来到，气的脸色焦黄。众妖道：“洞主不必生气。吕洞宾今既找上门来欺人，未免不通情理。咱们正是一不作，二不休的时候。洞主想个奈何他的计策，先将他制服，羞辱了他，管保从今以后，道门再不敢轻易临门，欺负咱们。即或他不肯干休，再来报仇，大约欲伤咱们，也非容易。再者，到那时，料着不能取胜，便想个善全的法儿，躲避了他未迟。”玉面狐听罢，说道：“事已至此，就按着这么行便了。”于是，玉狐结束停妥，方令小妖儿开了洞门。此时，土地随着便走将进去。到了洞内，对着妖狐，口称道：“仙姑在上，当方土地稽首了。”玉面狐见是本方土地，这方将心放下。

看官，你道土地怎生模样？有赞为证：

见土地稽首哆嚟年衰迈，是一个白发送斜老头儿。荷叶巾儿，扣顶门，面门儿上起皱纹，白胡须，连着鬓儿，搭扣着两道眉儿。奢列着嘴唇儿，满面笑容笑弥嘻儿。躬了腰控着背儿，上黄袍是大领儿，香色绦四头秋火，下腰系白绢裙儿。护膝袜抱着腿儿，登云鞋是圆蝙蝠的前脸云头在後根儿。手执着过头棍儿，随脚步能持劲儿，拄着他能歇腿儿，更为是保养路远走的精气神儿。谅土地多大职分儿，不过是管小鬼儿，住的是小庙儿，住家户儿，也尊其位儿，当地下受灰尘儿，头顶着佛爷桌儿。同说他最怕婆儿，就真是他怕

婆儿，可总没见他骑过骡儿。土地爷眼望着妖狐说禀事儿，这是纯阳子亲笔写的牒文儿。

玉面狐听说有吕祖的一道牒文，连忙令小妖接过，送到面前。玉狐拿在手内，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又递给众妖互相瞅罢，玉狐对着众妖说道：“吕洞宾书写牒文，与咱们前去说合之意，我看并非是要动嗔痴，与咱们较量。都是与他徒弟解合，令咱们悔过。这不过给王半仙找找脸罢了。据我想来，这倒很好。趁着周公子未曾丧命，倒不如与他相见，息事罢词，仍自各不相伤，岂不两全其美。”

众妖听罢，俱各摇手，说道：“不可，不可。洞主岂不闻吕洞宾收柳树精时节，七擒七纵，或硬或软，用无限的机关，方把柳树精制服作门徒。这而今三眼待者、飞絮真人，飘遥海外，放荡天涯，谁不晓得？如今吕洞宾既差土地前来投此牒文，这叫作先礼后兵、调虎离山之计。指望把咱们诓去，先用话语压服。若与他顶撞，再施法术，制服咱们。仙姑断不可信他一束牒文，自己去找耻辱，况牒文上直骂咱们是披毛畜类，并无仙姑暗吃延寿儿一层公案。焉有人命关天之事，牒文上反不提之理？可见是叶底藏花，虚言相诱。咱不可坠在他术内。”

玉狐听罢，微微笑道：“众妹不必多言，洞宾此来，专为经卷、神像一事。他既以礼而来，我也以礼而去。若不分皂白，便去与他相持，未免咱们无礼。等着与他见了面，回来再作区处可也。”言罢，叫小妖儿取过文房四宝，提起笔来，在牒文后面写了八个细字，乃是：“即刻便去，当面领教。”书毕，仍将牒文递与土地，说：“劳动你拿去交与吕纯阳，就说仙姑随后便至。”土地答应一声，接在手内，举步而回。

这些群狐一个个呆呆胆怯，说道：“仙姑这事作的未免轻率，千万不要孤身去与吕洞宾会面。想洞主现已修成仙体，岂能受人当面控制？倘一时言差语错，空身与他斗法，胜不了吕洞宾，这不是负薪投火，自烧其身吗？今既批了牒文，说即刻便去，料难更改。然须商议个万全计策，莫要粗心轻敌方妥。我等想着，洞主若与吕洞宾前去相会，我们大众仍然同走一次，在那里等候。如若是讲合劝解，彼此不伤，作为无事。倘若你们一时反目，我们给他个一哄而上，一齐努力，破了他，然后再作定夺。”玉狐被众妖怂恿不过，遂说道：“这个主意也是。若有个不测，众妹好一齐帮助，”说罢，玉面狐先换了戎装，众妖打扮的轻衣短袖，更换完毕，齐借遁光，直扑周宅而去。

且说土地自嵯岬洞回至法台之上，见了吕祖，呈缴牒文，吕祖接到案上。铺开一看，见牒文后面写着“即刻便去，当面领教”，看罢，不由拈髯微微冷笑，说道：“这孽畜真是不知自愧，无理之至。”连忙把牒文掷在一旁，回头对土地说道：“有劳尊神往复，且请回位。”土地打了个稽首，归位去讫。吕祖吩咐苍头，将王半仙叫到台上，对众言道：“山人不动嗔痴之气，已五百余年。似此妖狐，这等狂妄，将字批在牒文之上。定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未免又要山上动嗔痴了。这也是劫数宜然，料难自免。且待众妖来时，先以好言解释，他们如若执迷不悟，只得再用法术，降他们便了。”说罢，又令王老道与苍头：“若见妖狐一到，叫他们上法台来见我。”

老苍头与王老道一齐领命，走至门外，刚一张望，早见对面来了几个女子。老苍头知是妖怪，却见他们都是月貌花容，天姿国色，改换了戎装，一个个打扮的齐齐整整，真是眉如黛翠，唇似涂朱，眼若秋星，腮含春色，一

样装梳、美丽，分不出伯仲妍媸。虽然令人瞅着怜爱，消魂淡雅之中，却暗藏煞气。故此与人相接，惯能丧命亡身。老苍头看罢，暗说：“一个妖精便闹了个翻江搅海，因这王老道，反招出一大群来。也不知这位吕祖师捉得了他们不能？”心中正在暗想，只听王半仙嚷道：“妖精同来到了，我先跑罢！不看他们记着仇，再用荆条棍，先打我一顿。”老苍头听他一嚷，忙一抬头，见玉面狐虽然改了戎装，仍是胡小姐模样，花枝招展，已经来在门外。苍头因得罪过他一鸟枪，不免对面一看，也觉心中胆怯。又搭着玉面狐还带着好几个戎装的妖精，怎么能不唬的害怕？有心要同王老道事先跑了，又怕违了吕祖法令。无奈，乍着胆子对妖精说道：“吕仙今在法台有请。”

众妖见苍头战兢兢的说话，便含笑说道：“此来正要会会吕纯阳，你引路领我们前去相见。你就说，‘玉面仙姑已至’。”于是，老苍头领着众妖进了大门，转弯抹角，来到书院。苍头连忙先到法台之前，说是：“回禀祖师，众妖俱到。”吕祖吩咐道：“你暂且退后罢。”

只见不多一刻，众妖果然娇模娇样来至法台之下，一个个乱语纷纷。又听玉面狐说道：“既然纯阳子以礼相请，众妹等也须遵奉牒文。咱并非惧怕谁，不能不奉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变化三清之义，咱见了洞宾，也要分个次序，这截教、元门同是一理。”众妖道：“我等凭洞主调令便了。”玉面狐率众站在法台之旁，开声叫道：“老苍头在那里？你速到台上，就说玉面仙姑在此行礼哪！”老苍头听罢，忙走至吕祖之前，说道：“众妖要行礼哪。祖师怎样降他们？”吕祖拈着髯微笑道：“你去对他们说去，就说山人在此迎接了。”苍头犹若惊弓之鸟，忙说：“小人被妖吓破了胆哩！只为王半仙把小人闹苦了。有话神仙老爷自去说罢。小人肉眼凡夫，再不敢前去与妖说话了。”吕祖道：“如此，待山人自去便了。”

不知吕祖见着妖怪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伯仲妍（yán，音言）媸（chī，音吃）——比喻不分上下。兄弟排行，伯为老大，仲为老二。妍，漂亮；媸，丑陋。

第十六回 法台上吕祖劝妖狐 半虚空真人斗道法

诗曰：

狐媚神通广，神仙法术高。

欲知谁胜负，邪者自难逃。

话说吕祖大摇大摆慢慢的走至法台之前，用目观看，只见众妖狐一个个变化打扮的——

眉如翠月，肌若凝脂，齿如瓠犀，手似柔荑。

脸衬桃花片，鬓堆金凤丝。

秋波淡淡妖娆态，春笋纤纤娇媚姿。

说甚么汉苑王嫱，说甚么吴宫西施。

柳腰微摆鸣金珮，莲步轻移动玉肢。

月里嫦娥堪比赛，九天仙子亦如斯。

戎装巧样藏杀气，无怪凡情为若痴，

此时吕祖来至台前，妖狐也忙抬头而望，只见吕祖爷仙风道骨，儒雅斯文，暗里藏着威严可畏：

戴一顶，九梁巾，绣带垂，掐金线，灿生辉，太极图，居正位，蜀地锦，镶四围，紧扣着那无烦恼的头发两鬓漆黑。穿一件，赭黄袍，绣立水，八吉祥，藏水内；织金片，龙凤飞，八卦文，阴阳配；这件袍，外道邪魔不敢披。系一条，水火绦，细丝累，蝴蝶钮，鸳鸯穗；真苕麻，绵而翠；淘洗过，天河水；织女编，绕来回。一条线，无头尾，仿蛇皮，白与黑，为的是，虚拢着，无拘束的身儿不往紧里勒。横担着一口剑，号蛾眉。鞘儿窄，藏锋锐，斩妖魔，惊神鬼；在尘凡，还诛尽了丁血斑痕，似湘妃泪，又在那老君炉年还炼过几回。足蹬着，靴一对，方是头，圆是尾。步青云，绝尘秽，朝玉帝，随班队。赴王母，蟠桃会。不似那化双凫的云鞋任性儿飞。面庞儿，也不瘦，也不肥，如古月，有光辉；衬三山，眼与眉，鼻如胆，耳有垂，唇上须，掩着嘴，额下的长髯墨锭儿黑。八仙中，吕祖虽然不是领袖，较比那七位神仙还时道当为。

吕祖与妖狐彼此看罢，王面狐已被大仙正气所逼，倒退了几步，方望着台上说道：“仙真不必劳动，仍祈请允我等在此伺候便了。”

于是，吕祖吩咐苍头，叫派人在台下摆上座位，众妖一齐归坐。吕祖也将桌椅令人移在法台之前，方在座位坐定。遂拈须对众妖言道：“适发小谕，深幸不违。今山人有几句良言，欲对尔等陈其颠末，不知你等肯听否？”王面狐道：“既蒙仙真见谕，有甚么吩咐，请说便了。”

吕祖道：“夫元门、截教，虽非同类，实属一理。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变化三清，本乎一气相传至道，俟后，又经历劫数至今。你我之根基虽有人言之别，你我之功业无毫发之分。莫不本乎人心，合乎天理，以慈悲为修行之正务；以杀害为参悟之戒端。你等素具性灵，久慕人道，礼垦拜斗，食露吸风，并非一朝一夕的功夫，脱出皮毛之丑，得化人身之尊。倘能倍加奋勉，何愁身入仙区。乃无故动狂荡之邪心，与周信嘲风弄月；破残害之杀戒，将延寿粉骨碎身；毁天尊之宝卷；撕诸圣之金容；应犯天诛，罪在不赦！山人姑念尔等潜修不易，倘一旦身遭天谴，尽弃前功，深为可惜。

瓠犀(hù xī, 音护西)——瓠,即“葫芦”,瓠犀,瓠瓜的子,因其整齐洁白,常用来比喻女子的牙齿。
柔荑(yí, 音疑)——荑,初生的茅草。柔,嫩,比喻女子手纤细白嫩。

故发牒文一道，特诏尔等前来，果能痛改恶愆，尚还不晚。如若心为不然，我山人的道术，谅尔亦所素晓。断不能容留宽恕！”

玉面狐听罢，虽觉无言可答，但听到甚么非类，又甚么脱去皮毛咧，分明是骂他们为畜牲，不觉羞恶之心便难按捺。于是，杏眼含嗔，双蛾紧皱，用手往桌案上一拍，对着吕祖，娇音咤叱的说道：“吕纯阳，你且住口！你说的这些话，未免过觉刻薄。你既用牒文将我等诏来，就应用善言解合。作甚么讲根柢，兜我们的短？扬人之恶，并不隐言。当着我这些同气连枝的众姨妹，竟用这些大言铺派羞辱于我。你想想，这些话叫人听的上听不上？我今日要受了你的这口气，我这玉面仙姑的名儿谁还当个甚么！你未从褒贬我，你也把自己行藏想想再说别人。你的出身，原是黉门一秀士。赴科场，名落孙山。既读孔孟之书，就不该弃儒人道，大概因着学问浅薄，不敢再奔功名。然既归了道教，应该行些正事，谁知你仍然品行污浊，岳阳楼贪杯滥醉戏牡丹，破了真元，那时你也是犯了天谴，险些儿作不成神仙。幸尔汉钟离给你出了个坏主意，打下了成胎的婴儿，化为乌有，方保住你的性命。难道说，你这不是伤害人命，破了杀戒吗？洛阳修桥，观音大士变化美女，在采莲船上歌唱，言有‘以金、银、财宝打中者，愿以身归之，’这原是为的蔡状元力孤，工程浩大，故此，菩萨设法攒凑财帛，资助鲁班以成功效。你一知道，便陡起邪心，便去把菩萨调戏，以致菩萨一见，飘然遐举。游黄龙寺，你又卖弄法术，无故飞剑去斩黄龙。身列仙班，虽说应该下界度人，但你不是卖墨，便是货药。又用瓦罐贮钱，令凡人看着虽小，到底投之不满。难道你这不是幻术惑人，嗔痴不断吗？你的这生平履历，我看着酒、色、财、气，般般都有。你还是大罗神仙，尚且如此。我虽行的错误，与你并不相干。你说仙姑是邪魔外道，护着你那无用的门徒，你焉知仙姑也不是好惹的呢！”

这妖狐说的一片言词，虽属荒唐，亦有毫厘实事，但他将实事说的截头去尾，倒仿佛吕祖真是如此是的。岂知吕祖有慧剑三：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焉有神仙如吕祖而烦恼、色欲、贪嗔不尽断绝之理？凡玉面狐说的戏牡丹之事，与洛阳桥打采莲船，俱是齐东野人之语，无可考较之言。至于飞剑斩黄龙，更是伪撰妄言，虚无缥缈不过。妖狐觉着对答不来吕祖之话，故杜撰出这等幻异之说，以诬吕祖。那知神仙已是火气消除殆尽，方证无上妙果。再若能有所原谅之处，总是涵养着，不妄动嗔怒之气。所以吕祖听罢这些无影响的话语，仍然不动声色，只是拈髯微笑，暗想，妖狐真是嘴巧，竟敢与我开这一番议论。似此无稽之谈，倒不必与他分辨。我仍把正教、邪教，分析明白，叫他自己斟酌。若能悔过醒悟，就便两免嗔痴，又对着妖狐说道：“玉面狐，你造作谣言，山人也不与你计较。我劝你改过收心，弃邪归正，皆是善意。你果能蠲免了那恣情纵欲之心，消除了那肆恶逞凶之性，改了截教中之匪气，顺了我存心见性、为善行慈元门中的道理，自然日后修

愆（qi n，音千）——罪过，过失。

詈（lì 音力）——责骂。

黉（hóng，音红）——古时学校。

遐举——远行。

齐东野人——孟子答弟子问上古故事时，说：“此……为齐东野人之语。”后喻道听途说荒诞无稽之语。亦作“齐东野语”。

蠲（ju n，音捐）免——免除。

到了天狐地位。”

这玉面狐听到此处，又不待吕祖说完，便将身站起，说是：“好个纯阳子吕洞宾，你倒不必绕着弯儿倚你们是元门正教，暗讽我们是截教旁门，来拿这话压人，你也不必绕舌，错了念头。你既说仙姑是旁门，索性与你分个胜负，咱们见个高低，看看截教、元门谁强谁弱便了。”说罢扭项回头说：“众妹你们看，这野道实在欺人太甚！咱大众一齐动手，看他有何能为？”

且说这些众狐，本是野性不退的妖魔，见吕祖这样说话，早就不怀好意。今听玉面狐吩咐，便齐抖精神，要闹个武不善作。你看，一个个紧了紧头上罩的弹花帕，搓拳捋袖，直奔法台，玉面狐更是心中冒火，一纵身形，先来至吕祖法坐之前，踢翻桌案；又往西北上一指，口中念念有词，登时之间起了一阵狂风，尘沙乱滚，烟雾迷漫，满院里乒乒乓乓，真是刮的昏昏黑黑，怒号跳叫，亚似撼天关，摇地轴，指望把真仙眼目迷遮住了，好上前动手。

那知吕祖见妖精如此无理，便一挥手，拔出宝剑，按在手中，向乾天一指，叱曰：“风伯等神，速将此风止息。”那风须臾之间就停住了。这些妖精起了妖风之后，便用遁法腾空，站在云端之上，暗暗的看着吕祖。只见风虽利害，法台并未折倒，吕祖亦仍在那里稳坐。又见他用宝剑一指，风便息了。玉面狐已知破了他的法术，不觉脸上一羞，倍加恼怒，遂大声嚷道：“吕洞宾，你敢到空中与仙姑比拼，方算你是仙人领袖。”

吕祖见妖精甚是不知进退，手持锋刃在空中讨战。吕祖一想，这等泼魔，若不与他个利害，终难降伏了事。于是，将身一动，足下便生了几朵金光灿烂的莲花，捧着化身，忽忽悠悠往上而起五彩祥光。来到空中，仍凑合在一处，犹如履平地一般。堪堪离着玉面狐切近，一回手，由背上亮出蛾眉宝剑，用剑一指言道：“我把你不知死活的畜类，实实可恼。有心将尔等一剑挥为两段，又怕污吾宝剑。”

此时玉面狐见吕祖来至近前亮出玉剑，以为是要厮杀，也听不见吕祖说的话是甚么，便把手中的兵刃迎着吕祖砍来。吕祖连忙用宝剑架住，说道：“山人若与尔等动手相拼，大失仙家雅道。”言罢，用手中蛾眉剑向着众狐一掷，顷刻间，变出无数的蛾眉，如剑林一般，将众狐一齐围裹。这些众狐俱恐宝剑伤着，各以兵刃遮架，闹的空中叮当乱响。惟有玉面狐冷笑说道：“众妹不必惊恐，此乃凡间剑客之火，不足为奇。待我用术破他便了。”说罢，运动丹田的三昧真火，向四面喷去，飞剑俱不能近，此乃火能克金之故。又连喷了几口，凡变化的众剑，反俱都融化，只剩了一把蛾眉剑的本身，此又是真金不怕火炼之故。

吕祖一见，忙把蛾眉剑取在手内，刚要另想别的法术降他，只见玉面狐趁着那野火烧广之势，又把樱桃小口一张，吐出那月下炼成的一粒金丹，随着那三昧真火，一齐喷去，要伤吕祖。这丹，乃是妖精炼成的真宝，虽说仙人不惧，也得真的留神。吕祖用慧目一观，只见一片火内裹着有大如明珠一块宝玉，内含着无限光芒，滴溜滑又似风车轮一般，回环旋转。吕祖乃唐朝进士，又修成神仙之体，岂有不谙卦理生克之术？知道阴气多，阳气少，阳衰阴盛，惟水乃能克火。但凡间之水恐难敌妖精的真火，想罢，说：“有了，我何不将银汉天河之水取来一用？”于是，念动真言，仙家法术果然奇妙，展眼之间，半空中波浪滔天，竟把那些狐火妖丹俱都扑灭。

玉面狐见破了他们的丹火，欲想再以法术相较，恐怕不能取胜，只得又吩咐道：“众妹不必着忙。料这野道也无计奈何咱们。何不将咱的防身法施

展出米，再敌这野道？”众狐听罢，各放出腥臊之气，把吕祖围住。凡仙家最怕沾染不正之气，吕祖觉着妖邪放出恶气，连忙回身躲避。众狐见吕祖远避，觉着正合其意，遂趁便离了云端，一齐都回了嵯岬洞内。

吕祖见众妖已去，并不追赶，惟恐邪气冲了身体，忙用天河水沐浴了，然后将水又送回银汉之内，方按落云头，来至周宅法台之上，就便坐下。

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吕真人净室请天兵 托天王兵临青石山

词曰：

却嗔狐媚，特地兴妖作罪。真人虽欲慈悲，妖反不知自悔。违背，违背，神仙也觉无味。无知异类，辜负仙真教诲。天心尚有挽回，妖怪偏不速退。琐碎，琐碎，把天神约会。

话说吕祖恐邪气沾身，用天河水净体已毕，仍放还银汉之内。此时，众妖已是得便而逃。吕祖按落祥云，落在周宅法台之上。苍头一见，连忙叩头，问道：“神仙爷在空中与妖精打仗，可将妖精捉净了？”吕祖道：“你不必多问，速速去收拾一间洁净房屋，内中放下一桌一椅，再备砚台一块，新笔一支，黄纸一张，净水一盂，杨柳枝数株，长香三炷，素烛一对，一齐预备，送到净室之内听用。”

苍头连忙答应，备办俱妥，忙将吕祖引至净室之中，坐在椅上。吕祖复吩咐道：“苍头，你可晓谕家下人等，一概不许于窗外喧哗、窃听、偷看，倘若违背，冲撞了天神，可是於自己大无益处。”苍头听罢，忙对众人言明，自去守候公子。这里，吕祖闭目定性，约未半刻，便在房内拈香已毕，复又掐诀、叠印、念咒、画符，又用杨柳枝调钵中净水，遍把尘中俗气挥洒干净，然后在烛前用火将灵符焚化。

这一片至诚真心，顷刻感动天上神祇。值日功曹闻着信香之气，不敢怠慢，连忙顺着香气冉冉从空而降，来至吕祖法坐之前，拱手躬身而立，你道那值日功曹怎样打扮？有词为证：

这尊神，躬身站在净室之内，和容悦色，满面堆欢。论起来，本不凡，专管查，恶与善、忠与奸。每日里，不得闲，坐环中，遨游遍。居此位，忠心正直更有威严。戴一顶，累丝冠，珠宝歌，红真纓，微微颤。银盘脸，多丰满，眼仙星，鼻悬胆，两撮儿掩口微须在唇上边。穿一件，黄金铠，套连环，鱼仁之，光灿烂。宝带紧，挂着剑。左右分，裙两扇，相衬着薄底战靴五彩鲜。启文簿，一篇篇，人间事，记的全。一件件每日在天曹启奏一番。

因纯阳祖的信香升上界，请到了值日功曹在香案前。值日功曹立在法坐之前，吕祖亦将身站起，说道：“无事不敢劳动尊神。今有一道文疏，祈上神投到托塔李天王圣驾之前。”功曹神领命，接过文表，复又回转天庭，将文疏投与天王去吕祖见功曹神去后，连忙步出净室，命苍头把香案撤了。“打扫法台伺候，待捉住妖怪，好来此审问发落。山人先到青石山去等着天神到来，共围崑崙古洞。”苍头领命去讫。吕祖驾着云头，方离了周宅之内。

且说玉面仙姑自从令众狐齐发腥臊之气，吕祖躲避之时，俱都得便归洞。玉狐来在洞内，自思：“今日之事虽然彼此未曾伤碍，大略吕纯阳不肯相容，一定约请天神来此打仗。倘那时，众寡不敌，如何是好？不知小妖儿请的云萝、凤箫二位仙妹为何不来？莫非他们见我所行不正，恐殃及他们身上？然结拜之时曾说时，患难扶持。难道此时背盟负约不成？若真如此，世界上凡结拜的兄弟姐妹，全是不关痛痒，有福自享，有祸自挡便了。素日说的甜言蜜语，竟是平安之日为的来往吃喝、热闹而已。罢！罢！罢！这些没良心的势力小人。从此我被天神杀了便罢，若是再能有个生发，一定与他们断绝。”

玉狐正在洞内怨恨盼望，忽听小妖儿报道：“二位仙姑到了！”玉面狐此时听见来了两个帮手，真是喜从天降一般，慌忙迎接进去，一齐坐定。云萝仙子问道：“不知贤姊见招有何吩咐？”玉面狐遂将如何与周公子来往，

怒吃延寿，如何辱打王老道，大闹法台，如何得罪吕洞宾，现今他去约请天神，不肯罢休的话，前前后后、如此这般说了一遍。云萝听罢，说道：“这事据贤姊说来，吕洞宾本来道法颇高，今又邀请天兵天将，大约料难是他们的对手。常言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倘若与他对垒相抗，那时被他擒住，吕洞宾焉肯轻易发放？据愚妹想来，莫着避其锋锐，将众妹等一齐迁在别处，贤姊居在愚妹之洞，或凤箫贤妹之洞，痛改前罪。吕洞宾虽知在我们洞内，他晓得仙姊改过自悔，大略不肯再究。等着这事冷淡了，谁还肯再来多管？”凤箫公主亦说道：“这主意却很好，倒免的彼此不安。”

此时，玉面狐似有允意，这些未修成的众狐仍然野性不退，一齐说道：“二位仙姑说的虽然不错，无奈，吕洞宾欺人太甚！当面羞辱洞主。我们洞主也是修成的仙体，岂肯白受他野道这口气，常言道：他有他的登云法，我有我的入天梯。我们定与这野道势不两立。”这也是众狐的劫数难逃。所以玉面狐听了这派话，登时火性又复冒起，遂决意说道：“二位仙妹不必相劝。我若一躲避吕洞宾，岂不令天下同类耻笑，丢了我玉面仙姑的声名？求二位仙姑竭平生法术，助愚姐一场，与这些毛神见个高低，再作定夺。”凤箫公主、云罗仙子两个听罢，心内虽不乐意，到底同类怜同类。况且既来至此，若不相帮，恐伤了同类义气。故此，觉得不好推辞，只得答道：“诸事听凭仙姊吩咐便了。”言罢，玉面狐连忙说道：“事不宜迟，吕洞宾若将天神请到，必来堵住洞门。咱趁早出去要紧。”于是，将那洞内大小群妖、以至豺、狼、獾、鹿，俱安排在丛林密树之中，调开队伍，整顿旗枪，专等天兵一到，好去冲锋打仗。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吕祖来至青石山下，远远望见祥云缭绕，瑞霭缤纷，知是天王来到，忙把赭黄袍一抖，两足生云，起在空际迎候。只见天门开处，旌旗招展，托塔天王率领天将天兵排着队伍冉冉从天而下。内有六丁、六甲、马、赵、温、刘四面护卫，二郎、哪吒分为左右，十二元辰为后队，二十八宿押阵角。带着天罗地网，各持弓箭刀枪，真是簇簇森森、威威武武。又有一面坐纛大旗，拴着豹尾，一齐奔到青石山的境界。吕祖在云端里看着天神渡过天河，堪堪离得切近，速又复起云头，迎至天王驾前，躬身稽首。天王亦连忙离鞍下马，彼此相见。

礼毕，吕祖道：“尘凡下界，妖狐作乱，搅扰乾坤，残害民命，毁坏神像，藐辱元门。贫道因奉南极仙翁法令，动救世之苦心，欲将群妖降伏，致劳天王神威圣驾，故此，谨具表文，通诚奉请。”天王道：“下界妖氛甚盛，金星已表奏天庭。玉帝正要诏遣天兵诛馘妖孽，适值监察神值日功曹将上仙牒文捧到。狐媚猖狂，皆由我辈失察之过。适才至玉帝案前请罪，即蒙敕旨，令我等下界擒妖，剿除恶孽，与民除害。请上仙稳坐法坛，降妖乃我等天曹分内之事。”吕祖道：“如此，请天王乘骑便了。”天王道：“便与上仙携手而行，同到青石山界，岂不甚好。”

说罢，按落祥云，来在嵯岬洞外。天王于是调开了天将天兵的队伍，先堵挡了妖狐洞门，又吩咐众神在洞外即刻讨战。只见嚷闹了多会，并无妖精的动静。哪吒便走过来回禀天王，说是“妖精藏在洞内不肯出来，如之奈何？”二郎道：“不如咱先进洞巡察一回，然后绝其巢穴。”哪吒道：“咱就进洞。”

纛（dào，音道）——古时军中大旗。

稽（q，音起）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

二神各持兵器，在洞内周围找了一次，并无妖狐下落。回来将要用火焚洞，忽听密树林中有操演兵刃之声。二郎、哪吒来在高处一望，只见妖精一齐聚在那里排队呢。二郎、哪吒正在看视，有几个小妖也都看见了天神，一齐来至玉面狐近前嚷道：“天兵天将来了，请洞主分拨我等，快出去打仗争战罢。”玉面狐听罢，正是无可奈何之际，欲罢不能之时，只得出去抗违天命，舍死忘生的与众神交战去了。

不知谁胜谁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天兵大战众妖狐 识天机云凤归山

词曰：

变化多端，狐媚无羞真不堪。强把神通展，无计外乎天。反惹泼缠，愈增过愆，到头来，雨覆云翻，只落得，万年道术一时捐。

且说玉面狐凑了些成精的走兽，也是甚么智谋参军，动不动使用计策；也是甚么威武偏将，直不直就要厮杀。巡逻的找了几个快腿的野走狗；作马的寻了些个吃人的饿急狼。兔子摇旗，猴儿开路，一齐乱嚷。各拿防身兵器，簇拥着几个妖狐，都是女将打扮，都有千百年的修炼，一个个变化人身，各自有各自的形容。花枝招展，燕语莺声，催领着一群狼虫虎豹，也是旌旗高举，剑戟如林。一团阴气，就地乱滚，犹如浓烟密雾，黑漫漫的遮蔽红日，闹嚷嚷的各逞凶威，有如潮涌一般利害。玉面狐又派云萝、凤箫道：“二位仙妹先在旁边略阵，如若愚姐不能取胜，二位仙妹再相帮扶可也。”凤箫、云萝各自应诺，随在阵后。于是，众狐又相拥玉面狐一齐飞奔对阵。

天兵大队摆开阵势，压住阵角。群狐往两边一分，正中显出了玉面狐的容貌。此刻妖狐又是一番模样：直立着两道似戚非戚的蛾眉，圆睁一双似水如星的杏眼，包含着一派杀气，铺堆着无限威风。裙下双钩按丁字步儿站住，手中宝剑照八字势儿分开，满面嗔怒，手拿雌雄剑一指，大声叱道：“天兵中的领袖，神将内的班头，速去报与李天王、吕洞宾知道，就说玉面仙姑前来讨战。”

此时，天王与吕祖正在青石山顶之上稳坐，只见众妖乱哄哄的出来讨战，天王便哈哈大笑，说道：“这些妖狐如此伎俩，便敢平地起风波，真是无羞无耻，背逆天命，该当万死。狐假虎威，抗拒天将，这等目无法纪，实是死有余辜。待吾神命旗，诏取五雷、四帅，布稠云，展利电，霹雳一声，击了这些众孽畜，准保有翅难逃，皮囊化为灰烬。”

吕祖听罢，连忙摇手，说是“天神休得如此，暂且息怒。这些妖狐虽然抗拒天兵，应该用雷击死。但可怜他万载修行，莫若将他生擒，先审问他一番。他若悔恶向善，便治他个轻罪发落，教他改过自新。他若痴迷不醒，再将他处死不迟。常言‘天有好生之德。’求天神体天而行可也。”

天王拈髯点头说道：“到底上仙慈悲宽恕，度量广大。既然如此，待我令众神兵擒他便了。”说罢，天王将手中宝塔向上一举，塔上第一层金铃响动，乃是诏取丁、甲、元辰的号金，只见六丁、六甲、与十二元辰一见金铃摇动，俱都不敢怠慢，迎下山来，便要同妖精交战。各物方向，上前抖擞神威。

玉面狐见丁、甲、元辰迎将下来，忙传了一声号令，说：“谁去与这几个天神对敌？”言罢，从背后转过天马狐精与混狄狐精，说道：“我两个愿去挡这头阵。”玉面狐吩咐道：“须要仔细。”二妖说是“晓得。”便跨上异兽，冲出阵来，也不答话，两下里便动起手来。二妖与天神战未五六回合，天神势众，一齐便将两个狐精围裹住了。丁、甲、元辰将要并力擒捉，忽见二妖一齐将嘴张开，运动丹田的阴气，向外乱喷。丁、甲、元辰觉得阴邪之气扑来，俱恐被其所侵，连忙败出阵外躲避了，不敢与妖抵对，抽身归了本位。

两个狐精见天神战败，更加耀武扬威，乱嚷道：“有那个毛神再敢出来比拼？”此刻，天王在山顶石上坐着观阵，看的真切，不觉心中恼怒，说道：

“这些泼怪真乃万恶，若这等叫他们容留长智，何时方将他们剿灭得平？”说罢，满脸含嗔，把宝塔高高举起，用力晃了一回，只听十三层宝塔金铃一齐如雷响动。众天神一见，个个惊异，遂率领天兵，两下里分头将妖围住。众妖见天神势众，也破着死命互相乱战。这一阵，真是杀了个天昏地暗。二郎爷心中大恼，用三尖刀先斩了些獐、狼、豹、鹿，然后冲过阵内，专要将玉面狐生擒活捉。两个并不答话，一齐刀剑并举，各展神通，杀在一处。这一交手，更是利害，二郎神直用刀砍，玉面狐忙用剑迎，刀砍霜光喷烈火，剑迎锐气起愁云。一个是青石山生成的妖怪，一个是凌霄殿差的天神，那一个逞凶任性欺天律，这一个御害除妖救世心。二神使法身驱雾，狐怪争强地滚尘，两家努力争胜负，恨不能谁将谁来一口吞。

且说二郎神与妖狐大战多时，哪吒同众天神已将群妖首级挥杀了许多，所剩下能变化的众狐唬的魂飞魄散。玉面狐此时也是杀的香汗淋漓，筋骨酸痛，又见众妖伤了甚多，心内一觉恐惧，更是遮架不来。只得吩咐一声，令众妖各运起防身法宝，放了些不正之气，趁便败下阵来，领着众狐逃出重围。小妖死的已是堆积如山，玉面狐看着，不敢恋战，仍复奔了密树林内。

二郎神见玉面狐逃奔丛林密树，仍是不舍，便要追赶。哪吒道：“咱们暂且穷寇莫追，待布下天罗地网，再去将他们围绕。不然，此时将他们追急了，可就许逃跑藏起。”二郎道：“也是，咱先令丁、甲众神将天罗地网四面密布。”

且说云罗仙子、凤箫公主见玉面狐劝不回头，本心不欲相随打仗。因玉面狐分派了，情面上不好推诿，只得跟着前来略阵。这两个虽也是与玉面狐同类，然自己颇知纯修苦练，不肯妄作非为，且能知过去未来之事。若论道行，较玉面狐还高一层，虽也是幻化美女，常出洞游玩，从无迷人害命。今见玉面狐抗拒天神，早料着不能取胜，一定遭擒。所以只管随着阵队，并未曾与天神动手。以后见彼此乱战，云萝仙子早见天神手内持着天罗地网，遂默对凤箫道：“玉面仙姊不听良言，恐怕难逃劫数。到那时，玉石俱焚，咱两个岂不枉修炼了一场？莫若趁此机会回洞罢。”凤箫公主道：“要走，咱便速速起身。不然，众天神布上了天罗地网，再要脱离，可就难了。”两个商量已定，齐借遁光而去。回至洞内，各自闭洞潜修，以后两个俱修的到了天狐地位。此话按下不表。

且说众天神布妥天罗地网，哪吒道：“此时妖狐料必力竭势危，咱布了这四面的罗网，大约一个不能脱逃。趁着此刻，他们尚无着落，速去四面围住，与他个卷饼而归。”二郎道：“这几个毛狐，何用许多天神动手？待我自己前去，管保手到擒来。”说着，便一直的扑了密树林内。

这玉面狐正要卒众妖用遁法逃去，忽见二郎爷携着金毛童子、吼天犬、粉翅银雕的神鹰，威风凛凛的去看过来。看官，你道二郎神怎个圣相？有词为证：

二郎爷生来圣像多端正，丰满满的容光亮彩似银。三山帽，朱纓衬，金丝累，珍玉润，扣顶门，压两鬓，双展翅，盘龙滚，起祥光，绕瑞云，天神队，分职品，鹅黄色的飘带在背后分。穿一件，淡黄袍，紧随身，团龙绣，起金鳞；厢领袖，回文锦，更衬着百蝶穿花的藕色战裙。系一条，丝蛮带，缠腰紧，蝴蝶扣，穗缤纷，杏黄色，似赤金，玉连环，夔龙吻，挂宝剑，多

夔 (kuí, 音葵) —— 古代传说中一种奇异的动物，如龙，一足。

锋刃，能叫那，妖怪邪魔不敢侵。足下蹬，战靴新，升云路，走天门，随步稳，五色分，底儿薄，任疾巡，这双靴多行天界不踏世尘。手中擎，三尖刀，双面刃，双龙缠，护口分，斩妖魔，临军阵，曾在那水帘洞外大战过猴狲。金毛童，是从身，弓是金，弹是银，年纪小，正青春，跳蹩蹩，架鹰牵犬在后面随跟。

玉面狐看罢清虚妙道二郎神相，不觉的心中惊恐，欲看真魂。

且说二郎爷赶到树林之处，正要着金毛童子放鹰犬捉拿众狐，众狐忽然齐现原形，露出本相，迎近前来，反把二郎爷围住。一个个俱运足阴邪腥臊之气，向二郎神喷吐。二郎神忙睁慧目一看，但见众妖全不似先前娇烧美女之样，俱仍化成奇形异状凶恶的狐身。有几个天马狐，长毛雪白；有几个混胎狐，毛色花斑，金腿挺见，皮毛光亮。乌云豹黑白斑烂。染狸子栽针刺猥一样。烙铁印，倭刀腿，异色酷灰满地毛团，实在令人难看。

二郎神见众妖幻化这等形状，连忙用三尖刀挨次砍去。砍了几个，俱都无骨无血，软微微的，竟是些皮毛堆在那里。二郎神心中纳闷，又不知那是玉面狐的原形，于是令金毛童拽开弓，用银弹子打去。那知打着了软滑滑的皮毛，反把银弹子碰落。又将铁爪铜嘴喙的神鹰放出去抓时，鹰到跟前，捉住了一个，觉着滑溜溜，无骨无血，虽然掐住，提不起来。鹰又一缓爪，仍然逃跑，反将神鹰羞的飞回来了。金毛童见鹰不能捉拿，复将吼天犬脖卡打开撒去，那知这犬尚未追上众狐，便闻着腥臊气味，并不敢近前，竟又去而复返。二郎爷虽有神通，无法可体。

正在思想主意，哪吒忽从背后转过。二郎一见，忙将适才众狐幻化之相说了一遍。哪吒道：“这不算甚奇，这是妖狐用的截教中旁门左道，名曰：‘移花接木、抽骨遗囊。’他们运出魂灵，抽去胎骨，专用毫毛皮袋围裹。我等刀砍鹰抓，全伤不着他们的真体。他们用这抽身离魂邪术，无非欲要舍弃了臭皮囊壳，指望得便逃去。从意见，虽然妖狐这个计策不错，无奈此刻已晚。咱们现撒布了天罗地网，他们也是空用了一番的法术。”二郎道：“原来如此。想不到我被这些脱了皮毛、专用虚假的东西难住，空与他们无血骨的皮桶打仗。这些妖精，实在可恼。”说罢，怒发冲冠的道：“我非得将他们的尸灵皮斩尽不可。”哪吒道：“不必如此着恼，待我将这些毛团，一齐葬送了他们的性命。”于是，一伸手从兜肚中一个锦袋里把九龙神火罩取出，托在掌上，口中又将太乙真人传授的六字真言连念了三遍。真是神仙法宝，奥妙无穷。那神火罩登时之间，骤然向空飞起。

不知这罩落下，众狐可能脱逃不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青石山众妖遭焚 玉面狐变蚊脱罩

诗曰：

铺地遮天设网罗，妖狐虽媚可如何。

二郎变化无穷妙，哪吒神通妙用多。

吕祖终须施恻隐，天王欲待斩邪魔。

仙姑从此宜深省，日月壶中再炼磨。

话说众狐见了二郎神威，实可畏，俱都着忙，于是用金蝉脱壳的法儿，脱胎换骨，留下皮欲要乱纷纷的混住二郎。大众得便，好将真身暗遁，剩下这毛团皮袋，便可一任残伤。那知向四面一看，已布下了通天罗网，无法逃遁，未免丧魄惊魂，玉面狐此时觉着难顾众狐，自己思想，何不趁这幻化之际，难分难辨，先藏在青石山隐僻之处歇息歇息，再作道理。想罢，变了一个极微的飞虫，奔往青石山洞后去了。其余这些众狐也想着东窜西遁，无奈天兵已是围绕将来，只得仍在一处相聚。此话按下不表。

且说哪吒这九龙神火罩，本是太乙真人炼成的仙家奇宝，因哪吒拜过真人为师，故此，将这神罩赐与他。听说这宝物拿在手内，瞅着不足半寸之大，及飞到空中，便有万丈之余。何以见得？有词为证：

这神罩，仙家的至宝难窥测。起到空中甚觉神奇，滴溜溜按太极乱转移。遵的是八卦理，炼的是阴阳气，成奇偶，分男女，济与不济化出了四像才生出两仪。丹炉炼，火候齐，论抽添，全终始，熔造成，不透与，能大小，善伸屈，一体有，千钧力，虽无羽翼翎毛能起到空虚。九条龙，盘香势，光不漏，一处集，从上面，至到底，尖是头，圆是尾，按周围，分层次，象一个严丝合缝乱转的螺蛳。火焰飞，金光起，风雷响，闪电急，一层层，鱼鳞密，空中响，似驱车，就便是，金刚体，若被罩住也化为泥。这便是九龙神罩的真妙用，展眼间，定把群妖俱吓迷。

且说哪吒见众妖聚在一处，忙念咒语，将神罩祭在空中。指望一齐把群妖罩住，再用法力擒捉。谁知睁慧目仔细一看，变化的群狐乱纷纷的，只不见有玉面狐的原形。遂忙起至虚空，又向四面一望，忽见青石山后悬崖之处、石头窿穴有妖气旋绕。看罢，仍落到山坡之下，对众天神道：“我知有这天罗地网，妖狐不能远遁。如今这些小妖我已用神火罩在空中将他们罩住，须将九尾狐也诱到此处，一同罩在里面，免的再与他交手。”二郎道：“咱须回明了，再去到山上诱他。”哪吒道：“我替父王传出号令可也。”于是，高声吩咐道：“众天神须要各按方向，振起精神，把守这些群狐，勿致散乱窜避。我等要到山崖石穴之中，捉拿九尾妖狐去了。”言罢，身驾祥云，直奔了青石山后来寻觅九尾妖狐。

且说这玉面狐藏在山窟窿之内，以为众天神闹攘攘的决不理论自己。正想，我虽暗遁出阵来，不知这些众妹已是如何？莫若仍变个飞虫，起在空中看望一回。想罢，刚要幻化，忽见祥云盖顶，哪吒、二郎堪堪来到面前。妖狐见天神来此搜寻，不觉心中又急又恨。你看他，仍复成美女模样，咬牙切齿，用手把雌雄宝剑一分，迎下了山坡，那光景真是要拼命一般。

哪吒见九尾狐下了山坡，忙对二郎道：“咱快忙按落云头，我好与他交战，诱他到九龙神火罩下。”说罢，一齐身落平地，玉面狐一见，迎至近前，娇声喝道：“毛神休逞威能，欺灭截教。仙姑来也！”说罢，一双玉腕，用雌雄剑照着天神竭力砍来。哪吒一见，奋勇当先，骂道：“妖狐少要猖獗！看吾神取你的首级。”于是，脚下蹬开风火轮，手持火尖枪，看着真是威武

无比。怎见得？有词为证：

玉面狐思把天神来抗拒，只见那，三太子的威风果是超群。在上界，镇天门，正英年，真斯衬。美丰姿，骨格俊，莲花朵，化作身，天生就，离却游泥不染尘。芙蓉面，似银盆，二眸子，黑白匀，双眉秀，大耳轮，更相衬雪白银牙通红的嘴唇。双丫髻，日月分，赤金箍，扣顶门，孩儿发，黑鬓鬓，满脸上，常堆着欢悦无有动嗔。荷叶衣，双肩衬，水火绦，紧束身。系两片，水波裙。脚底下，大红鞋登定了风火二轮。火尖枪，多锋刃，金刚圈，把乾坤镇。混天绦，随心运。绣球儿，更得动。真法宝，一经施展贯通神。生骨肉，本世尊，降魔怪，转法轮，灵通广，变化真，威声显，大将军，玉帝封天师领袖护驾的亲臣。九龙罩，荡浮云，妖魔见，冒真魂，若罩住，被火焚，这宝物赐给他的原是太乙真人。自幼儿，有慧根，移星斗，转乾坤，能入海，把龙擒，踏盘石，吐青云，降了众妖氛，那石矶娘娘的童子还被他殒身。今日里，青石山前来交战，定要与玉面仙姑把胜败分。

且说哪吒与玉面狐两个交上手，真是恶战仇敌，难分难解，杀的尘沙滚滚，日月无光。二人且杀且走，玉面狐已来到九龙神火罩下，此时哪吒正想将自身脱开，把罩落下。不料众妖狐看见玉面狐又在那里打仗，便烘的一声，齐都窜将出来助战。众天神先未防备，反被他们冲倒些个天兵。众天神看罢，恐三太子见怪，复又连忙围裹上来，互相乱战。这一次，更是利害。众妖俱破出死命争斗，一个个齐吐妖氛，各放阴气，但见：

冥冥濛濛，比蚩尤 迷敌的大雾；昏昏黑黑，例元规活人的飞尘。飞来飞去，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滚上滚下，又如那泰山崖里吐出的烟云。正是妖狐喷吐阴那气，千里犹闻臊与腥。

众天神闻着不正之气，俱怕沾染，然又无法可遏。此时吕祖正坐在山石之上，同天王谈笑。忽然也觉闻着腥秽，吕祖便道：“这些妖狐，又放了腥臊气味。待我用纯阳之气吹散他们的阴气，以止其秽可也。”于是，呼一口仙气，吹将出去，便觉腥秽消了许多。

玉面狐见有人破了他们的防身之术，心虚胆怯，恨不能一时将哪吒打败。众狐见他们洞主拼命攻战，也都呐喊踊跃，说道：“咱们若要败了，必定死无遗类。须要尽力与这些毛神共决雌雄，千万不可生怯。”玉面狐听罢，更又振起精神，狠命与哪吒抗拒。这场大战，但见又杀的：

愁云蔽日，杀气漫空。地覆天翻，神愁鬼哭。神帅无边法力，妖精许大神通。一个万仞山中的狐怪舞剑如龙，一个九重天上的太子飞刀似电。一个愤愤威威精神振抖，一个变变化化手段高强。一个呵一口妖气雾涨云迷，一个吹一口仙风天清气爽。一个有狐党狐朋助他耀武，一个有天神天帅助他扬威。一个领狐妹狐姊战真神，恰好似八十万曹兵临赤壁，一个同神兵神将收妖孽，却好似二十八汉将闹昆阳。一个是妖怪中数他作班头，一个是神仙中推他为领袖。一个要为自己争个名声，一个要为生民除却祸害。正是两边齐用力，一样显神机，到头分胜负，毕竟有输赢。

却说玉面狐奋死战住了哪吒，众狐党也俱舍死忘生，混战天兵天将。无奈，众狐外势虽然奋力拒捕，终是心中惧怯，不能敌得过众多的天神，被众天神仍然将这些狐党团团裹住，玉面狐此时也被哪吒战的气喘吁吁，披头散发，粉汗淫淫，裙开衣卸。看那光景已是灰透了贪淫恋爱之心，伤尽了兴妖作怪之性。有心想着夺路逃生，知道已布下天罗地网。料着不得能够，未免心中自叹，悔恨从前不该引诱周信，得罪纯阳，致今日被众天神所困。虽说有几千年修炼的道术，暂且无妨，但理有邪正，万难取胜。况且，哪吒正在

蚩（chī，音吃）尤——神语中东方九黎族首领，能呼风唤雨。后与黄帝战于涿鹿，兵败被杀。

青年，最是好胜，若要伤着他，众天神若是一怒，岂不目下就要废命？真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左右为难。

玉面狐且战且想，倒把个极聪明的妖媚弄的无了主意。那哪吒的一条火尖枪，原是追魂取命，今见玉面狐双剑松乱，知道他无处逃走，故意的与他来往盘旋、长征耐战，指望叫他无隙腾挪，好用法宝将他罩住，以便擒捉。此时，那神罩在空中，如轮乱转，已将所有的妖群狐党尽皆罩在下面。四外是天兵天将，围的风雨不透，到底玉面狐修行的年久，根深蒂固、眼快心灵，正在与哪吒招架之际，忽听空中风雷乱响，如连磨驱车，连忙抬头一看，未免吃一大惊，认得这法宝是九龙神火罩，若被罩在底下顷刻亡身。你看他，心急计生，也不顾大小群妖，与哪吒虚砍了两剑，便败下阵来，就势向天神队里一冲，随机应变，变了个小小蚊虫，分开两翅，没命的飞起，逃出神罩的火光之外，落在树稍之上，那里偷眼暗看。

且说哪吒用锐进迟退之法，与玉面狐厮杀多会，见妖狐只有遮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正想暗念真言，运用法宝，忽然妖精败下阵来，便即不见，心中登时大怒，说道：“这些妖狐，真是可恼。不说及早投降，反要化身暗遁。”说罢，连念三遍咒语，催的神罩直往下落，竟把一群狐朋狗友的妖精同罩在里面，片刻工夫，一齐烧死。可怜连根带蔓，狐妖辈罩下须臾被火焚。

不知玉面狐如何下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天将妖狐斗变化 神鹰仙犬把妖擒

诗曰：

堪叹妖狐枉炼修，虽多变化尚遭囚。

当时若肯心归正，何至今朝两泪流。

话说玉面狐化了个小小蚊虫，躲在树梢之上，眼瞅着众狐被神火罩俱都罩住，又猛听“哗喇”的一响，这罩落将下去，须臾之间，这些众妖皮囊胎骨俱成灰烬，凑在一堆，随风宛转而散。玉面狐看罢，惊的魂不附体，眼泪汪汪，失声叹惜。想众姊妹并未惹事生非，都因我，遭此再劫，叫我又无法将他们相救。我自己幸变蚊虫，逃出罩外，不然也是顷刻亡身。

玉面狐正在悲叹，忽然被二郎圣目瞅见。二郎爷本有七十二般变，今见妖狐变化蚊虫，在树上落着。连忙按生制克化之理，一时变化了个蜘蛛结网，欲把蚊虫网住。玉面狐也知是二郎变化赶来，料想难以遁去，将身一幌，又化了个红冠、锦翅、长翼、飘翎的雉鸡，扇着翅膀，打着鸣儿，直扑蜘蛛，用嘴便啄。二郎爷也将身形一幌，化了个满银毛、堆金线、嘴尖耳小、利齿灵牙的黄鼠狼，要来啣雉鸡的血脉。妖狐着忙，又化了一条菜花蛇，要缠住黄鼠狼，吃他的脑髓。二郎神与妖狐变化，都按一物降一物的克制。今见玉面狐变化多端，二郎神心内着急，遂化了一个红顶雪毛的白仙鹤，赶上菜花蛇，先用爪踏住头脑，令其缠在腿上，用长嘴要将菜花蛇剉为数段。

玉面狐见二郎变化奇妙，忙一挣撮，仍化现女相，抡动雌雄宝剑，以死相拼，前来决战。二郎神也复了圣相，用三尖刀狠命劈来。战未数合，玉面狐便觉玉腕难抬，抵敌不住。欲想得便逃生，四面八方撒着通天罗网，焉能遁到天地之外？事已至此，若要保全性命，除非仍与天神斗变化，再无别的门路可以延缓时刻。正在踌躇之间，哪吒也来围住，用火尖枪夹攻。玉面狐一见，料着一个天神尚难支架，今又添上位，不觉心胆皆裂。急又摇身一变，变了六个婴儿，这六个婴儿号叫六贼，当初曾魔过弥勒佛的金身，亦甚利害。但见妖狐化的六个婴儿，喜笑怒骂、连哭带喊，就是铁打的心肠，都不忍伤害。二郎神看罢，早知其意，对哪吒太子说道：“妖狐这等伎俩，也来哄弄我等，真正可笑。不免咱们与他比较，叫他心服。”

二神言罢，齐幌身形，仍按阴阳生克至理，登时化作了六个乳母，一个个大肚子抡墩，敞着衣襟，胸脯上露着两向下垂的乳头。常言说，孩子见了啣啣，一齐来叫妈妈。孩子见了乳母，一齐止住痛哭。二神变的六个乳母，赶上前去，便要抱那六个婴儿。玉面狐见天神识破，恐怕被擒，连忙又改了变化，化了五个恶鬼。这五鬼分五色，按着青、黄、蓝、白、黑。分五字，乃是杀、盗、淫、妄、酒。这五鬼也甚利害，不论道教佛门，若是沾惹着这五样是非，便能亏损道法。妖狐变这五鬼，以为天神忌讳，不肯上前，便可设法窃遁。岂知二郎神一见，眼望哪吒太子带笑说道：“妖狐大概力穷技尽，故用这些障眼法鬼混。待我等变化个降鬼之神，暗暗的捉他。”于是二郎爷将身一幌，便化成专食恶鬼的钟馗，左手执着牙笏板，右手托着金厢白玉的酒杯。虬髯乱乍，笑微微的眼，望着五鬼，用板便指。哪吒太子见二郎爷化了个醉钟馗，也把身形忙着一幌，变了个武判官形象，犹如火炭朱砂染的一般，天生恨福来迟的恶貌，皱着双眉，瞪着两眼，对着五鬼举着宝剑，真是

鸱（qī n，音千）——禽类用尖嘴啄（食）。

雄威可怕。

玉面狐见二神变化二判，要捉他变化的五鬼，心里觉着仍难脱身，便又复了蛾眉女相，与二神对垒相敌。二神也复原相，举兵刃努力齐攻。刚刚战了五六回合，玉面狐更觉力软筋麻，实难扎挣，将双蛾一皱，无奈又啐真言，再赌法力。这一变化较从前大有作为。只见：

浓雾遮漫，乾坤墨黑；黄沙滚滚，风卷迷人。雷声响的若山崩地动；雨声响的如瀑布流泉。

玉面狐变的是三头连着六臂，六只手持着六样钢锋，三个头俱戴着金盔。身体魁伟，穿着铁甲，恶狠狠的直奔了天神队里交锋。二郎爷见妖狐又变化的如此，便要化作四头八臂的再与斗胜。一旁里哪吒忙道：“若与他如此变化，何时是了？待我仍把九龙神罩祭起，结果他的性命，岂不省事。”二郎道：“不如拿活的，咱好交法旨，亦可究问情由，使万民知晓他的罪恶。”哪吒道：“既如此，我上前去捉他。”说罢，便将法身长起六丈，三头，八臂、九眼如灯，首戴金轮，大喝一声，风止沙沉，云收雨散。又呵口气，金光罩世，妖气全消。手擎法宝，扑到玉面狐变化之处，用枪便刺。

玉面狐见哪吒又识破他的变化，未免心中忙乱，不敢撻锋近前冲撞。又想众天神将天罗地网围了个严密，纵然变化，也难脱身，不如化个温柔绝美、绰约凌波的娇女，用媚言望与众天神乞怜，看他们如何捉我。主意想妥，顷刻仍复成胡小姐的模样，那等好看，真似生来的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整注游尤不足比喻。你看他，带着娇羞，将要用啾啾春鸟的声音。对着天神献媚说话，那知哪吒、二郎一齐识破这等意见，忙吩咐众天神四围旋绕，又令金毛童动手。金毛童听令，便将金弓扯开，暗暗的对准了，只听“叭”的一声，放出的银弹子恰打在玉面狐的左目上。玉面狐猛一吃惊，两眼一黑，二郎趁着此际，又将吼天神犬放出，赶上去，扯住后腿。那铁嘴神鹰早在空中扶着，盘垂着翅，一见神犬拉住妖狐后腿，也忙飞赶下来，两爪抓住脖梗皮肉，一嘴叨着头发，两个鹰犬一齐将妖狐按在山坡之下。可怜玉面狐万载修炼之功，今日落在鹰犬之手，一毫不能扎挣。

且说金毛重见鹰犬捉下妖狐，忙走到跟前，架起神鹰，喝开神犬。众天神一齐来前，用红绒套索将玉面狐牢拴。哪吒、二郎又命天兵撤去通天罗网，吹散了那一天尘氛，现出了光天化日。金毛童牵着玉面狐，二神跟随在后，来见天王。此时玉面狐遭擒被拴，自觉置身无地。一面前行，心中无限酸痛、后悔，杏眼含悲，自恨自己错了主意，无故思凡，以至被痴情缠住，邪念丛生。今日看来，这何尝不是前生恩爱，直是要命冤家。回思当日，若在洞内藏修，何能遇着可怜可爱的周公子？若不与周公子留恋，何至一时怒伤了小延寿性命，羞厚王半仙，撕毁经卷、圣相，吕纯阳请天神下界相捕？可叹众姨妹为我亡身，无故遭劫。从前若听云萝、凤萧二妹之言，何至被捉遇祸？此刻既被缚获，料着一定遭诛，但因不值的缘由情节，竟把一命呜呼！可惜空修了一场，竟成画饼；将成的大道，废在半途。

这玉面狐心内一而二、二而三，逐件的自悔自怨，万种伤情，百般惭痛，未免二目纷纷落泪。哪吒一见，大声叱道：“你这无耻的妖狐，有其此际悔恨哭泣，当初何必胡行？快着走罢！”玉面狐战战兢兢，项带红绒套索，有心不肯被牵而行，又怕哪吒、二郎不允，只得任金毛童拉拉扯扯前来，少顷到了天王之前，二郎与哪吒交令。玉面狐站在旁边，羞答答的偷眼观看天王的圣像，真觉威严齐整：

观圣像，上界的元勋另是一样，他的那仪容齐整带着雄威。面方大，赤微微，明星眼，衬浓眉，鼻端正，耳轮垂，最美的，须髯五缕墨锭儿黑。戴一顶，七宝厢，太师盔。盔头上，朱纓缀，插豹尾，双凤翅，左右飞。顶门上，罩一层，珍珠佩，钉金钉，遮且护项在脑后园。穿一件，连环甲，鱼鳞萃，螭虎口，含玉坠。夔龙式，宝剑佩，多锋利，藏鞘内，挽手绦，双排穗，更有领绣立蟒的红袍一半边藏一半披。一杆枪，锋尖锐，手中擎，真无对，映日色，起光辉，临军队，随心摆舞任意动挥。托宝塔，层层累，十三级，金铃缀，响声儿惊神鬼；火焰飞，降妖姮。为号令，把神催，铃声响，孰敢违？但要是，一经摇动便起风雷。他本是总领那三十三天的众神将，翠云宫中的一位帅魁。

却说玉面狐瞻仰天王仪表神威，不觉心中畏惧，战哆嗦的俯伏山坡之下，痛哭交垂，不敢仰视。

天王记下了二郎、哪吒的功劳，然后向吕祖说道：“妖狐就擒，群魔俱灭，从此妖气净尽，此处清平矣。这个九尾狐交与上仙发落便了。”吕祖答道：“多蒙天神大施法力、广展神通，荡清此方的妖气；仰仗天王的威灵，保全此地的民命。这青石山四面的百姓，此后安居乐业，都是天王今日降魔的力量所赐。山人毫无功绩，这妖精还是天王将他判断责罚可也。”天王道：“妖狐作耗，搅乱居民，伤残民命，我等上居天宫，不能查拿，已有失察之过。上仙邀我等下界降妖，乃是我等天曹神将应然之事。至于定罪行罚，或诛或释，仍应上仙酌量发落。祈上仙不必推辞为是。”吕祖道：“适才，山人已吩咐周家苍头打扫法台。山人便与上圣同至周宅，共议妖狐罪案何如？”天王道：“如此却可。正好叫那些下界凡夫，知道了感荷天恩，不敢为恶。”于是，吩咐了天兵天将，排开队伍，簇拥着玉面狐，金毛童仍牵着红绒套索，一齐扑了周宅书院之内。天王与吕祖也一同起驾。只见满路上祥云缥缈，瑞气缤纷。

老苍头捧着香烛，率领众仆人都跪在大门之外迎接。不多时，天王与吕祖齐到法台，在正中并肩而坐。众天将一对一对俱在法台之下围着。只听吕祖吩咐一声说：“带妖狐！”金毛童连忙将玉面狐牵在台下。玉面狐将要跪下，二郎神便走将过来，大声叱道：“孽畜！还不与我化现原形。”此时玉面狐吓的无了筋骨一般，闻听二郎神叱他，急忙忍气吞声，仍化现为狐形模样，振耳攒蹄的跪在地上，连动也不敢动。

不知吕祖爷如何审问，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太平庄真人审妖 李天王回归金阙

词曰：

妖狐战败，枉自逞凶作怪，明明有仙真，更有天神在。危殆危殆险把身形损害。摇尾悲哀，多情周子伤怀。天王欲除害，仙道善门开，合该合该，今生种下将来。

话说玉面狐跪在法台之下，就似人犯王法，身无主的样式，低头而伏，连动也不敢动。吕祖见他如此，用手一指，说道：“你这孽畜，实该诛戮。无故兴邪，采阳补阴伤害人命，残毁圣像、经卷，与山人抗衡。你想想，山人说你应犯天诛，罪在不赦，是也不是？那延寿儿，老苍头只此一子，你将他吃了，难道你也忍心？周信被你摆弄的，若非山人九转金丹，此时早作短命之鬼。你看看他那虚怯之态尚在未痊。”说着，又吩咐苍头道：“你到书房唤出周信，叫他来看看他这千金小姐。”

这周信听苍头叫唤，连忙扶着仆人来到法台之前，双膝跪倒叩头，拜谢神仙除妖救命之恩。拜罢，猛一抬头，不觉唬了一跳。只见红绳拴着一个煞白的脸、九节尾、毛烘烘的狐狸。这九尾狐见周公子，不觉形相带愧，就似恨不能要钻地窟窿是的。你看他，虽是披毛戴角的畜类，也会伤心滚泪。那光景，仿佛思量周公子当初原是气壮神足的风流子弟，如今剩了一把骷髅细骨，皆是因我采补受了亏损。满心里虽是后悔心疼话语，却是说不出来。周公子乍一看见，本是一心的害怕。如今又仔细一瞧，项披红绒套索，拴在那里，一堆毛团似的跪着，抵耳受死，摇尾乞怜，那样儿直不及猪狗。又见那二目，泪痕满面，一肚子的羞愧伤情，竟似有无限的留恋悔恨，不能出口的样子。周公子看罢，心内实在不忍，早把恨怨妖精、惧怕狐狸凶恶的本像置之度外，化为无有，反生出一种怜惜疼爱之心。竟想当时化胡小姐的模样，那些恩情欢爱。今日遭擒如此，虽然难看，大概既能幻化人身，必定还通人性。我何不哀求众神免他一死，也不枉与他同衾相好一场。

看官，你道这玉面狐见了周公子悲伤落泪，周公子欲与妖狐乞命求情，便仍是情缘不断，冤债未清，割舍不开，循环道理。且说周公子思前想后，于是扎挣着病躯，打叠起至诚心意。向着法台复又磕头，连连哀告道：“天神上圣，此事乃是弟子周信年幼无知、引火焚身、开门揖盗。自招其害，既然神圣不究周信违礼犯法，恕弟子苟合、私通贪淫之罪，恩赐金丹，得全性命。也求道祖天神格外施恩，再恕妖狐迷人之小过，表天地好生之大德，免其废命诛首之劫，惜其参星拜斗之功。冤可解而不可结，量神圣必达此理。”说罢，俯首在地，两泪交流。

吕祖听罢，尚未言语，天王便大怒，用手将周信一指说道：“你这无决断的孺子，恋情欲的痴儿，真是愚蒙不讲道理。你得了性命，尚未复旧还原，便忘了妖精害你的仇恨。常言说：以直报怨，看你竟是以德推怨。当初妖狐何尝待你有真情实意，你反这么与他讲情。大丈夫从来恩怨分明，妖精与他有杀身之恨，伤害你家婴儿，你应该将他恨入骨髓，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大丈夫所为。你看看众天神，费尽龙虎之力，好容易方将他擒住，你这不知事的呆孺，轻言将他放了。你真是在读了诗书，呆骏之辈。他对着你流泪，这正是猫儿哭鼠，假慈悲。你趁早躲开，不必哀怜求告。这等万恶妖邪，诛戮他准保他心服口服。”

周公子听了天王之话，并没松放之意，正要再往下哀告，只见天王已将宝剑亮出，唤了一声：“丁甲天神，即早与我将妖狐斩首。”众天神忙遵法

旨，接过天王宝剑，答应一声，便要王狐问斩。唬得九尾狐与周信两泪交流，一齐叩首。周信再三祷告求说道：“天神上圣大发弘慈，烧放妖狐之命罢。”

此时，纯阳大仙见周信与妖狐如此可怜，心中十分不忍。口中说是“善哉，善哉！”忙道：“剑下留情，且请天王息怒。”天王见纯阳大仙阻住斩妖，忙道：“上仙不必怜他。看这样淫邪滔天之恶，实难饶恕。这周信孺子与他讨情，岂非无知之甚。”吕祖道：“周信固是恩怨不明，不合中道。但看他这等恳求，其心真而且诚，尚可原谅怜悯。此乃是藕断丝连的情根缱绻，柳沉絮起的孽债变迁，以后自有应验。从来仙道总以慈悲为主。”这纯阳老祖到底出家人的心性，慈祥善念，见玉狐有痛自改悔之意，便欲开脱释放。故此讲这天数难移，循环之理，以验前因后果，变迁之道。

岂知天王心中不以为然，听罢吕祖之言，说道：“上仙若因他们哀告，将妖狐赦放，何以表天理昭彰，轮回报应，以警将来妖怪效尤？上仙若说可怜他修炼的功夫，诛之不忍；悯他此刻悔恨，灭之不安。何不想想老苍头之子，被他这恶狐伤害？人命至重，应犯天诛，早就应该诏取应元普化天尊，霹雳一声，劈了这逞邪肆凶的妖怪。如今既擒住他，复赦放去，岂不是无了果报循环的天理？莫若将他诛戮了，以快人心，以昭天道。”吕祖道：“上圣说的固是天心正道、报应至理，无奈山人既要释放妖狐，定不敢灭其天理，致延寿儿之命枉死冥途。自然与他解释开了冤孽，令延寿起死回生。”天王道：“上仙之言差矣。常言说，人死不能复生。何况延寿儿被妖狐害的碎尸粉骨，狼藉不堪，焉能再返人世？”吕祖道：“此术在别的教中自然未有，惟我元教却有这等法术。山人欲学庄周，运元机在姑菜，点化骷髅之骨，将延寿救活，以免此后冤冤相报。”天王道：“上仙虽如此，但到底不合赏善罚恶的至理说。然上仙用术救活了延寿，难道妖狐残毁神像、圣经，迷惑周信，以至九死一生，就不算过恶了？还是将他残灭，以彰天讨，免的将来再有妖魔援此为例，乱作胡行。”吕祖道：“上圣不必如此拘泥。焉有妖怪再敢这等兴邪作耗？”天王听罢，并不作声，那意见，务要将妖狐除灭，觉得方合天道曲直。吕祖是修炼过来的大仙，知道修炼工夫不易。所以欲发一片慈心，并非偏护妖狐。

彼在法台上谈论，天王是要活除怪，遵神道的赏罚分明；吕祖是欲妖狐改恶从善，彰仙道的方便慈悲。天王与吕祖口角言词之间，似浮露着有些参差不合之意。总而言之，神道与仙道通不能悖违天理。天王奉昊天敕命，欲将九尾狐置之死地，吕祖本当与天王分辨，无奈，干碍着天王是自己请来捉妖的天神，不能相与执谬、争论。再者，天王倘若一怒，执意不从，当时将玉狐斩首，岂不是欲赦其死，更速其死么。那时，纵然可惜他成了丹的大道也无益了。不如趁着周公子哀怜之际，妖狐未斩之时。将众天神齐送归天，免的天王不依，一怒之间，丧了妖狐性命。吕祖想罢，于是，便忙吩咐苍头“取朱笔、黄纸伺候，待山人画符送圣。”苍头设摆已毕，吕祖将黄笺铺在案上，笔蘸清泉，砚磨朱敕色，闭目含睛，掐诀念咒，秉虔心，按着先天神人法书，便画雷霆牒印一笔，笔字走龙蛇。写罢，递给苍头说：“速去法台前焚化。”苍头领命焚讫，只见味滴滴一股清烟冲空而起，果然仙家敕令，神奇奥妙。登时天际稠云铺灭，黑漫漫的遮住世俗之人眼目。忽又一阵雷雨，

缱绻（qi nqu n，音遣犬）——形容感情好难舍难分。

天神便一齐升天。吕祖在法台，控背躬身，送神归位。之后，登时祥云四散，众神已到天庭凌霄殿上。天王奏明玉帝，言妖狐已归道教发落。玉皇爷准奏，记下了天王讨妖降怪的功勋。又发下一道诏旨，令太白金星敕命四位功曹，捧到尘界交纯阳子吕洞宾开读。太白金星领了御旨，传与值日功曹，功曹神即捧天诏，驾着祥云，径往下界太平庄法台而来。

此时吕祖送天神尚未归坐，只见一朵祥云自天而下，降到法台之上。吕祖识是值日功曹，连忙恭身迎接。功曹道：“小神奉玉帝敕命，赐上仙保诏。上仙可备香烛，俯伏案下，以听宣读。”吕祖连忙令人备办妥当，跪在香案之下。功曹神捧诏读曰：“人诏纯阳子吕洞宾，卿在尘界之中，梦醒黄梁，积修至道。天经地纬悉已入通；万法千门，罔不尽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今妖党既已授首，百姓法此安生。敕卿为中八洞群仙领袖。所棕未诛的九尾妖狐，任卿按天律处置。钦哉！诏书到日，信诏奉待。”功曹神读罢，吕纯阳再拜，受诏已毕，功曹神仍复驾云升天，回缴太白金星，奏明玉帝而去。这话按下不表。

且说托塔天王率众神升天之际，一阵子风云雷雨，众仆人与长工、佃户、俱都躲在房屋之内去避雷雨。法台之下，只剩了痴情周信与九尾妖狐，跪伏在雨水泥泞之中，淋的身躯如水鸡一般，还兢兢战战向着台上磕头哀告。好容易盼的雨止云收，可巧功曹神又至。更复迟延了多时，那周信尚还不肯起来，只是那里陪着妖狐悲啼。此时吕祖在法台坐下，见他两个如此缠绵留恋，心中实不忍看。想着，似这等情痴恩爱，纵有利刀慧剑，也难斩断这样的情根。人畜虽然别，看这点真情割舍不开的意思却与人一样。这光景是，若死，须在一处，绝不各自偷生，犹如捉对的蚕蛾，至死不放一般。就是比较起人间的真夫妇来，尚还不及他俩情意恳切呢。莫若山人开一线之路，再看他将来修炼何如，倘若妖狐回头苦炼，向善改恶，山人今日一施恩惠，便可保住了金丹大道。若是仍然不息邪念，再犯了罪恶，那时再行诛灭他不迟。

这是吕祖怜惜修行苦处，恐将玉面狐万载道术一朝消灭。故于天王未去之际，便替玉面狐开通活路。再者，纯阳老祖昔日也系秀才出身，今见周信斯文一脉，不觉也是怜惜。所以先用金丹延他的性命，知道他与玉面狐有前因后果的姻缘，欲成就他两个的感应之数。况且，周公子为玉面狐哀求免死，那等真实意，恻恻悲哭的样儿，令人看着怜悯不忍。又见妖狐那光景，已是良心发现，似甚痛惜周公子病体支离。虽有人身、畜类的分别，看他两个却到一般爱厚恩深。吕祖爷想罢，把惊醒木一拍，厉声断喝道：“你这弄妖媚的妖狐。前者山人用善言将你教化，你反敢违背我的牒文，抗拒我的法命。会天神降世捉你，不说早早投降，你竟敢率众妖前来拒捕，罪犯天条，定难轻赦。今被擒获，尚有何说？”

此时玉面狐听着吕祖一问，唬的魂不附体。虽然不能说话，却直是磕头叩首，碰地如捣蒜一样。那意思也是要求着赦罪不究的样儿，畏惧之甚，眼泪直倾。一旁里周公子惟恐吕祖叫玉面狐伏诛，听罢吕祖之话，便放声大哭，哀求道：“祈上仙大开法网，饶放妖狐一死罢！这事是弟子周信枉自读书，自招的祸患，飞蛾投火，自找焚身。妖狐虽然有过，却因弟子而起。上仙剑下留情，恕了妖狐，请将弟子诛戮，弟子无恨。恕我周信，今日一死，明日就可转生。倘若上是上仙今日斩了妖狐，岂不枉了他数千年的修行，再也无时

可补了。”吕祖本来并无残灭玉狐之心，今又听了周信这派言词，想道：“此子说的话，却到是元机至理，爽快丈夫。却并不是专贪情欲，偏护狐精；到是一位仁厚至诚君子之心，不念旧恶之意。看来此子根底不俗，日后一定福祿幷祥，身名荣贵。到不如山人显显后能，开放了妖狐，救活了延寿，免的因迎喜观道士受辱，令人日后轻视了元门仙教。

于是，吕祖望着周信说道：“看苦苦的哀乞，自有一定发落处分，你且不必跪着，山人有话相劝于你。”周公子闻听，磕了个头，战摇摇的慢慢爬起。躬身控背，听吕祖吩咐。纯阳老祖一见周信，人物整秀，标格不俗，不禁叹惜说道：“周信，你自清明与妖狐相遇，原是一念之差。从来拈花看草，青春子弟往往皆然。

少年儿女时节，不免花前月下；美貌才子佳人，难免伤风败化。何况妖狐最淫之性乎？但人生之精神有限，幽期密约，欢会无穷，岂知淫欲过度，即便病入膏肓，为欢无几，即便亡身废命。似你若不遇山人，岂不几几乎与鬼为邻了？山人劝你，从今须要养气，读书，光前裕后，发觉悟之心，破色迷之障。痛改前非，尚未为晚。从今后，病体一好休妄动，再不可无故闲游，去惹妖狐。弱身躯，须滋补，调饮食，气养足，莫妄想，把药服，百日后，方保精神复旧如初。身体健，再读书，欲潜修，须闭户。文与诗，词与赋，用心思，宜纯熟，须知皇天不负苦功夫。文锦绣，字贯珠，登云路，出泥涂，前程远，志气舒，到那时功名成就岂不自如。山人的金石良言你须切记，仿学正心诚意千古的大儒。”

却说吕祖吩咐周信已毕，复问玉面狐，说道：“你这妖狐，既然拜斗参星，修行炼道，得化人身，应知法律。虽系周公子与你调情，有失正士之规，你引诱他，有负修炼之正道。然此不过夜去明来，携云握雨，犯了淫戒，还不算你作畜类的大罪恶。似那延寿儿，原是无知的顽童，与你有甚么仇恨干碍之处？你这妖狐，竟将他嚼个稀烂，致使老苍头绝后，孤独无依。你的恶处虽是一言难尽，但别的众过俱尚可恕，惟这一件，你想想，自古及今，杀人者偿命。你既犯了这人命关天的杀戒重情，实是非同小可，便应授首伏诛。”

这玉面狐自从吕祖数落之际，就如世人失了魂一般，昏昏沉沉，不言不语，也不知纯阳剑下饶命不饶。今忽又听提起延寿儿一件公案，更似五雷轰顶，吓的浑身乱战，软瘫在地。大凡畜类，虽不能说话，他要作了歹事，有人处置他，他心里也知是自己过恶，便也能低头领罪。所以，玉面狐听着吕祖说的他情实罪当，惟有哽噎悲塞，伏首点头而已。吕祖爷将妖狐断喝了几句，复又吩咐苍头道：“你速去将长工、佃户传来伺候。侍山人运展法力，将婴儿救转，与你们解冤释怨。”苍头应命，连忙将众人传唤齐备，敬候纯阳老祖命令。

不知延寿儿可能还阳不能，请看下回分解。

病入膏肓(hu ng,音荒)——膏肓,我国古代医学把心尖脂肪叫膏,心脏和隔膜之间叫肓,认为是药力不及之处。此语比喻事情已到了不可挽回的程度。

第二十二回 运元机 重生小延寿 怜物命饶放玉面狐

词曰：

从来仙道，睛里元机妙。惜修炼劳劳，赦狐罪不较。莫笑莫笑，到底真人深奥。纯

阳阐教，王道来寻闹。周信悟痴迷，延寿醒了觉。周到周到，大德重生再造。

话说吕祖见众长工、佃户齐到台前伺候，连忙说道：“苍头，你速领尔等到果木园中，将延寿儿之骨细细搜寻齐备，莫要粗心失落一块。凑在一处，捧来送到这里，待山人施展道术。”众人应命，去不多时，便都回转。持着尸骨，一块一块的通交到吕祖之前。吕祖在法台上将三百六十根骨节，按着次序，一齐排就。又令人取了一碗净水，先吹了三口仙气，用杨枝洒在尸骨之上。又叫人捧来一撮净土，也放在骨节之中，又令人将他当初扯破的衣裳取来，蒙盖上头。安排已毕，纯阳老祖坐在椅上，闭目合睛，运出了元神，立在云端，睁慧眼四面一看，只见那延寿的真魂，尚在那园墙之外，化成一个旋风儿滴溜溜的乱转呢。

但凡阳间之人，若是寿终天年的，魂魄是悠悠荡荡的，便随着清风散漫。惟这不得其死、夭年暴亡、或是着枪中箭、或是自刎悬梁、一旦的冤怨未明，这口气凝情住，再也不能解化的。气不能解，三魂七魄便不能消，渺渺无个着落，所以他若死在那里，魂魄便在那里团聚不散。这延寿儿本是一肚子冤屈，小小年纪，无故废命，他的魂灵儿飘飘摇摇，总在围墙左右那里啼哭。

吕祖看罢，心中不忍，连声赞叹说：“这孩子死的真正可惨！似这样浑身并无筋肉，旋风儿内裹着直挺挺的数根干骨架，直是雪霜白的人荒子一般，实是令人难看。可惜老苍头一生忠直，婴儿反平白的遭屈被害，纵有奇冤，也无处伸诉。若非山人答救，岂不苦了年老的苍头？小孩子人事不知，便横死在阴界，魂灵不得脱生。看起来，山人之救转孩儿，还是老苍头的忠正之报呢？”

吕祖睁慧眼在云端里叹想了一回，复按落祥云，一抖袍袖，便揽着延寿的阴魂，兜回法台之上，向那一堆白骨，仍又一抖，延寿的魂魄附在尸骨，人于壳内。吕祖连忙复归坐位，日念真言。须臾之间，那水土便能合成筋肉，骨节活动，脉络贯通，可见仙家法力如神异。只见延寿先动弹了两次，忽然将衣服用手一推，这孩子竟赤条条、精光着身体爬将起来，坐在法台板上，一壁里揉着眼，一壁里要穿他那衣裳。只见复又坐在那里。这便是仙人起死回生之法，祖里乾坤、包罗万象之能。顷刻间，延寿儿还阳，便能举动行坐。况且延寿又系童子之身，元阳未破，血气又足，故此便觉容易，不似周公子空虚身体，服了九转金丹，还得百日调养。此时老苍头一见延寿儿复活，喜不自胜，忙着便去与他找衣裳袜履。这话暂且按下。

且说吕祖见延寿已是坐在那里，吕祖用宝剑亮出，把玉面狐一指，叱道：“你这孽畜，实实可恨。你想想，若非山人来此，两条性命死在你手。虽说周公子自愿与你偎香倚玉，也实因你见他气爽神足，兴了邪念，欲盗他的真元。花言巧语，勾情引诱，每夜偷着找上门来，几个月的工夫，便将他的精气神伤到这步田地，差点儿作了幽冥之鬼。你竟图了你这孽畜的淫兴，几乎断了周氏香烟。王道来捉你，你打我门徒这还犹可。你不该撕扯神像、真经。天兵下界，你应自投请命领罪，你反招了一大群山精，与天神相抗。你还逞

妖术，施展许多变化，胆大不遵天命，是你自己遭的伏诛之祸，你休屈心、恨怨山人。山人若是将你轻放，恐你复生祸害。”言罢，走下法台，说道：“我看周公子与你乞怜，暂赦一命，但饶了你这孽畜的死罪，活罪却是难恕。你这几个尾巴，乃一千年修成一个。今已修成九个，再一千年，将十尾修全，黑色化为白色，便可名登天府，身列仙阶。一旦任情胡为，行淫害命，无故将数千年道力化为子虚，岂不可惜？今割去你八条尾巴的灵根，以偿你从前的罪业。与你留下当中的一条，放你再去修炼。倘能自赎前愆，诚心补过，也不枉山人慈悲于你。若是再蹈前辙，那时犯到山人之手，一定诛戮不贷。”言罢，将妖狐八根毛尾一齐割断，疼的个玉面狐两眼泪滴，热汗蒸腾。割毕，将项上红绒套索解落，又用剑把儿在脊背上一敲，玉面狐便就地一滚，仍变作清明闲游胡小姐模样：

真道力，割断了情根之慧剑，玉面狐仍幻化当初玉美人，可容光损。雪白的唇，羞满面，愧填心，秋波涩眉眉黛颦。比从前，灭却了悦色和容的精气神。其心内，痛十分，包藏一团的恨，不敢萌，吞气忿，那样儿，谁见过当初的西子带病捧心。发蓬松，乱云鬓，粉汗湿，衣染尘，惊慌态，战栗身，这一种，含愁模样更觉可人。

玉面狐幻化已毕在台前站，深深拜，感谢真仙留命的厚恩。

却说玉面狐虽然去了八条尾巴，尚可变化人身。故将身一抖，仍他作小姐模样，向着吕祖深深的道了几个万福，谢上仙活命之恩。吕祖说道：“玉狐，山人因你有痛自改悔之心，故将你不断。周公子福田深厚，山人已救他不死。延寿的性命冤屈，山人展运道术，将他起死回生。山人既将他们的性命救度，岂肯独丧你的残生？再者，山人并非私蹈红尘，是奉南极仙翁寿星之命。虽说令山人降妖捉怪，并未明言叫我斩恶除凶，山人何必灭残生命，伤天地好生之德？故此，山人与你等排难解围，释冤分怨，全不有伤。你与山人的门徒王道，尚有些个小怨，趁着山人在此，也与你们分说干净。”言罢，回头吩咐仆人，“速到迎喜观将王道传来，听候发落。”苍头应命，忙着差人而去。

且说延寿儿见他父亲送到衣服，连忙自己穿上。他也不先给吕祖谢恩磕头，一举首瞧见是那日吃他那个小姐，他便咬牙切齿，大喝：“妖精休走！”赶下法台，便用手抓住玉面狐的衣衿。可笑小孩子，真是不知死活。才得了活命，并不理论别的，便满脸嗔怒骂道：“你这妖崽子，那一天将我嚼吃了。我早把你的小样认准咧。你打算我不记得你呢？今日可巧，咱俩撞见，我也该报报仇了。我虽不能活吃，我也扯你的皮肉，抽你的筋，将你的血熬成豆腐块，喂我们那几个大狗。自古说，一报还一报，你想想，无故的为甚么将我吃了？你别说你长的俊俏，我们公子爱你、心疼你，你自找上门来图快乐，有仗恃。我可不能瞧着你俊俏，叫你白害我一回，饶了你。快伸过你那脖子来，我先咬一口尝尝你这狐狸变化美人的标致肉是咸是淡？你不用假装憨，当作没听见。快快的将白脖子露出来罢。不然，可是你那日怎么整治我，我可也便怎么整治你。难道说，你应该是仗着好模样儿，满街上白吃人吗？你自说罢，又在这里要白吃谁呢？”这延寿正在与玉面狐闹的高兴，难分难解之时，只见仆人已从迎喜观将王老道领来。

却说这王半仙自吕祖与狐精在空中斗法力，他一害怕，便跑了。今听周宅遣人找他，以为要答谢他，便慌忙随着仆人而来。走近书院，只见吕祖尚

愆 (qi n, 音千) —— 罪过。

在法台急坐，便先去对着吕祖打了个稽首，刚要说话，一回头，忽见延寿儿按着妖狐在那里乱撕乱扯，玉面狐一声也不言语。你看他，瞧着似觉便宜是的，也跑到近前，趁延寿儿在那里揪着，便挽了挽袖子，抡开五指，照着玉面狐就是一巴掌，打的个玉面狐满脸冒火，批一掌刚去，又要伸手。只听延寿儿怒声说道：“你这野道，是那里来的？你趁早将巴掌与我撒回去好多着的呢。你怎么若大年纪，这么浑浊。我揪着，你为何来打？倘打出祸来，算谁的乱儿？象这快活拳，敢则便宜。你趁早躲开，咱似无事。”王半仙道：“我与他有仇。”说着，仍要动手。小延寿一见，不觉怒气冲冲，说：“你这野道，真是无礼！索性咱两先试试就完咧。”说着，一伸小手儿，将王道胡子抓住，骂道：“我非将你这老杂毛的胡须揪下来不可。”一使劲，连腮代须真揪下好几根胡子来，王老道觉着疼痛难忍，便大声嚷道：“你们真是反咧！饶不谢我，今儿反倒打起我来。我为你们家挨了一顿荆条，你们竟这等谢我。咱们到当官说说理去。”

老苍头将延寿吆喝开了，忙过来与他陪礼。那知他明白了是苍头孩子，他更无明火起的闹起，说道：“你纵放你儿子揪我，咱两就是先破着这命拼一拼。我瞧着咱两个也却到人对马对，你们到看看王老头儿是好惹的不是？”说罢，便抖精神，将胡子一挽，解了道袍，摘下道巾，一齐撂在地下，奔着苍头便来动手。此时，吕祖见王道闹的不雅，连忙断喝，说是：“你等休要无礼！延寿也不许罗唆，快快的放手。待山人与你们说说因果，好解释了你等的冤怨。”王老道、延寿儿一齐止住，老苍头与王老道拾起衣巾，劝他穿戴已毕，又替延寿儿作揖陪了不是。王老道这才将胡子不挽着了。

吕祖见他们俱都安静，便念了声：“善哉，善哉！玉面狐你看见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因必有果，有感必应。前日你将延寿吃了，今日他要你偿他的性命。你将王道痛打一顿荆条，今日他给你一掌。循环果报，俱有前因，丝毫不错。若不遇山人与尔等分解，你等这些冤仇孽债不知何日方是个了期。如今既已彼此准折，料无干碍了。玉面狐，你还归青石山石洞，再去修炼去罢！日后周公子还有借助你处，至那时，再有你俩个的奇缘。如今不可再惹事，连累山人有轻放你之过。速速去罢。”

玉面狐闻听吕祖之话，慌忙跪倒尘埃，恭恭敬敬的向着吕祖稽首而拜。此时已复人身，便能说话，一面跪拜，一面樱唇慢启，说道：“上仙留命之恩，小畜铭心刻骨，不敢忘慈悲大德。上仙药石良言小畜敢不谨记遵行？有负上仙放生善念，日后定遭雷击之劫。”说着，又深深的福了几福。拜罢吕祖，羞答答的一回头，看见周公子在那里扶着拄杖站着，不觉一阵辛酸，满眼含泪说是：“公子从此须要自己保重。咱两虽非同类，耳鬓厮磨，算来也有数日之久。自蒙恩爱，足知公子并元憎恶之心。元奈，恩爱愈深，所以精神愈损，奴家何尝要结果你的性命？你的家人见你支离危殆，以为是奴安心害你，便备下许多长工佃户谋害于我，一鸟枪几乎将我命丧；又请王半仙来擒拿我，以致奴撕毁神像、经卷，惹恼天仙圣神，那不是为咱两牵情恋爱？使奴造下罪孽通天。可惜我万载将成的大道，一旦化作灰尘。奴若是早早急流勇退，何至今日如此收场？这还亏公子念香火之情，竭力哀求护庇，幸上仙施高厚之德，原情赦放残生。不然，如此房帙细事，连性命保住都难。恨当初，奴家若不被痴情缠绕，焉能含羞忍耻，后悔无及？皆因奴家虽是畜类，

也知盟誓俨然，以致牵连招祸，夫复何言？但愿公子将来富贵寿考，福禄绵长。今日代奴乞命深恩，不知何日方能图报？从此谨慎自爱，切莫关情于奴。”

玉面狐正自与周信难分难别，往下诉说，只听吕祖在法台之上声断喝，说是：“玉面狐不必流连，你今生的情缘与周信已满，还说甚么！快快的与我速退便了。”此时，周公子见玉面狐留恋之情现于声色，心中更是难受，有心想着仍到书斋欢叙一时，又不敢违背仙人法令。今听吕祖催着玉面狐速去，也只得眼含两泪，暗暗的看玉面狐重复拜辞了纯阳老祖，又对着他用秋波转了两转，含情蹙眉而去。

这玉面狐仍借循光，回归洞府，潜心修炼。那知他自与周公子缠绵之后，便不似先前修行那等心静神安。兼着先前众狐俱都残灭，只有自己孤孤伶伶，更是行坐不安，心绪不定。所以仍是常常的化成美女，在外游览山景，可也不敢滋生事端。又每逢想起与周公子那等热情，便就心惊肉跳。又想着被天神捉住之时，要丧性命，亏了周公子求情乞命，不然已是一死。这样恩情怎能叫我放得下，不如我去轮回一次，转生世间，将这救命恩情补满，再行斩断尘缘，一头向道，苦炼纯修，专心致志，免的此时收不住心猿意马，空受此凄凉况味。

大凡修行之道，最怕情欲二字。若是一被所缠，饶你怎样勉强按捺，也不能坦然安定，人与物同是一理。所以这玉面狐虽想着沉心息虑，到底心中不能熨贴安稳，竟仿佛时时刻刻的有个周公子在心上是的。真是：

欲把禅心消此病，破除才尽又重生。

玉面狐因此安定主意，临凡转世，与周公子再结姻缘，以补此生救命恩情。到后来果然投生于光禄大夫李氏之宅，名唤玉香小姐。仍生了个天姿国色，与周公子结为夫妇十数余年。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吕祖将玉面狐发放已毕，又对着周公子说道：“山人看你到不是偏护妖狐，却是怜其数千年修行不易，求着恕其过恶。据此事看来，足见你是忠厚仁人。但你虽然不念旧恶，却应该恩怨分明。妖狐与你无恩，你尚涕泪滂沱，代跪着求情。似老苍头代你担惊受怕，求人与你治病除妖，舍命祷天，情愿灭自己的余年，增你的寿算；不顾自己亲生之子，为幼主熬药煎汤，跪拜神明；受你喝叱，不惜劳苦竭力尽心。你这个病消灾退，全亏这样义仆忠直。山人劝你，从此须要另眼看待，报他的大德，才是圣人之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大概你总知道的。莫以他是你奴仆，以为分所当然，这便是你的好处了。”

这周公子自从吕祖吩咐他，吕祖说一句，他忙答应一声。今听吕祖说完，不禁感慨的纷纷流泪，连忙给吕祖恭恭敬敬的叩了头，说道：“弟子周信，蒙大仙金丹救活性命，弟子粉骨碎身，也难报天高地厚之德。大仙的玉言，弟子岂敢不遵教令，以取罪愆？”说罢，一转身，又向着苍头说道：“我周信年幼无知，糊涂特甚，冷言冷语，辜负你的忠心。望你担待我年轻病迷。我周信若是忘了你的重生的恩德，日后身不发达，子孙不昌。”说着便跪将下去，慌的老苍头连忙来至近前，也就跪下，将周公子搀住，说是：“公子是要折受死老奴了。老奴受恩主付托，职所应该。效忠尽力，扶持伺候。公子说的这话，行的这礼，叫老奴如何当得起？但愿公子身体康健，功名显达，就不枉老奴受故去的恩主寄托之重了。”说罢，二人一齐站起。

老苍头后又跪下叩拜吕祖，说道：“弟子李忠率众佃户长工给大仙叩头。此方若非大仙慈悲，不知妖精闹到何时，害多少人的性命。我李忠只这一子，

被妖伤命，若不是大仙大施法力，将婴儿起死回生，岂不断绝我李氏宗支？我的幼主，若非大仙救转，岂不断了周氏香烟？我李忠若非大仙将他二人救活，老奴也只是一命而亡。我三人性命尚存，皆是大仙所赐这余生也。大仙为此处除了一方祸害，百姓俱可从此安定。大仙的深恩似海，大德如山，我们众人无什么报答，但愿大仙的封赠，玉帝早加。晨昏草香一炷，以表我等寸心而已。”说罢，一齐拜跪而起。

老苍头正要令延寿也过来叩谢，只见延寿儿在一旁听了这半天，已知道他的小命是神仙将他搭救还魂，不觉天真发动，大恸大哭，跪倒在地，不住叩头。说道：“我延寿儿被妖所吞，敢则是神仙爷将我救转，再返阳世。我这是死去活来，算两世为人。可叹我这小命，若非神仙爷，那里还有我的命去？我是小孩子，心有良心，也无甚么可敬神仙爷，我只得多磕几个头罢了。”说着将头磕了有数十个方才起来。

众人俱都给吕祖爷叩首谢恩已毕，未了，王老道也跪在地下说道：“我的师傅，你老若是不来，徒弟可就白挨了妖精的荆棍，竟白叫妖精糟塌了好酒席，我们全白没吃着。经卷神像全白叫妖精撕了，徒弟也不过白赔本儿。如今，你老将妖狐拿问，割了他的尾巴，给咱们爷们争了光了，给徒弟也出了气啦，徒弟响当当的给师傅磕个响头，叫他们到底瞧着咱爷两个比别人靠近罢。”这王老道嘴里胡嚼乱道，吕祖并不理他，只望着法台下对众人说道：“如今妖狐已是灭者灭，降者降。尔等俱得安居乐业，须要好好的各守本分，仰答天恩，不可胡行人事，作恶为非，以致上天降灾。总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居心。常言说，为善降祥，作恶降殃。尔等自求多福，以乐余庆可也。”言罢，便对王半仙说道：“你从此也将你这昏醉沉迷节节节制。既要人道，应该守戒。你看看世界上那有你这样的老道，终日饮酒、食肉？你若能自己谨慎，改去野性，将来尚要度化于你。速回迎喜观修道去罢。山人要交南极仙翁的法旨去了。”于是，吕祖站起身来，叫了一声周信，说是：“你祖上的阴德，生代的栽培，俱都甚好。你的根底亦甚不俗。从此果能洗心涤虑，将来必定名登金榜，位列三台，耀祖光宗，封妻荫子。须要谨记吾言，日后俱有应验。”说罢，吕祖离了法台，向外便走。周公子与延寿正要上前扯住，吩咐备斋，吕祖已走的无踪无影。这正是：如野鹤闲云，飘然遐举。去交了寿星的法令，仍去在阆苑仙山、洞天福地居住去了。

周公子自从吕祖去后，便回到书房扶养身体。过了百日，果然从此目不窥户，至诚读书。三年之后，应试便得了魁元。定了一房亲事，乃系吏部尚书吴大人之女彩雯小姐。这小姐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周公子自从与这彩雯小姐结褵成亲，夫妻亦甚相得。但这小姐虽然也生的人才秀丽，到底不及玉面狐幻化之美。这周公子妙年登第，心满意足，因家业富厚，年纪尚少，不肯便出仕作官。每日在房中与彩雯小姐谈笑吟咏，若是偶然想起先前与玉面狐恩爱，便惚惚不乐。吴小姐也摸不着他的心事，亦不便解劝讯问。过了几年，彩雯小姐生了一男一女，男唤名云佩，女唤名清玉，夫妻二人爱如掌上明珠。此时周公子功名、子女，遂心如意，真似富贵神仙。谁知泰极生否，乐极生悲，周公子忽然行了几年晦运，闹了个心迷意乱。凡人之运限衰旺，那也是一定理，万不能躲得过的。此乃后事，不必多叙。

阆苑（làng yuàn，音浪愿）——阆凤山之苑。相传仙人居此。

结褵（lí，音梨）——古时女子出嫁时，母亲把佩巾系在女儿身上。后以此指女子成婚。

且说老苍头见公子病愈，延寿儿复生，心中甚是感念纯阳老祖，因扫除了一楼净室，立下吕祖牌位，每日清晨沐浴焚香，答谢降妖救命的恩惠仁德。又因王半仙曾为捉妖受打，施了五百两白银，亲身送到迎喜观内，以报妖狐撕毁的那些物件。

这王半仙从吕祖去后，他见当时长工、佃户看热闹的百姓人等甚众，恐怕传扬他被妖精辱打，又兼吕祖曾嘱咐他不准妖言惑众，以假术骗人财物，所以他当下并未敢说甚么布施，要多少银，就随着众人散了，出离周宅，回到迎喜观来。今见老苍头来与他送银子，不觉脖子后头都是喜欢。及苍头掏将出来，说道：“这是五百两纹银，奉送道爷作个小小的功德便了。”这王半仙听说只送银五百两，登时又哭丧起脸来，将两个酒烧透了的红眼一瞟，说道：“这银子都是送我王半仙的，我王半仙为你们捉妖降怪，挨荆棍，忍饥饿，上天请我师傅拘神遣将，还请道友，还叫那妖崽子毁了我们好些器物，你家预备的丰盛好斋，我们还役吃上，这一概的功劳，难道说就值五百两银子？我看你们那家当，五万两都拿的出来。你这么大年纪，难道你还不知，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吗？你快收回，我也不用银使用，你心里过的去罢啦。”

老苍头见他这等样式，知道他是嫌少，连忙陪笑说道：“这银两本自不多，但此刻宅内不甚方便，求道爷暂且收下。俟老奴主人身体健壮，请他亲身到观里来布施。再多奉补可也。”王半仙听着还来补复，这方又有了笑容。说道：“你既这么说，我王半仙先闭闭眼，收下就是啦。”老苍头见他收下，回到宅内，禀明公子。复又将延寿找到眼前，吩咐道：“你从此须要好好伺候书房，不准在外头仍去淘气乱跑。倘要再叫妖精伤害，那可再也不能死而复生了。”小延寿连忙答应而去。

且说这延寿儿自吕祖将他救转还魂之后，一切模样儿，说话、行事，与先大不相同，又安稳，又爱干净，也不去登墙爬树，也不去拜土扬尘。面貌长的甚是清秀，言语对答更加灵透，动作行为全都妥当了許多。而且还知道孝顺老苍头，怎么说，他便怎么，绝不似先前那等悖逆。他也知是吕祖将他生死人而肉白骨，每日同着他父亲到吕祖牌位前焚香叩头，真是要较比当初他那样儿，有天渊相隔之异。到后来，随着周公子读书，也认了许多的字，能会吟诗作赋，帮着周公子办理一切内外之事，无不辛勤谨慎，精明干练。老苍头为他娶了一房媳妇，情性亦甚贤淑。两人也是恩情美满，育女生男。老苍头寿至七十余尚还康健。

这是《青石山狐狸缘全传》的收缘。要知周公子求名出仕，彩霞小姐病故，玉面狐转生李玉香，与周公子再结前缘，云萝、凤箫二狐落凡投胎，小延寿与老苍头庆寿，吕祖度脱王半仙，周云佩下考招亲，周公子为清玉小姐选婿，玉帝加吕祖封号，一切热闹节目甚多，不能一一尽述。看官如不嫌琐屑，请阅《续狐狸缘后传》，便见分明。

悖（bèi，音倍）逆——违反正道。这里指违拗，不听话。

何典

第一回 五脏庙活鬼求儿 三家村死人出世

词曰：

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
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

《如梦令》

自从盘古皇手里开天辟地以来，便分定了上中下三个太平世界。上界是玉皇大帝领着些天神天将，向那虚无缥缈之中，造下无数空中楼阁，住在里头，被孙行者大闹之后，一向无事，且不必说他。中界便是今日大众所住的花花世界。那些古往今来，忠孝节义，悲欢离合，以及奸诈盗伪，一切可喜、可惊、可笑、可恨之事，也说不尽许多。下界是阎罗王同着妖魔鬼怪所住。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相帮着筑个酆都城，在阴山背后做了国都，住在里头称孤道寡，不在话下。

且说这阴山乃下界第一个名山，其大无外，其高无比。一面正临着苦海，真是上彻重霄，下临无地。山脚根头有一个大谷，四面峰峦围绕，中间一望平阳，叫做鬼谷。谷中所住的野鬼，也有念书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手艺、做生意的。东一村，西一落，也不计其数。

其中单表有一处，名曰三家村。村中有一财主，叫做活鬼。他祖上原是穷鬼出身。到这活鬼手里，发了横财，做了暴发头财主，造起三埭院堂四埭厅的古老宅基来，呼奴使婢，甚是受用。家婆雌鬼，是打狗湾阴间秀才形容鬼的姐姐。夫妻两个，都已半中年纪。却从未生育。

一日，因活鬼的散生日，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沽了一壶淡水白酒，要替老公庆阴寿。恰好形容鬼也到来拜寿，便大家团团一桌坐下，搬出菜来：一样是血灌猪头，一样是斗昏鸡，一样是腌瘪雌狗卵，还有无洞蹲蟹，笔管里煨鳅。揞弗杀鸭——大碗小盏，摆了一台，欢呼畅饮。

正在吃得高兴。活鬼道：“我们夫妻两个，一钱弗使，两钱弗用，吃辛吃苦，做下这点牢人家。如今年纪一把，儿女全无，倒要大呼小叫的吃甚寿酒，岂不是买咸鱼放生，死活弗得知的！”形容鬼便道：“虽说是要养好儿三十前，你们两个尚不至七老八十，要儿子也养得及，愁他则甚？前日我们那里来了一个新死亡人，他说阳间有什么求子之法：倘然没有儿子，只消到养家神道面前烧炷香，舍个数，便即生子，真是如应如响的。姐夫何不去试他一试？”

活鬼道：“那里有这话？神道岂是来替人养儿子的？”雌鬼道：“莫道无神却有神。既有这个老法则，我们去试试也不落脱啥官衔。倘得一男半女，也不枉为鬼一世。”活鬼道：“试试诚然不妨。但到那里去求好？”形容鬼道：“我闻得孟婆庄那里有座五脏庙，庙里有三个天尊，极是有灵有圣，姐

酆（fēng，音丰）都——地名。

埭（dài，音代）。

散生日——谓通常小生日。

揞（liè，音列）弗杀——拧不死。

弗——不。

夫要求，须到那里才是。”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路程遥远的，那里便当？”形容鬼道：“路程虽远，都是些水路。坐在船里，与游春白相一般，有甚不便当？”活鬼道：“既是这般说，老舅可一同去走走，觉得热闹些。”形容鬼道：“且待你逢好日出门时，我来奉陪不迟。”活鬼道：“拣日不如撞日，就是明日便了。”形容鬼道：“这也极通。只是明日就要起身，今日须当预先端正，省得临时上桥马撒尿，手忙脚乱的。我也要回家说声，方好同去。”活鬼道：“这个自然。”一面说，又吃了几钟罚酒，用过矮面，形容鬼作别回去。

活鬼便到鬼店里买了些香烛之类，又叫了一只两来船回来，千端百整。到了次日，活鬼便教鬼先把行李搬在船上，一面端整早饭。凑巧形容鬼也到船头了，便大家吃饱了清水白米饭，喊鬼跟了，一同来到，形容鬼伸着后脚，跨上船去，只见那只船直洗转来，几乎做了踏沉船，连忙拔起脚道：“姐夫，怎么叫这只船？如此洗法！”活鬼笑道：“亏你做了阴间秀才！难道连孟子的说话都忘记了！”形容鬼道：“有甚说话，我却不记得。”活鬼道：“《孟子》上说的：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只两来船，你用了大脚力踏上去，教他怎么不洗？”形容鬼也笑道：“我虽做了秀才，那些《四书》、《五经》，都已呕还先生，那里还有己得？”

两个说说笑笑，上了船，艄公便把船撑开，摇着干橹，慢慢的一路行去。活鬼道：“这里到孟婆庄有许多路，若这般初一一橹，初二一橹的，几时才到！为甚不使起篷来？”艄公道：“使篷须看风色。如今尚在阴沟里，七弯八曲的，一路风头弗顺，怎么使法？相公既然要紧，待我们伙计上去背起水纤来，就快了。直等到了奈河里，才好使篷。”活鬼道：“既如此，快上去背。”

艄公便把船停住。船上伙计注好纤绳，跳上干岸。活鬼便教鬼替他把船撑一撑。鬼拿起撑篙，用尽平生之力，望岸上一撑，不道趁水推落，船便望着对岸直贯转去。艄公道：“你这小弟弟，真是个笨贼！又弗是撑弗开的船头，何消用这瞎气力。撑船也要捉顺丝缕，望前撑去，怎倒这般横撑船起来！你可坐下，如今不用撑了。”

鬼便放下篙下，跷起半斤卵子，坐在船头上，一路看那岸上过路人钻撑。到得阴沟口头，只见经岸旁边，蹲着一只愤气癩团，抬头望着天上一群天鹅，正在那里想吃天鹅肉，看见他们船过，便望清白河水里一跳，却被一条倒拔蛇衔住不放。鬼忙拿起洗尿拖纷，却待打去。

活鬼喝道：“蛇自过，犬自行，你去打他则甚？”喝声未绝，鬼已将拖纷打下，恰正打蛇打在七寸里，早已命尽禄绝，浮在水面上。癩团也随风逐浪去了。

——男孩。

船头二字，应排于下文一同来到之下。

洗（gu ng，音光）。

然船同音，王洗同音。

背——拉。

斤（pán，音盘）——量词。

癩团——癩蛤蟆。

拖纷——拖把。

船已出了阴沟，到得奈河里，凑巧遇着极顺的鬼阵头风。但见来往船只，也有随风转舵的，也有趁水推船的，尽在那里颠篷掉抢。活鬼大喜，忙教艄公也快起篷来。艄公便把十二叶篷扯足了，那只船便云飞射箭一般，望前行去。

形容鬼道：“姐夫闷了几时，如今这样顺风顺水，难道还不开心？”两个说说笑笑，正在高兴，只见艄公手忙脚乱的落下篷来。活鬼道：“难得这样兜艄顺风，怎么就要落他？”艄公道：“前面奈河桥来了。”活鬼向前一望，只见那桥还远远的，看去不甚分明，便道：“桥还远着多哩，怎就这般要紧？”艄公道：“我们行船的老秘诀，须要远桥三里就落篷，方能船到桥，直苗苗。”活鬼无奈，只得由他落下，仍把干橹摇着。

看看来到桥边，只见一个老鬼，颈上挂串数珠，腰里束条黄布，双手捧了卵子，跨着大步，慢慢的跑过桥去。

活鬼笑道：“你看这老鬼，怎不把紧桥栏杆，倒捧好了个张骚硬卵？难道怕人咬了去不成？”艄公道：“相公们不知道来奈河桥上，出了一个屁精，专好把人的卵当笛吹。遇有过桥的善人老卵常拖，他便钻出来募卵，一戴，把卵咬住不放，多有被他咬落的。饶是这等捧好，还常常咬卵弗着咬了脐去。所以那些奈河桥上善人，都是这般捧卵子过桥的。”

形容鬼道：“真是山山出老虎，处处有强人。我们打狗湾里，近日也出了一件怪物，叫做甚么蚰蜒哥，有时伸长尚脚，辊在路头路脑。倘然路上行人看了野眼，不小心踏着他，便两头一齐跷起，吹出一口斜气来，把人呵得卵浮大如腿，连走路都是不便当的。”说话之间，不觉船已过桥，仍旧扯足满篷，往前行去。

到了孟婆庄上，艄公把船歇定。两个上了岸，鬼拿着香篮，一路去寻那王脏庙，不题。

且说那孟婆庄当初不过一个小小村落，甚是荒凉。自从孟婆开了茶馆，那些闲神野鬼，都来吃清茶顽耍，登时热闹起来。这些左邻右舍，见了眼热不过，也不顾开店容易守店难，大家想吃起生意饭来，也有开鬼酒店的，也有开鬼豆腐店的，也有开鬼南货店的，渐渐的只管多起来。这家起屋，那家造房，日积月累，不觉成了个大鬼市。真个是鬼烟凑集，闹热不过的。

这里活鬼同着形容鬼一路行来，到了孟婆茶馆门首，看他门面上挂个回报招牌，写着“来扇馆”三个白字。那些吃茶的清趣朋友，蛇头接尾的前门进，后门出，几乎连阶沿砖都踏烱易了。形容鬼便道：“出名的孟婆汤，从不曾吃着滋味。我们难得到此，不可错过，进去吃他一碗尝新。”三个走进店堂里，拣个好坐场，爬抬搁脚的坐定。走堂的看见，便端了三碗孟婆汤，

兜艄——言正对船尾。

募——凶猛卤莽的接触。

卵浮——男性生殖器。

戴——尝。

尚——躺。

辊（g n，音滚）——混。

眼热——犹言眼红。

烱易——谓因摩擦多而消损。

（pào，音泡）——泡。

放在桌上，问道：“客人可用小点心么？”形容鬼道：“有什么好点心？也用得着些。”走堂道：“这里有丢头蒸卷，沥干团子，酥迷糖，迷露做饼，都是出名的。”活鬼道：“我倒还要去烧香舍数，有素的才好。”走堂道：“迷露饼酥迷糖俱是素的。”活鬼道：“酥迷糖是要馋唾去拌的。反弄得馋唾拌干，倒是饼罢了。”

走堂去顶了一泛供饼来，摆在面前，三个狼飧虎咽吃了一阵，会过茶钱，起身问道：“这里有座五脏庙在那里？”走堂把手指着道：“你们跨出大门，一直望前跑去，碰鼻头转弯，到了市梢头，就看得见。”

两个依言走去，到了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半开半掩，着一条夹漆缝。形容鬼即便踏上阶沿去，推开庙门，看是甚么神道。只见中间塑着个麀糟弥陀佛，落开那张硕死嘴，凸出了宽急肚皮，眉花眼笑的坐在上面；两旁塑着四个杉木金刚。转入后面，来到大殿上，但见中间塑着三尊拜灵的泥菩萨，当中是穷极无量天尊，张开一双无眉眼，落开一个黄牙床，露出那个大喉咙，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来。左手捏着人门诀，右手一个送死拳头；上首是逍遥快乐天尊，绯红一个狗獾面孔，两只软耳朵，颐下七五根凿孔注牙须；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鼻头管里打个桩子。东边挂一口木钟，西边架一面边鼓。侧首坐着几个歪嘴和尚，把捶敲着木鱼，正在那里念那夹和《金刚经》，看见他们人来，晓得是烧香的，慌忙起身相迎。一个向鬼手里接了香篮，取出那对倒浇蜡烛来点着，又把断头香烧在炉里；一面撞起木钟，打着边鼓，伺候拜佛。活鬼朝上跪下，通陈了心事，磕了一顿响头，方才起来与和尚施礼。

说了几句死话，正要坐地，形容鬼道：“好佛在后殿，我们再到后面去看看。”和尚便陪了他们，来到后面。看时，却正是那新修好的五脏殿，当中坐个瘪嘴那谟佛，两旁排列着十八尊木罗汉，活鬼忙磕下头去。形容鬼道：“姐夫果然一念诚心，见了大佛磕磕拜。”活鬼道：“既到这里，岂可拣佛烧香。”形容鬼等他拜完了，便道：“姐夫可要数数罗汉去？”活鬼道：“怎么数法？”形容鬼道：“挨顺了逐尊数去，数着好的便好，数着歹的就歹。”活鬼道：“你先数。”形容鬼便逐一数去，恰数着了鸭蛋头菩萨。活鬼也照样数去，却是大耳朵菩萨。和尚道：“两位相公真是有福气，数着的都是好菩萨。”鬼便道：“待我也来数数，看是甚么菩萨。”一路数去，只见那尊神道鬼眉鬼眼，甚觉难看，便问道：“这可是救命王菩萨么？”和尚道：“不是，这叫做摩化偈煞神君！”

正在说笑，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放出一个热屁来，连忙揞住屁股道：

馋唾——唾液。

泛供——木盘。

飧（sūn，音孙）——吃。

（x，音希）——谓露出一线。

信准——犹言当真是，果然是。

捧——当作棒。

夹和（hè，音贺）——谓乱七夹八。

那谟——南无。

偈（jì，音探）。

揞（àn，音俺）——掩。

“撒屁常防屎出。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抄过了弄堂便是。”

形容鬼依言走去，果有一只牢坟坑，上面铺着石屎坑板。一群臭老鼠，簇在坑缸板上偷屎吃，看见形容鬼到来，一哄走散。形容鬼恐怕爬坑缸弗上，做了一个大势头跨上板去。往下一看，坑里都是夹弗断屎连头，无万大千的大头蛆，在内拥来拥去。形容鬼也不管三七念一，撩开尖屁股，显出那个无框裆的碗大屎孔，蹲在上面，一连放了十七八个臀后屁，随后屙出一大堆软屎来，几乎连那条葱管肚肠都屙落了！

出空了肚皮起来，束好裤子，正要走动，忽闻坑里有呜咂之声；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落坑狗，在里头嚼蛆。形容鬼见旁边竖着根青竹头，便拿起来望狗身上戳去。那只狗看见，便惶的喷出一口臭蛆来。形容鬼大怒，把青竹带戳带搨的掏了一阵，搅得希臭膨天，那只狗打急了便涌身望上跳将起来。形容鬼恐被搨累，忙把身让开，被他投穿屎坑门逃了去，遂把竹头放下，走到五脏殿里。

活鬼正与和尚坐在懒凳上说话，看见形容鬼走到，便向身边挖出肉里钱来，送与和尚做香仪。和尚也向佛面上刮了些金子，送与活鬼道：“相公拿回去，倘有小舍人急惊风撞着了慢郎中，来不及，汤吃了就好的。”活鬼接在手中，千谢万话噪的辞别起身。和尚直送出了山门，方才进去。

两个一路回来，到得船上，已经有天无日头哉，连忙扳转船头就摇。谁知这阵鬼阵头风还没有住，一路都是顶头大逆风，摇了几日方能到得三家村里。两个起岸回家；艄公随同鬼搬了行李起来，算清船钱去了。活鬼自与雌鬼说了一回烧香的话，形容鬼也辞别回去，不题。

可煞作怪，是夜雌鬼便捏鼻头做起梦来：梦见一家神道，领着一个行当小伙子，走进房中，对着雌鬼道：“感汝夫妻求子虔诚，今特赐汝一子，乃阳间白面书生下降，将来后福非凡。汝可用心保护。”只见那小伙子走至床前，揭开雌鬼被头，着雌鬼膀罉裆里乱钻。雌鬼着急，忙把手去推，那里推得住？已被他钻入肚里去了。吓出一身冷汗醒来，告诉活鬼。活鬼道：“既是天尊显圣，将来生子是十拿十稳的了。但不知这尊神道是甚么模样的。”雌鬼道：“我也看不仔细，只见他眉毛打得结着。”活鬼道：“不消说，这是苦恼天尊了。”

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鬼来。夫妻大喜，如获至宝。形容鬼晓得生了外甥，又是他撵掇去求来的，如何不喜？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一块爨腿肉，几条放生咸鱼，一盘切只箍卖鸭蛋，教个毛头挑了，自己戴了高帽子，穿件万年衣，来到姐夫家。正值活鬼在家里烧三朝，就唱个扁喏，道了喜。坐了一回，随到房中来问姐姐的安。雌鬼道：“兄弟来得正好。你是读书人，可替外甥题个鬼名。”形容鬼想了一想，道：“就

连头——概子。

投（tòu，音透）——突字之音转。

小舍人——小官人，对小儿的敬称。

话（huà，音话）——同话。

顶头——正对船头。

罉（xià，音下）。

爨（huàn，音换）。

叫做活死人何如？”活鬼大喜道：“极好，正是这等便了。”

只见鬼 走来说道：“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到了。”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一面就摆出酒来，大家坐下。正是酒落欢肠，猜拳豁指头的吃了一阵。

内中一个对门乡邻，叫做扛丧鬼，问道：“前日闻得活大哥曾到五脏庙去求子，因此得了令郎。不知那里学来这个妙法？却是怎样求的？乞指示一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

活鬼道：“我本也不知就里，是个新死亡人说起，阳间有此法，因此亦去试试；也不过烧炷香，许个愿罢了，不料果有灵验。”又一个隔壁乡邻、叫做六事鬼，便接口道：“许了甚么愿，就这等感应的快？”

活鬼道：“那时也不曾壳账 这般灵验，不过趁嘴造了几句道：‘倘然生了儿子，便把天尊来做家堂菩萨，就在三家村里起座鬼庙来供养。’说便这般说，只是太许大了，一歇晨光 还弗起。料想口说无凭，天尊也不计较的。”

扛丧鬼道：“这使不得！老话头：宁许人，莫许神。既然许出了口，也是缩弗转的。难道好拔短梯不成？将来怎好再见天尊面？你横竖铜钱堆出大门外，也不必像孟婆庄那里造这大庙，正叫乡下狮子乡下跳，将就起只三进四院堂的小庙来供养着，就是了。”

活鬼道：“诸事也还容易，只是寻那块屋基地，又要好风水，又要无关碍，却倒千难万难。”扛丧鬼道：“村西头那片势利场，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大家烧香便当，岂不好么？”六事鬼不觉拍手拍脚大笑起来，道：“极通，极通。活大哥快些起起庙来，我们都来烧香。”

活鬼道：“忙不在一时。且待小儿满了月，那时拣个吉日良时动手不迟。”众鬼俱道：“说得是。”遂都起身谢别回去。

活鬼送众鬼出门，回来告诉雌鬼，雌鬼也甚欢喜。

日子易过，不觉已是满月。随又斋 了别过老寿星，抱出活死人来。剃头人便把他兜头一杓冷水，拿起缸片来就剃。真是冷水剃得头发落，顷刻剃了光光头。又做下许多桩 柄糍团，各处蟠藤 亲眷都送过了。然后拣个好日，端正 木石砖瓦，到势利场上来起造鬼庙，不题。

只因这只庙一起，有分教：

非惟赔饭折工夫，还要担钱买憔悴！

要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无官一身轻，有几万事足。活鬼既做了财主家边，岂不望养儿侍老。无如力不从心，只好付之天命。一旦得新死亡人传闻之言，方知天底世下，除了死法，更有活法。于是不顾路程遥远，乘船驾橹，一念诚心，烧香舍数。虽不免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之谓，然早已感动神明，梦中送子；遂能怀着鬼胎，生出小鬼。将来靠老终身，传宗接代，不怕无

壳账——犹言预备。

一歇晨光——犹言一时之间。

斋——设斋供奉。

桩——当作装。

蟠藤——远远近近。

端正——预备。

鬼顶扛。岂非神圣有灵，佛天保佑乎？雌鬼云：“莫道无神却有神”，诚然哉。

第二回 造鬼庙为酬梦里缘 做新戏惹出飞来祸

词曰：

自家下种妻怀孕，反说天尊引送来。
只道生儿万事足，那知倒是祸根荄。
做鬼戏，惹飞灾。脏官墨吏尽贪财。
银钱诈去犹还可，性命交关实可哀。

《思佳客》

话说活鬼因求着了儿子活死人，要在这三家村势利场上起座鬼庙来还那愿心，办齐了砖头石块，撻下无数木梢，叫了五色匠人，那消半年六个月，早已把座鬼庙造得齐齐整整。中间大殿上，也塑三位天尊。困梦中送子来的是苦恼天尊，故把他塑在劈居中。上首塑了穷极无量天尊，下首塑了逍遥快乐天尊。那些相貌装束，都照依孟婆庄那里一样。山门里塑个遮眼神道，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代替了懊躁 弥陀佛。后面也换了一尊半截观音。又请一个怕尿和尚，住在庙中侍奉香火，收拾得金光灿烂。

村中那些大男小女，晓得庙已起好，都成群结队的到来烧香白相。正是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见了后殿半截观音，尽皆欢天喜地，道：“向常村里娘娘们要烧炷香，都要赶到恶狗村火烧观音堂里去，路程遥远的，甚觉不便。如今这里也有了观音，岂不便当？”大家感激活鬼不了。

扛丧鬼便搭了一起鬼朋友，对 了枝枝分，直到酆都城，叫了有名的不搭班戏子，来替活鬼敬神贺喜。就在新庙前搭起一座大鬼棚来，挂了许多招架羊角灯，排下无数冷板凳。那四面八方到来看戏的野鬼。无千无万，几乎把一片势利场都挤满了。

活鬼也办了祭礼，同着雌鬼到来斋献。把三牲抬入庙中，摆在金枪架子上。众鬼看时，当中是一头猪圈里黄牛，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下首是一腔舔刀着 ，还有许多供果，素菜，鬼馒头，堆满了一供桌。活鬼到了神前，把松香掺在炉里，敬了三杯滴血酒。夫妻都磕了头起来，谢了众鬼，一齐到棚中坐定。

只见班中那个老戏头，把戏单送来，请活鬼点戏。活鬼道：“我是真外行，点不来的，随你们拣好看的做便了。”形容鬼伸长颈骨，把戏单一望，便道：“这些老戏目，都是大王爷串的。今日我们求子还愿，是阴间创见的事，须做几出新戏，才觉相称。”老戏头道：“要新戏易如反掌。我们班中新编的几出话把戏，却都热闹好看。”众鬼都道：“如此甚妙。”戏头便向众脚色说了，打起闹场锣鼓，舌头上跳过加官，后面一出出的只管做出来。众鬼看时，却是些鬼闹张天师，钟馗嫁姊妹，观音抽肚肠，金刚箍铁尺，六贼戏弥陀，赌神收徒弟，寿星游虎邱，小鬼跌金刚，许多新戏，果真热闹好看。众鬼喝采不迭。

正在看得高兴，忽然戏场上鸦飞鹊乱起来。那些看戏的，都一斜眼望着闹处拥将去，口中说道：“去看酒鬼相打。”

撻——当作搨。

懊躁——据前当作麀糟。

对——集。

——指羊。

原来扛丧鬼是这三家村里的鬼地方，听得有鬼相打，忙随众鬼转去。看时，已经打过。但见一个死鬼，打得血破狼藉，直僵僵躺在地下。扛丧鬼看见，吓出飞来祸得面如土色，忙问道：“这是甚么鬼？为着何事？被谁打死的？”有认得的说道：“这是前村催命鬼的酒肉兄弟，叫做破面鬼，正诈酒三分醉的在戏场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骂海骂山，不知撞了荒山里的黑漆大头鬼，恰正钉头碰着铁头，两个牛头高，马头高，长洲弗让吴县的就打起来了。可笑这破面鬼枉自长则金刚大则佛，又出名的大气力，好拳棒。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也就经不起三拳两脚，一样跌倒地下，想《拳经》不起来了。”扛丧鬼道：“既是黑漆大头鬼打死的，如今凶身那里去了？”众鬼道：“逃去长远了。”扛丧鬼道：“你们既然亲知目睹，怎不拦住了他，却放他逃了去？”众鬼道：“你这地方老爹又来了！那黑漆大头鬼是要在饿鬼道上做大伙强盗的。饶得破面鬼这等气力，尚不够他三拳两脚就送了终。我们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拦得他住？难道性命是盐换来的么？”

扛丧鬼听了无可如何，只得回到棚中，对众鬼说知。众鬼晓得催命鬼是当方土地手下第一个得用差人，平日拿本官做了大靠背。专一在地党上扎火囤，拿讹头，吃白食诈人的。如今他的兄弟被人打死，怎肯干休？少弗得要经官动府，恐怕缠在八斗槽里，尽皆着急。也等不得完戏，忙把戏子打发起身；一面拆棚，一面去报催命鬼得知。那些看戏的野鬼，见戏子已去，大家尽怕纠缠，顷刻跑得干干净净。活鬼随同众鬼，将许多家私什物，忙忙的搬回家去。幸亏人多手杂，一霎时都已七停八当。扛丧鬼自在庙前照应，等这催命鬼到来。

不一时，催命鬼领了几个弟男子侄来到庙前。扛丧鬼接着，先告诉了一通，领他看过尸灵横骨，然后说起“凶身逃去，如今作何计较”。催命鬼原弗想替兄弟伸冤理枉，只壳账赶来打个撒花开顶，杀杀胜会，再诈些银钱用。不料到得庙前，却早静悄悄地，已是败兴；又听得凶身是荒山里黑漆大头鬼，不觉冷了下半段，免不得也做起尸亲面孔来，说道：“戏场上人千人万的所在，青天白日，由强盗到来，把平民百姓打死，又放他自由自在的跑了去，倒说作何计较！亏你做了鬼地方，说出这样风凉话来！如今也不用千言万语，只要交还我凶身，万事全休。若交代弗出，只怕你地方变了地圆地扁，还不得干净哩！”说罢，就要回去。

扛丧鬼着急，连忙一把拖住道：“你也不必性急。凡百事体，也须有话熟商量。我们且到庙里去，斟酌一团道理出来。”把催命鬼引入鬼庙里坐下说道：“这个凶身，莫说我交代弗出，就是官府，只怕也不敢轻易去拿他的。依我算计，倒不如捉猪垫狗，上了活鬼的船罢。”催命鬼道：“怎么上他的船？”扛丧鬼道：“这节事，皆因为活鬼养了嫡头大儿子，说是甚么天尊送来的；因此白地上开花，造着鬼庙，又做甚么还愿戏，以致令弟遭此一劫。那活鬼是个暴发头财主，还不曾见过食面，只消说他造言生事，顶名告他一状，不怕不拿大锭大帛出来买静求安，连土地老爷也好作成他发注大财。你道如何？”催命鬼笑道：“我正肚里打这草稿，不料你的算计，却倒与我暗

地方——地保。

地党上——犹言地方上。

食——是世字之音转。

作成——犹言照顾。

合道妙，可称英雄所见略同。自古道：无谎不成状。正是这等于去便了。”就在庙里写好状词，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

原来那土地叫做饿杀鬼，又贪又酷，是个要财不要命的主儿。平素日间，也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只因蚂蚁弗叮无缝砖阶，不便去发想。忽见催命鬼来告他。知道大生意上门，即便准了状词。因催命鬼是原告，不便就差人，另签了令死鬼立时立刻去拿活鬼。自己一面坐了狗络轿，许多件作皂隶簇拥着，来到鬼庙前。令死鬼已将活鬼及隔壁乡邻六事鬼都已拿到。扛丧鬼这日做了尸场上地方，好不忙乱！土地到了尸场上，相过了尸，又将鬼庙周围看了一回，即便坐在庙中，先叫扛丧鬼上去，责他做了鬼地方，不曾预先举报，打了几十迎风板子。再叫六事鬼去，也要揪住两头打当中。幸亏六事鬼口舌利便，再四央求，方才饶了。然后叫活鬼上去，不问情由，就是一顿风流屁股，打得活鬼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爷娘皇天”的乱喊。及至打完了，问他“为甚造言生事”，活鬼已经吓昏，那里回报得出？就说三言两语，也是牛头弗对马嘴的。土地也不再问，把他上了全副刑具，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

雌鬼在家里，得知这个消息，吓得两耳朵坭白，忙与形容鬼相商。形容鬼也不懂打官司经络，茫茫无定见的，只得请六事鬼来与他斟酌。六事鬼道：“我晓得这饿杀鬼是要向铜钱眼里翻斤斗的。今日把活大哥这等打法，便是个下马威，使活大哥怕他打，不敢不送银子与他的意思。如今也没别法。老话头：不怕官，只怕管。在他檐下过，不敢不低头。只得要将铜钱银子出去打点。倘然准了妖言惑众，是杀了头还要问充军的。怎么当得起？”雌鬼见说，愈加着忙，只得央他们去寻门路打点。

两个来到衙门前，寻鬼打话，都说“活鬼是个百万贯财主，土地老爷要想在他身上起家发福的。若要摸耳朵，也须送他九篮八蒲篓银子，少也开弗出嘴。”问来问去，都是这般说，只得瘪了屁股回来。

行到半路头上，六事鬼忽然想起：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又极好色。他手下有个门子，叫做刘打鬼，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年纪不多，生得头端面正。他的母亲刘娘娘，也生来细腰长颈，甚是标致。娘儿两个，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刘打鬼有个好娘舅，曾与六事鬼有一面之识，遂同形容鬼先去寻着好娘舅，央他领到刘家。那好娘舅是个烂好人，便与他一同跑到刘娘娘家去。

刘打鬼见是娘舅领来的，不敢怠慢，连忙接进客位。叙了些寒温，两个说起来意，要求他娘儿们在饿杀鬼面前话个人情。刘打鬼道：“与土地老爷讲话，却是非钱不行的。若没钱的，凭你新爷娘活老子，活出灵天表来，他也只当耳边风。我们亦不好空口白牙去说什么。”形容鬼道：“舍亲虽说是个财主，其实外头吓杀里头空，却是有名无实的，如今既遭了这般飞来横祸，也说得自然要把银子出来做买命钱了。只要老弟在老爷面前周旋其事，求他只好看瓜刊皮，不要扳只壶卢掘子就够了。”刘打鬼道：“老话头：有钱使得鬼推磨。你们既有银钱送他，他乌眼睛见了白铜钱，少不得欢天喜地，把令亲从轻发落的。愁他则甚。”刘娘娘道：“十个人十样性。你又不是老

坭（jiá，音荚）——污垢。

扳只壶卢掘子——扳了葫芦挖子。只，当作仔，或作着；扳只，犹言扳了，或扳住。壶卢，通作葫芦。掘，挖子。

爷肚皮里蛔虫，就这等拿得稳！老爷虽说见钱眼开，只怕少了也就要看弗上眼的。你且去探探他的口气，方好讲唇。”刘打鬼道：“阿妈说得是待我去讨个尺寸出来。”遂起身出门。

不一时，回来说道：“老爷起初做腔做势，当不得我花言巧语说去，他灭弗得情，方才许了论万 银子；再少也不好说。在令亲身上，也不过似牯牛身上拔根毛，无甚大不了的。只是那个尸亲催命鬼，与这地方扛丧鬼，都是杀人弗怕血腥气的朋友。你们也要与他讲透彻了。若未曾明白，要防他赶上司。土地老爷也未便杜 做主张，就将令亲轻饶放赦。”六事鬼道：“那个鬼地方，是我们的好乡邻，我们自与他说话便了。那尸亲与老弟同衙门吃饭，自然衙门情熟，就借重老弟与他讲一讲，不知可使得么？”刘打鬼道：“有甚使不得！你们再坐一坐，待我去寻他讲讲看。”

去不多时，同了催命鬼到来，说起这事。催命鬼起初大只收弗小，越话越离经的，那里讲得明白？刘娘娘劝道：“老爷已经许了，你只管执之一见，在苦空做闲冤家。我这里粗断一句：送你千把银子；我也不要你二八提揽，你可看我面上，差不多点 罢了。”催命鬼怕他要在土地枕头边告状，不敢不依；况与活鬼本来无甚深仇阔恨，也就得巧便回头，应承了。刘娘娘道：“如今事已千停百妥，你们去端正银子来便了。”

两个谢别回来，说与雌鬼得知。事出无奈，只得措置银子。活鬼虽说是个财主，前日造庙时已将现银子用来七打八 ；今又猝不及备，要拿出准千准万银子来，甚觉费力。虽不至卖家掘产，也未免挪衣剥当。凑足了数目，送到刘家。交代明白，嘱他早早完结。刘打鬼道：“这个不必费心。难道我们坑 在屋里护出小银子来不成！自然就送去的。大都非明即后，便把令亲发放，也未可知。你们放心托 胆便了。”

打发两个起了身，娘儿们商议将银子落起大一半，拿小一半来送与饿杀鬼，催他就将活鬼放出，果然钱可通神：次日俄杀鬼坐堂，便将活鬼吊出狱来，开了刑具，把前日事情解释了几句，放他回家。

正是：

得钱弗拣主，钱多那怕墓生人。

不知活鬼回去，可有别说，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活鬼只为了几个臭铜钱，才生得一个小小鬼；遽尔 有事为荣，卖弄手中有物，向白地上开花，造起甚么鬼庙来。缘此而聚集人众，搭鬼棚，做鬼戏，引得酒鬼相打，搅出人性命来，归根结柢 ，把一场着水人命，一盘 归去。还亏有钱使得鬼推磨，不曾问成

论万——犹言上万。

明白——了当也。

杜——私。

差不多点——犹言将就些。

七打八——犹言七八成，或作七搭八。

准——两准字应作整。

坑——藏。

托——当作拓。

遽（jù，音巨）尔——突然。

柢——通作底。

切卵头罪。然已不免下监下铺，吃打罚赎，弄得了家了命。反不若前头一张卵，后头一个尿孔，穷出狗而极出屁的人，尽管苦中作乐，不怕人觑脱卵脖柄也。或曰：活鬼之遭此飞来横祸，盖系坟上风水应当破财耳；若谓其算计弗通，自作自受，岂非冤哉枉也！

第三回 摇小船阳沟里失风 出老材死路上远转

词曰：

行船走马三分命，古人说话原该听。

何必海洋中，阳沟也失风。

受多寒湿气，病倒真难治。

空有安心丸，焉能免下棺？

《重叠金》

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下在暗地狱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已觉昏闷；再加一班牢头禁子，个个如狼似虎，把他摆布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忽然土地来吊他出狱，正不知是祸是福，心里贼忒嬉嬉的到了土地面前。只见饿杀鬼坐在上面，声色不动，反好说好话的放了他，真似死里逃生，连忙磕个响头谢了，走出衙门。凑巧形容鬼与六事鬼两个到来早打听，恰好接着。大家欢喜，拥着便走。

形容鬼见活鬼行作动步，甚觉不便，问道：“姐夫身上有甚痛刺？怎么这般搭搭脚手的？”活鬼道：“就是前日被瘟官打的棒疮，在暗地狱里讨个烂膏药搨了，倒变成烂屁股，好不疼痛！”六事鬼道：“既如此，不可跑伤了。我们且到前面阳沟里，看有什么摇小船，叫他一只，坐了回去。”

三个到阳沟头，凑巧一只小船，傍在大船边，歇在那里。六事鬼便喊道：“这只小船可是摇生意的么？”只见船舱里钻出一个赤脚汉来，答道：“正是。客人要那里去？可到船上来坐，也好待我下橹就摇。”形容鬼道：“我们要到三家村去，你可认得么？”艄公道：“这里摇去，见港就扳头，随弯倒弯行去便是。怎么不认得？”形容鬼便扶搀活鬼，一同下了船，开船回去。

活鬼还只道土地自己想着放了他，倒也安心乐意。只见六事鬼说起他被土地捉去时，家中如何着急，如何寻门路不着，直等寻着好娘舅领到刘家，催命鬼又怎么作难，连扛丧鬼也不曾打他白客，用了许多银子，才得安然无事，放了出来，前前后后，一本直说。活鬼听得用去许多银子，不觉怒声填胸，一口气接不上来，登时白沫直出，倒在船中。两个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扶他起来，一头拍胸脯，一头叫名叫姓的呼唤；弄了好一回，渐渐喉咙头转气，苏醒转来。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里活鬼才得苏醒。忽然昏天黑地，起来一阵勃来风，吹得那阳沟河水涨三分，霎时间船横芦篴器起来。那艄公把舵弗定，一个鹞子翻身，扑通的跌下水去。形容鬼着急，连忙拿起篙子，要想撑傍岸边。谁知逆水里撑篙，有如撑了硬头船，那里做得半分主张？那艄公游到船傍，扳着船要想爬起来。形容鬼看见，忙去将他一把拿住，思量拉他上船。大家狠命一扯，不料那只小船早已捩闸下水，合了转来，连这活鬼六事鬼，一齐提在浑水里。幸亏六事鬼惯做媒人，是落水弗沉的，被他扑开水面，把活鬼背上干岸，早已脚立硬地。

这艄公被形容鬼拖住，越盘水越深的，只顾点弗壳深少起业，弄得头浸

搭搭脚手——当是搭脚搭手之误。

打白客——犹言打抽丰。

旱——当是早字之误。

只水；你扯我拽，吃了一肚皮淀清阳沟水，方能爬到岸上。大家鹈得眼白，坐着喘息。

待了好一回，那阵风也痿了，依旧平和水港。艄公再盘入水中，将船拖到岸边。大家用力帮他翻了转来，仍到船上坐定。重新开船，摇到三家村里。打发了船去，三个像雨淋鸡一般跑到家中。

雌鬼看见，吃了一惊，忙问道：“你们可是在奈河桥上失足堕河，弄得这等拖水夹浆，着了湿布衫回来？”活鬼道：“闲话少说，快拿衣裳出来，大家换了再相商。”六事鬼道：“我就在贴隔壁，归去换甚便。”一头说，就作别回去。雌鬼拿出一大帮替换衣裳来，两个把湿衣换下。

大家坐定，活鬼方告诉雌鬼：“因前日被瘟官打痛了腿，跑不动，叫船回来，在阳沟里失风，翻了船。又在船上晓得你们把银子像撒灰一般用去，把我气得死去还魂，险些儿与你相见了。你向常用一个钱要掂掂厚薄，也算是一钱如命的。几时屙落了肚子，就这般大手指扭起来！”

雌鬼道：“你被土地捉去时，吓得我头昏耳朵热。正在无法摆张，幸亏兄弟去寻着这条踏熟门路，又立马造桥，要许多银子，那时连肚肠根几乎急断。千算万计，连我的壁挺如意，头肯簪，赵珠花，俱上了鬼当里，当出银子，方能凑足数目送去，弄你出来。倒要这等怪东怪西的，真是弗得相谢反得吐泻了！”

形容鬼道：“你们也不必相埋怨。这是姐夫破财星进了命，撞着这般无头祸。在牢狱底头，真是日顶充军，夜顶徒罪。一个弗招架，连吃饭家生都要搬场。如今虽然吃打罚赎，仍得安然无事，好好回来，已是一天之喜了。老话头：铜钱银子是人身上的垢，鸭背上的水，去了又来。只要留得青山在，那怕无柴烧？若只管这等落水要命，上岸要钱的鬼咯碌相骂，连我也蹭促不安了。”说罢，也要作别回去。活鬼那里肯放？说道：“明日还要把小炒肉烧烧路头。多时费心，怎好不吃顿路头酒回去？”形容鬼也就托老实住下。

只见那活死人已经未学爬，先学走，一路抚墙摸壁的行来，巴在活鬼身边。活鬼便把他抱在膝馒头上，说道：“真是只愁弗养，弗愁弗长。人说求来子，养弗大，看他这等花白蓬蓬的，怎得养弗大起来？”形容鬼见那小鬼头眉花眼笑，嘴里咿咿哑哑，便道：“我最喜抱弗哭，待我也来抱抱，”便向活鬼手里接去抱着，说笑了一回，大家收拾困觉。

谁知不到一忽觉转，活鬼忽然大寒大热起来，口里不住的浮说乱话。雌鬼还只道他魘弗苏醒，叫了几声弗应，点起鬼火来看时，只见他面孔胀得绯红，身上火发火烧，嘴里嘈闲白夹，指手画脚的乱话，不由的不慌，只得喊起形容鬼来。形容鬼看了，也觉着急，说道：“这是一场瘟大病，不知这里可有好郎中么？”雌鬼道：“村东头有个试药郎中，他自己夸口说手到病

鹈(hú, 音湖)。

撒——应作撒。

屙(, 音阿)——排泄。

扭(yà, 音亚)——硬把东西送给对方。

蹭(jí, 音吉)。

抚——应作扶。

魘(y n, 音掩)——梦中遇可怕的事而呻吟，惊叫。

瘟——瘟疫。

除的，便只怕说嘴郎中无好药。”形容鬼道：“不要管他好歹，待我去请他来看看，才得放心。只是不认得他家里，半夜三更，人生路弗熟的，倘然摸大门弗着起来，便怎么处？”雌鬼道：“鬼认得的，教他跟你去便了。”

形容鬼便喊了鬼，携着黑漆皮灯笼，三脚两步跑到郎中门前；碰门进去，催得那郎中衣裳都穿弗及，散披散围的跟了他们就走。

形容鬼一路将病源述与他听了。到得家里，方过了脉，那郎中道：“这不过是吓碎了胆，又受了寒湿气，不妨事的。”一面说，一面就在身边挖出眼眇大三五粒丸药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一付安心丸，用元宝汤送下，三两日就好的。”说罢，便欲起身，形容鬼忙将一个干瘪头封袋，塞他袖中，叫鬼点灯相送。

雌鬼已将元宝汤端正，形容鬼帮他药灌下。这丸药是杀渴充饥弗惹祸的，有什么用？直至次日半上日昼，仍旧弗推扳，只得叫鬼再去候那郎中来，那郎中看了，依旧换汤弗换药的拿出两个纸包来，道：“这是两服仙人弗识的丸散在内：一服用软口汤送下，明日再将乱话汤送下一服，包你活龙鲜健便形容鬼收了药，送过封袋，打发郎中起了身，照依他说话，把药吃下去，犹如倒在狗屎里，一些也没用！正叫做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头，做野团子谢灶；讲只流年算命，又替他发丧送鬼，叫魂待城隍，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

雌鬼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号肠拍肚的哭唠叨。形容鬼等他哭畅了，方才劝道：“他已叫声弗应，问声弗听的困到长忽里去了。你就登时哭死，与他同死合棺村，也无济于事，且商量办后事要紧。”雌鬼只得揩干眼泪，与形容鬼把尸灵扛来，躺在板门上，脚板头上煨起帛纸。一面又请六事鬼过来二相帮帮，就托他买办东西。六事鬼拿着些卵串钱，出去先买了一口老古板的竖头棺材，其余用得着的物，一一置办停当。

形容鬼在家中，也主值得七端八正。那活死人虽然还是个小鬼，也未便爷死弗丁忧，一样的披麻执杖，束了烂草绳，着双铁草鞋。雌鬼也戴了没头大孝。

等个好时辰，把尸灵揸在破棺材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吻了材盖。棺材头边放下一张座台，供好活牌位，摆上老八样头素菜来：不过是吊长丝瓜，丫叉萝卜，老茄子，拖根葱，香菜头，无皮果子，闷壶卢，大碗勃酸齏之类。做过了倒头羹饭，请送入殓的朋友亲眷吃了丧家饭，大家散场。

到得头七里，大前头竖起棒捶接幡竿，请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从此老和尚念苦经，小道士打十番，七七做，八八敲的闹了四五十日。那形容鬼虽说至亲莫若郎舅，到底远了步，来三去四的不甚便当。全亏六事鬼早起夜眠，尽心竭力的照应。真是远亲不如近邻。雌鬼也

眇(ch, 音吃)——眼屎。

推扳——减退。

感激不尽。

只是那口烂头棺材停在屋里，恐防烂断座台脚。一到断过七，形容鬼撵掇着，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做了鬼坟坛，在太岁头上动了土，把棺材生好牛头扛，八抬八辘的扛出门去。和尚道士碰起领丧铙钹，一大起送殡的乡邻闲眷随在后面，抄着近路就跑。

行不到一条长田岸，只见一个老鬼，撑着一根灯草拐赖棒，拦住说道：“你们真是少不经事，只想抄近路！可晓得前面转湾头上的爬棺黄鼠狼么？”众鬼道：“爬棺材黄鼠狼便怎么？”老鬼道：“原来你们还没知道。那黄鼠狼专好龇死人。倘有棺材过去，一大群蜂拥上前爬住，把死人骷髅头都龇得干干净净。所以当日谢家，出棺材远转过去的。你们也该小心为主。”众鬼都道：“到底老辈里说话，不可不听。我们就打死路上转过去便了。”大家掇转脚板头望死路上跑去。那雌鬼小脚伶仃，如何跟得上？落在后头，一步一哭，只顾赶棺材弗着起来。只得喊个练熟鬼吊了，也不顾快行无好步，乱跌乱撞的巴到坟上，跑得膀酸脚软坐着喘息。

那棺材已歇在棚中。形容鬼处分把羹饭摆好。这番不用素鼓榔槌，都是大鱼大肉。众鬼仔细看时：一样是牯牛卵脬，一样是显汤狗头，一样是绵羊颈骨，一样是猪婆耳朵，一样猢猻臀，一样是狐狸尾巴，一样是镬里鹞鹰，一样是掼折驴卵；还有两色水果：却是翻花石榴，掇皮酸橘子；两色点心，是碗里扒春饼，宿蛀大麦团；三杯寡酒；一碗烂饭；点起两枝风中之烛。

众鬼都说：“这活鬼枉做了财主家边，一生一世，苦吃苦熬，就是小荤腥也不舍得买来吃。直到今日之下，方能拽长台子摆这一顿富胜酒席，他已吃不下肚了！岂不是枉活鬼世！”三丛丛，四簇簇的谈论不了。等到落地时辰，拜过离别，收开羹饭，把棺材下了泥潭，罨好在烂泥心肝里，这方是入土为安。大家收拾回家。

正是：

凭你会钻铜钱眼，到头终壅茅柴根。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活鬼命里既能白手成家，置田买地，造船起屋，挣做百万贯财主，也算是茄子大一个星宿了。就使他拥着三妻四妾，儿女成群，活到寿长千百岁，也该消受得起。谁知才生得一个小鬼，便就船横芦篁起来；一场着水人命，几乎弄得头弗拉颈上。还亏钱可通神，方能泥补光鲜。尚不能财去身安乐，接连又是一场瘟大病，就免不了抛妻弃子，一双空手见阎王矣。古老上人所云“七合升罗八合命，满只升罗就生病”者，正活鬼之谓也。

铙钹（náobó，音挠脖）——打击乐器。

臀（túmǐ，音屯乃<上声>）。

镬（huò，音或）。

或——当是成字之误。

第四回 假烧香赔钱养汉 左嫁人坐产招夫

词曰：

泪如泉，怨皇天。
偏生拣着好姻缘，强教半路捐。
花未蔫，貌尚妍，活人怎肯伴长眠？
红丝别处牵。

《双红豆》

话说雌鬼自从嫁了活鬼，一对好夫好妻，同起同眠的过了半生半世，真是乡下夫妻一步弗撒离的。后来生了活死人，愈加夫全子足，快活不了。谁知乐极生悲，把个顶天立地的大男儿家，跳起来就死了。初时有些和尚道士，在家中闹弗清楚，到也不甚觉着。及至断了七，出过棺材，诸事停当，弄得家里冰清水冷。

那个鬼，自从主人死过，没了管头，吃饱了宕空笊箕里饭，日日在外闲游浪荡，雌鬼也管他不下。一个搭脚阿妈，只晓得烧茶煮饭，踏杀灶堂泥，连大前头都不到的。一个委尿丫头，抱了活死人终日赶乡邻白相，弗到夜也弗肯归槽。雌鬼住在家中，弄得走了前头没了后面。叫呼弗答应的，愈觉冷静。倒还亏六事鬼三日两头走过来照应照应。

一日，雌鬼正在家中扯些绵絮，要想翻条脱壳被头。忽然膀罅裆里肉骨肉髓的痒起来，好像蛆虫蚂蚁在上面爬的一般。心里着急，连忙脱开裤子，看时，只见一群叮屎虫，认真在屎斗沿上翻斤斗。忙用手去捉时，被他一口叮住，痛得浑身都肉麻起来，只得放了手，一眼弗闪的看他。

三不知六事鬼走来，看见雌鬼绷开两只软腿，只管低着头看，心中疑惑，轻轻走到跟前一看，不觉失惊道：“怎的活大嫂也起这件东西来？”雌鬼吃了一惊，急忙束好裤子，说道：“你几时到来？偷看我是何道理？”六事鬼道：“这个虫是老屎里疥虫考的，其恶无比。身上有了他，将来还要生虱簇疮，直等烂见骨还不肯好。当时我们的鬼外婆，也为生了此物，烂断了皮包骨，几乎死了。直等弄着卵毛里跳虱放上，把虫咬干净了，方能渐渐好起来的。”雌鬼忙问道：“你身上可有这跳虱么？”六事鬼道：“在家人那里来？这须是和卵毛里才有两个。”正话得头来，只听得隔壁喊应六事鬼，说有个野鬼寻他。六事鬼慌忙跑归。

这里雌鬼痒一阵，痛一阵，弄得无法摆张。肚里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时，曾在鬼庙时请过香头，何不借着还愿做个因由头，到庙里去与那怕屎和尚相商，谅必有画策的。算计已定，重新梳光了直头，换了一身茄花色素服，家里有用存的香烛拿了一副，叮嘱搭脚阿妈看好屋里，开了后门出去。

那雌鬼原有几分姿色，戴着孝，更觉俏丽。正是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虽然年纪大些，还是个半老佳人。

一路行来，到得鬼庙前，只见两扇庙门关紧；把手去推时，原来是关门弗落门的，一推就开。走进里面，依旧把门关好。那和尚听得门响，走出来看时，见是雌鬼，连忙接进里面，替他点上香烛。雌鬼拜了几拜，应过故事，起来各处游玩。走到和尚房里，只见朝外铺张嵌牙床，挂顶打皮帐；床前靠

壁，摆一张天然儿；一头一盆跌椽香椽，一头稳瓶里养一枝鼻涕花；中间挂幅步步起花头的小单条，旁边摆着几条背板凳；床下安个倒急尿管：铺设得甚是齐整。心里想道：人说三世修来难得搭和尚眠，原来和尚的静房是这般精致的。坐在凳上东张西望，再见和尚托着一碗枣儿汤，送到面前。雌鬼是吃惯的，接来呷了几口，放在桌上，熬不住便道：“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要问你，可有一件东西么？”和尚道：“施主要什么，小僧若有，自当奉上。”雌鬼一时问出了口，回味思量，又觉开口告人难，欲要不言，却又话说不明，弄得千难万难，红着鬼脸，不言不语。

那和尚是色中饿鬼，早已心里明白，便笑嘻嘻挨近身来道：“到底要什么？却这般又吞又吐的。”雌鬼只得老着面皮说道：“你身上可有虱的么？”和尚道：“小僧身上饿皮虱，角虱，卵毛里跳虱，一应俱全；不知要那一种？”雌鬼道：“有了这许多，难道虱多弗痒的么？”和尚道：“小和尚硬如铁，是虱叮弗动的，那里会痒？”雌鬼道：“实不相瞒，因为生了叮屎虫，闻得要卵毛里跳虱医的，所以来与你相商。”和尚道：“这个其容且易。施主且脱开来，待小僧放上便了。”雌鬼只得脱开裤子，露出尿片沿上两个笑靥来。那和尚平素日间，还要无尿干卵硬，何况亲眼看见，便也脱去裤子，说道：“省得搜须捉虱，等他自己爬上去罢。”一头说，一头便将身凑上。那跳虱闻着腥气，都跳上尿片来。真是一物治一物，那叮屎虫见了，便吓得走头无路，尽望尿里钻了进去，钻不及的，都被咬杀。雌鬼道：“这被他逃去的，畔在里头钻盘透骨的作起怪来，便怎么处？”和尚道：“不妨，待我打发徒弟进去，连未考的疥虫替你一齐触杀便了。”雌鬼没奈何，只得由他扳弄尿孔的触了一阵，方才歇手。

大家束好裤子，雌鬼便欲起身。和尚拦住说道：“小僧替施主医好了大毛病，怎么相谢都弗送，就想回去？和尚吃十方，施主倒吃起廿四方来了！”雌鬼道：“今日没有身边钱，改日谢你便了。”和尚道：“现钟弗打倒去炼铜！又不是正明交易，现消开割的好。正叫做赚三千弗如现八百。”雌鬼道：“真正若要欺心人，吃素队里寻。不要说我是老施主，就是个面熟募生人，像方才这等适心适意的被你鬼开心，难道肯替你白弄卵的么？我倒肚里存见，譬如割尿斋僧，弗做声弗做气罢了；你倒拔出卵袋便无情起来！”和尚道：“方才施主眼对眼，看小僧用尽平生之力，弄得热气换冷气的，替你触疥虫，倒要一毛弗拔的绰我白水，也意得过么？”雌鬼被他缠住，只得在荷包里挖出一只铎头锭来送与他。和尚双手接了，忙陪笑脸，道：“这是生意之道，不得不如此。后日里间倘然用着小和尚时，决不计论的。”雌鬼也笑道：“今日出来烧香，倒变做买卵触屎了，与赔钱养汉何异？真乃意想不到。”说罢，起身便走。和尚直送至山门口方才进去。

雌鬼一路回来，到自家门首，已经日头搁山。正要进门，只听得活死人在后吱咩百叫。回头看时，见他手里拿一把乱擂芝麻糖，委尿丫头抱着，从乡邻人家出来。雌鬼便立定脚头等他。不防六事鬼家送出一个光头小伙子来，正与雌鬼打个照面。雌鬼忙避入门中，那小伙子走过几步，还三转四回头的只顾看他。雌鬼便抱了活死人，叫丫头关上大门，走到里面坐下，觉得满身松爽，时须迷迷的好困起来，便收拾夜饭吃了。

困到床上，却又翻来覆去的困弗着。正是引动了春心，那无明火升起来，

如何按捺得下。肚里胡思乱想：又不便常到庙里去，倘教和尚来家，又怕寡妇之门，被乡邻市舍话长说短；若另寻主客，也终非长久之计。倒不如嫁个晚老公，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倒觉名正言顺。况这六事鬼又惯做两脚居间，与他商量，也甚便当。

主意定了，巴到大天白亮。晓得六事鬼欢喜吃口老白酒的，便教鬼去买端正几样下酒小菜，好待六事鬼来浇浇媒根，以便与他讲心事。鬼去不多时，买了些割碎肉，雌鸟头，夹肝，捉死蟹，一瓶酸酒，都拿到屋里。雌鬼收拾齐整，等到吃饭过后六事鬼果然到来。雌鬼喜之不胜，连忙掇凳弗及的请他坐下。

六事鬼坐着说了几句闲话，雌鬼便去搬出酒来。六事鬼也不推辞，老老实实的筛来就吃。雌鬼坐在旁边，将想的心事告诉了他。六事鬼道：“主意倒也不差。老话头：臭寡妇不如香嫁人。但是人家花烛夫妻，还常常千拣万拣拣着了头珠瞎眼。若是晚转身，越发不好拣精拣肥；只得依便就便，寻着个好性格，吃得温墩耐得热的精胖小伙子，已算是造化了。”雌鬼道：“这个自然。只是一桩，我却不肯转嫁出去，是要坐产招夫的。”六事鬼道：“有却有一头，只不知你们前生前世，缘法如何。昨日我在这里时，家里喊应，说有个野鬼寻我，原来是替活大哥在土地面前讨情的那个刘打鬼。我送他出门时，你也在门口，亲眼见过的。他也晓得我惯做媒人，特地来托我觅头亲事。他说不论年纪，穷富，细娘，堂客，只要生得标致。我看你虽觉年纪大些，还面上吹弹得破，白里泛出红来，像活观音一般。昨日他一头走路，只管十步九回头的看你，谅必配眼的。若再肯做入舍布袋，岂不是有缘千重来相会？”雌鬼道：“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自身顾弗周全，还做别人的老婆。我去做那老婆的老婆，岂不是小老婆了？”六事鬼道：“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他既肯做这捋卵皮生意，自然生副搓得团挛捏得扁的糯米心肠。况兼这些偷寒送暖。迎奸卖俏，各式各样许多方法，都学得熟滔滔在肚里，不比嫁着个乡下土老儿，只晓得一条蛮秤十八两的。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也觉风光摇曳，比众不同。”

雌鬼被六事鬼一席话，说得肺叶丢丢掀，便道：“既如此，你且去说看。倘然肯时，不烦他一草一木，也用不着六礼三端，拣个总好日到来做亲便了。”六事鬼道：“说便去说，只不知令弟主意若何？”雌鬼道：“这个不必费心。老话头：头嫁由亲，二嫁由身。我既定了老主意，他也不能阻挡我。”六事鬼吃完酒，谢别起身。

转背不多时，恰好形容鬼到来。说到些家长里短，雌鬼便将要嫁刘打鬼的话告诉他。形容鬼道：“你是个好人家，大细。家时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即使要再嫁，也该拣个梁上君子，怎么想嫁那刘莽贼？他是个小风臀，千人骑，万人压的，有甚好处？老话头：嫁鸡属鸡，嫁狗属狗，嫁着张大卵死活熬一卵。虽然晚嫁人，若嫁老公弗着起来，也是一世之事，将来弗要懊恼嫌迟。”雌鬼道：“世间掉老婆左嫁人的也太多甚广，那里都拣着了梁上君子？这是我自己情愿，不要你管闲账。”形容鬼道：“我是正门正路说话，你不肯听，也只得由你便了。正是狗要吃屎，沙糖换弗转的。”说罢便起身，一直去了。

且说六事鬼出了活寡妇大门，一口气跑到刘娘娘家去寻着刘打鬼，将活寡妇要嫁人，央他来做白媒人的话述了一遍。刘打鬼晓得活鬼是个财主，去做他替身，便是个现成财主；正是吃他饭，着他衣，住他房子，触他戾，再没有再荐便宜的，如何不肯？一诺无辞，就同六事鬼去拣了一个黄道好日。

六事鬼归来，回音了雌鬼。雌鬼喜之不胜，预先将家中收拾齐整，到得好日，凡属喜事喜日应用的事件，尽皆千端百正。自己穿了包拍大红衫，打扮得一沓胭脂一沓粉的。守到一深黄昏，六事鬼领着刘打鬼跑上大门来。那些抱牌做亲，坐床沿，做花烛许多俗套，是大概晓得的，不必说他。雌鬼又教活死人拜了晚老子，诸事周遍，方才收拾上床。正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那些翻云覆雨的勾当，果然被六事鬼料着，与活鬼大不相同。雌鬼心里快活，自不必说。刘打鬼也是心满意足，要想领娘来同住。那刘娘娘恋着饿杀鬼，不肯行程，也不好强他。夫妻两个情投意合的过日子。

正是：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不知他夫妻两个，可能一竹竿到底否，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常听人说：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每思烧香是为佛天面上望他救苦救难，自宜一念诚心。至于和尚，不过播光了头毛，既不能多双拳头多张嘴，又未曾缺只鼻头瞎只眼，一样一个人身，着甚来由，要掉忙工夫去望他？原来他有虱多弗痒的本事，所以娘娘们都掉他不落。但雌鬼是有叮屎虫为患，故此不望。岂大概烧香娘娘亦尽有是虫作祟，要请和尚触杀乎？然雌鬼一触之后，恐怕乡邻市舍话长说短，随即摆定老主义，嫁个晚老公，不肯学三婶嫁嫁人心弗定。可知凡属男子汉大丈夫，尽都会触，何众女眷之执而不化，只想望和尚哉？

荐——占字之音转。

行程——疑当作应承，答应。

第五回 刘莽贼使尽老婆钱 形容鬼领回开口货

词曰：

误认好姻缘，堪把终身托。

自古红颜薄命多，浪子心情恶。

家当弄精光，打骂还频数。

不是冤家不聚头，悔杀从前错。

《百尺桥》

话说刘打鬼自从入舍到活家，做了财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乐业的，岂非一朝发迹？若是有正性畔在家里，关门吃饭，真是上弗欠官粮，下弗欠私债，风弗摇，水弗动的，也够他吃着受用了。

谁知他吃饱了现成饭，一无事事，不免又到外面攀朋搭友起来。那些老朋友，知他做了活鬼的替身，是个新上名字的财主了，个个掇臀捧屁来奉承他，也有陪他赌心钱的，也有请他吃白酒的，也有领他去闯花门阉小娘的。那刘打鬼本系浪子心性，正是投其所好，终日搭陶搭队的四处八路去寻快活。起初还恐怕雌鬼要话长说短，遮遮掩掩的瞒着他。后来渐渐手滑，把雌鬼积蓄的许多臭铜钱，日逐间偷出去浪费落了。及至雌鬼得知，向他话账，却又钝皮老脸的杀他无得血，剥他无得皮，真是无可如何。过了几时，愈加老眉老眼向雌鬼要起钱来。没得与他，反要做面做嘴的寻孔讨气。雌鬼也不甚理他。

一日，又出去赌夜钱输极了，回家向雌鬼要钱去还赌账。雌鬼不肯，便拍台拍凳的硬要。雌鬼只得发极，道：“老话头：要吃要着嫁老公。我虽不为吃着两字招你归来，也巴望挡一挡风水。谁知你枉做了汉子家，只晓得吃死饭，又不会赚些活路铜钱归来养老婆。大细，反要挖出肉里钱去大掷大赌的输落，尽要向我一只钉上讨力。我又不是看财童子，会屙金子呕银子的，那里有许多闲空铜钱来接济你？难道天上有得落下来的么？”

刘打鬼听了不觉恼羞变怒，跳得八丈高，把雌鬼“触千捣万”乱骂起来。雌鬼怎肯让他？大家闹得家反宅乱，打起灶拳来；弄得盐瓶倒，醋瓶翻，一只碗弗响，两只碗砣砣。幸亏六事鬼在隔壁听不过，跑来强劝解开了。雌鬼真是有苦无话处，“爷娘皇天”哭了一场，也只得罢了。

谁知那刘打鬼打开了手，愈加胆大，三不常向雌鬼要长要短。好便骂，不好便打。雌鬼始初也不肯让他，打了几次灶拳。到底女流之辈，如何斗得过他，渐渐被他降服下来，只得百依百顺了，倒还图个耐静。日复一日，把家中弄得空空如也，渐至卖家掘产，将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家当，不消几年早已写了“清”字。他还没肯歇手，尚在外面百孔千疮，做下一屁股两肋的债，常常弄得前门讨债后门畔。

雌鬼是做过财主婆的，向常钱在手头，食在口头，穿软着软，呼奴使婢惯的，如今弄得吃着朝顿无夜顿，怎受得这等凉凄？肚里气闷闷，不觉成了臃病。晓得自己老死快了，恐怕活死人将来没个给果，只得央六事鬼寄信教形容鬼来。

落——犹言掉。

砣（tū，音厉）。

臃（g，音古）——鼓胀。

那形容鬼自从雌鬼不听他好说话，嫁了刘打鬼，便脚指头弗戳到他大门上。直等六事鬼寄到信，方才晓得雌鬼成了臆病——有数说的：疯、癆、臆、隔，是阎罗王请到的上客——知道他死在眼前，不免看同胞姊妹面上，到来睺睺他。谁知已经弄得赤白地皮光，家里风扫地，月点灯的，刘打鬼也不在家里。

雌鬼见了形容鬼，自觉惭愧，一话一哭的家长里短，告诉不了。形容鬼不好揭他旧书，只得因个头来答个脑，劝解了几句。那活死人已经有七八岁，见了娘舅已经不认得，形容鬼见他生得眉清目秀，便道：“多时不见外甥，已这等长成了，可惜一个好相貌，如何倒这般命硬的？”雌鬼道：“我是自作自受，已是死数里算账的了。只可惜他头青白面一个孩子，将来落在刘打鬼手里，终无了局。我正望你来，要与你相商，也看当时他老子与你一同去求来的，我死之后，你千万带只眼睛，收留他回去，抚养成人，也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面又向床下摸出一块金子来，递与形容鬼，道：“这是你前姐夫的镇家之宝，叫做吃弗了乌金，还没被刘打鬼晓得，未曾弄落，你可拿回去做个纪念。”形容鬼正要推辞，雌鬼道：“你不拿去，终归化为乌有，岂不可惜。形容鬼方才拿了，告别回家。

却说那形容鬼的家婆，叫做醋八姐，是个小人家出身，嘴花擦撇的专喜嚼舌头根，不甚贤惠。幸亏形容鬼凡事自听自为准，大着耳朵管不甚理他的。那日回家，把雌鬼要将活死人托他的话说起，醋八姐道：“他做财主婆的时候，一把抓了两头弗露，从无一一丝纱线破费在穷亲眷面上。今日倒要把个开口货摆在别人身上，只怕情理上也讲不下去。”

形容鬼晓得他是贪财的，便向身边摸出那块金子来，放在面前，道：“他有这件海宝贝与我们，也不是白效劳的。你若推出手，如何可白手拿财，只得送还他便了。”醋八姐看见那块金子火赤焰焰的摆在面前，眼睛里放出火来，怎舍得送还，便改口道：“既然他以心相托，个把小多里掏拢，所费也有限。况且古老上人说的：‘外甥弗出舅家门。’想必无爷娘收管的外甥，原该住在娘舅家里，不出门的。你既拿了来家，再若送去，显见得是我之过了。”说罢，便抢去下了壁虎袋，再也不肯出现。

过了几日，形容鬼掉弗落，买了些下尿果子，拿到雌鬼家里来。那雌鬼起初还半眠半坐，后来胀得四直六直，像打气猪一般，困在床上等死。刘打鬼还只道他有甚私房，坑在那里，要逼他说出来，那日正在床前絮絮叨叨的盘问。不防形容鬼跑进房来，回避不及，只得相见了，被形容鬼上数头下数脚的骂了一顿，他也没敢回嘴。雌鬼见了形容鬼，一包眼泪说道：“兄弟，托人如托山。倘我死了，你务必领了外甥回去。若不依我，就死了也是口眼弗团的。”说罢，便透了几口阳气；咬紧牙床骨，伸直后脚，死割绝了。刘打鬼只得极地爬天，弄一口薄皮棺材危装裹了，就扛去葬在活鬼坟余地上。

形容鬼也不等断七，就将活死人领了回去。醋八姐看见，也未免新箍马桶三日香，“弟弟宝宝”的甚是亲热。过了几时，形容鬼便教他跟了儿子牵钻鬼，同到角先生开的“子曰”店里去读书。原来形容鬼也有一个儿子，叫做牵钻鬼，已有十几岁，生得凹面峭嘴，甚是难看。若论他搅尸灵本事，真个刁钻促掐，千伶百俐。谁知见了几句死书，却就目瞪口呆，前念后忘记的不甚聪明。幸亏角先生手里那些学生子，一个个都是钝猪钝狗；短中抽长，

还算他做个蚱蜢淘里将军。读了几年书，也就识了许多狗屎字。及至活死人进了学堂门，却是出调的聪明；不消几时，把牵钻鬼读了数年还半生半熟的书，他都读得烂熟须菩提，颠倒也背得出。牵钻鬼不想自己原是个钝货，反倒妒忌他起来，千方百计的暗损他，三不时在娘面前添枝换叶装点他短处。

那醋八姐初也不过一时高兴，看金子面上假面光鲜的爱他。过了几时，已是意懒心灰了，怎当得儿子又时常在耳边撺掇，就变了心肠，渐渐把这活死人当作眼里钉肉里疮一般惹厌起来。幸亏形容鬼却是真心实意，凡事拉紧里半吊的不许欺瞒他，因此还不曾吃足苦头。

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数年。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出落的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若教他做篇把放屁文章，便也不假思索，悬笔挥挥的就写，倒像是抄别人的旧卷一般。随你前辈老先生见了，无不十人九赞，甘拜下风，岂不是天聪天明，前世带来的。

一日，同着牵钻鬼，两个要到学堂里去。走出门来，只见一个硬头叫化子，背上撮个长袋，手里牵只青肚皮猢猻，后头跟一只急屎狗，在门前走过。牵钻鬼不识，问道：“你牵的是甚么东西？”叫化子答道：“这是教熟猢猻，领他出来做戏与人看的。”牵钻鬼只道是白看的，便道：“做我们看看。”

那叫化子便向长袋里拿出一个石臼来，戴在猢猻头上，敲着碌铎，那猢猻就戴了石臼撮把戏，把平日教熟的那些当当头种树，弄卵人布袋，戴帽子跳圈许多戏法，都撮出米。形容鬼听得铎响，走出来看时，见是猢猻撮把戏，便挖几个看肚兜铜钱来舍他。那叫化子接了钱，又拿出一只金饭碗来讨饭吃。

形容鬼道：“你怎么这般无知蠢足？又不曾教你在这里做，赏你几个死铜钱也够了，还要多 诮。”叫化子道：“若不是这位官官要看，我已走过多时了。怎说不曾教我做？”牵钻鬼诚恐老子要怪他，便把那叫化子夹背一记，骂道：“你这叫化料语言不一，怎么是我教你做的？”

谁知把那叫化子身边冷饭团都打出来，滚在地下，被急屎狗一口吃去了。那叫化子便和身滚在地下，诈死赖活的闹将起来。形容鬼无奈，便喝牵钻鬼赔还他。牵钻鬼只得进去拿饭来做，怎奈是老米饭，捏杀不成团的，只得舂了一面糊盆硬米糝出来赔他。叫化子道：“我不是吃硬米糝人！须要还我原物来？”越挨越醉的正在那里话弗明白，只见一个野鬼，背上撮个草包，走得满头大汗的到来，问道：“这里有个形容鬼，可晓得住在那里？”形容鬼见问，便道：“你从那里来？问他何干？”野鬼道：“我是鬼门关总老爷差来请他的。”形容鬼道：“只我便是。你们老爷又不曾认得我面长面短，请我去做甚么？”那差鬼听得就是形容鬼，便道：“我也不晓得豆油菜油。总兵老爷有请书在此，相公开看就明白了。”那叫化子见是总兵的朋友，便不敢话长说短，牵着猢猻一溜去了。

形容鬼领这差鬼到了家中，差鬼即向包里取出一封拐书来，递与形容鬼。形容鬼拆开看了，方知这总兵就是他同窗朋友白 鬼，少时与形容鬼两个，都在乌有先生手里念书，后来都做了鬼秀才，先生荐他在石朝官衙门里吃饭。亏那朝官的力量扶持，他得了一官半职，直做到枉死城城隍。他做官虽是一

撮——做。

舂（b n，音本）——用舂箕撮。

不晓得豆油菜油——谓全无所知。

清如水，只是才具浅促些。那伙提草鞋公人，见本官软弱，便都将嘴骗舌头的来弄怂他。白鬼又是软耳朵的，听了他们三人说着九头话，不免弄得没了主意。正是“清官难出猾吏手”。幸亏那城隍奶奶长舌妇，却是十三分奢遮的：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总瞒不过他。遇着审官司时候，或是在面前背后提调，或竟与白鬼排排坐着，又张夹嘴的断灾断祸。他嘴头子又来得左话左转，右话右转，翻蛆搭舌头的，侪是他说话分。凭你老奸巨猾，能言舌辩的囚犯，也盘驳不过；他倒制服得那些强神恶鬼，伏伏腊腊，一些也弗敢发强。正是官清民乐，快活不过的。

不料那三家村土地饿杀鬼，做了几任贪官，赚了无数铜银子，晓得这枉死城城隍是个美缺，走了识宝太师门路，要谋这城隍做。那太师是阎罗王殿下第一个权臣，平日靠托了阎王势，作威作福，卖官鬻爵，无所不为的。他得了饿杀鬼贿赂，恰遇守鬼门关的辣总兵死了。也不管人地相宜不相宜，硬做主张把白鬼调了鬼门关总兵，将这城隍缺让与饿杀鬼做了。

可怜白鬼是个念书人出身，文绉绉的晓得甚么提兵遗将之事。就是长舌妇虽说奢遮，也不过苗头看得清爽些，又口舌利便，翻转翻仰的会说会话罢了。那行兵摆阵，出锋打仗许多事务，教他怎么得知？无奈是上命差遣，身不由主，只得离了枉死城，来到鬼门关上任。进了对科衙门，看见那些阴兵，一个个拳头大，臂膊粗，强头倔脑的，恐怕管他不下，心里甚是着急。忽然肚肠角落里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个正经人，才具也有些，何不请他来做个帮手，凡事也要斟酌而行。算计已定，随即写了一封情书，差了勾魂使者，一直到打狗湾里来请他。凑巧一寻就着。

形容鬼看了请书，随与醋八姐相商。醋八姐正怕形容在家要量柴头数米角的管他，巴弗能彀出门去了，落得无拘无束，便放杀死的撵掇。形容鬼遂留住了差鬼，要与他一同起身。随即置办起行李来，也不过端正几件随身衣裳，一副跌撒铺盖。拣人出行日子，教牵钻鬼去寻个挑担鬼来，差鬼便道：“有我在这里，何必再去寻？”形容鬼道：“这里到鬼门关，又不是三角两步路；百步无轻担的，怎好烦劳你？旁人看了，只道是见人挑担弗吃力。”差鬼笑道：“不过一肩行李，又不是千斤担，这有何妨？”一头说，便将扁担搁上肩头，说道：“相公就此起行罢！”形容鬼只得叮嘱了一番，起身上路，不题。

正是：

我本无心图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

不知形容鬼去后，醋八姐把这活死人如何看待。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观雌鬼不为吃着两字之语，固知两字之外，别有一桩至要至紧之事也。想其初招刘打鬼时，必以为从此可以朝欢暮乐，靠老终身矣；岂知狼子野心，不惟不奉男不对女敌之古训，反欲打杀老婆触死辰起来，到那其间，又不能学好汉之吃拳弗叫痛，不免反客为主，将前半三世同活鬼吃辛吃苦挣起来的现成家当，让他杜做主张销缴干净，无怪乎其肚皮气

侪(chái, 音柴)——全。

鬻(yù, 音玉)——卖。

情——据前后当是请字之读。

巴弗能彀(gòu, 音够)——巴不得能够。

放杀死——拼命。

膨也。至于形容鬼之穷人大肚皮，醋八姐之见钱眼开，牵钻鬼之损人不利己，俱属世间常事，何足怪哉？

第六回 活死人讨饭遇仙人 臭花娘烧香逢色鬼

词曰：

富贵荣华都是命。
运未通时，步步逢坑阱。
满腹诗书谁肯敬？同门到处无投奔。
只有神仙明似镜；壶内灵丹，偏向穷人赠。
指引前途无蹭蹬，夫妻邂逅真侥幸。

《凤栖梧》

话说活死人自从出娘肚皮，兜在尿布角里，爷娘就把他像宝贝夜明珠一般看承，捧在手心里，还恐被尿骚风戳了去。后来骚老子死过，骚娘招了刘打鬼来家，搅完了家当，弄到水落石出的地步，还穷汉养娇儿的大声不舍得撵他。及至雌鬼死了，娘舅领他到了外婆家，的替他上学攻书；虽不免受娘舅的鹞默气，那娘舅到底是个大靠背，尚不致吃尽大亏，得一日过一日的也罢了。因梦头里弗曾想着那白鬼无是无非，把他的好娘舅请了去，便不免晦气星钻进了屁眼。那醋八姐自从形容鬼起身之后，就禁止他不许去念书，住在家里，半像奴半像郎的教他提水淘米，揩台抹凳，扫场刮地，差得头团栾。活死人苦恼子，真是吃他一碗，凭他使唤，敢怒而不敢言。还亏他心里明白，鉴貌辨色，样样都拿搭得来，不到得失枝脱节。醋八姐还不肯放松他，时常萝卜弗当小菜的把他要打要骂。后来一发号粥号饭起来，逐不免一顿饱一顿饿的半饥半饱过日子。

一日，那醋八姐忽然想吃起蛤蚌炒螺蛳来，买了些螺蛳蚌蚬，自己上灶，却教活死人烧火。活死人来到灶前，看时，尽是一些落水稻柴，便道：“这般稀秃湿的柴，那里烧得着？”醋八姐骂道：“热灶那怕湿柴烧弗着！难道就罢了不成！”活死人没法，只得攫好乱柴把，吹着阴火，向冷灶里推一把进去，巴得镗肚底热。谁知凭你挑拨弄火，只是烟出火弗着。佝上去吹，又碰了一鼻头灰。煨了半日，倒灌得烟弗出屋，眼眼都开弗开。醋八姐大怒，拿起一根有眼木头来夹头夹脑的就打。活死人夺住棒槌，与他分辩。牵钻鬼听见跑来，帮了娘把他捉住板凳上。活死人气力又小，双拳弗抵四手的，那里挣得脱，不免赤骨肋受棒，被他们排头排脚的打了一顿。那时肚里虽然怨天恨地，也洒不出甚么小牛屎，只好忍气吞声的罢了。

隔了一日，醋八姐处分道：“你昨日嫌道柴湿，快到山里去斫些黄金狗屎草归来，好烧饭吃。”活死人不敢与拗，只得拿了一把班门弄斧，走出门去。行不多路，劈面撞着了一个同学堂念书的，叫做串熟鬼。那串熟鬼见了

蹭蹬（cèng dèng，音层<去声>邓）——比喻失意。

邂逅（xiè hòu，音谢后）——偶然相遇。

看承——看待。

号——限。

差得头团栾——差唤得他东走西奔，忙个不停。

号——限。

攫（y ng，音英）——取。

斫（zhuó，音茁）——用刀斧砍。

活死人，千句弗说，万句弗说，说道：“你赖学也赖得有方有寸！怎么鹞子断着纬，许久弗进学堂门？却倒在此做斫柴，是何道理？”活死人正在有苦无话处，便一五一十从头撒尾的告诉他。那串熟鬼平日念书虽是质钝，别样事情却都玲珑剔透，倒有三分鬼画策的。听了活死人告诉，一肚皮抱气弗平，便道：“据你这等说来，还要住在他家做甚么？”活死人道：“教我又无去处，不住他家却住那里去？”串熟鬼道：“你自己脚生肚皮底下，难道不会翻脚底的么？”活死人道：“我又从未出门，人生路弗熟的跑到那里去？又没有吃饭本领。手无半文的逃出去，岂不要十段 饿杀九段半。”串熟鬼大笑道：“你枉苦聪明一世，如何倒蒙懂一时起来？老话头：路出嘴边。你既识了三文两字，一肚皮春秋的，凭你天涯海角，那里不弄“口闲饭吃了。就要白相盘缠，也不是天大难事。我指引你一条活路：那三家村里的鬼庙，是你老官人一人之力造成功的。你是他那里大施主。况这怕辰和尚，近来已经富足有余，何不去向他借些盘缠？或是到鬼门关去寻着好娘舅，或到别处谋衣谋食，俱可安身立命。何必住在他家，受他们的喉头气？”活死人听了，如梦初觉，便道：“真是好说话，依你便了。”遂与串熟鬼作别，行到山脚根头，坐在一块狗头黄石上，想那串熟鬼的说话，越想越有滋味。忽又转念道：“倘我斫了草回去，再若嫌好道歉，岂不又要受他们的糟蹋？何不就此起身，岂不干净相？”主意定了，便将斧头丢在草中，取路望三家村去了。

这里醋八姐在家中，等这活死人斫草归来，却似痴狗望着羊卵脬，那里有个影响？直到乌星暗没，也没个鬼脚指头戳来。到了次日上半日昼，还不见归，只得教牵钻鬼去寻。牵钻鬼搭了几个野鬼，同到山里，寻来寻去，忽寻着了那把斧头。牵钻鬼认得是自家的，便道：“他若是跟人逃走，这斧头一定随身行令带了去。今斧头在此，单不见了人，莫非被甚豺狼虎的吃去了。”牵钻鬼也不过是无稽之谈，话扯话。不料数内有一个叫做三见鬼，便附会其说道：“不差，不差；近日这山里，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遇有单板头人经过，他就一个虎跳衔去吃了。你这表兄弟，一定也被他吞在颈骨里是无疑的了。”牵钻鬼听说，害怕起来，慌忙跑回家中，又添些枝叶，说得凿凿有据；便就措笑当认真，一人传十，十人传百，飞飞扬扬，都说这活死人被老虎吃了。牵钻鬼便写了一封平安家信，寄与形容鬼，只说这活死人自己筋丝无力，倒想山里去打死老虎，却被老虎吃去了。形容鬼得知，甚是可惜，不题。

且说话死人在山里起身，望三家村行来。到得鬼庙里，见了怕辰和尚，告其缘故，恳他借些盘缠。孰知那些出家人不认俗的朋士友，虽则一代人物，却不肯一代只管一代，一般的想钻在铜钱眼里，把那十方施主，比吃孙子胜三分，吃杀弗还答，尚嫌吃得弗爽利，怎肯反做出钱施主。听得要向他借钱，便面孔掇了老宅基上去，把那些骷颅头几乎掼落，就道：“没有，没有，你是个逃走客，捉转米要打一百的，不要在此带累我乡邻吃麦粥。”便将活死人扯住背皮，耸出庙门，关了门进去。

那里活死人弄得来得去不得，心里好不着急。思前算后，没个道路。肚里又饥又渴，只得算计道：“三百六十行中，只有那叫化子是个无本钱生意。人说‘叫化三年，做官无心相’，想那叫化行业，也必有几桩妙处。只是做

鹞子——此处指风筝。

段——当是段之误。

那一样？若做摇铜铃叫化子，又没处去掩耳盗铃。若做弄蛇叫化子，那里去寻这条踏弗杀地扁蛇？只有平日念熟的许多文字，却倒一字不忘，何不就做念文字叫化子，到底斯文一脉。”

算计已定，便走到一个大人家去，发起利市来。果然人见他少年清秀，念的文字琅琅有声，便把粥饭舍与他吃。他就吃着湿个袋着干个，倒弄得吃只兜弗尽。正是吃着滋味，卖尽田地，便也不愧不忤，各处去做这走江湖生意了。

一日，来到一个村坊去处。正要进村，忽然篱笆里钻出一只撩鬃狗来，乱吠乱咬。那村里众狗听得，便跑来一大群来：却是些护儿狗，急屎狗，龇齿狗，壮敦狗，尿臊狗，落坑狗，四眼狗，扑嘴狗，馋人狗，攀弓狗，看淘箩狗，獠狮狗，小西狗，哈巴狗，瘦猎狗，木狗，草狗，走狗，新开眼大狗，大尾巴狗，都望着活死人窜上窜落乱咬将来。

活死人吓得魂胆俱消，跑又跑弗落，赶又赶弗开，急得少个地孔钻钻。亏杀后头又跑上一个缠杀老道士来，看见活死人弄得走投无路，便向身边拿出一张鬼画符来，向众狗一扬，那些狗就绝气无声，尽都摇头豁尾巴四散的去。

活死人看这道士时，戴一顶缠头巾，生一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腰里绉纱搭膊上，挂几个依样画葫芦。那道士看着活死人笑道：“你既受不得娘姆的气，如何听了串熟鬼撺掇，直跑到恶狗村里来受狗的气？若非我将护身符赶散，你只好贼吃狗咬暗闷苦，向谁话账？”活死人见他仙风道骨，又事事前知，谅必是个异人，便道：“师父从哪里来？怎就晓得我的行事？”道士道：“我便是蟹壳里仙人，不论过去未来的事，都能未卜先知的。今日偶然出来卖老虫药，在此经过。”活死人道：“不知你葫芦里卖啥药？可是仙丹么？”道士便把葫芦解下来，指着道：“这是益智仁，吃了使人聪明的。这是大力子，使人有气力的。这是辟谷丸，使人不饿的。”活死人听说不饿，便道：“吃一丸可过得一日么？”道士道：“你真也浅见薄识！我这药是不容四眼见合起来的，吃一丸，便可过得七七四十九日，怎说一日？”活死人想道：“这真是仙丹了。可惜没有身边钱，不然，买他七八丸，便可过得年把了，岂不省得号肠拍肚的念那文字。”道士见活死人沉吟不语，有羡慕之色，便道：“我看你将来有些好处，不如与你结个缘罢。”遂将那辟谷丸连葫芦递与活死人道：“送你。拿放在身边，慢慢的充饥便了。”随又倒出几粒大力子来，道：“有心做个春风人情，也送些与你。”活死人接来，推在嘴里，果然入口而化。才过着二寸喉头管，那精神气力，便陡然充足起来；犹如脱胎换骨，霎时间已觉身强力壮，心中大喜。道士又去倒那益智仁，活死人止住道：“这倒不消。我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怎么？”道士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爵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工夫，只怕

摇铜铃叫化子——哑叫化子。

个——犹言的。

不愧不忤（zuò，音作）——不惭愧。

龇（hē，音和）——咬。

亏杀——犹言幸亏。

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只得也接来吃了。道士又道：“你这讨饭生意，弗是人账所为，快些改了行业。”活死人道：“虽然三百六十行，行行吃饭着衣裳，我却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百无一能，教我去做甚么？望师父指引一条生路。”道士道：“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干一番事业，岂可猥鄙蠖缩，做那苟延残喘的勾当？我有一个道友，叫做鬼谷先生，他有将无做有的本领，偷天换日的手段，真是文武全才。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来风，就不见了。

活死人方信他是真正神仙。寻思道：“仙人的好说话，岂可不听？只不曾问得这先生住在那里，海阔天遥的，却从何处去寻？”又想道：“既叫做鬼谷先生，谅必住在鬼谷里。”便一路随脚尚的问将去，并没有人认得。寻了多时，有如海底捞针，那里去捞摸？

一日，来到一个鬼庙前，便信步入去看看，却是个脱空祖师庙，那里塑得披头散发，赤脚踏倒的坐在上面；脚跟头哺一个开眼乌龟，乌龟身上盘条烂死蛇。看了一回，正要再入去，只见一个痴道婆跑来，拉住了不容他进去。活死人道：“庙梁寺观，是十方所在，普天世下人共同出入的，你怎禁止得？我偏要进去！”那道婆抵死不肯，活死人不觉大怒，把他扯在一边，望内便跑。忽听得一间屋里，有女子在内喊“救命！”活死人心疑，便把门一脚踢开，走入去看时，只见一个熬小脚师姑，掀翻一个十几岁如花似玉的黄头毛细娘；一个男子，正在硬解他的单叉裤，那细娘不肯，故此极声出的乱喊。

活死人见了大怒，道：“清平世界，怎做这等没天理事？难道无王法的么？”那男子并无怕惧，反喝道：“我公子在此陶情作乐，你是甚么野鬼，敢来闲多管！”活死人便知他是个仗官托势的花花公子了。自思人微权轻，鸡子不是搭石子斗的，须说大话去罩他，或者吓退，也未可知。便也喝道：“我老子直做到阎老，我尚不敢这等胡为。你是什痴公子，辄敢这般无法无天？”那男子听说，只道真是甘蔗丞相的儿子，吓得心惊胆战，趑出脚望外逃了去。

你道这男子是谁，师姑为甚帮他？原来男子叫做色鬼，他老子轻脚鬼，曾做过独脚布政，退归林下。家里翻转屋来座银子，坑缸板都是金子打的，真是富贵双全。单生这色鬼是个老来子，自小纵容惯了，才交十几岁，就到外边吃花酒，偷婆娘，无所不为。后来结识了这庙里师姑，替他做牵头，遇有烧香娘娘到来，便留进私房，用些甜言蜜语诱引他上当。孰知那些女眷家，只为想吃野食，所以要出来烧香念佛。忽有个精胖小伙子来做他口里食，真是矮子爬楼梯，巴弗能够的，自然一拍一吻缝。偶然千中拣一，有个把缩羞怕脸弗肯的，便捉住了硬做。那女眷吃了亏，只得打落牙齿望肚里咽，再也不敢响起，就便老公得知，一则怕他有财有势，二则家丑不可外扬，只好隐忍过了。所以这色鬼天弗怕，地弗怕，任意胡做。今日见了这等标致细娘，真是目所未睹，酥麻了半边，不料食已到口，被活死人吵散了。那师姑跪在地下，只顾磕头如捣蒜。活死人见这细娘，眼泪汪汪的低了头，默默无言。

人账——人。

蠖（huò，音或）缩——萎缩。

尚——应作淌。

趑（shàn，音扇）——跳跃，离去。

便道：“小姐快些回去罢。再若担 搁，只恐又生别情。”那细娘只得跟了活死人，走出庙门。

正是：

双手掰开生死路，两人跑出是非门。

不知这细娘谁家的倒箱囡，独自一个到这庙里来所干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活死人正当怨气弗穿时候，忽闻串熟鬼一派鬼画策，不觉心悦诚服，信受奉行。殊不料怕屎和尚之如此势利也。迨于进退两难之际，无路恳求，直算到做讨饭生意，真可谓穷思极想矣；然尚自道斯文一脉，靠着咬文字，巴望人随缘乐助。岂期闯入恶狗村中，又遭狗之不识斯文，只认做劣及人，齐声共气来下食他哉？此时任有锦心绣肠，亦无所施其伎俩，免不得走投无路矣。幸亏仙人搭救，教以改辕易辙，寻师学艺，得于无意之间夫妻相遇，岂非时来福凑耶？

担——应作耽。

囡（n n，音南<阴平>）——小孩儿。

第七回 骚师姑痴心帮色鬼 活死人结发聘花娘

词曰：

才子佳人，大家都有风流器。

一般情意，靛面已相契。

凑趣双亲，许把婚姻缔。

私心喜，青丝交递，权当赤绳系。

《南浦月》

话说阴山脚下，温柔乡里，有一鬼叫做臭鬼，是个清白良民，靠着祖上传留的田房屋产过日子，家婆是赶丧大人的女儿，叫做赶茶娘。夫妻两个，单生一个女儿，因讨那先开花后结子的讖语，取名花娘。

那臭鬼起初也曾读过书，思量要入学，中举人，发科发甲的；无奈命运弗通，放屁文章总不中那试官的驴屎眼。考来考去，依然是个一等白身人。他就意懒心灰，遂把那章书卷起，收拾些老本钱，合个起家伙计，办了许多出手货，门市货，清水货，塞嘴货，赔钱货，冷热货，一门货，乱头货，开口货，寒贱货，各处冲州撞府去做那些说话贩子；虽不能一本万利，却也不减对合利钱。臭鬼做着了好生意，财来财去的觉手头活动，在外吃好着好，到处可以游山玩水，比那穷念书人，反有天壤之隔。过了一年半载，转转家乡，留些银钱安了家，又出去了，习以为常。

赶茶娘同着臭花娘住在家里关门吃饭，或是做些针黹，或是赶些营生；再不然，看看闲者。一个大肚痴，出外上街买市；一个骚丫头，在家烧茶煮饭。真是无忧无虑，适意不过的。

不知不觉，那臭花娘已有十几岁，生得瓜子脸，篾条身，弯眉细眼，冰肌玉骨，说不尽的标致，抑且聪明伶俐，凡事道头知尾。不拘描龙绣凤，件件皆精；琴棋书画，般般都会。夫妻爱若珍宝，务要寻个才貌双全，出类拔萃的女婿大官人来配他，因此尚未攀亲做事。

谁料那赶茶娘不知犯了甚么月晦，忽然生起馋獠病来，见了吃食物事就眼黄珠腾腾的：不拘团饵，塔饼，鱼肉，小菜，像饿老鹰一般，擒住了狼飡虎咽；也不顾甚么甜酸甘辣，多则多光，光则少光；无得吃了，便馋唾汨汨咽的肠食落，肚里绞转来弗受用，只得日日买鱼买肉，蒸糕裹馒头的弄来吃下去。却又并不曾长一块肉在那里，反弄得面黄肌瘦，筋丝无力，吃了困，困了吃，终日半眠半坐。臭花娘见他一日弗如一日，淹黄潦倒的只管想死下来——臭鬼又杳无音信，不见回家——心里好生着急，便立愿吃几年猫儿三官素，朝晨夜晚，求天拜地，替娘忏悔。

赶茶娘见他如此，便道：“你望空许神许鬼，济得甚事？除非到脱空祖师庙里去替我烧炷回头香，求他佛天保佑，或者有些效验。”臭花娘道：“细娘家出头露面，穿寺烧香，只恐外观不雅。”赶茶娘道：“多少千金小姐，又不曾生病落痛，一样入在三宫社里；闻知那里有甚撑撒佛会，就八只脚踏弗及，也不怕男女混杂，挨肩擦背的不拘那里都赶了去。你今替娘烧香，是一团正经，况又下师姑堂，有甚不雅？”

靛（di，音敌）面——见面，当面。

针黹（zh，音止）——缝纫；刺绣。

此“光”字疑是“少”字之误。

臭花娘只得端正起香烛纸马来。无如那个痴，已于半月前偷了些衣裳头脑，逃走得不知去向。骚丫头又要担汤水，服侍赶茶娘，不能随去。还亏少时臭鬼曾领他到过这庙里几次，想起脚路来还依稀约约有些认得，只得自己拿了香烛，一步步望庙里行去。路虽不远，早已跑得口干舌燥。

到了庙里，那痴道婆便替他点上香烛。臭花娘双膝馒头跪在地上，祝告了一番。磕了头起来，便有一个后生师姑，向前来浪搭：那张牢戾嘴，就像捋舌喇哥一般，“小姐长”，“小姐短”，留他进去吃清茶。臭花娘正有些口渴，便也不甚推辞。师姑便挽了他手，引进房中。恰地坐定，只见师姑床上帐子里钻一个眼光忒忒的大头魔子来。臭花娘吃了一惊，忙起身想跑，早被师姑关上房门拦住。那魔子不问情由，向前搂住了他便来亲嘴摸奶奶。臭花娘吓得魂不附体，尽命把他咬擦摘打。那魔子也不发怒，狗獯了面孔，只管低头下气的求他。师姑又在旁边花言巧语的相劝。那臭花娘恨穷发极，便把他一记反抄耳光。师姑大怒道：“嗔拳不打笑面。你好意劝你，怎倒这等不受人抬举！”便扎上手帮这魔子，把他扛头扛脚拖到床上掀翻了，那魔子便来扯他裤子。臭花娘那时少个地孔钻钻，叫爷娘弗应的，只得杀猪一般喊起“救命”来。恰被活死人听见，打门进来救了他，领出庙门，犹如死里逃生，千恩万谢的感激不了。

活死人是个无卵毛后生，正在干狗屎发松时候，见了这般千娇百媚的标致大姐，教他如何不爱？便眉花眼笑的盘问他姓名，里居，年纪，月生，要送他回去。臭花娘见他美如冠玉，风流潇洒的，心里也十分爱慕，巴不得要他送上大门，便也笑迷迷的把姓名籍贯告诉他。大家一路同行，你问我答的颇不寂寞，到了家中活死人自向客位里坐地。臭花娘走进房中，正见赶茶娘坐在床沿上吃死鳖肉，便上前哭哭笑笑告诉到庙里如此长，如彼短，幸亏得活死人来做了天救星，又承他直护送到家里，真是莫大之恩。赶茶娘听说，便教臭花娘扶傍出来，与活死人相见了，千谢万喏躁的感激不尽。

正在讲话，恰好臭鬼那日归家。走进门来，忽见赶茶娘骨瘦如柴，陪着一个美秀而文的行当小伙子坐着说话，臭花娘也在傍边听讲唇，满肚疑心疑惑，摸弗着头路起来，便问道：“你怎么弄得这等人弗像人鬼弗像鬼的？此位却是何人？”赶茶娘便将自己如何生了怪症，臭花娘如何去烧财香，活死人如何救苦救难，细细告诉一遍。臭鬼听得，把舌头拖到尺二长，说道：“亏你吃了大胆药，就差个黄花闺女到这等所在去，怎不惹出事来！”

原来臭鬼老早晓得这色鬼在庙里的所作所为，若臭花娘跑去，真是羊落虎口，少不得被他们对准肚脐通肠教当一番。今得完名全节，好好回来，岂不是天大造化？忙向活死人谢道：“若非官人搭救，小女定遭一劫，真是他重生父母了。”活死人道：“路见不平，自当拔刀相助。这是令爱的大福气，天差地遣教我进去做个解神星，怎敢当这般称谢！”臭鬼又问起他家世来。活死人不好说出自己地头脚根，便扯个瞒天大谎，只说：“老子也曾做官做府，不幸早死早灭了。自己原也在家读书，只因遇着蟹壳里仙人，说我将来还要飞黄腾达，只是做那寻章摘句的书讹头，却终无了局，遂送我一葫芦仙

头脑——犹言零碎。

约约——隐约。

捋（l，音吕）舌喇哥——不停地。

嗔（ch n，音抻）——生气：对人不满意。

丹，劝我去寻鬼谷先生，学成好本事，方才有用。因不曾问得那先生的好住场，只行各处瞎寻，不期而会遇着令爱。”一派鬼话，说得臭鬼愈加钦敬。

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饭端正，一总和盘托出。活死人看时，却是五簋一汤：一样是笋敲肉，一样是乌龟炒老虫，一样是白土鲋，一样是乡下乌壮蟹，一样是醋腌来吃的鹤脚上肉，一碗飞来虾圆汤，收拾的甚是精致。臭鬼便教花娘也不必回避，一同吃个合家欢乐，便大家四出跳坐定。

活死人自从吃了辟谷丸，还不觉饿，不过略吮滋味，逐样尝尝罢了。那赶茶娘就像苍蝇见了热血一般，两个肩头扛张嘴，吃一箱二看三的“抢得快，是强梁”。活死人见他口头这等馋法，心里想道：“看他如此贪吃懒做，真像有磨子在肚里牵的一般。若把辟谷丸吃下去，料想止得定的。”便向葫芦里倒出一丸来，递与他道：“这便是仙人送的仙丹，谅必百病消除的。既有贵恙，何不吃一丸试试看？”赶茶娘便接来吃下，真是有些仙气，霎时间便膨膨气胀的饱筋长起来，就放下筷吃不下了。臭鬼大喜，忙向活死人谢了又谢。

大家欢呼畅软，吃到半桌里，臭鬼已有些酒意，便向赶茶娘道：“我们一心计路要寻个像心像意的女婿，直至如今不曾寻着。此位官官，有这般才貌，你们娘两个，又都受过他好处。吾欲将女儿与他攀亲做事，你道如何？”赶茶娘道：“我也蓄心已久。”便看着活死人道：“不知官官意下如何？”活死人假意辞道：“令爱天姿国色，只宜配王孙公子。若与我这拣出乡下人相配，岂不是唐突西施？还宜另择门当户对的为是。”臭鬼道：“不必太谦。若论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晓得吃食，打雄，厨屎，困，鲜衣华帽的摆摆空架子罢了。就有几个真才实学，也怎及得官官这般才貌双全，又与小女年相若，齿相等：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必推三阻四。”臭花娘初听得爷娘说话，心里暗喜，忽见活死人半推半就，甚是着急，连忙丢个眼风。活死人觉着他意思，又见臭鬼这般说陈，便答道：“既蒙错爱，不敢固辞，容日央媒说合便了。”

臭鬼趁着酒高兴，说道：“一言为定。那些繁文礼节，讲他什么！只消留一件表记与小女，便媒人了。”活死人听得要他表记，自思身边一无所有，光身体滑的，把什么与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向头上拔下一把发来，说道：“百年大事，把那身外之物作信，反觉轻褻了。书上说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以此为信，虽无媒妁之言，也可算得父母之命了。”臭鬼大喜道：“这个聘礼。倒也脱俗，真可称结发夫妻了。”连忙接来递与臭花娘，教他拔些下来，做个回敬。臭花娘红着鬼脸，不好意思。赶茶娘笑道：“礼无不答。这是正经事务，又不是私订终身。一毛不拔，成何体统？”便伸手向他捋头毛凑耳朵的拔了几根，递与活死人收着。又吃了几杯喜酒，方才散席。便留活死人住下。

到了次日，臭鬼因离家日久，不免到外面张新眷，望朋友，应酬世故。活死人住在家中，与他娘两个闲话白嚼咀，堆堆坐，堆堆讲，也没甚厌时。

簋（gu，音鬼）——陶瓷器皿。

鲋（fù，音付）——鲫鱼。

膨膨——肚子胀的样子。

软——当是“饮”字之误。

说陈——说法。

真是逢着好处便安身，把那寻先生肚肠丢在九霄云里去了。

住过半个十日，还不想着起身。一夜困在床上，正想那日间与臭花娘眉来眼去，交头接耳许多情景，只见蟹壳里仙人走来说道：“我一片婆心超度你，却如何这般躲头避懒，今日之下，还在此处好困得紧？岂不闻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若如此贪自在，怎么成得人？快些去罢！”活死人忙拉住他的衣袖管，要问他先生住处，却被一只三脚猫衔住一个死老虫，跳在踏床板上——声响，把他惊醒，原来是一个春梦。手里摸着几席角，并不是甚么衣袖管。撑开眼皮看时，早已大天白亮。慌忙起来，走入里面，见他一家门尚未起身，便在房门外冷板凳上坐下，肚里胡思乱想：欲要辞去，又牵心挂肚的掉不落臭花娘；欲要不去，又恐误了自己前程万里。正是眼泪撒撒落，两头掉弗落。思来想去，没个决断。

只见臭花娘开门出来，见他无聊无赖的坐在门口，便笑嘻嘻问道：“今日怎起这般早身，可是怕日头晒肚皮么？”活死人便将梦见蟹壳里仙人及自己决断不下的缘故告诉他。臭花娘正色道：“仙人的仙仙说话，岂可不听？你我的终身已定，后会有期。若要同衾共枕，须待花烛之夜。你今就年头住到年尾巴，也巴不出甚么好处，在苦废时失事，不可错认了定盘星。”活死人不觉爽然自失，道：“小姐金口玉言，教我怎敢不依头顺脑。”说了一回，那臭鬼老夫妻两个都已起身。活死人便把做梦的话，述与他听，告辞要去。臭鬼道：“既是仙人劝驾，不敢强留。”便教收拾起物事来，钱行起身。

正是：

必需学成文武艺，方能货与帝王家。

不知活死人此去，几时寻着鬼谷先生。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赶茶娘只道师姑为女子所做，既然修行念佛，自当谨守清规，故放心托胆，打发女儿去。岂知他佛门广大，常为和尚出入之所乎。臭花娘虽知出头露面，外观不雅，无如细娘家说话弗当，反被娘数说一番。只得奉命而行，亦不料有人要来亲嘴摸奶奶也。那时双拳弗捏四手，正当叫爷娘弗应之时，忽得活死人来吵散，送上大门。虽然素昧平生，早已两心相照。男贪女爱，恋恋不舍，而又恰得好爹好娘，与他玉成其事，真乃天从人愿也。

衾（q n，音亲）——被子。

捏——应作抵。

第八回 鬼谷先生白日升天 畔房小姐黑夜打鬼

词曰：

真堪爱，如花似玉风流态。
风流态，眠思梦想，音容如在。
东邻国色焉能赛？桃僵偏把李来代。
李来代，冤家路窄，登时遭害！

《玉交枝》

话说活死人好好住在臭鬼家里，与臭花娘朝夕相对，或是做首歪诗，或是着盘臭棋，有话有商量的好不快活。无端困梦头里被蟹壳里仙人驳一番，又听了臭花娘一派正言厉色，说得他卵子推冰缸里，冷了下半段，只得告别起身。

及至跑出大门，又茫茫无定见的，不知向那里去好。姑且拣着活路头上信步行将去，遇着过来人，便问鬼谷先生的来踪去迹，并没一个知道。寻了好几时，无头无绪的，不免意懒心灰，肚里想道：“这蟹壳里仙人既是一团好意，也该说明个场化，却如何弗出麸皮弗出面的，教我朝踏露水夜踏霜，东奔西走去瞎寻。这等无影无踪，不知寻到何日是了！”

正在自言自语的抱怨，忽然昏天黑地起起乌云阵头来，活死人忙道：“这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若落起骑月雨来，却那里去躲？”四面一望，只见斜射路里有个乌丛丛田头宅基，便飞奔狼烟的跑上前去。到得门口，却又关紧在那里，不好去敲门打户，就在步檐底下暂躲。幸喜出头椽子甚长，不致漉湿身上。谁知阵头人，雨点小，霎时雨散云收，依旧现出黄胖日头来。

正想走路，只听得呀的一声响，两扇真宝门大开，跑出一个腰细肩胛阔的精胖后生来，看见活死人，立在门口便喝，问道：“你是甚么野鬼？莫不是倒麦糶贼，在此看脚路？”

活死人怪他出口伤人，便道：“你怎眼眼弗生，人头弗认得，就这般出言无状，是何道理？”那后生大怒道：“你怎敢回唇答嘴？”便赶上赶落要打活死人。活死人是吃过大力子的，那气力无倒数在身乡子里，见他这般大势头，便先下手为强，将他拚心一记，恰正打在拳窠里。那后生自道武艺子高强，欺这活死人细皮白肉文绘绘的，把他吃得下肚；不防他捉冷刺一记，便立脚弗住，一个鹞子翻身，仰缸跌转来。连忙爬起，脚头弗曾立定，又被活死人一掀一个臀塌桩，又坐倒了。料想斗垒弗过，只得问道：“你到底那里来的恶鬼？怎敢上门欺人？”

活死人道：“我只为寻个先生，偶然在此借步檐躲雨。你怎一面弗相识，就冤我做贼，可知道贼难冤，屎难吃么？”后生道：“你先生是谁？却到这里来寻。”活死人道：“我寻的是鬼谷先生。”后生哈哈大笑道：“你怎向真人面前说起假话来？那先生的学生子，连我只得四个，何来你这募生人？”活死人见说，忙问道：“你既是他学生子，先生却在何处？”后生道：“你须赔了我弗是，方说与你听。”活死人只得唱个撒网喏，求他指引。后生道：

场化——地点。

飞奔狼烟——飞也似的。

麦糶(x，音西)——麦米碾压时脱掉的皮。此处喻不值钱，没出息。

无倒数在身乡子——无倒数当是无数数之意；身乡子，当是身腔子之意。此二语疑是旧方言之已死者。

“他住在黑甜乡，离这里路虽有限，但尽是百脚路；熟事人跑惯的，有时不小心，还要走到牛尖角里去，弄得拔身弗转，何况你人生路弗熟，那里摸得到？倒不如草榻我家，明日与我一同走罢。”活死人谢道：“如此足感盛情，只是打搅不当。”后生道：“不打不成相识，既已打过，就是相识了。何必客气？”便把活死人让进家里，大家通名道姓。

原来这后生叫做冒失鬼。老子也是个宿读头财主，早已死过，留下大家大当与他掌管。他又不晓得做人家世事，一味里粗心浮气，结交一班游手好闲的朋友，日日出去擎鹰放鹞的寻开心；又自恃身长力大，可以弗吃眼前亏，到处惊鸡闹狗的闯事。娘也管他不下。

一日，同着数鬼，擎了鹞尾巴老鹰，牵着瘦猎狗，撻枪使棒的来到黑甜乡里。看见路傍有几棵截弗倒大树，一只抄急兔子正在树脚很头吃那离乡草。冒失鬼道：“兔子弗吃窠边草的。这只兔子如何倒在窠边吃草？”便把老鹰放去。真是见兔放鹰，犹得瓮中捉鳖，手到擒来。捉了兔子，正想要跑，忽抬头见大树大丫叉里，一只老鸟在上面褪毛，忙又将鹰放起，那老鸟是翅扇毛通透的，看见鹰来，便一倘翅飞上天顶心里去了。那老鹰活食弗吃吃起死食来，并不去追老鸟，反飞入鬼谷先生家里，把一只斜撇雄鸡抓住。被鬼谷先生的学生地里鬼看见，如飞上来，一把捉牢，拿根荇糠搓绳缚了，缆在一个狗肉架子上。冒失鬼追到看见，大怒道：“怎敢把我的北鸟弄坏？”拔出拳头要打地里鬼。地里鬼自恃名师传授，法则多端，怎肯相让？也就磔拳捋臂的迎他。两个一拳来，一脚去，打起死账来。

鬼谷先生跑来看见，喝住地里鬼。这冒失鬼弗识起倒，便上起鬼谷先生船来，被鬼谷先生使个定身法，弄得他四手如瘫，有力无用处。又见地里鬼口口声声叫他“先生”，忽然心内寻思道：“闻说鬼谷先生近来往在黑甜乡里，不要就是他？”便问道：“你有这般真本事，莫非就是甚么鬼谷先生么？”鬼谷先生道：“既知我名，怎敢到来放肆？”冒失鬼道：“不消说，千差万差，总算我差。你放了我，我情愿拜你为师。”鬼谷先生道：“既肯改恶从善，也不与你一般样见识。”便使个解法放了他。冒失鬼忽然手脚活动，不觉大喜，便跪下磕个头，道：“我就此拜了先生罢。”鬼谷先生见他爽利，又晓得尊师重傅，是个有出息的，心里也喜；问了姓名籍贯，说道：“要学本领，也不是一凑谢师的。还当回家说知，方好到来习练。”冒失鬼道：“先生说的是。”便告辞出门，寻着众鬼，一径回家，对娘说知。他娘甚喜欢，便端正一肩行李，拣个人学日脚，来到鬼谷先生家住下。

过了几日，又有大排场来的兄弟两个：那兄叫做摸壁鬼，令弟叫做摸索鬼，也是慕名来学的。那先生因材施教，教法甚多。这冒失鬼一窍不通，只有些蛮气力；学了多时，方学会几样死法则。那日偶然回在家中，恰遇活死人来躲雨，遂打成相识，领他到先生家来，拜见了鬼谷先生，与师兄辈都相见了，住在他家。那活死人本已聪明，又吃了益智仁，愈加玲珑剔透。鬼谷先生也尽心教导。那消一年半载，便将鬼谷先生周身本事，都学得七七八八。

一日，大家在门前使枪弄棒，操演武艺，鬼谷先生在傍点拨。忽听得半空中几声野鹤叫，一朵缸片头云，从大顶里直落到地上；云端里一只仙鹤，嘴里衔张有字纸。活死人上前抢来，看时，尽是许多别字，一个也不识，递

荇糠——稻壳。

磔（qi o，音乔<阴平>）拳捋（lu，音罗<阳平>）拳——挽袖子握拳头。

与鬼谷先生，先生看了，点头会意，便对众学生子道：“本期与你们相处三年五载，然后分手。无奈天符已至，只得要散场了。”便各人叮嘱几句，跨上鹤背，腾空而起，望扬州去了。众学生子跪下拜送，直等望不见了，方才起来，大家面面相觑。正是蛇无头而不行，只得各归闲散。冒失鬼晓得活死人无家无室，便欲留他归去暂住。活死人也欣然乐从，随他回家，不题。

且说那色鬼自从在脱空祖师庙里见了臭花娘，回到家中，眠思梦想，犹如失魂落魄的一般，那里放得下？晓得他是跑到庙里的，定然不是远来头。总在六尺地面上，差了人各处去寻访。只因臭花娘从未出门，无人疑到他家，只是挨丝切缝，四处八路去瞎打听。

谁知事有凑巧，不料那东村里也有一个标致细娘，叫做豆腐西施，虽不能与臭花娘并驾齐驱，却也算得数一数二的美人了。老子豆腐羹饭鬼，薄薄有几金家业，只生得他一个独囡。那日因到亲眷家边吃了清明饭回来，被色鬼的差人看见，寻思近地里再没有第二个美似他的，色鬼庙中所遇，谅必就是他，便如飞来报与色鬼知道。那色鬼又未曾目睹其间，听他们说得有凭有据，便也以讹缠讹，信以为实，就与众门客商议。

大家议论纷纷，只有一个叫做极鬼，说道：“这也不是甚么团大难事。那豆腐羹饭鬼住在独宅基头上，只消我们几个扮做养发强盗，等到半夜三更，或是拿铎锹掘个壁洞，软进硬出；或是明火执仗，打门进去，抢了就走，夜头黄昏，那里点了乌鼻头来寻？又不担搁工夫，手到拿来，岂不是朝种树夜乘凉的勾当？”色鬼大喜道：“此计甚妙，就烦你干来。事成之后，重重相谢。”

极鬼便纠合几个同道中，来到村里，拣个僻静所在，拓花了面孔，扎扮停当；等到更深夜静，来到豆腐羹饭鬼门口，点起烟里火来，打门进去。那豆腐羹饭鬼一家门，正困到头忽里，忽被打门声惊觉了，慌忙起来。才立脚到地下，那伙强盗已一拥进房，各人拓得花嘴花脸，手里拿着雪亮的鬼头刀。两个便将豆腐羹饭鬼帮住，把刀架在头骨上，不许他牵手动脚。几个便向床上搜看。那豆腐西施虽然穿了衣裳，却不敢走下床来，坐在皮帐里发抖；被极鬼寻着，一把拖下床来，背着就走。众鬼也就趁火打劫，抢了好些物事，一哄出门。

豆腐羹饭鬼冷眼看他们行作动步，是专为女儿来的，又闻得色鬼在各处旱打听，要寻甚么标致细娘，便疑心到他身上。叮嘱家婆看好屋里，自己悄悄然出了门，望着火光跟将去；恰正被他猜着，见他们一径望色鬼家里去了。便寻思道：“那色鬼泼天的富贵，专心致志寻了女儿去，自然千中万意，少不得把他做个少奶奶，住着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享用不了。也是他前世修来的。”一头肚里胡思乱想，一头望家里回来——已经朦朦天亮——便向老婆说知。老婆道：“你不可一想情愿。他是有门槛人家，若有这般好心，怎不教人来说合？明媒正娶，难道弗好，倒要半夜三更出来抢亲？你快再去打听。倘能像你心意，便与他亲眷来来，也觉荣耀；万一别有隐情，岂不把女儿肮脏埋灭了。”豆腐羹饭鬼道：“你也说得是。我自己不好去打听，待我央人去便了。”忙走到一个好乡邻冤鬼家来，托他去打听，不题。

却说这极鬼抢着了豆腐西施，满心快活，巴望送到色鬼面前，要讨个大好的。谁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叫做畔房小姐，生得肥头

胖耳，粗脚大手。自持是太师爷的女儿，凡事像心适宜，敢作敢为；又妒心甚重，家里那些丫头女娘家，箍头管脚，不许色鬼与他们丑攀谈一句。色鬼虽然是怕老婆的都元帅，无如骨子里是个好色之徒，怎熬得住？家里不能做手脚，便在外面寻花问柳，挽通了师姑，却向佛地上去造孽。就是查访那标致细娘，也不过想寻个披蓑衣乌龟，钻谋来私下去偷偷罢了，原没有金屋贮阿娇的想头。只因听了极鬼一席话，说得燥皮，便一时高兴，教他去干。原想要另寻个所在安置的；不料他们商议时，却被一个快嘴丫头听见，告诉了畔房小姐。畔房小姐听得，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端正一个突出皮棒糙，把色鬼骗进房中，打了一顿死去活来，拿条软麻绳缚住了。又恨极鬼牵风引头，算计也要打他一顿出气；便一夜弗困，拿着棒槌守在门口。

等到四更头，听得众鬼回来，那极鬼背了豆腐西施，领头先进。畔房小姐在暗头里听得脚步响，便举起棒糙夹头打未；不料反打着了豆腐西施，正中太阳里，打得花红脑子直射！畔房小姐闻得一阵血腥气，便缩了手。后面众鬼拿着灯笼火把一拥入来，忽看见满地鲜血。极鬼忙将豆腐西施放下，看时，早已呜呼哀哉了。大家吓得屁滚尿流，趑出脚都逃走的影迹无踪。畔房小姐也觉心慌意乱，畔进房中去了。

门上大叔只得报知轻脚鬼。查起根由，才晓得是扮作强盗去抢来的。依了官法，非但一棒打杀，并且要问切卯头罪的，怎不惊惶？还喜得没有知觉，忙使人把死尸灵移去丢在野田堵里。自己又最喜吃生人脑子，便向地下刮起来吃干净了，叮嘱众鬼不许七噪八谈。只道神不知鬼不党的，谁知那门上大叔却与冤鬼是触辰朋友，见冤鬼来打听，弗瞒天，弗瞒地，原原委委，一本直说。冤鬼晓得了实细，忙回来报与豆腐羹饭鬼知道。

正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不知豆腐羹饭鬼得知了凶信，如何处分。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冒失鬼一味粗心浮气，目中无人，到处以强为胜，一遇鬼谷先生，早已束手缚脚，有力无用处。还亏他福至心灵，便肯改邪归正，然到底禀性难移，见了活死人细皮白肉，只道善人好欺，又复出言无状，岂知人不可以貌相，强中更有强中手乎？至于色鬼，岂不知老婆平素日间所作所为，乃一听极鬼撺掇，就不顾违条犯法，飞得起教他去干；遂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绝世佳人，送到西方路上去，岂非作尽灵宝孽哉？

第九回 贪城隍激反大头鬼 怯总兵偏听长舌妇

词曰：

好色原非佳士，贪财怎做清官？
听人说话起争端，赢得一刀两断！
城破何难恢复，关全尽可偷安。
谁知别有镇心丸，夫妇双双远窜！

《白苹香》

话说豆腐羹饭鬼被强盗来抢了女儿去，晓得是色鬼所作所为，一味浅见薄识，巴望女儿做个少奶奶，将来好与他亲眷往来，担托心宽的坐在家里等怨鬼来回音。不多几时，只见怨鬼气急败坏跑进门来，见了豆腐羹饭鬼说道：“亏你还这等逍遥自在的！你女儿已被他们打杀了！”豆腐羹饭鬼还不相信，说道：“我与他们前日无怨，往日无仇，无缘无故的来捉他去活打杀，天底下也没有这款道理。”怨鬼便将门上大叔告诉的话，一五一十述与他听，道：“如今你女儿的尸灵横骨，现躺在怪田里。”

那时吓得魂不附体，夫妻两个跌搭跌撞的赶到怪田里去寻看。跳过了八百个麦棱头，只见几只壅鼻头猪狗，正在那里龇死人。忙上前赶开，看时，一吻弗差，正是女儿豆腐西施，打得头破血淋，眼乌珠都宕出来，躺在田沟角落里。大家号肠拍肚的哭了一场，算计要赶到色鬼家里去拚性命。

忽望见跑熟路上有鬼走过，认得是荒山脚下的迷露里鬼，晓得他会画策画计的，连忙横田直径追上去，请他转来，告诉他如此这般：“今要思量打上大门去，可使得么？”迷露里鬼道：“动也动弗得！他候门深似海的，你若打进去，他家里人多手杂，把你捉来锁头缚颈的解到当官，说你诬陷平人为盗；那时有口难分说，枉吃一场屈官司。再不其然，把你也像令爱一般，打杀在夹墙头里，岂不白送了性命？”豆腐羹饭鬼道：“老话头：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们不过是哺退乡绅，怎敢日清日白便把人打死？难道是奉旨奉宪打杀人弗偿命的么？”迷露里鬼道：“虽说是王法无私，不过是纸上空言，口头言语罢了。这里乡村底头，天高皇帝远的。他又有财有势，就使告到当官，少不得官则为官，吏则为吏，也打不出甚么兴官司来。即或有个好亲眷，好朋友，想替你伸冤理枉，又恐防先盘水，先湿脚，反弄得撒尿弗洗手，拌在八斗槽里，倒要拖上州拔下县的吃苦头，自然都缩起脚不出来了。依我之见，还是捉方路走好。且到城隍老爷手里报了着水人命。也不要指名啣字，恐他官官相卫，阴状告弗准起来；只可浑同三拍的告了，等他去缉访着实。这才是上风官司，赢来输弗管的。”豆腐羹饭鬼道：“真是一人无得两意智。亏得与你相商，不致冒冒失失于差了事。”遂打发老婆先归，谢别了迷露里鬼，一径望枉死城来。

到得城里，寻个赤脚讼师，写好白头呈子，正值城隍打道回衙，就上前拦马头告状，城隍问了口供，准了状词，一进衙门，便委判官乌糟鬼去相了尸，然后差催命鬼捉拿凶身。催命鬼领了牌票，差着伙计，三路公人六路行

怨——据上应作冤。

现——表现之现，非现在之现。

龇(k n, 音息)——咬。

兴——发旺之意。

的各到四处去缉访；今朝三，明朝四，担担搁搁过了多时，方才访着是色鬼所为。忙来禀明饿杀鬼，便与刘打鬼一同商议。

原来刘打鬼收成结果了雌鬼，把活鬼的故老宅基也卖来喂了指头，弄得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只得仍缩在娘身边。后来饿杀鬼升了城隍，接他娘两个一同上任，做了官亲，依旧体而面之了。

那日见饿杀鬼说起这事，便道：“那色鬼的老婆畔房小姐，是识宝太师的养娇囡，怎好去惹他？况你现亏太师提拔，方能做这城隍，也当知恩报恩，岂可瞒心昧己，做那忘恩负义的不良心人。依我算计，倒有个两全其美的道理在此。那荒山里有两个大头鬼：一个叫做黑漆大头鬼，就是前番在三家村戏场上打杀破面鬼的；一个叫做青胖大头鬼，闻说也曾杀人放火。他两个专干那不公不法的事，倒不如将他捉来，屈打成招，把这件事硬坐他身上；凭他贼皮贼骨，用起全副刑具来，不怕他不认帐。一则结了此案，二则捉住大伙强盗，又可官上加官，岂非一得而两便？”饿杀鬼听得可以加官进爵，便望耳朵管里直钻，不觉大喜；便教催命鬼领了一群白面伤司，到荒山里去捉鬼。

那些伤司，巴不得有事为荣，欢天喜地的带了链条继索，神咩鬼叫，一路行来。正在四栅街上经过，恰撞着黑漆大头鬼，吃得稀糊烂醉，歪戴了配头帽子，把件湿布衫敞开，露出那墨测黑的胸膛，上街撒到下街的骂海骂。催命鬼看见，因他曾打死兄弟破面鬼，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睁，便迎上前来捉他。那黑漆大头鬼虽然酒遮了面孔，人头弗认得，见人来捉，便也指手画脚的四面乱打。众鬼那里敢上身？不料他一个不小心，踏了冰荡，磕爬四五六，一交跌倒。众鬼一齐上前檄住，还捉子头来脚弗齐；连忙拿出蛀空麻绳来，把他四马攒蹄，牢捉牢缚，捆好了扛头扛脚捉回城中。进了射角衙门，报知饿杀鬼。饿杀鬼出来，看见只得一个，便问道：“还有一个如何不捉？莫非你们得钱卖放了么？”催命鬼道：“这个是在路头上捉的。因他力大无穷，恐防走失，所以先解回来。如今还要去捉那个。”饿杀鬼道：“既如此，快去快来！”催命鬼只得领了伤司，仍望荒山里去。饿杀鬼看这黑漆大头鬼时，还醉得人事不省，便道：“原来是一个酒鬼，吃了一扑臭酒，连死活都弗得知的了。且把他关在监牢里，等捉了那个来，一同审罢。”年头禁子便扛去，丢在慢字监里，不题。

且说那两个大头鬼，狐群狗党甚多；就是山脚下迷露里鬼，轻骨头鬼，推船头鬼，都是拜靶子兄弟。黑漆大头鬼被捉时，已有人报知迷露里鬼，便与轻骨头鬼两个来见青胖大头鬼，说知就里。青胖大头鬼大惊道：“此去定然凶多吉少，我们快去救他。”迷露里鬼道：“不可造次，且烦轻骨头鬼到那里打听为着何事，方好设法去救。”轻骨头鬼听说，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飞踢飞跳去了。不多一个眼闪，只见催命鬼领了一群伤司，呼么喝六的拥进门来。青胖大头鬼喝道：“你们是甚么鬼？到此何干？”催命鬼道：“我们是城隍老爷差来请你的，”便拿起链条望青胖大头鬼头骨上套来。青胖大头鬼大怒，提起升罗大拳头，只一拳，早把他打得要死弗得活！众伤司见不是头路，忙要逃走，被青胖大头鬼赶上脚踢手捧，尽都打死。就有个把死弗尽残，也只好在地下挣命。

迷露里鬼忙向前来劝，已经来不及，便道：“官差吏差，来人弗差。他们不过奉官差遣，打杀也觉冤哉枉也。如今一发造下迷天大罪，怎生是好？”青胖大头鬼道：“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聚集人众，杀入城中，救了黑漆大

头鬼，再寻去路不迟。”便打发小鬼分头去把各路强鬼都聚拢来，一面收拾枪刀木棒。山中没有鬼马，便去捉只吃蚊子老虎来做了坐骑。等到月上半阑残，那四处八路的强鬼都已到齐。大家饱餐战饭，青胖大头鬼拿了拆屋榔槌，豁上虎背，领头先进。推船头鬼也骑只头发丝牵老虎，拿根戳骨棒。迷露里鬼不会武艺，拿了一面挡箭牌，骑只灶前老虎。小喽罗都搥了阿罗罗枪；随在后面，趁着一汪水好亮月，望枉死城进发。

且说这黑漆大头鬼在慢字监里，一忽觉转，只觉得周身牵绊。开眼看时，方知满身绳捆跌弗撒，恼得他尽性命一跳，把些蛀空麻绳像刀斩斧截一般，都迸断了，跳起身来。两三个牢头忙上前来捉时，早被他一顿抽拔拳，都打得死去活转来，便就神咋鬼叫的打将出来。外面禁子听见，忙把牢门关紧，一面去报城隍得知。

饿杀鬼闻报，吓得魂飞大外，忙点起合班皂快壮健，尽到监里去捉鬼；再差刘打鬼到老营里去吊阴兵来协助。众鬼都踢枪弄棒的来到后北监门口，那黑漆大头鬼已经攻出牢门，看见众鬼都拿着手使家伙，自己赤手空拳，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有些心慌，忽见壁脚根头靠一个石榔槌，便抢在手里，一路打来。众鬼那里拦当得住？被他打出衙门，正遇着刘打鬼领了一队阴兵，弓上弦，刀出鞘的杀来，就在衙门口敌住，里应外合，围裹住了。黑漆大头鬼虽然勇猛，无奈是空心肚里，又遇那些阴兵尽是取死之士，一个个越杀越上的，再不肯退。

那轻骨头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难鸣，不能救应，欲回山报信。奔到城门口，早望见门口也有一簇阴兵守把，不能出去，看见路傍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计，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霎时间鬼火唐唐着起来。阴兵望见起火，便向前来救，被他溜到门口，拽开了门。正待出城，凑巧遇青胖大头鬼兵马恰好到了。轻骨头鬼接着诉知前事，青胖大头鬼听得，便放出骑虎之势，冲到衙门口，正见无数阴兵，围住了黑漆大头鬼，喊杀连天。青胖大头鬼大怒，使起拆屋榔槌，冲入阵中。众阴兵杀了许久，都已筋疲力尽，怎当这青胖大头鬼犹如生龙活虎，使发了榔槌，如泰山压顶一般打来！只得各顾性命，四散逃走。那刘打鬼正要想跑，不料夹忙头里膀牵筋起来，弄得爬滩弗动，寸步难移，被黑漆大头鬼一石榔槌打了下颏，连颈柱骨都别折了；趁势杀进衙门，把些贪官污吏，满家眷等，杀个罄尽。然后商量走路。

迷露里鬼道：“如今也不必走了。索性据住城池，造起反来，杀上酆都城，连阎罗王也吵得他无脚奔。那时你们两个，一个据了酆都城，一个据了枉死城，平分地下，岂不好么？”二鬼大喜，道：“好计！”黑漆大头鬼便自称杜唐大王，青胖大头鬼号为百步大王，据住了枉死城，谋反叛逆，打账先去攻鬼门关。不题。

却说鬼门关总兵白鬼，自从到任以来，正值太平无事，吃了大俸大禄，虽然不是三考里出身，也该做此官，行此礼；谁知他却一味里吃食弗管事，只晓得吹歌弹曲，饮酒作乐，把那军情重事，都摆在形容鬼身上；自己倒像是个闲下里人。

一日，正坐在私宅里一棵黄柏树底下，对了一只乡下臭蛮牛弹琴，只见形容鬼跑来说道：“亏你还有工夫鬼作乐！外面有一起枉死城逃来难民，说

阑（lán，音兰）——将近。

罄（qìng，音庆）——空。

被两个大头鬼攻破了城池，将些醉官醉皂隶，尽都杀死，现在据住枉死城谋反。闻说还要来抢鬼门关。可作速算计，庶保无虞。”白鬼听说大惊，忙教难民来问知始末根由，随即上关点兵把守，不许野鬼过关。一面奏闻阎罗王。

阎罗王闻奏，便与多官计议。只见识卯太保出班，奏道：“料想两个独脚强盗，做得出甚么大事业来？那鬼门关兵精粮足，即着总兵白鬼领兵收捕，自可指日成功。”阎王依奏，即发一道假传圣旨，着白鬼剿捕贼完，收复城池。

白鬼接着旨意，几乎魂灵三圣都吓落了，说道：“我虽文武官员俱曾做过，却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打米，怎当得这个苦差！”说罢，不觉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只见那个副总兵替死鬼，勃然大怒道：“你枉做了男子汉大丈夫，却如此贪生怕死。目今正在用兵之际，对了千人百眼做出这般小娘腔来，岂不慢了军心！你有眼泪向别处去落，待我领兵便了！”骂得白鬼满面羞惭，唇启嘴弗不。

忽见几个阴兵，慌慌张张跑来报道：“大头鬼引兵已到关下了！”白鬼只得同了众鬼，都上关来；看时，只见无数鬼兵，簇拥着那黑漆大头鬼，果然可怕。你看他身长一丈，腰大十围，头大额角阔，两眼墨测黑，面上放光发亮，胜如涂了油灶墨；骑一只纸糊头老虎，手里拿个杀车榔槌，在关前耀武扬威。白鬼看见，愈加吓得顿口无言。替死鬼也不免有些嘴硬骨头酥；无奈才说过了硬话，不好改口，只得装着硬好汉，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他则甚？”

且待我去挡个头阵，掂掂斤两看。造化一战成功，也未可知。”便装枪骑马，硬着头皮，杀出关去。

黑漆大头鬼看见，迎上前来，也不打话，一榔槌就打。替死鬼举枪，急架相还。战不多几个回合，早被黑漆大头鬼一记杀车榔槌，打得头向洞肛里撒出来，死在马上；趁势抢上关来。形容鬼在关上，忙把砖头石块及棒槌木擗打将下去，黑漆大头鬼只得退回。各人守住老营。

白鬼回到衙中，愁眉不展，与长舌妇商议。长舌妇道：“我们好好在枉死城做官，却调到这里来做甚么总兵，反教那饿杀鬼去搅乱天朝，惹出这般飞来横祸来，带累我们担惊受怕。那大头鬼凶天凶地，关上又无强兵猛将，那里守得住？倘有些失差业户，就使逃得小性命，也弄得拆家败散了。倒不如弃了这里，逃到他州外府，拣个人迹不到之所，隐姓埋名，住过几时，由他们羊咬杀虎，虎咬杀羊，我们只在青云头里看相杀，岂不相遥自在？”白鬼听说，喜道：“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你的算计，一点弗差。这关后有条尽头路，直通着仙人过岭，再过去便是无天野地。那里多见树木！少见人烟，足可安身立命。待我与形容鬼说知，教他收拾同去。”长舌妇道：“那形容鬼是个吃狗屎忠臣，怎肯跟人逃走？对他说知，反要泄漏天几，瞒着他悄悄然去了，岂不安逸？”白鬼听计，便将真珠宝贝，细软衣裳，打起两个私包，大家背上肩头，开了后门，一直望尽头路去了。

且说形容鬼在关上防守，一夜弗曾合眼；巴到大天白亮，忙回衙来，思

胜如——犹如。

失差业户——犹言不测。

几——应作机。

量教白 鬼拜本去请救兵。不料到得衙中，寻他夫妻两个，早已不知去向。忙使人四下里追寻，那里有个影响？谁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一霎时满关都晓得了。那些阴兵见主将逃走，便都弗怕军法从事，乱窜起来；也有拿了衣包伞向关后逃命的，也有反把关门大开，让兵马进来的。形容鬼那里禁遏得住？只得拚此微躯，尽忠报国，扑通一声，跳在清白河水里，沫星弗曾泛一泛，早已变了落水鬼。

黑漆大头鬼进了关，便与迷露里鬼商议进兵。迷露里鬼道：“此去只有阴阳界，是个险要之所，其他都不打紧。如今且把关前关后各路地面都收服了，使无后顾之忧，方可放心托胆杀上前去。”黑漆大头鬼听计，便差人知会青胖大头鬼，教他领了枉死城兵马抄上手，自己与迷露里鬼领了鬼门关兵马抄下手，去抢各路未服地面，都到阴阳界会齐。那些小去处，兵微将寡，自然抵挡不住。于是孟婆庄土地讨债鬼，恶狗村土地白日鬼，血污池土地邈邈鬼，望乡台土地恋家鬼，陷人坑土地一脚鬼，温柔乡土地杀火鬼，俱递了降书降表，望风降附。

只有大排场土地自话鬼，不肯投降，与鬼谷先生徒弟摸壁鬼兄弟，算计迎敌；摆端正一个进鬼阵，准备擒兵捉将。等到青胖大头鬼兵到，摸壁鬼自信凶，只道使的短枪神出因没，便目中无人；骑一匹移花马，使起短枪，冲出阵来，迎着青胖大头鬼，搭上手就杀。战到十数合，渐渐抵敌不住。摸索鬼看见大阿哥枪法乱了，便使起七缠八丫叉杀来夹攻。战不多几合，摸索鬼手脚迟钝，早被青胖大头鬼一榔槌拍昏了头骨，一个连趾斤斗跌下马去，摸壁鬼吓得魂胆俱消，拍马落荒而走，望阴阳界去了。青胖大头鬼也不来追赶，引兵杀入阵中。自话鬼料无生路，只得拔根卵毛吊杀在大树上，变了一个吊杀鬼。青胖大头鬼得了大排场，便望阴阳界进发，恰遇黑漆大头鬼也引兵到来，在三岔路口撞着，合兵一处，望阴阳界杀来。

正是：

将军不下马，急急奔前程。

不知阴阳界可曾攻破，且听下回分解。

缠夹二先生曰：

饿杀鬼听了刘打鬼有情无理一派鬼画策，就不顾是非曲直，冒冒失失去干。谁知撞了黑漆大头鬼，不惟自己弄得全家消灭，还带累无数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尽都家破人亡，岂非利令智昏乎？白 鬼不能做此官，行此礼，只知清风高调，对牛弹琴；及至兵临城下，将至濠边，非但一筹莫展，反听了老婆舌头，只顾自己，不顾别人，逃走得无影无踪，致今形容鬼投河落水。这般鬼头鬼脑，抗只星心使惑突，真难相与也。

第十回 阎罗王君臣际会 活死人夫妇团圆

词曰：

女扮男妆逃性命，何期间入餐人境？
剥衣亭上见雌雄，夫妇巧相逢。
从军挂印征强寇，一鼓而擒皆授首。
功成名遂尽封官，从此大团圆。

《庆功成》

话说两个大头鬼，攻破鬼门关，降了许多地面，引兵杀到阴阳界来。那守界的两个将官：一个叫做倒塔鬼，骑一只豁鼻头牛，使一把花斧头，有万夫不当之勇；一个叫做偷饭鬼，使一个饭榔槌，骑一匹养瘦马，足智多谋。自从摸壁鬼逃入界来，已晓得兵马将近，连夜端正压火砖，将要道所在，教鬼兵打好界墙，只空一个鬼门出入。

那倒塔鬼一团筋骨，技痒难熬，摩拳擦掌的专等兵马到来，思量杀得他马仰人翻，片甲不回。偷饭鬼道：“凡事小心为主。我们只宜守住老营，且奏闻阎罗天子，请发救兵到来，然后出战不迟。”倒塔鬼爆跳如雷，道：“你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不过两个养发强盗，又不是三头六臂七手八脚的天神天将，就这等怕如折掇！岂不闻胆大有将军做？若如此胆门小，怎做得将军？”

话声未绝，只听得扑通的一个了铜铙，破锣破鼓一齐响起来，那大头鬼兵马已到。倒塔鬼便骑上豁鼻头牛，拿着花斧头杀出界来。黑漆大头鬼上前接住便杀。战了几十回合，倒塔鬼使尽了三十六板斧还敌不住，巴望偷饭鬼来助一臂之力，只听得已在那里打收兵锣，晓得后手兵弗应，心里慌张，被黑漆大头鬼一拆屋榔槌，把头都打扁了，便趁势杀过界来。偷饭鬼已将鬼门钉住，牢不可破，只得就在墙外安营。偷饭鬼便差赍奏鬼连夜上酆都来求救。

阎王闻奏大惊，忙与众官计议。甘蔗丞相道：“闻得两个大头鬼凶不可当。倒塔鬼尚然被赶，朝中将官料无敌手。若免强差他们前去，终归一败涂地。不如出道招贤旨意，倘有奇才异能之士，应募前来。庶可一战成功。”识宝太师道：“救兵如救火。若专靠召募，未免远水救不得近火，还当先差一将前去，与偷饭鬼并胆同心，守住老营；一面出榜召募，方可万无一失。”阎王依奏，便差无常鬼领兵前去；随即出了王榜，各处张挂：“如有降杀好汉前来应募者，俱到酆都城外点鬼坛取齐”，命甘丞相专司其事，不题。

且说那臭鬼，自从活死人起身之后，也便收拾些出门弗认货，各处去做那露天生意。忽闻得大头鬼据了枉死城谋反，已将鬼门关攻破，恐怕妻孥老小举家惊惶，急急赶回家中。正值青胖大头鬼争田夺地之时，各处村坊百姓，尽都扶老携幼，弃家逃命，路上络绎不绝。臭鬼见了这般形势，便教妻女也收拾出门逃难。臭花娘自道标致，恐怕路上惹祸招非，便把臭鬼的替换衣裳穿着起来，扮了男子，宛然一个撒屁后生。大家出门，不知天东地西，随了许多难民一路行去，正撞着青胖大头鬼大队人马过来，把他一家门冲得东飘西散。

臭花娘不见了亲爷娘活老子，只得跟了募生鬼走路。无如走得甚慢，众鬼那里来顾他？你东我西，各自去了。幸亏身边藏有活死人送的辟谷丸。倒也不愁饥饿，只得拣着活路头上，缓缓而行。碰霜露雪行了几日，来到一个山脚根头，见有一棵千年不长黄杨树，树底下滚一个蛮大的磨光石卵子。他

看得大树底下好遮荫，便坐下少憩，不觉靠在树上困着了。

谁知这个山，名为撮合山。山里有女怪，叫做罗刹女，住在湾山角络一间剥衣亭里，专好吃男子骨髓，时常在山前山后四处八路巡视，遇有男子走过，便将随身一件宝贝，名为熄火罐头，抛来罩住，凭他铜头铁额的硬汉，都弄得腰瘫背折，垂头丧气，不能动弹；由他捉回亭中，把根千丈麻绳打个死结缚住了，厌烦时便来呼他的骨髓吃。呼干了将人渣丢落，再去寻一个。不知被他害了多少男子。

那日走到山脚下，看见一个俊俏书生，坐在树荫底下打磕睡，喜之不胜，走上前来，不费吹灰之力，抱了就走。臭花娘惊醒，开眼看时，见是一个粗眉大眼，双肩抱力的拖牙须堂客，打扮得妖妖娆娆的，抱着他飞跑。须臾，来至一间亭子里，放在牙床上，便来呼他的骨髓吃；见是个女子，不觉大怒，拿起一把软尖刀来，架在他颈骨上，骂道：“你是那里来的穷鬼？连卵都穷落了！还要衣冠济楚的装着体面来戏弄老娘！是何道理？”臭花娘只得哀求苦脑告诉他：“实系为着逃难，所以女扮男妆，并非有心来戏弄奶奶。”罗刹女见称他奶奶，不觉欢喜道：“你既这等知文达礼，晓得敬重我，若肯住在这里，与我做个好淘伴，便饶你性命。”臭花娘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只得应承了，罗刹女方拿开刀，放他起来。臭花娘见他喜欢鬼奉承的，就只管“奶奶长”“奶奶短”的趋奉他。罗刹女愈加快活，便教会他使软尖刀并许多拿人法则，臭花娘也心领神会。

住了几日，那罗刹女又出去捉一个男子回来；臭花娘看见，吃了一惊，原来正是活死人。

却说话死人在冒失鬼家住了几时，听得大头鬼反了，心中掉弗落臭花娘，便辞别冒失鬼，起身望温柔乡来。到得臭鬼家里，但见墙坍壁倒，鬼脚指头不见一个。近地里又弄得断绝人烟，无处访问。心里着急，只得瞎天盲地各处去追寻。偶在撮合山边经过，恰被罗刹女下山撞见，便拿出熄火罐头罩来。一声响，把他连头搭脑罩住。幸亏他曾吃过仙丹，有些熬炼，但觉得浑身麻木，不致就倒。罗刹女见弄他不翻，忙解下臭脚带来，把他扎手缚脚，周身捆绑住，抱回亭中，将他骨髓慢慢的呼来吃。臭花娘看在旁边，真是眼饱肚中饥，敢怒而不敢言，罗刹女吃了一个畅快，方向活死人头上取下熄火罐头来。却因抱着活死人上高下堑跑了一回路，也觉得有些吃力，便横在床上困着了；那罐头也丢在床边，未曾收拾。

臭花娘看这罐头时，宛似个小和尚帽模样，便轻轻偷来，坑在身边，方拿起软尖刀来，把活死人身上臭脚带一刀割断。活死人便手脚活动，忙向臭花娘手里接过刀来，就有刀杀得人，望着罗刹女颈骨上斩去。不料误斩了面孔，斩得火星直进。原来那罗刹女炼就的一副老面皮，真是三刀所弗人，四刀白坎坎的一些不动。罗刹女梦中惊醒，跳起身来。活死人乘势望他心口里一刀戳去，早已白刀进红刀出，挖去一块心头肉，连搭子血都抠了出来，死在床上。便放下刀，向臭花娘称谢。

臭花娘见他认不得了，便将自己来踪去迹告诉他。活死人方知是臭花娘假扮的，大喜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将别后事情，粗枝大叶说与他听了。臭花娘喜之不胜。活死人道：“这里不是安身之所。目今各处只有黑甜乡里最为太平，不如同到那里去住几时，再作道理。”

臭花娘听说，便要向罗刹女身上剥死人衣哀下来，改换妆束。活死人止住道：“这里到黑甜乡，还有许多脚边路。若男女同行，反要被人盘诘，担搁工夫；不如依旧男妆，只说是兄弟陶里，那里便有人来扳桩相脚？”臭花娘欣然乐从。活死人便搀着他。走到山下，望黑甜乡一路行来。

将近冒失鬼家里，正撞着冒失鬼骑只无笼头马，拿着大木关刀；后面地里鬼也骑着两头马，拿把杀手铜，自骑马自喝道的在大官路上跑来。见了活死人，忙下马相见。冒失鬼道：“你如何到今日之下才来？我们望你，连颈柱骨都望长了！”指着臭花娘道：“此位又是何人？”活死人道：“这是我同胞兄弟，叫做雌雄人。你们要望我来做甚么？这般行径，却到那里去？”地里鬼便道：“你难道不听闻？目令阎罗王出榜招贤，我们思量去投军，干功立业；等你不见来，只得想先去了。如今你来得正好，便可一同去罢。”

活死人道：“同去固好，只是你们骑着马，教我两个那里跟得上？若教你们放着马步行，又觉弗讲情理。”地里鬼道：“这也容易。近地里有马鬼，一向在七国里贩牛，近来又在八国里贩马，前日贩了一群鬼马，回来发卖。就是我们骑的马，也是问他买的。只消再去买两匹就是了。”活死人道：“有的不知无的苦。教我们穷人穷马，那里买得起？”地里鬼一头笑，指着冒失鬼道：“有空心大老官在此。他惯买马别人骑；就是我骑的马，也是他买的。索性一客弗烦两主，等他做个出钱施主何如？”冒失鬼也道：“你只去拣中意，待我出钱便了。”遂大家一同来到马鬼家里，问他要马看。马鬼道：“可惜你们来迟脚短，马已卖完了。”地里鬼见门槛底下露出马脚来，便道：“这门里的不是马蹄？怎说卖完？”马鬼道：“这是两只捺落尽残的驴子，怎说是马？”活死人道：“老话头：无马狗牵犁。狗尚可当马用，驴子倒怕不如着狗。譬如步行，就是驴子便了。我们会骑只驴子喊马来的。且到前路看，倘有五马换六驴的人来，卖只驴买马骑，也来得及。”马鬼便牵出两只驴子来：一只是木驴，一只是别脚驴子。地里鬼故意千嫌百比，马鬼便不敢争多论寡，就烂狗屎价钱买成了。活死人让臭花娘骑了木驴，自己骑了别脚驴子，冒失鬼地里鬼都上了马，骑出大路，马不停蹄，望酆都城来。

那消几日工夫，到了城外；转到点鬼坛前，见有个铁将军把门，便上前报了名。将军见说是鬼谷先生徒弟，又见他们人材出众，不敢怠慢，忙报知甘蔗丞相。丞相便传他们进见，讲道些兵法武艺，尽皆问一答十，应对如流，喜出望外；就领他们进城，来到朝门外伺候。自己入朝，奏知阎王。阎王传旨，宣入四鬼，来至森罗殿上，一双空手见阎王。

阎王见冒失鬼魁梧奇伟，活死人雌雄人美秀而文，地里鬼精奇古怪，谅必有些本事。正欲与他们计议战守之策，忽见朝门外传进无常鬼奏章来，说：“两个大头鬼见臣钉住鬼门关固守不战，便教贼兵爬墙摸壁，在界墙上对壁撞，掘壁洞，拆壁脚，千十六样鏊凿，弄得墙坍壁倒，危在旦夕。请速发救兵，庶保无虞。”阎王见奏，怒道：“那大头鬼有都大本领，却敢如此猖獗！”活死人见阎王发怒，便奏道：“臣虽不才，愿领阴兵前去。誓必将那大头鬼生擒活捉回来，凭殿下把他斩头沥血，呕心挖胆的治罪，方见手段。”阎王大喜道：“卿若能成功，寡人自有重赏。”便即点起阴兵，教活死人挂了骑缝印，做大元帅，冒失鬼为开路先锋，地里鬼雌雄人为参谋，引兵前去救应。四鬼谢恩受职，活死人又奏讨军器马匹，阎王便差护身将领他到武库中

去，任凭拣选。

活死人来到库中，见十八般武艺，一应俱全。千中拣一，只有一枝戳空枪，趁手好使，便拿了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周身毛羽，像是扁毛众生，却又四脚着实。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捋顺了毛，倒也驯良。今赐卿做个坐骑，壮壮威风。”活死人谢恩领受，陛辞起身，扯足顺风旗，鸦飞鹤乱，望阴阳界进发。

将近界上，忽望见前路烟尘抖乱，手铙齐响，晓得界上交战。忙催兵向前救应，正见两个大头鬼，把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追得八只脚跑弗及。冒失鬼便举起大木关刀，拍马上前，敌住青胖大头鬼；活死人挺着戳空枪，来战黑漆大头鬼；地里鬼也舞起杀手锏。上前助战。对阵迷露鬼轻骨头鬼一齐杀来。无常鬼偷饭鬼摸壁鬼也都掇转马头来，大家混战。

且说活死人与黑漆大头鬼两个，正在棋逢敌手，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战够多时，被活死人捉个破绽，一枪戳去，把纸糊头老虎戳穿。那老虎痛极，薄屎直射，一个虎跳，把黑漆大头鬼掀下背来。活死人乘势对肚皮一枪，把他那条烂肚肠也带在枪头上抽了出来，变做个空心鬼，死在地下。再说那冒失鬼，与青胖大头鬼战了数十合，抵挡不住，回同马便走。青胖大头鬼纵虎赶来，雌雄人看见，忙取出熄罐头来，望准青胖大头鬼抛去，一声响，将他罩住，把个青筋饱绽的大头，弄得软瘫热化，眼泪撒撒落，不能动弹。冒失鬼缩身转来，将根臭皮条把他连皮搭骨捆定，活捉住了。迷露里鬼也被地里鬼一杀手锏打得头八丫丫。只有轻骨头鬼骨头无得三两重，手轻脚健的跑得快，被他溜个眼弗见，逃回枉死城去了。那些无名小卒，尽都解甲投降。

活死人收兵来至界上，便差地里鬼无常鬼摸壁鬼分头去平服各路地面，自与雌雄人冒失鬼偷饭鬼过了鬼门关，望枉死城来。

且说轻骨头鬼虽然逃得小性命，那把两面三刀又被杀人场上偷刀贼偷了去，赤手空拳，来到枉死城中，欲与推船头鬼算计，走清江所路。那些无名头百姓，闻得大头鬼已死，便将他两个捉住；等到活死人兵到，便香花灯烛，迎接入城，解上二鬼。活死人便教冒失鬼押去斩首示众。冒失鬼押到十字街底里，举起大木关刀，犹如破瓜切菜，一刀一个，都已头弗拉颈上，结成碗大的疤，变做两个无头鬼。

活死人安民已毕，恰好地里鬼等也平定了各处，俱到枉死城来会。活死人便教无常鬼权署城隍事，自己领了众鬼，奏凯还朝。恐怕青胖大头鬼路上发强，出空一个石灰又袋，把他袋人里面，捆在马背上。青胖大头鬼落了鬼袋，在内爬懒弗穿，又被石灰撒瞎了眼睛，好不气闷。

活死人回到酆都城，将兵马屯住，自与众鬼人朝献俘。阎王大喜，慰劳了一番，便教将青胖大头鬼押赴市曹，剥皮蹬卵子，拆了骨头。就在森罗殿上排下太平筵宴，君臣同乐，尽欢而散。

次日，又宣众鬼入朝，论功行赏，便封活死人为蓬头大将，地里鬼为狗头军师，同辅朝政；冒失鬼为盆将军，镇守鬼门关；偷饭鬼为尽盘将军，摸壁鬼为冬瓜将军，同守阴阳界；雌雄人为塞杀将，护守酆都城各阴门；无常鬼实授枉死城城隍；阴兵犒赏酒肉白米饭，散归营伍。众鬼都谢恩领职，只有雌雄人红着鬼脸不谢。阎王问道：“汝独不谢恩，莫非嫌官小么？”

活死人忙上前代他奏道：“他实非男子，原是臣之聘妻，叫做臭花娘。”便将他女扮男妆，移名换姓，及擒兵捉将前后事迹，——奏闻。阎王便改封为女将军，教宫娥领他入宫，改换装束。宫娥引了臭花娘来至宫中，朝见王妃，奏知其事。王妃便将出长裙短袄，凤冠霞帔与他替换；又教宫娥替他梳头攒鬓，插花戴朵，搽粉点胭脂，改了女妆；又赏了一副竖头铺盖，一座虚花镜架，一个箍旧马桶。臭花娘谢了王妃，回到殿上，阎王已教活死人戴了攒纱帽，穿了挂挂朝衣，就在森罗殿上朝了阎王四双八拜，做了亲。钦赐一个起家宅基，与他居住。夫妻谢了恩，来到新宅基里看时，但见檐头高三尺；许多门窗户闼，尽皆朱红惨绿；一应家伙什物，也都千端百正。满心欢喜，就安居乐业的住在里头，生儿哺种。后来养了两个送终儿子：叫做活龙活现，俱做蚂蚁大官。夫妻两个，直到头白老死。此是后话，不题。

正是：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要知大概结局，且俟后来续编。

诗曰：

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

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

缠夹二先生曰：

臭花娘女扮男妆，出门逃难，只道凡人弗识，偏遇着罗刹女，被他扳桩相，显了原形。活死人为了臭花娘，心忙胆碎，东奔西走；不料狭路相逢，也遭他臭脚带绊住，不免弄得束手待毙。幸亏天无绝人路，恰得臭花娘一刀割断，便撒手放脚，可以借刀杀人。罗刹女虽有三刀斫弗入的老面皮，也不免白刀进了红刀出矣。从此夫妻双双，无挂无牵，远走高飞，而又适逢世乱荒荒，得以登坛拜将，建功立业，夫妻偕老，青史留名。若不是一番寒彻骨，那里有梅花扑鼻香哉？

鬼神传

第一回 鬼有三德后升城隍 巡江查察受封河道

话说广东广州府属，永乐年间时，有一人姓秦名闰，年方二十四岁。在于三湾海岸傍，开一小器铁炉，终日打些小铁器，早年父母俱亡，止有孤身。其人不顾前后，亦无家室，只是以饮食为名。虽然无倚，其人为有一德，每逢饮食，先祀河边。每则用纸钱数页，心香三炷，请动三湾海岸诸众鬼神，祀完然后饮食。亦有一年余矣，不题。

且说三湾海，一日巡江河道游察边隅，遇一水鬼，姓丘字云瑞，沉落波潭有二百余年。河道唤审：“你是何方水怪，一一诉上来。”其鬼且吟且咏，有诗为证。

诗曰：

太阳出跃海抛球，日永长安对水流。

生长不占尘俗事，三湾海岛任优游。

巡江道：“依你之言却是何人？——再诉。”其鬼又咏。

诗曰：

坠落江河二百年，每逢好事可人怜。

遇危救急逃生路，不致沉躯赴水眠。

水鬼沉吟一番，巡河道又问：“你既为水鬼，屡行善念，何不超生去处？”其鬼再哦。

诗曰：

我在三湾二百秋，亦无烦恼亦无愁。

巡江指示超生去，只恐为人不到头。

河道又问：“你既不去为人，在此长江亦无了日。”其鬼哦。

诗曰：

教我为人不愿，免得翻覆展转。

虽是海角天涯，胜似蓬莱阆苑。

那时，巡江河道说了一遍：“咱奉天敕巡游四海，察其祸端，剿灭水怪。咱今封你为三湾河道，统辖水怪，不得扰乱方隅。”云瑞叩首谢恩，巡江已去，不题。

却说秦闰祝鬼亦有年余，只吊得一鬼姓丘字云瑞。其鬼原有二德，此所谓老鬼有灵。一日摇身变化，每四更时分，秦闰轻身打铁。其鬼叫门讨火，在于炉边烘火。日日如常。一朝秦闰问曰：“老丈朝朝附火，你住在何处，姓甚名谁？领教。”其鬼答曰：“老拙姓丘表字云瑞，就在本埠捕鱼为生。”秦闰又问：“几位公郎？”其鬼又答：“只是孤身。”闰曰：“你是孤身，我又独自，不若拜为父子，意下何如？”鬼曰：“既不见意，老拙从命。”即看皇历，明日吉期。云曰：“待老拙今日捕一尾鲜鱼，明早备办。”又是一别而去。闰见瑞办鱼，“今日我亦要买猪肉等候，来时才是道理。”不期就是明朝，瑞挽鲤鱼一尾，又叫闰，闰又开门：“昨见契仔之言，老夫留下一尾鲜鱼，今朝叙话。”闰即将鱼肉美熟。瑞云：“拜拜铺头土地。”秦闰

祀(sì)——祭祀。

哦(é)——吟唱。

阆苑(láng, 音郎)——阆风之苑，仙人所居之境。

答曰：“铺中浅窄，未曾安神。每逢酒馔，都在河边供奉。”自此拜契，亦有年长。休题。

不期一日，有一妇人，丈夫何大伦有病在床。只是家中贫乏，没处寻思。止有一对公鸡、婆鸡，市上卖之一，实卖银一钱四分。只是天杀的冤家，没良心的狼汉，即将铜银买之。其时汪氏卖鸡的铜银归家，不能使用。自忖自思，越思越烦。也是出于无奈，夜半三更，走出河边投水身亡。水鬼丘云瑞见此妇人投水，速忙便救，即将木干一根与之扶住。说道：“俺非比别人，咱乃三湾河道加封海岛大仙。因见妇子赴水身亡，特来救你。”暗中嘱咐云，有诗为证。

诗曰：

堪推世事细参详，幸勿寻思出海傍。

他日孕中生贵子，解元进士探花郎。

嘱云：“你可紧扶其木，不可放手。待至天明，自然有人答救。”那时天明，水上行舟瞧视，见有一妇人溺于水面，速忙救之。急用姜汤蜡丸灌入喉内，不一时苏醒。舟中人问其故，汪氏历说前事一遍，舟中喝骂曰：“这没天理的事，险些误了人的性命。”其时舟人将妇送回丈夫家中，那时病者在床，千声相感，万声谢谢。不在话下。

不期一日，瑞到铁铺说道：“契仔今日与汝一别，未知何日相逢。”闰曰：“契爷何往？”鬼曰：“我有一言，说出你莫惊慌，只是时时暗中护佑与你。”闰曰：“何事？”瑞云：“我非别者，吾乃本埠一水鬼也。只因沉落波中有二百余年，前百年之上，幸有巡江河道，见我屡屡有德，封我为三湾河道，受辖三湾水怪。前受河道之职，去年又加封海岛大仙，专以救人性命为要。昨又江中救得一妇人，乃何大伦之妻也。”闰曰：“怎么救他？”瑞曰：“那时我将木与之扶着，嘱他不要放手。待至天明，自然有人答救。此事契仔你可知？”闰曰：“此亦乡人共知，原是契爷恩德相救，天必知之，必有好处。”鬼曰：“然今惠州府城隍转升天府，以致城隍缺陷。上天见我有此三德，待至甲辰旬丙午日，即有夫马迎接我去赴任。只是一别，未知与你何日再逢。”闰云：“上天见你有此大功，今升惠州城隍，乃是云开见日，枯木逢春。为儿的只是虽剖难分，怎忍相离割义。”瑞云：“吾虽与汝拜为父子，胜如亲的一般，岂有二乎。自我上任之日，你亦不要打铁，随任到了惠州府城，我自然与汝一个念头，一生安乐果系无虞。我便先去赴任，你可收拾行李即速到来，不然有误。”自此两下相分。

闰亦打叠行程，身到惠州，就在城隍庙安歇。亦有数日，虔备宝烛，跪下禀告前事，告了一番。城隍夜谓：“秦闰，待我一梦，示知绅士，另邀庙祝，不论诸释人等，但连祈七胜与之侍神。你可在傍亦祷亦祈。此时与汝七胜，你可用心侍神，自然与汝一个白水事不用忙。”

且听下回分解，便见明白。

第二回 地藏赐符城隍接札 判断阴阳收除六害

却说海岛大仙丘云瑞，转升惠州府城隍，秦闰侍神。秦闰今改字秦大有。一日，阴司冥府地藏王菩萨议论云云：“今有惠州府新任城隍，自莅任之日；阴阳判断，秉政公私。”即差阴司冥使，上赍法旨。法旨到，跪听宣读：“即有海岛大仙转升惠州府城隍，地藏王菩萨赐汝礼符一道。日管阳，夜管阴。阴阳两界，秉正公私，正直为神。又赐汝符节一杆，出方入径，神钦鬼伏。叩首谢恩。”城隍接了法旨，大有侍神，不题。

却说惠州府城南，有一富翁尹恒升，四十无儿，其妻莫氏。一日，夫妇坐下谈论云云。恒升道：“自古有话：四十无儿方纳妾。今积下许多金银产业，亦是无用之物。终日心烦如之奈何？”莫氏回言：“丈夫何必忧虑，世人尚有三妻五妾，既然夫君无子，妾身亦是虚守空房。不若丈夫早纳一妾，倘生三男二女亦未可知。我劝你早日方算，事不宜迟。”自此纳得一妾，过后六年亦无生养。莫氏谓夫曰：“人生无嗣者，尤恐前生之过失。丈夫行些好事，再纳一妾。倘得上天见怜，亦未可定。”自纳第三房妾氏，所生得一子，名唤奇友，年方二八。

一日，师生放学，正欲回归早膳。不期路过六人，有高的、有矮的、肥的、瘦的、老的、嫩的，手拿鲜果。奇问：“诸位吃的是甚的果子？”其中一人说：“兄未逢此果，敬奉一枚与汝尝尝。”奇接此果自尝，扑鼻清香，吃之美味无穷。归到家中，见父母说吃果之事，说了一遍。自觉身子困倦：“我去瞌睡片时。”自此睡熟，叫也不答应，唤也不醒。父母呆了，不知何故。一连请了几个医生，诊奇脉，说是中风之病。服药亦不得入口，连睡数日不醒。只是气息如常，亦不死亦不活。捱至第六日，复请一医生察之。说：“不是中风，若谓中风者，其脉必浮细。察其脉，只在半表半里，总在肝肺二经。有病书云，肝藏魂，肺藏魄，魂魄失散，是以数日不醒。你只可做一张牒文，在城隍告诉因由，城隍主宰乃正直之神，可能查察阴阳，判断公私，昭然显见，与汝可分，事不可迟。”尹恒升听医生之言有理，夜作牒文一张。牒曰：

投诉牒人尹恒升，为子失魂，伏乞城隍主宰，查察阴阳追究事。升原籍浙江杭州府比新关人氏。今居广东惠州府城南，行年六十三岁。三房家室，单生一子，名奇友，年方二八。于六月十二早，师生放学，路遇六人与果吃之。不明是甚么果，吃了自觉身子困倦，瞌睡片时，连眠七日不醒。恳哀主宰，细察缘由。看是何方妖怪，搅乱庶隅，早早除害，万民遵仰。子民尹恒升、妻莫氏一家五口，哀哀上告。

自尹恒升烧了此牒，城隍即命本司内役付了符节，速召城厢内外四方土地。不一时，四方土地聚集，齐入庙宇，跪在丹墀。称说：“都爷呼召我们小神有何吩咐？”城隍吩咐：“今有城南门外，尹恒升子奇友，避（被）妖所侵，急急找寻，休得迟疑。”城南土地禀上：“城南有六个野鬼，三年一现，魔灭人间。此是三年，又替一个，自宋朝以来有之。”城隍即差内役，速速勾拿六个野鬼，到来审勘。不一时勾到，六个野鬼跪下：“爷爷拿我六鬼何事？”城隍厉声骂道：“你还不知死，今有恒升之子尹奇友，被你六鬼

赍（lài，音赖）——赐予。

牒文（dié，音迭）——诉讼文书。

丹墀（chí，音持）——古代宫殿前的石阶，漆成红色。

侵害，是何道理？”其鬼：“禀上都爷爷，我们六鬼乃天地运化，三年一替，又替一个超生。自宋朝以来，周而复始，皆系定数，何得不是。”城隍骂道：“你这胡混的鬼，自不知悔问，不察自己缘由。尔知己之受，何得与人受之。今本司不比前时之司，不许害人。”吩咐众将：“将此六个野鬼，收入黑鬼洞中。待至一十八年，罪满之日，一齐放出超生。”此话不题。

且说秦大有侍神数月，一日思道：“曾记当日契爷有言，与我一个白水，今日如何不应其言。”城隍夜梦谓知：“明日有一医生，买还魂丹。你可同他背负药箱，自有三百两之金谢你，即是白水。”不期明日，城隍即唤本司都土地：“你可办扮作医士，将此药箱合着尹奇友的魂魄，手拿灵丹一颗，到城南外称说卖还魂丹。尹恒升听其言，必然请你入门。将这一颗灵丹，用净水一盅，送入中黄。开箱放出魂魄，不一时苏醒。你可隐匿其形。”土地领了法旨，大有背着药箱，一同竟往城南，称说卖还魂丹。那时恒升忽听其言，忙步出门。觐见医士；鞠躬请入厅堂。坐下茶毕，言及情由，请师同入卧室。医生一看，那时土地依法送入中黄，开箱放出奇友魂魄，不一时苏醒。主人忙取谢金，一霎时不见了医士，却剩下一个背药箱的道童，乃是城隍庙祝。庙祝接转谢金道：“足的三百两么？”主人道：“怎么你已知之？”庙祝领了谢金，升送出门去矣。以致一家人知是城隍救护，望空叩谢毕。那时尹恒升知是城隍降医，心怀大德。即将皇历卜定吉期。乃七月初一，上上吉日。虔备金猪、匾额，五生五熟，五果五菜，诸般等物。金炉锡贡，一切等宝。其匾额曰：“察理阴阳”四字，彩旗鼓乐，香花送贡。自此之日，城隍兴闹远布传开。

且听下回，便见明白。

觐（dī，音笛）——见；相见。

第三回 专造伪银上天难恕 移关勾获定其罪名

却说有一无赖之徒，亦不知那省何郡人氏。寄居在广东广州府增城县城外桎柳巷居住。又名花楼巷，时人错语叫做花柳巷。其人姓贾字金成，其妻也氏。此人上不存天理，下不顾良心。专造铜银为生，贩卖生口为活。亦不在本处使用，专向四方八岸去处贩卖，或猪或羊，或亦禽兽六畜。骗害良家，男妇遭其害者，或误终身性命，或使家惶屋乱。专一骗害良家子弟，天理何存，得食何安。

一日坐下，也氏谓夫：“妾在家中安享，丈夫奔逐风尘，妾心何安耳！不若丈夫将此银卖与别人家，家事常常活用则了，何在丈夫奔逐风尘。”金成道：“贤妻语言甚是说得有理。只是一件，此银还须自作自受，怎可连累别人。”总系自存一个本心，丢下不题。

却说惠州府城隍救活尹奇友性命，收除六个野鬼，人也叹羨城隍威德，判断阴阳，审勘昭然，名闻远播。忽有两个妇鬼莫强枉死多年，知得惠州城隍乃正直之神，勘问无伪，作一张含冤状词，哀诉城隍：

告状妇马氏，为被害含冤屈死事。妾是良民之妇，生平并无一毫过失。止久大户何光大借银一两，自想家中贫乏，无物可值两金，故将一豕卖之，只望偿还大户。谁料天杀冤家贾金成系增城桎柳巷人氏，故将伪银一两三钱，骗害良民夫妇。后至伪银辨出，大户勒取，以致逼妇含冤赴水亡躯。伏乞主宰追究与蚊妇雪冤。则蚊生死不忘，上告。

第二张状亦是含冤一例事。城隍接二妇鬼的状，看了一回，即差内役移关到增城，勾拿贾金成的魂魄，台前勘问。金成跪下，隍台厉声臭骂：“贾金成，你这厮乃匪类之徒。终日专造假伪，骗害生民。恶满贯终，自招其祸，还不知死。”那时两个含冤妇鬼跪在一旁，与贾金成对质。冯氏马氏骂道：“你这没天理贾金成，害我二妇含冤被屈而死，天理何存？你得福享安耳！”金成道：“我虽使假银，你至死者亦为何光大勒取所逼，与我无干。”城隍一发勾何光大对审。

不一时，光大灵魂亦至，跪下禀诉：“马氏之夫，一实少我本银一两，三年不取利息。是以马氏卖猪的银，我只值他夫妇诈伪，故不与我。谁料他果实卖的是铜银，连我亦是不觉不知。一实问取是真，伏维爷爷公断。”城隍道：“依你三年之本，不计其利，无姑一日逼勒，本该折天三年之寿，发回原籍。”那时贾金成自知其非，哑口无言。当堂杖了三十。此时金成病在床上，也氏坐立床边，见夫叫喊连天：“痛杀我也，痛杀我也！”也氏唤也不答应，心疑丈夫作梦。其时金成痛苦禀诉一番：“我造伪银自作自受，无言抵当，甘受无辞。那时我妻也氏教我将此伪银卖与别人，免得奔逐风尘。此时我亦自顾本心，此事只可自作自受，怎可连累他人。”城隍骂道：“须你自顾本心，不知害人不浅。令冯马二妇遭你被害，其二妇含冤屈死元甘亦是尔之罪也。又有何大伦之妻汪氏非比别人，乃是解元之母进士妈妈探花娘，亦为你之被害，致令投水险些误了大事，”臭骂一回。

其时惠州府城隍速召增城城隍，不一时已至，行礼毕。增城城隍将册籍献上：“贾金成上祖三代作恶，应该绝嗣。赦宥两次，料其改恶从善，不想

也(niè,音聂)——姓。

豕(sh,音史)——猪。

宥(yòu,音幼)——宽恕；原谅。

亦是如常，恶业更加，今绝其嗣矣。”惠州城隍道：“此亦理之当然，再查其寿若何？”“其寿应七十八岁，为其一生作恶，以伪为真，四方骗害良民，折夭十年。误死马氏一命，亦折去十年。冯氏之屈，又折去十年。赚却汪氏身至将死，也要折去十年。”城隍察验明白，折其福寿已定，存案。增城城隍告退一别去矣，不题。

却说惠州城隍审得冯氏、马氏二妇，含冤被屈三年，已作冥途幽鬼。“本司怜汝被屈，发去张家投胎。并生双产为男，与汝三分之贵，补汝今生抑郁之苦。其贾金成者，本司与汝雪冤，万无一错。”城隍再唤贾金成勘问一番：“汝贾家三代行恶，应绝其嗣。已经赦宥两次、还不知过，以恶加恶，又造伪银骗害良民，误人性命。又查增城司部籍，寿应七十八岁，其恶太甚，共折去青春四十年，尚有三十八年。以今三十有五，余三年。今断你寒无衣，饥无食，沿街乞丐。死而无棺，尸骸撒在荒丘，鸦食鹊啄。其妻乜氏伶夫奔逐，教唆卖伪，一同造跪（罪）。”吩咐内役将贾金成当堂上枷。“枷号犯人一名，专造伪银，骗害生民，系桎柳巷贾金成，三个月满释放，以儆世人，毋作非为。”

又说乜氏坐立床边，见夫叹声“嗟呀，好苦，好苦！”其妻问曰：“丈夫莫非作梦么？”成曰：“然。”梦惠州城隍罪责一番，说了一遍。以致病在床上，今经三个月，家中物件典尽卖尽，不能值上一文钱。其时将满三个月，病略亦好些，并无粒粟。其妻乜氏只着沿街乞丐，与夫捱命。待至病愈之日，只是无本家囊尽去一空。欲待与人借贷，是人见其可恶，知他行迹，无一怜悯之心。欲待靠亲，自思自忖：“况我亦是外省人氏，焉有一人赈恤无姑气杀我也。”其妻劝解丈夫，且莫耽烦，尤恐思虑伤心，不若丢开莫挂，等待来时。上思下算，不能活度，已至夫妇沿街丐食。则过其三年之外，夫妻亦死，尸骸暴露，横在荒丘，鸦食鹊啄。果系一还一报，显见疏而不漏。自贾金成死后，城隍送案阎罗再定其罪，收入阿鼻地狱。

待罪满之日，放出初为化生蚊虫之类。赦一等，再为湿生水中之类。再减一等，转过卵生飞禽之类。再赦一等，转畜生之类。宥一次方得超生为人痴呆蹭蹬之报。

第四回 路逢白骨脱衣遮盖 因功上奏以显后裔

话说广东广州府属，姓蒋，德其名也，表字芝连，婚娶唐三姑。男长三七，女长二九。双亲丧，葬墓六年，未嗣。其妻淑德贞良，夜间描绣与夫伴读。风光似箭，日月如梭，其时十载，亦无男女。三姑谓大曰：“妾和君家夫妇十载，并无所出。想别人夫妇，亦有三男二女。尤恐前生之过失，以致今生折乏，不自决也。细思世人，多有朝不能顾暮，亦是绵绵夫妇。妾见君家田产非少，金银岂缺，书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想善由心作，恶由心造。不若积福修德，以遗子孙，乃为长久之计。自此我夫妻二人，亦要行些好事。不若逢寺观布施斋僧，逢庙宇恭祝长明。倘得上天见怜，赐夫广嗣，宗祖有赖矣。夫君意下如何？”德答妻曰：“妻虽女流之辈，尚有见识深广。夫读圣贤之书，尚未觉下此意。今得妻言，岂不如意哉。”

自此之日，斋僧布施，庙宇明烟。不觉又是十年，亦是如常。德一日自思谓妻曰：“虽则斋僧布施，庙观烟油，亦无寸功，此事无适用财，功德非用力乎？俺想世事一福、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欲报宗功，除是勉力而为之。夫读圣贤之书，数十年来亦不能进步，枉受寒窗，不能报答宗功也。亦是徒想而已，不若丢书无读，尚作荣生云游四方。常行恻隐之心，仁义广施，岂不美哉。”自此出门，亦非徒名徒其利乎，无非为走四方，常行恻隐之心，见孤寒而怜悯，见贫乏而斩周。

忽一日身至荒丘，只见白骨交加，自谓云云：“何得常行恻隐，日（目）睹白骨纵横。”没奈何将自己身上脱下一领白衣，与骷髅遮盖，用石责住四围。其时忍着悲怜又走，不觉天色已晚，未近人问，尚隔七八里路，方能得到市肆，寻歇安身。不期路逢一鬼，身穿白衣开言谓曰：“这等夜深，君欲何往？”蒋德答曰：“欲住盛处投歇。”鬼曰：“幸逢与汝同路，如此与君作伴得其幸也。人言此处土名叫做大砂墩，乃乱葬之地。人言鬼魅甚多，幸逢作伴，事有缘由。请问君家高姓预闻。”德答：“弟姓蒋名德，表字芝连。广府人也。兄台姓字指示晚生。”其鬼答曰：“弟本姓杨字以明。亦是同属人也。”德曰：“兄到此处居于客旅多年？”鬼答曰：“弟离家三载，只是客帐未清，尚未回家。昨程途得遇一故人，与我一纸家书，带回本籍，交男杨三有。闻折兄亦乡旋，不若转付兄台带回。”德答：“谨领。”其鬼又嘱：“千里家信，幸勿遗失。”其鬼又言：“上古有道：‘水上有舟君莫度，身中无伴勿单行’”如是同行同论，不觉就是村庄。两家相别。其鬼又嘱：“水上有舟君莫渡，身中无伴勿单行。紧记紧记！”其鬼又云：“人道有鬼汝可信乎？”德答：“人有万丈豪光，鬼无一撮之地，焉敢近乎？”鬼曰：“你既不信，我明明是鬼，汝可信乎？”“我再不信，你既是鬼，何不作一显现，我尽信之。”其鬼作一阵风，就不见了。德到市肆投宿，心疑可信。

不觉又是明朝，再作行程。身至河边，将欲下舟。偶思其事，鬼说云云，心中大疑。方欲回转，其渡已去。船到江心，忽起一阵魅风，众人惊骇，欲要下帆不能，以此是舟淹没。传说回来，蒋德以知其事，方知其鬼尽信。蒋芝连此亦回家与鬼带得音信一纸。访觅杨三有交回一纸之书。将途中遇鬼之事，说了一遍。那时杨三有将书拆看，方知其父被人谋死。一家大小父母妻

魅（mèi，音妹）风——传说中的鬼怪之风。

儿嚎陶大哭。那时三有双膝跪在地下，恳求邻叔带往荒丘，拾父骸骨，归家安葬。丧至三旬，延请道师，功果启亡。其文书上奏道：蒋芝连一带功程，方超父魂回乡。玉皇查究，蒋德情由，实是无子。念其夫妇积善，妻能喜舍功德，夫行恻隐之心，婆婆宇有世间者稀。即注一子与之，以傲世人行善积德之报。其子日后丹桂标香，以接蒋门宗族，永为后裕。此所谓鬼得人恩，人得鬼护，两下不亏。

第五回 急难相周谢恩脱苦 喜舍棺木加寿四纪

话说宋朝兵部侍郎姓董名贤。行年八十，带俸归田。一日坐在堂上，自思五男二女，食享千钟。人生不过百岁之期，总皆花甲周流。老夫幸年八旬，满眼儿孙，亦非折夭矣。譬如家中事物，无一不备，惟思一念：人生在世，何不行些好事。譬如为官的，亦有忠良奸佞。在乎庶民者，亦有行善作恶。俺想忠奸善恶四字，古往今来有之。欲种善根，喜（善）芽亦发。欲种恶根，恶苗亦生。总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是以衣带领家人数口，董保董安等背负金银，随护出门，云游四方。程至乡村，住一店肆。其店名曰安乐。歇店有十数余日。

一日出有二童随从。身至河涯，坐在石台之上，远望一妇人背着孩子放声大哭，走至河边意欲投水。贤急忙唤童阻住。贤问其故：“娘子因何赴水，从实说与老夫知，自然与汝方便。”那女子双膝跪在跟前，哀哀上告：“老爷幸勿阻我去路，放我覆江自死无虞。”贤道：“妇人语话跷蹊，汝疑有危难之中，实对老夫说个明白，我自与汝分忧。”那女子叩首尽诉：“妾身乃康家之妇，康郎其性太偏，因些小事尚有半死半活。今日为一桩大事，死之有余。万望爷爷速放妾死安耳。”贤又道：“纵有大事，我肯保汝无虞。”那女子又诉：“事到其间，不得不说。康郎有卖一家贯银五两，止望为生活计，谁想天杀的冤家昨夜被盗窃去。丈夫亦是他乡外往，尚未知之。今日回来，一定打死。”贤道：“伍两之金多大缘故，老夫可以相赠。”那女子复又叩首：“爷爷只赠一次，尤恐下次难逢。”贤唤声：“董绿，再送五十两，以防后患。”那女子叩头谢恩，两下相分。

那时周氏回到家中，丈夫亦曲问取猪银之事。周氏是日历出缘由，康郎不听得：“世间那有这等相赠，我亦不信。你必定做出丑事。如无，此银何得到汝手乎？”周氏又说：“那时我双膝跪在他的跟前，哀哀上告。我说道，老爷只赠一次，亡恐下次难逢。那老爷再赠五十两与夫为生活计，日后再无患矣。”康郎不信：“既是相赠郎，郎与汝叩谢。”周氏没奈，同夫到了安乐歇店，高榻谢恩。其时夜深，宋董贤安枕回声道：“你乃女流之辈，更静夜深，不是叩谢之方，明日来亦了。”那女子又告：“我丈夫亦在此。”此时康郎高声大叫：“老爷开门，容我夫妻叩谢。”此时贤，闻得夫妻皆至，此时没奈只得开门，却被栋梁塌陷于床。此为贤救周氏一命，妇救董爷一难。自此苦难相分。

不一日归到本府，自思其事，阴功莫大于活生。俺想活生二字，皇大鉴格，必先知之。若无活生之功，天丧予矣。忽一日，街坊上一人死而无棺，酌议求贤。贤闻其故，发出银两，买之棺木并买衣衾安葬备讫。自此之日，人皆闻得相爷喜舍棺材，但凡求之即与。时有当坊土地，录相爷之功德。但有棺木出门者，一一尽录。自此周棺，二十年来共计三千六百副棺木。天地共知，鬼神皆听。查得董贤寿元活享百岁，今日阳寿殁尽。诸神聚会，议论纷纷。董贤阳寿应尽，即命各坊土地，唤集三千六百个衔恩的鬼。本月十五日，诸方各鬼，限日齐集伺候，不得有违。听愿阎罗鬼使，以便衔恩来救事。不觉就是三月十五，阎君即差鬼使而至。那时三千六百个诸鬼，跪在道傍，陈说衔恩之事。阻住去路，鬼使不得进门。那时鬼使，即拘了三千六百个诸鬼，皆到阎罗殿前。各鬼皆有衔恩手本，献上阎王观览。登时起本，上奏天曹。玉皇赐曰：“世间有此大德大义。”敕赐董门五代皆受皇恩。董贤之寿，

应是百岁，查其存歿均感，加寿四纪。不病而终，死而为神。

第六回 途遇尸骸备棺收殓 贼人谋害水鬼救护

话说浙江省城，芮家三代积德修善。老身字蕃龙，生七子。长子名郎，人皆称大郎、二郎次至七郎。芮大郎表字必昌，其人品行端方。比上相更加一德，见贫乏略周，见孤寒喜舍。昔日惯走江湖，往上入京生涯。每年只做一水生理，或买纱罗绸缎，或买苏杭杂货。一日货物皆以备齐，细缎三十六箱，杂货七十二箱，共一百零八箱。随带家人进益，主仆二人卜吉长行。不一日，船至武临港湾，泊海傍。只见三个尸骸暴露，泊在海边。芮大郎扬问其故，乡人说道：“有一渡船覆汗，淹死连男带女大小共有一百余人。只是这三个尸骸，竟不知那方去处人氏，无人抬葬。”那时大郎听说，满腹伤情。思道：“若是近处数日已来必不抛毁，想是外省人也。”没亲自解白银一十五两，具买衣衾棺木，并买山地。雇请土工，收殓安葬备讫。大郎又是长行，不一日已到万彰行，上了货物，住有十余日，发卖货物。

一日出，方见一老婆子带领一个孙男，匀身披白，沿街跪在道傍，乞丐钱银。郎问其故：“婆子何事沿街乞丐？”那婆子被（备）说因由，说了一番：“老身冀门苏氏，单生一子，年长五十，因病告故。只是家贫因乏，并无隔宿之粮。也是出于无奈，带领孙男沿街乞丐。求恳富豪长者，或布一分、八厘，三文、二字，得来买办棺木。则我患儿贱母妻子生死衔恩，感戴不浅矣。”芮大郎听罢，苦切伤心。即解腰围，与之银子五两。嘱道：“老婆婆你亦不须哀求别的，我今赠你银子五两，可以被（备）棺安葬。”大郎复问：“你家中还有甚人？”婆子回言道：“家中只有一个媳妇，一个女孙孩。”大郎又道：“老婆子放心回家，被棺殓殓。抑或家中贫乏，我在万彰行居住，待我卖起货物再来周济与你。”婆孙叩首感谢，两下相分。那时冀母回家言知媳妇，芮大郎之恩德说了一遍。此时将银子被棺丧葬已毕。七旬亦周，不题。

却说芮大郎，自离家之日，到京将有半载。自到行之日，置下一张桌，随带出一位梓潼帝君，金炉银贡桌上等物备齐。终日香灯不歇。此神像梓潼帝君，乃自幼年读书时侍奉到今。每出行随带护身。此所谓人有神心，神灵必感，每每出现。此一夜神托之一梦，谓郎曰：“汝先周冀家的婆子，其冀门之孙原有贵格，乃第五名会魁。初住杭州为民父母，后为户科都给。只是家贫不能读书，由恐却了前程，汝有喜舍之心，供给书子，后来得志，必报汝之深恩。汝醒来牢牢紧记。”郎次早起身，自思梦中言语，旁（帝）君谓曰：“教我周济冀家必有好处。”放不下题。

又谈冀母婆媳商议与芮大官人求济之事。一日冀母已到万彰行，相见芮大官人跪下叩谢。相请芮大官人到我冀门，待我小妇人一家大小生死衔恩，伏维叩谢。那时芮大郎听得婆子言语，只得同到冀家。那时冀母致嘱一家大小，请大官人端坐。一家姑媳子女叩首致谢。芮大官人道便称：“老妈妈，吾观尔之令孙相貌稀奇，非寻常之子，日后必有大贵。汝切不可违他，必要教读圣贤之书，以得其贵。”冀母道：“安得有此，但愿我一家四口人儿保生残草，则不敢相忘大德。”大官人说道：“予今欲周你的钱财恐无久远，致今外厢现有三间铺户，每间递年租银一十六两，将有五十之资，可以足你

汗（w，音屋）——同“污”，浑浊的水。

梓潼帝君——道教神名。相传姓张名亚子，居蜀七曲山。

一家活度。只受价银三百两，不若与他买之，足你使用亦了。”冀门一家人跪在埃尘，伏谢云云不题。却说芮大郎货物将欲卖起，又被（备）京都药材，置得细辛、芥子、五味、阿胶、人参诸品等药一一备齐。打叠行程，离了京城，有两月余。一日，已到江南苏州府钞关住息，不题。

却说一船家范伯棠，年年皆系同芮大郎搬运货物。一日夫妇定计，欲要谋害芮大官人。亦不知大郎性命若何所说，下文便知明白。“一籍江南苏州府无锡县高桥铺人氏，本姓骆字德万。其弟元万，长男士贤。父子兄弟三人，在于武林港被淹，亡躯灵魂不得归。芮大郎往往入北在于敝省经过，祈为说知次男士章超度回家。设醮先超泊岸，后超乡井。”那时顺水流送至海傍汛，高扬救命。其时唐汛听得高扬救命之声，汛官看见水上浮着一个汉子，连忙答救。解束捆索，询问其故。大郎逐一告诉：“弟本浙江省城人也，姓芮名郎字必昌。惯走京客，买办诸般药材。其白芥子笠内，内藏人参六十斤。却被船家范伯棠将我谋害，身至此处。感汛官救护，此恩此德，容日结草衔环相报。况此贼去亦不远，伏望汛官速起浆船追赶。”其时浆船有十余兵，追至三唐汛地拿获。回缚送官究治。其夫问斩，其妻议判。此所谓：害人不死还害己，伏虎无能反咬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时芮大郎得回本籍，乃第二世人也。且听下文，可知端的。

却说必昌得命回家，见了父母妻儿，历说被谋之事，说了一遍。其时一家人可悲可喜。为芮大郎心中思念：“武林港三个水鬼救俺残生也。听其嘱云：说是苏州府无锡县高桥铺人氏，骆家兄弟叔侄三人被水淹死。不若上早走报，以凭超度。”却说芮必昌不一日已到了姑苏无锡县高桥铺，访寻骆士章。一日访问到了他家，言及被水淹没之事，说了一遍。一家人嚎啕大哭。那时骆家已知其事，备办财帛。芮大郎带领骆家一家男女，到了武林港。延请道士功果度亡。先超泊岸，后至引魂回乡。设供斋醮诸事已毕。请大郎上坐，一家人致谢云云。

第七回 恶妇毒心阴阳昭报 柳金郁陷祁妇含冤

自是平却山河，洪武登基，驾坐金銮殿，文忠武勇，管天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在话下。却说广东广州府属，一人姓苏字文显。家有余资，婚娶妻房孙氏孟娘，乃孙总镇之女。妻指岳家恃父威雄，不惧天潢纵性如雷。其妇甚妒，人皆谓其女中之十恶也。自归苏门，并无所出。其夫苏文显昔日惯走江湖，乃苏杭二州之大客也。一日苏文显夫妇坐下闲谈，夫谓妻曰：“你我二九青春，已成姻配。今则十数余年，亦无所出。丈夫欲纳一妾，贤妻意下何如？”孟娘骂道：“汝非作梦乎？看你妻子是甚等之人。况你往往皆为苏杭客旅，教你妻子何以为出。难道你妻子家有二夫不成？敢以逆言说个妾字，犹恐你狗命难保。”那时文显被妻臭骂不堪，此亦无法可治。只得备办货物，又住苏杭。下一日，到了杭州，货物上了行店。不题。

却说有一车夫，姓祁字伯岳，妾方氏。生得一男一女，女长二人，名唤柳金。男成三六，名唤闰德。伯岳贪财，将此女儿卖与苏大客为偏室。苏客到了杭州半载，货物卖起，欲办归程。带得柳金，回至本省。一日到家，随带柳金，归见大娘。孟娘问曰：“此是何人？”文显生计谓妻曰：“此是杭州有一宦门之女。因在星家推算，那先生算其八字，乃旺夫益子之命。他日连生三子，个个皆贵。是以丈夫纳之，今日带回，即为大小。”孟娘厉声骂道：“你两个人今见令人可恼，难道欺压我孙府不成。今日扭你到岳家，看你这狗头如何张主。”其夫唯妻曰：“如此容他三年两载，事见昭然。”那时十大高邻，也来相劝。孟娘见十大高邻相劝，暂息雷霆之怒。自是柳金归到孙门，一年打骂不息。柳金只得忍耐，以待日后，想有好处，任他凌逼。一日文显谓妾曰：“我若在家恐你争锋，待我出行之日，则无吵闹。况内身怀六甲，他日若是生男，必有好处。一但放下身心且不管他。”文显一日备齐货物，又是出途去了，不闻家中之事。一日，到了杭州省城。且探妾岳，言及云云，说道：“自你令爱回家，幸有身胎，若是生男，他日必有显报。”不题。

且说孙氏大娘，见夫外出，观妾身中怀孕。自思道：“鬼夫前言，说他连生三子得贵，何不夺了我的功劳。况丈夫亦不在家，自生一计。柳金即目现有身胎，捏他不正，受了私胎。此时乱棍打死，已除后患。多少是可。”自是孟娘定计，收除贱人。不知柳金性命若何？说见下文。

却说黄必贵，乃是实学秀才。其子未得通达，每逢科考岁考，或四等或亦五等。年年用财，以安等第。只是屡有人心见人事欲不受就去为之。此所谓一福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丢下不讲。

又说毒心孙孟娘见夫外出，即要收除祁柳金。当时唤出柳金：“你这贱人，见主人外出，汝行不法。往常丈夫在家，未曾见你有此身胎。今日主人外往，你与别人私通，致令肚腹膨胀。你只可急急说来，不然打死你这畜牲。”柳金跪下禀告：“大娘听说因由，我主在家尚有身胎三月，主亦知之。况我亦是闺门之女，尚敢恣肆横行，何不玷辱家门。况我出入主母亦可知之。”孟娘不由分说，手执槌棍乱打。无论毒心之妇，不存天理，将柳金打死，仆于地下。此时毒妇心可安矣。亦不许备棺收葬，尸首撇在江河，任他流往。为邻居黄秀才觉知其事，心中甚是不忍。随带银两在身，先到大江等着。待

其尸骸流出大海，雇定土工，备下棺木山地，即将柳金尸骸收拾埋葬备讫。思道：“今日此事我已为之，就是他日苏邻叔回来，未必专责于小弟。”

却说祁柳金被狠心大娘打死，冤魂渺渺落魄悠，此竟往泉台，在阎王告诉，历出前事一遍。阎君恨怒，指定柳金三魂一魄带往杭州府，托夫托母一梦。迎投母胎与苏郎再结鸳鸯。此其两世恩情，注定三子得贵。以报还前生遭虐之苦。指定一魂与毒妇孟奴役胎转生为男，日后以雪前世之冤。指定一魂发回阳路，阴魂早上变作阳间女子，打动黄必贵春心。若是春心一动，把他恩情付去东流。若是春心不动，汝可听他的左右护他，日后一举成名。此事不得隐匿，若是隐匿将尔治罪无边。

不知后事若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柳金托梦报夫报母 助黄必贵一举成名

却说幽冥使者带领祁柳金的魂魄，竟往杭州投胎。先报夫梦，后托母亲。那时柳金魂魄已到母家，不胜悲哀苦楚，其母问曰：“我的娇儿，因何至此，这等悲泣？”柳金告母：“女儿悲泣所为何来？自从大爷带奴回家，见了大娘终日打骂不停。自大爷到了杭州，大娘发怒，行无天理的狠心，将奴打死。尸首不许埋葬，撇落江河。幸有恩人心贵黄秀士，将银备棺收葬，已得归土为安。那时孩儿冤魂已往泉台，哀告阎君。阎王怒恨毒心大娘，指定奴三魂一魄复投母胎，仍配苏郎世年姻眷。指定一魂投在孟娘转女为男，日后任雪前世之冤。一魂步回阳路，常在黄秀才左右，助他身荣显贵。今日之女儿者，即前生之女儿也。”讲罢，忽然鸡鸣。惊醒，对夫说了一遍。“不知此事如何？”说罢不觉方氏腹中大痛。此亦要分娩之说，果是产下一个女孩，正应梦中之语。报知苏大爷，文显闻报，即到祁家。坐下谈说梦中之事，说了一遍：“再等一十六年，复配鸳鸯。未明此事，有之则罢。”岳曰：“有此怪哉，有此怪哉，尔岳母亦得此梦，一字不差。若是为真，我儿一定在死于泉世矣。”不觉泪染麻衣，大家苦情说了一遍。不知凶吉如何，话下不题。

却说苏文显到了杭州数月，货物卖起，又买苏杭杂货准备回乡。一路归程，回至广府。货物上了行店，文显返乡。孙氏见夫回转，备说情由：“柳金私通，以淫为重，我知此事，誓不难饶，以至自见丑漏（陋），忿故亡身。”说了一遍，此事不言。文显先已知之，亦无法可施。不是怕妻，总系有些惧哉。文显自归，终日烦闷，仰天吐气。不觉年长，孙氏生下一子，乃是柳金托化，转女为男。孟娘欢天喜地，改名玉龙。文显不瞅不睬。孟娘谓夫曰：“你道我回归十余年，并无所出。况你常常外往，书云：‘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叫你妻子怎么生发。况你年年出淦 赚此利益回来，毕竟是卖子卖女的财。不若在家生枋 发叶。正是家有千金亦粟，以子为贵，何得离乡别井，失人之伦。我与你夫妻如鱼得水，相敬如宾，妻子有倚，儿女有靠，却不是可么。”自文显回归不觉三年长矣。一日坐定自忖自思，怒气云云：“妒妇乱家，佞臣乱国，语不虚传。怎么离了这个冤家？”心生一计：“不若再办货物，仍住苏杭，竟不回乡。却不是离了冤家之路，何必在此与他争兢。”自此置备广东货物，复往杭州。就在杭州省城开张贸易，与丈人祁伯岳合伴生涯。不在话下。

却说幽魂祁柳金，奉阎罗天子敕旨，打动黄必贵春心，阎君有道：“事要公心直报，不得隐匿真情，如若隐匿治罪非轻。”

“我只得将身早上，离了阴路出阳台，一步步直往阳台上，竟奔家乡。曾奉阎君命，合戏弄黄郎。吞一思吐一想，顺得阎君命，犹恐败了自己纲常。情凄惨，意彷徨，蓦地教人哭断肠。夜手推开生死路，跳出阳台近粉墙。”

柳金变作一个妇人。此时天色将暗，躲在黄必贵门首叫喊。必贵正欲明亮读书，耳听门外扬声大叫，不知是何缘故。踏出门前，正是看见一个妇人，躲在门前。必贵问故：“女子因何在在我门首张扬？”那女子回言：“妾启君家听奴诉说因由，妾身乃是张家妇子只为母亲有病，回家看母。早上母病危笃，后得回苏，故此耽搁夜深。况家有幼子，不得不回来，至此天色朦翳，

淦（gàn，音赣）——淦水，水名。

枋（fāng，音方）——古代中说的一种树，木材可作车。

欲回夜深不能，回头不及。今特恳求君子大德，容纳妾身在此门楼歇宿一宵，足感恩惠。”必贵听妇女之言，到有几分怜悯之心。况且必贵但见事上不安，便去为之。至今那妇人哀求，欲待不与，昧了自心。欲要借之，尤恐被人谈论。左右两难。那妇子跪下再恳：“君子若不求借，小妇人回转半途，倘遇强汉污秽妾身，奴当万死。”贵见他悲恳惨切，没奈借之。女子潜身进入，贵扣环封锁，回转芸窗读书。

将有半鼓时候，那女子轻印金莲，慢行玉步，来到窗下。娇娇滴滴的声音，行近台边。连称：“君子，幸蒙海涵，奴见君家读书清亮，妾身特来与君伴读。欲求君家一二字耳。”趲前生位并坐。贵道：“夜静水寒鱼不饵。”妇云：“更深巢冷燕来栖。”贵道：“谁能与汝支离话？”妇云：“妾欲同君袅娜言。”贵道：“足不纳坑衢，安知深浅。”妇云：“身无登峻岭，便识高低。”贵道：“白昼不知风月动。”妇云：“夜深方觉斗星移。”贵道：“山伯无心思祝女。”妇云：“文君有意恋相如。”贵道：“月朗天清，今夜断言无雨。”妇云：“天寒地冻，此宵必定成霜。”贵道：“莫是昔年红拂女。”妇云：“原来旧日柳金身。”必贵霎时听得柳金二字，明明是鬼，心中大惊。慌忙呆了如醉如痴。竟有一餐饭久，才得苏醒。柳金道：“君家切莫惊慌，我明是柳金。前得君家大恩，备棺收葬。那时妾身已往泉台，在阎王苦诉，历出君家之大德。阎君叹息，世间有此义汉。命奴阴魂早上行动君家，若是春心一动，把他恩情付去东流。若是春心不动，教我助君一臂之力，日后一举成名。你只可用心攻书，但得科考三等功名。现在讲罢，耳听鸡鸣，不得多讲。奴便潜身。”一霎时，不见了柳金。必贵思道：“却原来是一夜大梦。”

不觉又是秋闱，必贵入科。鬼亦跟随，辅佐三场考满。房师取选文字，看到黄必贵的卷，不成句读，又是丢开。其鬼捡回，不觉又看，得数卷。又见黄必贵的卷，再看亦不成章，又是丢开。鬼又拾回，一连三次。房师道：“此人文不成章，总是阴功所得。”取起上卷送上。座师再选，看到黄必贵的卷，总不成文。与房师言论：“此卷何得取上？”房师言说一遍：“想是阴功者得，中他末榜亦了。”座师说道：“这个做不得，诸卷还解上京都，此卷文字犹有执法不便，不若待他作过三场文字，方可送京。”没奈房师代作，座师看过，此不是末榜之才，应中第六。至揭榜之日，果中了第六名。乡试中式举人，话下未毕。

却说浙江祁伯岳生下一女，名唤柳青。而如掌上之珍。风光似箭，日月如梭，不觉长成七岁。只是如痴如蠢，三魂未足，故未精伶。却说祁柳金的魂魄，因奉阎罗之命，打动黄必贵春心，宛然不动，助他捷贵。回了阎罗，鬼使带了柳金魂魄到杭州。是夜柳青睡熟，鬼使将柳金的魂推入柳青身上。次早起来，语话大不相同，已比前日伶俐数倍。

又说毒心大娘，自生下一子名唤玉龙，长成十五岁。不读诗书，散惮无为。与匪类相交，终日赌钱烂饮，好赌好嫖，无所不至。但是无银，归家凌逼老母。一年有数十次。一日，母亲不与，其心深恨。引贼回归，打劫掳掠。其母不与贼财，被贼将簸箕斩开，四卡加住颈项，用火烧之。逼出银两，其贼搬运已去。孟娘被火烧坏，苦痛难当，请医调治不愈。一家奴婢共一十余人，个个彷徨。捱至十余日，孟娘痛死。此所谓：冤冤相报何日了，直待无

趲(z n, 音赞。〈上声〉)——赶，快走。

常一笔勾。

自孟娘死去，玉龙亦死。那时玉龙魂到幽冥，报与阎王，已雪前世之冤。阎王又差鬼使，带了柳金冤魂，到杭州将他魂投入柳青身体。其时，柳青年长一十六岁。自此三魂俱足，其人乃得十分伶俐。准备以配苏郎，卜定吉期，再整鸳帏。此时苏郎年四十七岁，丈人祁伯岳五十有三，乃一家亲眷。文显身在杭州贸易，共同岳丈合伴生涯。略赚数千之金，在杭州置下田庄产业，人藉杭州。自柳青归门，连生三子，个个皆贵，以显父母报之云云。

第九回 积德累功天赐麒麟 修筑江坟鬼来助嗣

话说江西吉安府吉水县，其人姓邓名善表字其昌。娶妻解氏。夫妻二十年来，共产男女六胎，则不能成实。一日，解氏谓夫：“我和你夫妻，年将四十，并产男女六胎，全无一枝结实。真个是痛杀人也呵！”其夫答曰：“千金非易得，一子最难求。”解氏告夫：“连产六胎，未得一子成长。犹恐前劫有过，以至今生折罚，不若我和你夫妻行一个善念，持斋把素，结偶善缘。倘上天见怜，早赐一子。则我夫妻有倚，祖宗有赖。”其昌答曰：“贤妻之言，甚悦我怀。既然妻行于善事，我亦要行于善德。”解氏曰：“何为善德？”其夫答曰：“我明日亦要修桥整路，布施贫人。”妻曰：“汝非作梦乎？依你说修桥整路、布施贫寒，岂不用财？”夫道：“不用财。”妻道：“无财安能喜舍？”夫言：“真蠢妇哉，修桥整路无过用力，功德岂是用财。但见桥梁歪塌，我使用石填正。路若崩陷，挑泥培起。岂可用财。”妻曰：“依你之言，可以为之。只是布施贫人，你道用财么？”其大答曰：“都不用，欲济则济一时之急。我有四亩之田，两口之家，可以周年足用矣。况你丈夫不日登山伐木，亦赚些余财。置备粟粒以为听用。但有邻居，一时人缺米粮，若谓求贷者，即与之三升五升。还的亦可，不还亦了。此乃周急之际，何不美哉。”自此之日，夫妇双修。于万历四十二年，投拜无野大师，授持戒行。师付曹门品观音救苦真经一本，教他早晚持诵。日间便去修桥整路，早晚讽诵观音真经。日日如常，将有三周，撒下善事，不题。

且说江以定娶妻孟氏。其家虽贫，其行最大。生平正直，并无一毫捐人利己之心。但见人难极之处，便去为之。生得一子，极甚孤连。一日与之推算，那先生说道：“此子命犯水厄，只可与他拜契水神，方可宗养。不然有误。”定依先生之言，不期拜契龙王，遂改名江龙。儿长成六岁，定自家门不幸，是以中年丧妻。自是家贫，不能续弦。恬生一世，没些光景。剩下父子二人，终日上山采樵耕读，亦是虚延岁月。风光似箭，龙儿长成一十八岁，以定身故。只有龙儿一子，终日凄惶何极，埋葬已毕，亦有年余。为因山田浅薄，龙儿一日往外，覆江身故。江龙儿被水淹死，三魂七魄渺渺茫茫，随江飘荡。幸有巡海夜叉知是龙王契仔，即带他魂魄，竟带到龙宫海殿。龙王勘问明白，见其父子并无祸惑人而毫厘之过，为人秉政忠心殊无有错。其家虽贫，品行端方。龙王指定他的魂魄，变作一条乌龙，即封为殿前水帅飞报龙神。龙儿受封，谢恩已毕。

自系江龙儿身故，江家已绝，亦有年余，不知若何能。后因坟墓被风雨倾颓，崩出棺木，无人修整。一日，邓善登山采薪，见其棺木露出，日日如常，善知其无人绝嗣。想道：“日立念头，专行好事，不若与之挑担泥土，培起坟墓，亦谓一场好事。”其鬼江以定阴魂感叹邓善恩德，终日叹息，无能报答。一日自思，阴魂无倚，终日仰天放声长叹：“我江以定前生今世，不知作何罪孽，只有一子龙儿以致覆江身亡，绝灭江门之后。”终日悲啼不息，无了日期。“惟邓其昌这等好人，独显他子息难成，无个下落。愿他麒麟早降，以报善人，显见昭然。”此事见下。

却说南海慈悲菩萨观瞻世上，邓其昌夫妇果行善德善念，朝暮讽诵曹门救苦真经。日间便去修桥补路，惟愿天显麒麟，以报善人之心。即差道岸童

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形状像鹿，头上有角，全身有鳞甲、有尾。古人拿它象征祥瑞。

子，往东岳泰山东有一山，大帝管男女生死。命其查点邓善夫妇果有子否。童子领了菩萨法旨，往东岳泰山。正在江以定坟墓经过，见他阴灵大哭。童子驻了云头，询问其故。灵魂江以定跪禀，逐一告诉因由。童子回了法旨，一一依说情由。这等看将起来，江以定坟墓，亦是邓善修筑。大士一一上奏天曹。凡间邓善夫妇积德修善，并江以定灵魂悲惨一齐奏上。玉皇观诺准奏。即差天吏，往太上老君求取广嗣灵丹二颗。不一时，天使回奏，求得老君灵丹二颗献上。那时御笔插下，王诏：“朕立极以来，恬居中天之主，历数百劫恒河沙年。统理山河，握权宇宙。二仪定位，包涵万象。无不爱民之心，善事上奏，未有亏负于天下万民。承大士奏章，吉安府吉水县邓善其昌夫妇二人，积德累功。即降玉花瓶下界，在生为男，长成佐国，身挂紫绶，金阶贵客。又有江家父子，阴魂刚心铁汉，品行端方。其子龙儿曾受海藏龙宫封为殿前水帅飞报龙神。其父以定朕封镇山都土地，统辖五方山神。诏赉广嗣灵丹二颗，发付邓其昌夫妇进食。充塞先天满足，以待夫妇交媾方成孕育，结为芽裔世不污朽。”

再说邓其昌，终日修桥补路，阴魂江以定，曾受邓其昌恩德，修筑坟墓。恬蒙王诏封为镇山都土地，统辖五方山神。领了玉旨，接受广嗣灵丹二颗，不免化身扮作医士，游往道中。适遇邓其昌修整路段。医生问云：“予见兄台日日修整路途，彼此受人供给，抑或自办前程。”其昌答道：“亦不是受人供给，亦不是自办前程。予之修整路段，不过与人方便，免得错行步履。”医生又问：“原来兄长家有余资，日日修善，愿人方便。”其昌答曰：“伏维老丈听说因依，予只为今生命薄，连生六胎男女，未得一枝成实。犹恐前生之过失。予之自立一念，夫妇符斋纪素。立一个积善念头，早晚看经念佛，日间修整路段，亦为求子之方耳。”医生答曰：“犹恐你先天不足之故，是以生儿不能保养。不若请医，到君大府，察其脉理，便知端的。”如此讲话相投，请到舍下，饮茶已毕，坐下谈论云云。即看善脉，两手看过。师曰：“人迎气口二脉均停，独嫌脾脉太旺，肾脉微小。脾脉属土，肾脉属水。土旺水竭，由其土来克水。是以先天不足，精物凋稀，是以孕育难成。纵然成之，此儿亦不能长寿。老夫有灵丹二颗相送，待你夫妻食进，自然孕育不朽。兼生贵子，后为朝中辅佐。”讲罢，善入内室，忙取谢金。一霎时，不见了医士，方知神人下界。唤妻燃香秉烛，望空叩谢。

一日晚膳，夫妻坐下言谈此事：“莫非神人降世，倘生一子保养，则我夫妻有倚，祖宗有赖。”夜入罗帏，夫妻交会之际，不期有孕在身。十月怀胎已满，乐生一子，果应其言。夫妻不胜大喜。弥月之期，改名赐德。诸亲六眷皆来恭贺。

不觉斗牛每催，岁月如流，赐德长成七岁。其父略教之一二，赐德学读诵问随答，其父甚喜。次年，送与何能汉先生教授，连读三年。一日先生出对，门前有竹一林，池塘一眼。先生承物而出之，对云：“门前有竹能栖凤。”赐德就将学馆的物对之：“池上无鱼不化龙。”先生赞叹高才。先生又出一对，海中有一龟，岗岸上有一狮子山，对云：“出水灵龟白日浪中浮海面。”赐德对云：“望云狮子青宵岭顶卧烟霞。”先生又出一对：“屋上鳌鱼难煲难蒸难待客。”赐德对曰：“祠前狮子不行不舞不惊人。”读书不过三年，对答如流。而至十五岁，四书、五经、春秋、礼记，无不通晓。每馆中作会，俱占头名。学问深广，出言过众。纵笔成文，开口成章。考县试占头名，府试亦然。道试第一名案首黄宫。此人文章从无居第二之名。十七岁乡试解元，

十八岁二甲第一名进士，一连三捷。

一日事暇，访拜詹事府左春坊洪文耀，原系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氏。赐德访拜，分宾坐定，言及亲事：“可曾乘龙否？”赐德复命：“学生家贫尚未缘娶。”文耀道：“既未乘龙，老夫家有一小女，年方二九，意欲招东床。进士意下如何？”赐德再复：“家有严慈，小学生焉敢擅专。”傍有吏科右给事道：“左春坊洪亦是吉水新科进士，邓亦是吉水，翁婿同府又是同县，岂不是姻缘偶然。老拙愿为执柯，何等美哉。”自此辅就姻缘，招为一门东床。一日翁婿坐下，洪文耀道：“贤婿，老夫自是家乡一别，二十四秋未曾一返。吾今年纪有了，意欲上本归田，未知圣上准否？若是圣旨恩德，准吾本意，翁婿二人一同回乡何不美哉。”于是上本，告老归田。圣上准赐回乡。洪文耀带领家眷，翁婿二人一同回乡。文耀拜访亲家，赐德归见父母，一家喜乐团圆聚会。

第十回 六夷骗扇妇鬼雪冤 恩报关定结果圆成

有一福建客，带得武夷茶一百箱。共实本银千两，到广东有对倍之利。其人姓洪名真官，未有家室。在省城娶得一氏，住第六铺。随做广东生理，将有五年。不料遇周三年大乱，真官外出，路遇强徒绝灭，何氏已知其故，请道功果召亡，安灵上旛毕。何氏思道：丈夫在生，置下屋舍物业。不觉自忖自思：又无兄弟伯叔，教我倚靠谁来。欲待出事他人，又舍不得许多家业。左右两难。次日召媒娘商议，媒婆一到，便问：“大娘唤我到来，有何见教？”何氏称说“不敢。”特云：“黄妈到来见教一事。”妈道：“何事？”“妾有一言说出，又恐羞杀人也。”妈道：“有事但说何妨。”何氏道：“我欲待出事他人，亦难舍先人灵去。但有俊俏才人，招一个人开管理家业，妾心足已。”黄妈允诺，辞别而行。一日，媒婆访实一人，昂然面进，见了何氏谈论云云：“昨承大娘之命，老身访实一人，系新会人氏姓周。其人生得俊俏，聪明伶俐，姿质宽容。约三十之年。娘子意下若何？”何氏答曰：“甚美。如此请来，识会一面何如？”媒婆通知周姓，随带相会。二家相允，卜定吉期，自是招得周郎入门：“一定生涯，妾心安耳。”

周六夷计道：“明日把些银两，备买木料，请木匠工人斗柜。”于是买备木料并请工匠，那时街坊问云：“周六官明日开甚宝铺？”夷答：“未定，开者得知。”不期将有一月，铺中家伙什物备齐。一日，何氏将此银献出，六夷接转，称言备买胡丝。不想此人狡猾，待银到手就走，一迅风去了永不复返。何氏终日哭天哭地，恼成一病。其时街坊议论纷纷：“这等妇子贪淫，死他不错。”病将三月，何氏亦死。家下无银，只有一婢，卖银十两，备棺收殓，埋葬已毕。惟何氏死去阴灵不息，鬼魅甚狂，无人可进得其家。但是有人入其门者，登时飞砂走石。已经数年，皆是如此。门走亦无关栏，任从猪狗屙屎。话下不题。

且说有一无赖之徒，叫做关亚定。终日以赌为生，有赌则饱，无赌则饥。一日输穷，无奈就在鬼屋眠宿。自论云云：“人道此屋有鬼，就是有鬼，与他无仇无隙，就是有鬼何足虑哉。”常常在此出入夜眠。一夜鬼现真形，行近亚定目前。定断然不惧，问道：“你是谁家妇女，夤夜到来何干？”其鬼答曰：“我既说出君莫惊骇，妾身便是本宅一女鬼也。”定道：“你既是本宅女鬼，到来何事？”鬼道：“妾诉君家得知，都只为新会那周六夷，被他拐骗妾身银两六百。故此满怀堆积深恨此人，恼成耽忧之病，此自身亡。妾身欲报冤仇，无人待理。妾意欲浼君家代奴出力，以报前冤。”定道：“我并无能干，安能与汝出力。”鬼云：“不用能干，自然报效。”鬼又问：“你惯赌者，怎么为输，怎么为赢？”定道：“我擅买宝，其宝内之木，边红边白。红的是赢，白的是输。”鬼道：“此有何难，明日跟随君去，作一个暗号，指点君家赢得钱到手，买柴余米。不在你自炊，妾身代为君食如何？”定道：“有此美哉。”其鬼又说：“但你赢得钱财，代妾雇船一只，到新会城。我便跟随你去，到了他家，此段冤仇显报，妾身安身。我亦常常护君左右，不忘大德。”二家讲话投机，不觉天亦晓已，定道：“却原来一夜都是

旛（zhào）——丧事用的一种魂幡。

夤夜（yín，音银）——深夜。

浼（mǐ，音美）——请托。

讲鬼话。”即日去赌，其鬼媵入亚定小衿衫儿内关定。遂处寻赌，果然赢得回来。于是备买柴米，其鬼弄熟，定果食之。日日如常。

一日，定果赢得银两到手。备办一身衣服穿着，竟雇一船。其鬼跟随关亚定，往新会去也。一日到了新会街，访问周六官无人可晓。定道：“周六夷。”其中一人答道：“周六夷乃是花号，其人生似女相，人道他六姨。他字士安。行尽此街称问士安四爷，人人相识。”至了此街便问，一人指道：“此一间便是。”定在门首叫声：“周士安四爷在家么？”士安便出迎。其鬼现真形，士安见了何氏，便道：“贤妻入屋。”叫妻斟茶“前在广城，再娶一妇，今日他来了。”妻道：“你眼见鬼么？”士安回头就不见了，速打几个寒振。自觉自体不快，连日至夜，四体不安。发狂大叫，讲出前时在广，拐骗何氏财帛之事。被何氏缠了三日，身故。

雪了前冤，何氏心亦息矣。魂随定君归到省城住下。定一日坐下，与鬼面上相对讲话如生。一夜，定起淫心。其鬼答曰：“这个做不得，阴阳不得相合。若有此事，君命不长。”定惧怕，自后不敢再言。忽一夜，鬼妇言曰：“定君明日姻缘已就。”定道：“怎说？”鬼云：“今有北门陈世有之女，长成二十。明日当死，阳寿亦未当尽。明晚你可到大北外，其女子还魂，你可背负回来，即是百年夫妇。”惟关亚定从无惧鬼之说。到于是晚，竟去大北外，遍野寻觅。忽闻棺内有人高扬救命。定劈开棺盖，见那女子复苏。背得回来，停顿数日，身子方愈，结为夫妇。其鬼又出现说道：“恭喜定君，百岁姻缘，今日和谐。妾有余言未历，君未得知。奴身死后，因阳世未尽，未入酆都。今日阳寿满矣，当归冥路，自此亦难再会。前蒙君德，指引奴家雪了前冤，妾心安耳。承蒙广惠，今日无物可报君恩，贱妾还有丝银六百，埋在天井之下。你可掘起此银，得来营运，你的时运应至。我亦不能在君左右，要会难逢。赘言叮嘱，君且紧记。从今之后，幸勿赌钱，自有功成结果。夫妇团圆。”嘱罢，关定有“情词”一首饯行：

感戴恩深，感戴恩深。蒙情广惠赠黄金。今日别离何所会，无路跟寻。思一曲，想一阵。破镜分开陌路行。眼底望穿千山月。此后无言再问音。

鬼以“木兰花”词答之：

双眸盼望娟娟月上，枝头上木兰花架，正是离人心搥映。骋目相看，两下沉吟难再想。利刃一张，剖断恩情胜断肠。

二家情词奉答。关定遂吟“离情”一律，致谢致谢：

渺渺茫茫暂处交，如何蓦地说分跑，
无辜离别双行泪，岂可相逢一旦抛。
春到梨花深锁闭，阳回枯树未开茭，
孤鸿难得成鸾对，感戴恩深入凤巢。

关定诗罢，鬼妇奉回一韵：

进岭巍峨心要专，过江须用渡舟船。
逢衣仗赖三针引，习射全凭一箭穿。
秦晋相交非鲁狄，朱陈永结是桃源。
乾坤自古风云会，何愁有月不团圆。

两家吟咏已毕，情鬼亦去，永无再会之期。陈氏亦知其故，动问丈夫此段恩情，从头指示。关定从始说了一遍。陈氏尽知其事：“情鬼与奴，此二

者皆系前缘已定。”此所谓：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一日关定与陈娘并坐，谈论云云。陈氏谓夫：“妾得君家救奴残草，亦难报答。妾身尚有父母，在北门城外居住。我乃陈世有之女，你明日可到北门，相见我的父母。迎接爷娘到来，可知女儿下落。”定次日，到北门访问陈世有。一见便称岳父、岳母。陈世有道：“事亦出奇，逢人便称岳父、岳母，必定目下欠诗书。”定道：“这段因由，不说你亦不知，讲起令爱之事”，说了一遍。其父母不胜喜悦，有此美事。即同贤婿到得女家，母子抱头恸哭。便知端的，有个团圆聚会之期。

第十一回 僖宗即位开科取士 文武二场出榜招贤

却说宋僖公子，在华轩终日闭户读书，不出外径。那公子昔日以酒为重，诗书少览。恐他误却功名，是故上天遣此山精石灵，发下石女诱人古洞中，留恋三年，苦读力行。石公限其金榜标名，方招其亲。况那石女生得艳质娇容，腰肢美玉，恋他的心情，是以抛高父母，别了家乡，随行此地，愤志读书。若不得石女相留，那功名误之又误矣。一日老媪早来送膳，宋僖起坐相迎，说道：“敢劳老媪朝夕供膳，日日力行。小生若得金榜标名，则不敢相忘大德。”老媪回声道：“老将军亦言此事，但得公子功名成就，自当早结良缘。若不得功名显达，再等十科，亦不与之鸾凤。公子自当谅之。”讲罢，老媪已去矣。撇下不题。

却说懿宗传至十七代，僖宗即位。僖宗名滚（儂），懿宗少子也，年一十三岁。为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所立，建都长安，改元乾符元年。僖宗设朝。诗曰：

绛帟 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紫云楼。
九天阊阖门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群臣朝罢归来处，一派珂声达凤楼。

众臣朝毕，僖宗问：“天下饥荒，黎民反乱，何以治之？”言未尽，闪出佞臣田令孜。此人总督三省六部，正是文官的班头，武将的领袖。奏说：“臣闻天下荒乱，贼寇蜂起。男子插刀枪而种田，妇人披衣甲而馈饷。只因民无清官，武少勇将。乞我主开文武二场，选取天下文人勇士，教他为官为将，讨贼安民，则太平可立至矣。”帝准奏，即命次日出榜招贤，天下举子尽到咸阳。

只因招选诸贤士，竦动英雄杰士心。

再说宋僖在华轩读书，风闻僖宗皇帝出下榜文，设文武二选场，招集天下英贤勇士。“想俺宋僖文才岂落于他人之后乎。纵文场不就，自当武闹。彼时到了长安，见机而作。倘得功名显达，早步青云。定然碧仙小姐与小生配合姻缘，此其无别也。”即日打叠行囊，不日已到长安。安顿停妥，入了文场，头场七篇，二场三场已定。僖心中暗疑，未知中否。于是揭晓之日，果中了第二十五名文进士。“名登金榜，方遂予心矣。”惟思一念“文场即就，武场亦临，小生文武全才，我也要整顿武场，倘得两榜标名，亦见小生文武全才。他日石老将军见我文武广学，亦足其一番喜悦。可知小生志量力能也。何不美哉。”

又说黄巢表字巨天。博览经史，武艺精专。是时乾符三年，天下荒旱。改为广平元年。于庚子岁，巢闻长安大开武试，招募雄才。即辞父母，竟赴长安入试。试毕果中武状元。次日，朝帝。田令孜引至驾前，请旨。帝问：“那个是状元？”令孜奏曰：“此人是状元。”僖宗一见，黄巢身長一丈，膀阔三停，面如金纸，眉横一字，牙挑二齿，鼻生三窍。唬得魂不护体，半晌方定。僖宗大怒，将黄巢革退不用。当驾官说道：“朝廷嫌你貌丑，故不肯用。”黄巢退出朝门之外，默然叹曰：“明明诏上只说选文章武艺，不曾说拣选面貌。早知昏君以面貌取人，我也不来。”本欲回家，羞见父母。乃

绛帟（ze，音责）——本为红色头巾，始为汉代宿卫之士所戴，传鸡唱。后泛指传更报晓者的服色。

叹一声：“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袖中取出笔来，只见街头一只锦毛雄鸡，望黄巢叫了一声。巢曰：“昏君不识贤，鸡到识贤。”巢说：“鸡呵，我若有天下之分，你大叫一声。”那鸡向巢又叫一声，黄巢大悦。举笔写诗八句云。诗曰：

鸡公有五德，今朝见我鸣。
顶上红冠正，身披紫锦文。
心中常仗义，大叫两声。
唤出扶桑日，重教天下明。

黄巢作诗毕，进酒馆饮酒，乘兴又在粉墙上写下反词：

昏君失政，宠用奸佞。荒荒难乱，文武无能。唐僖宗有眼无珠，见贤才不能择用。可惜我十年辛苦，到今日不得成名。暗思昔日楚汉争锋：一个力拔泰山，一个量宽沧海。他两个战乌江，英雄抵敌。诘咸阳火德肇兴。某他志高汉斗，气吐虹霓。意欲匹马单刀横行天下，管取那兵刀动处，把唐朝一旦平吞。

有诗为证，诗曰：

浩气腾腾贯斗牛，班超投笔去封侯。
马前但得三千卒，敢夺唐朝四百州。

黄巢写下诗词，即收拾琴剑书箱，出了长安城，对天誓曰：“黄巢若得寸进，定要夺取唐朝天下。”言罢而去，不题。

再说宋僖得中武场十二名武进士。黄巢中了武状元，帝不任用，黄巢题下反词而去。宋僖谢了圣恩，上本辞驾还乡，完娶。帝准奏“卿还乡完娶。”敕赐双副金银文武执事，又赐金丝灯笼一对，“奉旨荣娶。”准备回乡。不一日已到仙山洞，重游旧地，举目观瞻。但见青山景物依然在，独惜不见旧时人。心中惆怅，自想一会“往常在此曾见高楼大宅，今日如何尽是荒丘？如此旧迹就是华静轩，常常在此读书，今日为何杳无踪迹，并无人影。莫不是仙山洞府留予居之三载，着意读书，今日方得成名。”叫人摆上香案，望空叩谢则了。嘱云：“苍天，苍天！今日小子得志，天天见怜。若无愤志，安得荣显。今日秉烛焚香，叩拜苍天。”嘱罢，乃叹一声：“碧仙小姐呵，今日小生方才身显，不知你在那厢出现。”叹罢，不觉半空中现出一朵祥云。正见碧仙小姐坐在云端。小姐应声答道：“宋公子，宋公子，若不是妾身留恋，今日何得功名荣显。”不觉云端掷下凤钗一股，嘱云：“宋生，收拾凤钗儿，略为清节表记，见此凤钗如见大义。”嘱罢，腾空去矣。这也没奈何。

如是打叠行程，复返家乡，归见父母，感爹娘生身养育如天地一体，昊天之恩极也。如此悲叹云云。爹娘说道：“自是我儿去后，游学三年，今日幸得上天垂悯，衣锦还乡。”合家拜谢苍天。一日坐下，父母言知于子：“我儿，当日说道金榜列名誓不婚娶。自从我儿去后，老父母曾在于本乡与刘天泽翰林说合婚姻。今日孩儿荣耀回来，合当卜择良辰，早成鸾凤。”于是拣定本年九月初九迎亲，鸾凤呈祥。此正婚姻父母主，功名天送来。

鸾（luán，音李）凤——比喻夫妻。

第十二回 招容小姐红梅折赠 顺兴公子怒打聘礼

话表南京省苏州府裴顺兴，父为吏部尚书，母亲方氏。不幸椿庭早丧，剩下母子二人。其裴顺兴者，力无可比，能敌千军，常使百二斤弓。又是官生，能文能武，两般全才。遇文考文，遇武考武。文才通达，武艺超群。其子尚未许聘婚姻。一日芸窗无事，散步闲游。行至卢府花园，适遇一佳人，在隔苑墙内。主婢相随，花架转过红梅树下。生亦随之而去，双手扳树盼望。侍婢招霞招而骂曰：“墙外的人，可没识理。你是读书君子，尚不习周公之礼。此是卢府花园，何事高扳墙架，贪看娇容。古云有道：“男女授受不亲。识理君子，若见姑娘，合当躲避才是道理。你还不走么。”顺兴答道：“小娘子焉得见怪，非是小生贪看娇容。因见你家园内，红梅满树，扑鼻清香。小生意欲折一枝，以为赏心也。”招容指婢骂曰：“小小丫头，动不动开言冲撞他人。他乃读书君子，岂无知礼乎。因见红梅成熟，欲求一枝以为赏心之乐。你可将东边成熟的梅，折上一枝相送。免其留恋于墙外，恐游人观之不雅。”侍婢招霞手折红梅一枝送生。生接红梅口言：“称谢，幸家小姐厚惠，小生叨领。”且把红梅作冰媒，四顾离情，作揖相别。招容主婢随归府第。顺兴归窗，朝思暮想，话下未题。

却说一奸臣贾平章丞相，乃当今之国舅也。官居朝相，食靠千钟。举家妻妾五十。时遇端阳，各家男女登舟玩赏龙船。贾国舅举家登座船，太阳湖上观看画船。贾相妻妾五十，游玩太湖。裴公子舟船亦至。贾相府里有一美人，叫做李惠娘。乃贾平章之宠妾也。一眼瞧视，见裴公子美玉端装，片（遍）体无瑕。乃对众贤姐姐说了一遍：“你看此生，美貌超常。真个是蓬莱仙子也。若为女流之辈，今生配合此人，共谐连理，死心亦足矣。”其中一娇回语道：“男儿美貌，自有娇容匹配。何须贤妹恋着心神。”贾平章是个玲珑耳，敢闻此话儿，满怀堆积深恨此言。

不觉天将晚矣，且自归舟。坐在堂上，唤集五十个妻妾。勘问缘由。“早上舟中，所言裴公子之事，一一招成，免我三推六勘。”其五十之上，并无一人肯招。叫起众军，将此五十个贱人上了捆索，拥出斩首。惟李惠娘心中所言：“欲待不招，犹恐连累诸众姊妹。欲待招成，一定死于泉世矣。此罪只可自作自受，怎可连累他人。”没奈自是供招：“昨在舟中，无过一时叹惜，亦非贱妾以心顾爱耳。亦是闲谈光景，望相爷恕妾毫末之生，贱妾广沾恩泽。”平章不听，忙唤军卒将李惠娘押去诛斩。那李惠娘哀告：“众位军兄，解去捆索，待奴祷告上天，辞别爹娘，方斩未迟。”众军见他哀恳惨切，只得解去绑绳，以待祷告天地，那时李惠娘撮土为香，跪在埃尘，祷告上苍：“妾身本是松江府人也，我父朝中傅帝，官居翰林学士。母林氏夫人。单生一女，贱名李惠娘，年方十六。被奸臣贾平章国舅，强勒妾身，苦逼奸鸾凤为偏。他乃一朝宠宰，谁敢拒之。妾身自归奸臣之手，今日立行威逼，将奴斩首，伏惟上天作主，怜祐妾身，早超生路，免死孤魂坠落。”祷告罢，排军斩下首级，报与贾相。贾相叫人用盒子载着首极，以儆众妾。众妾开盒观瞻，只道何物，开了盒子，却原来里面是李惠娘首级。个个唬得魂不附体。平章说道：“其中若有不肖，依令而行。”自是杀了李惠娘，人人惧怕，个个惊骇。这等看将起来，人人惧怕心中协，神可恨兮鬼可悲。

自从杀了李惠娘，贾平章自悔。一日坐下闷倚沈沈细想：“李惠娘情性尚有许多妙处，我只道料其未必招认。谁想他一点忠心，犹恐连累别人，是以招成，故有丧身之祸。虽然妻室尚有四十九人，未曾有一个这样性情容貌非常，真个是多亏于汝悔恨也迟。”终日烦烦不乐。幸有张康、张成两个近身使仆，知主耽烦，向前说道：“我主不须寂寞，虽然惠娘容美，尚不足为意。今有侍郎卢府夫人尚有一女，年方二八。生得娇娆体态，貌压群姬。未知相爷肯遂心么？”平章喜而笑曰：“若有此等花容，叫人即行聘礼，娶之补偏。岂不是姻缘偶然，即差你二人快去通报庚帖。”二仆领命，忙到卢府夫人下跪：“奴承主命，贾丞相特来走递，通报庚帖，下吉行聘，迎接小姐高登府第。”吓得卢家人面面相看，一家惊恐，个个着忙。”可恨贾平章，行没天理的事，恃势欺人。若得老相公在日，尚有是非可辩。今日无人拒之，真个是痛杀人也呵。”

却说裴公子，专心寻觅，卢宅小姐上谢红梅之与。裴生在花园墙外，得遇招霞。裴公子问云：“小生前蒙小姐折赠红梅，经访数次上谢，未遇小姐慈颜。感小娘子通传。”招霞回语答道：“幸蒙公子有心，不须题起小姐之事。”裴生着惊问云：“何故？”婢云：“我家小姐，为一桩天大事情，不可言不可说。”生云：“纵然有事，但说无妨。”婢云：“都只为冤家贾平章，逼勒我家小姐为偏，是以心中不乐。”生云：“烦言传报夫人，此事我能解围。”于是小梅香传报夫人，请得裴公子进堂。

顺兴到府，口称：“夫人在上，小学生有礼。”夫人以扇掩脸，回声道：“此位公子高姓尊讳，伏乞指示。”生答云：“上告夫人得知，小生吏部尚书之子裴顺兴也。闻得夫人被奸臣贾平章所害，特来解围。”夫人腩腆与公子坐下：“上告公子得知，老身将满六旬，单生一女，名唤招容。年方一十六岁，尚未许聘婚姻。老身此女如珍似宝，寸步难离膝下。今日为一桩事情，天大可恨。贾平章这奸贼，倚势欺人，勒行威逼，强占小女为偏。若得老相公在日，尚有是非分辨。今日冤情上不能告天，下不能叩地。总之天丧我母子二命，家势倾颓，有屈难伸，有冤难诉。”裴公子回声答道：“夫人不必过虑耳，自宽怀。小学生若不除了这个奸佞，不称丈夫，枉为人也。”卢夫人听罢，喜上心来。“吾得公子这般恩爱，即将小女许配公子百年姻眷。”裴公子作揖：称道：“夫人懿说，幸勿相违。”夫人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自是裴公子许诺卢夫人解围事，时时关心，日日提防。

言不尽裴公子怒色，又谈贾平章喜气。匆匆是日办齐礼物，着令家丁十数余人，挑担聘礼，到得卢府门前。裴公子阻住路，问道：“诸多礼物，挑往那家？”家人回答：“公子尚未知之，贾丞相与卢夫人结亲，今日特行聘礼。”裴顺兴喝声骂道：“哇！住了，你这贱奴才还不知死！卢夫人是我们亲眷，那个不知。谁敢肆志横行。”手执柴棍乱打，把这些茶麻礼盒，打得粉碎。将此十数家人，打得头破而走，脚损而逃。个个叫喊连天，走回府第，奔报相爷：“小人奉相爷命，今得到卢府，遇一恶人叫做裴顺兴。说道：‘卢府夫人是他亲眷。’把相爷茶礼尽行倾颓，将十数余人个个打伤，望相爷张主。”平章闻报大怒：“有此不法之人，这等小子管教你命在须臾。”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透开金锁私放裴生 惠娘奉旨以雪前冤

却说贾平章怒罢，设计收除裴顺兴。随写哄书一封：

书顿裴公子窗下。拙实不知卢夫人是公子亲眷，妄行茶礼，多有得罪，属淮 愚知之过。触犯尊颜，吾之愧甚。伏乞轻恕，深思悔过，拙已知罪。今时设筵，敦请公子贵临府第，以释前愆。命价传递。

裴公子接书观看，乃吩咐曰：“你当先回，吾亦随后即至。”裴生自语云云：“欲待不去，犹有畏惧者也。欲待向前，又恐命在他手。”思一曲，想一会。“罢罢，我正要去，我正要去。若到了他家，倘有差迟，演个威风手段，与他一看。”正在惆（踌）蹰之间，命价又复来请，不得不去，遂随而行。平章出迎，心中暗喜。犹如森林服虎，沧海拾珠。开言称道：“有劳公子玉步亲临，恕拙不远迎，伏乞恕罪。”公子道：“昨因一时偏见，怒打丞相吉祥，幸勿见怪。”二家礼下，请进府第。摆上筵席，坐下云云。那奸贼预先摆定计策，进一重门锁上一重。酒至半酣，平章翻口说道：“老夫一言得罪，昨日因何阻我婚姻？今日已到吾之府门，料你插翅也是难逃。”裴公子道：“不在你言，吾亦知之久矣。若不是猛虎，亦不独自下山。俺今一至，一来为国躲（耽）忧，二来收除奸佞。”贾平章喝起：“左右，将此小畜牲捆将起来。”裴公子怒发冲冠，发起性子，一手抽（扯）住奸贼。众军手执捶棍乱打，顺兴将这好贼当作遮拦。抽住这贼，左捶一上，把贼挡住左边，打着平章。右棍一下，挡住右边，又打着这奸贼。他是色衰力弱之人，年纪又老，一连打了数棍，平章喝声：“住手，不可打，不要打。”顺兴将贼掷地，番手抢得一条秃棍，把这些奸党，打死二十余人，仆于地下。打坏多少，不计其数。众军见手段高强，个个彷徨。打至夜深，众军用计计之，设下绳索与之诱战，诈败走，扯起绳索。裴公子跌倒在地，众军将麻绳捆起，报知相爷。平章有令：“把他收入天牢，以待日后娶了卢小姐，回来拭他眼目，然后诛之未为晚也。”住下未辩。

却说李惠娘，自从被杀，三魂渺渺，七魄茫茫，落到阴司地府。在五殿阎罗天子哀告，苦诉前冤。阎君怒发：“这个奸贼，屡控多端，冤孽太深，罪恶满贯。今日福完禄尽，寿当坠落。”即差鬼使，速带冤魂李惠娘，转回阳路，任雪前世之冤。今有火牌一道，阎君敕旨，诸方土地不得拦阻，门神休要把截。任进府门，以雪前世之冤。鬼使带魂，到了万花园内，放了李惠娘。鬼使亦去。忽闻花园土地报说：“前日又捉裴公子，收在天牢，以待娶了卢小姐，回来拭之眼目，然后诛之。你可到天牢内释放裴公子，以表你前在太湖悬念之劳。”惠娘闻报，双眼泪落，苦切伤心。“可教我怎生救得他来？我有道理。”免不得阴魂早上离了冥途路，直向阳台上现出灵光，且把形容降，本来真面目，就是李惠娘。一步一步行一步，已到监墙。且把钥匙透金锁，开了牢房。玉步轻移悄悄，金莲慢慢行藏。趑步相挪，适遇裴郎。密语低言，叫一声“贤君子，幸勿惊慌。我是去岁端阳景，舟中得遇君家面，奴本是太阳湖上李惠娘。因见贾平章这奸贼，将君收入牢网，影潇潇夤夜至，不为窃玉共偷香。因此上，瞒过东人面，私放裴郎。恨只恨贾平章，没天理亏心汉，只恐怕你天牢禄尽祸起萧墙。”生听娇言语，喜上心来，撇下愁肠。拭泪相看，略认得太湖舟中李惠娘。“若得娇姿私放我，感娘恩惠海天长。”

“妾启齿诉君听，透开金锁诉衷情。趁此今宵明月静，请移玉步出到万花亭。”

两个相携相挽，唧唧连声，轻轻举步，已到万花园内。只见四围墙高高耸耸，无路通风。目观墙边有紫荆花树，“有了我把往日英雄，何惧高墙之有。”生在花间与李惠娘拜别。惠娘历诉情由：“奴若不言，君未得知，奴既说出，君莫惊慌。前在太湖舟中，得遇君颜，奴因羨君美貌，惹起一场祸端。却被贾平章听闻，以致诛灭妾身。那时冤魂已赴泉台，在五殿阎罗天子告诉。阎君怒恨，发出火牌一道，叫奴任雪前世之冤。今日救君，胜似群羊离虎穴，又如蛟龙出大海。任你腾空上九霄。自此回窗，保重君颜，异日龙门高跳，请几个高僧高道，做个功果超升上界，免沉苦海。是为妾身叨领洪惠，感恩非浅矣。待等一十八年，与君共谐连理，同乐百年绸缪。以恩报恩，恩恩相报。”二家拜别，生有离情绝句谢之。诗曰：

感娘恩惠出牢笼，德泽如天似海同。

功果度亡超上界，免教流落粉墙东。

二家拜别，生扳紫荆花树，把往日英雄使个猛虎跳涧势，一跳过了高墙。高了虎中穴，到得卢家庄。见了夫人面，开言论短长。从头说了一遍。言及李惠娘之事，如此情由。顺兴归到自家府门，见了母亲不胜喜欢。话下未题。

却说张康乃看守监房的，自觉天晓来，走至牢门大开，竟不见了裴顺兴，说道：“这畜牲分明越狱走了。”慌忙奔报到相爷：“小人干该死，万该死，昨晚天牢越狱走了裴顺兴。望爷再作区处。”贾平章道：“此子怎么样越狱？”张康禀道：“小人昨夜梦寐之间，看见一个妇娘与之相携玉手，走出牢门。”平章想想道：“莫不是府内，此等丫环侍女私放此畜。”乃唤起家人，速催这些丫环侍婢捆将起来，众人跪在埃尘。陈说：“此情实是不知。”平章复叫一个一个刑将起来，满堂咿咿大喊，叫道：“冤枉！”

为冤魂李惠娘，乃是一个忠心耿妇。“此事是我私放裴郎，我只得向前招认，免致连累他们。”惠娘向前招认：“相爷息怒，奴就是枕边李惠娘。此事不于众贤姐姐，便是妾身私放了裴郎。”贾平章骂道：“你既是李惠娘，死里又该死矣。”冤魂李惠娘说道：“谩道私放了裴生，就是贾平章我亦不肯放你。奴奉了五殿阎罗敕旨，放奴还阳，门神不得把截，任进府内，以雪前世之冤。今日回来决不能轻放。”讲罢，手执狼牙棒，乱打无为。平章被打，苦痛难当。叫一声：“贤娇姐幸勿打我，悔恨当初一时舛错。我只道谁肯招认，谁知你系铁胆忠肝，一一招成。是以误杀，幸勿见怪。我情愿做斋超度，度你还阳。免得冤魂堕落。”惠娘不听，复又再打，以手捏其脏腑。平章叫喊连天，没处逃奔。走出万花园，正遇冤家对头。阎罗差四个鬼使，手拿金牌，上写着“活捉勾拿”四字。顷刻难容你，一时勾了贾平章生魂，直停停的死了。正是：为人莫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此节话下太长，但以鬼神之为德则止。

绸缪（chóumóu，音愁谋）——缠绵。

舛（chuǎn，音喘）——差错。

第十四回 曹二奸贼诱夫夺色 文正屈陷包公雪冤

话说潮州府潮水县孝廉坊铁丘村，有一秀才姓袁名文正。幼习举业，娶妻张氏，貌美而贤。生得一子，年已有三岁。袁秀才听得东京将开南省，与妻子商议，要去取试。张氏道：“家事既贫，儿子幼小，君若去后，教妾告着谁来。”袁秀才答道：“十年灯窗的苦，指望一日成名。既贤妻在家无靠，不如收拾同行。”两个路上，晓行夜住。不则一日，行到东京城，投王婆店，歇下行李，过却一宵。次日，袁秀才梳洗饭罢，同妻子入城玩景。忽一声，喝道来到。头搭已近前，夫妻二人急忙躲在一傍。看那马上坐着一贵侯，不是别人，乃是曹国舅。二皇亲国舅马上看见张氏美丽，便动了情。着牌军请那秀才到府中相望。袁秀才闻是国舅有请，心中疑是与国人交必有大望。未有推辞，便同妻子入得曹府来。

国舅亲自迎接，对面而坐，动问来历。袁秀才告知赴选的事。国舅大喜，先令使女引张氏入后堂相待去了。却令左右抬过齐整筵席，亲劝。袁秀才饮得酪酊大醉。密令左右，扶向僻处，用麻绳绞死。把那三岁孩儿打死了。可怜袁秀才，满腹经纶未展，先作南柯一梦。比及张氏出来，要邀丈夫转店时，国舅道：“秀才已过醉，扶入房中歇去。”张氏心慌，不肯入府。欲待丈夫醒来。挨近黄昏，国舅令使女说知张氏，你丈夫已死的事。且劝他与我为夫人。使女通知，张氏嚎啕大哭，要死亦罢。国舅见不允，从另监在深房内。日使侍女劝谕不听。

一日，包公到边庭赏犒三军，回朝奉事已毕，即便还府。行过石桥边，忽马前起一阵怪风，旋绕不散。包公忖道：“此必有冤枉事。”便差随从王兴、李吉，追此怪风，前去看其下落。王李二人领旨，随风前来。那阵风直从曹国舅高衙中落。两公牌仰前看时，四边高墙中间，门上大书数字“有人看得者，割去眼睛。用手指者，砍去一掌。”两公心着吓，回禀包爷。包公怒道：“彼又不是皇上宫殿，敢此乱道。”即亲自来看，果是一座高院门户，不知其谁贵候家。乃令军牌请得一老人问之，老人禀道：“是皇亲曹二国舅之府第。”包公道：“便是皇亲所设，亦无此高大。彼只是一个国舅，起此样府院。”老人叹了一口气道：“大人不说，衰老那里敢道。他的权势，比今皇上的尤甚。有犯在他手者，便是铁枷。人家妇女生得美貌者，便强拿去奸占。不知打死几多人命。近日府中，因害得人多，白昼里出怪。国舅住不宁，合府移往别处去了。”

包公听罢，遂赏老人而去。即令牌军打开门锁，人到高厅上坐定。里头宏敞，恰似天宫。叫王兴李吉近前，勾取马前旋风鬼证状。二人出门，思量无计，靠脱间乃于曹府门首高叫。忽一阵风处，见一冤鬼，手抱三岁儿子，随公牌来见包爷。包公见其披头散发，满身是血。鬼将赴试事情，被曹府谋死，弃尸在后花园井中，从头历说一遍。包公又问：“既汝妻在，何不令他来告。”冤鬼袁文正道：“妻今被他带去郑州三个月，如何得见相公。”包公道：“今给你令牌一道，差阴使带你郑州，托妻一梦，叫他来告。”道罢，冤鬼依前作一阵狂风而去。

次日升厅，集公牌吩咐道：“昨夜冤魂说，曹府后园，琼花井里，藏得千两黄金。有人肯下去取之，分其一半。”王李二公人禀过了要去，吊下井

酪酊 (m ng d ng, 音名顶)——形容大醉。

中看时，二人摸见一个死尸，惊怕。上来禀知包公。公道：“我不信，纵死尸亦捞来看。”二人复吊下井，取得尸身上来。包公令抬入开封府来，将尸放于西廊下。便问牌军：“曹国舅移居何处？”牌军禀道：“今移在狮儿巷内住。”即令张千马万备了羊酒，前去作贺他的。包公到得曹府来，大国舅在朝未回，其母太郡夫人怪怒包公不当贺礼。包公被夫人所辱，正转回府。恰遇大国舅回来，见包公下马，叙问良久。因道知来贺，贤夫人羞叱，国舅陪小心道：“休怪。”二人相别，国舅回府烦恼，对太郡夫人说：“适间包大人遇见孩儿说来贺夫人，被夫人羞辱而去。今二弟做下逆理的事，倘被知之一命难保。”夫人笑曰：“我女为正宫皇后，怕他甚么。”大国舅又道：“今皇上若有过犯，他且不怕，怕甚么皇后。不如写书付与二弟，令他将秀才之妻谋死，方绝后患。”夫人依言，使修书差人送到郑州。二国舅接书看罢，这也没奈何。唤张院子之妻金莲携酒，假说曹夫人送酒。张娘子贺月，将酒灌醉。命院子张清持刀杀之，以绝后患。

却说那阴使，带得冤魂到了曹府二皇亲府门。正见门神把截，不容他进。文正历出一番冤情。“望门神疏放，容我见妻身托知一梦，感戴不浅矣。”门神说道：“俺这里放生不放死，要进去不得，你可往别处去罢。”阴使见门神不肯疏放，即提出包爷牌令，门神观之疏放进府。见妻睡熟托知一梦，文正一见贤妻子说道：“我是丈夫袁文正，奉了包爷牌令方得到此，托妻一梦。悔恨当初，一时之错，因见曹府相请，我只道与国人交，指望功名成就。谁想落在他的圈套，请入府中，将酒灌醉，麻绳绞死。尸身丢在后花园古井中。幸赖包爷到边庭赏犒三军回朝，轿过石桥边，我把冤魂旋绕。包公忖道：此必有冤枉事。带进府门，我把前冤告知。爷爷说道：‘既有妻子，何不令来告状？’我道：‘妻被他带去郑州三个月。’爷令行牌一道，便差阴使带到曹府见妻一面。目今祸事已至，曹二差委张清持刀来杀你。可双膝跪在他的跟前说道：张清哥，历诉苦冤。他是慈心的人，见冤不杀，必定有个怜悯之心。你便急急走到开封府，包爷台前哀告。自然与你雪此深冤。”嘱罢，张清已至，手持利刃走入房来。文正夺他的刀，张清无刀不能杀之。只得惊醒张氏，跪在张清跟前。口称“张清哥”历诉前冤，张清救之。文正冤魂亦去。私开了后门，将花银十两与张娘子作路费，教他直上东京包大人处。张氏拜谢出门。他是个闺门女子，独自如何得到东京。悲哀感动了太白星，化作一个老人，直引他到了东京。仍乘清风而去。

张氏惊疑，起头望时，正是旧日王婆店门首，入去投宿。王婆颇认得，诉出前情，王婆亦为之下泪。乃道：“今五更，包大人行香，待回来可接马头下状。”张氏请人做了状子完备。恰出街来，正遇见一官人，不是包大人却是大国舅。见着状子大惊，就问他一个冲马头的罪。登时用铁鞭将张氏打晕去了，搜捡身上有花银十两，亦夺得去。将其尸丢在僻巷。王婆听得消息，即来看时，气尚未绝。连忙抱回店里救苏。过二三日，探听包大人在门首过，张氏接马头告状。包公见状，便令公牌领张氏入府中，去廊下滴血认尸，果是其夫尸首。不觉血泪满怀，悲哀不绝。包公又拘店主人王婆来，问的实审勘明白。令张氏入后堂陪侍李夫人，发放王婆回店。

包公思忖，先捉大国舅又作理会。即诈病不起，上闻包病与群臣议往视之。曹国舅前奏“待小臣先往问病，陛下再去未迟。”上允奏。次日报入包府中，包公吩咐齐备。适国舅到府前下轿，包公出引迎入后堂坐定，叙慰良久。便令抬酒来，饮至半酣，包公起身道：“大国舅，下官前日接得一纸状。

有人告说：丈夫儿子被人打死，妻室被人谋了。后其妻子逃至东京，有一官处下状，又被仇家用铁鞭打昏去了。且幸得王婆救醒，后在我手里告状，已准他的。正待等国舅商议，不知那官姓甚名谁？”国舅听罢，毛发悚然。张氏从屏风背后走出，哭指道：“打死妾身，正是此人。”国舅喝道：“无故赖人，该得甚罪？”包公怒发，令牌军捉下，去了衣冠，用长枷监于牢中。包公恐走透消息，闭上了门，将亲的人尽拿下。便思捉二国舅的计，写下假书一封，已搜得大国舅身上图书，用朱印式讫。差人寻夜到郑州道知：“太郡夫人病重，作急回来。”二国舅见书，认得兄长图书。即忙轻身转回东京，未到府遇见包公，请入府中叙话。酒饮三杯，国舅半酣起身道：“家兄有书来，说道母亲病重，尚容别日领教。”忽后面走出张氏，跪下哭诉前情。曹二一见张氏，面如土色。便令捉下，枷入牢中。

从人报与太郡夫人。夫人大惊，即将诰文忙来开封府。恰遇吊着二位国舅在厅上打，夫人近前将诰文说包公一篇，被包公夺来扯碎。夫人没奈何，急回见曹娘娘，道知其详。曹皇后奏知仁宗，仁宗亦不准理。皇后心慌，私出宫门，来到开封府，与二国舅说方便。包公道：“国舅已犯死罪，娘娘私自出宫。明日下官见上奏知娘娘因何私自出宫。”皇后无语，只见复回宫中。次日太郡夫人自奏与仁宗，仁宗无奈下敕，遣大臣到开封府和劝。包公预知其来，乃吩咐牌军出示晓谕，彼各自有衙门，今日但入府者，便与国舅一同治罪。众大臣闻知，那个敢入府中。

上知包公决不宽容，争奈太郡夫人日夕在前哀奏。只得命整鸾驾，亲到开封府。包公近前，将上王带连咬三口。奏道：“今又非祭天地劝农之日，因何胡乱出朝，主天下三年大旱。”仁宗帝道：“朕此来者端为二皇亲之故耳。万事看朕分上饶他也罢。”包公道：“既陛下要做二皇亲之主，一道赦文足矣，何劳御驾到此。今国舅罪恶贯盈，若不允臣判理，臣愿纳还官诰归农。”仁宗回驾。包公令牢中押出二国舅，赴法场处决。

太郡夫人知得，复入朝，恳上降赦书救二国舅。皇上允奏，即颁赦文，遣臣临法场中宣读。包公跪听宣读，止赦东京罪人及二皇亲。包公道：“都是皇上百姓，犯罪偏不赦天下。”先令斩讫二国舅。大国舅侍待午时方开刀。太郡夫人听报斩讫二国舅，忙来哭投皇上。王丞相奏道：“陛下须颁赦天下，则可保大国舅。”皇上允奏，即草诏颁行天下，“不拘犯罪轻重一齐赦宥。”包公闻赦各处，即当场开了大国舅枷放回。归见太郡夫人相抱而哭。大国舅道：“不肖深辱父母，今在死里复生。想母自有侍奉，孩儿情愿纳还官诰，入山修行。”太郡夫人劝留不住。后来曹国舅得遇奇异真人点化，已入八仙班中。包公既判此款公案，令将袁文正尸身葬于南山之阴。库中给了银两，赐与张氏发放回乡。是时遇赦之家，无不称讼（颂）包公仁德。包公此举，杀一国舅而一家之奇冤得申，赦一国舅而天下罪言皆释。真能以迅雷沛甘雨之泽者也。

第十五回 土恶杨昌送肉投砧 清官明察救活六犯

却说十三省察院祝茂连，巡察到广东。千里传声，万里传名。说道：新察院为官清正，极甚明见。一乡人共做一张含冤状词，高城三日赴告。

为虎恶杨昌勒婚不从，买贼叛良事。檄保吴祖基密掖花容，强逼蚊女为偏，我等六人联志不从，被恶发纵家人四十，登门抢夺。蚊知虎势难逃，将女带往异乡。虎恶心头未遂，难以入手。后因太爷经审勘问六犯，此桩大案，未尝六人，打劫总有贼伴，急急供出，罪可轻恕。以致六贼供叛。我六人获到公堂，刑法太重，不得不招，不得不认。问成死罪，实是冤情难诉，陷死良民。伏乞青天电察，则蚊生死难忘。泣血苦告。

察院已到了连州上了新任。各官礼物纷纷。杨昌见察院大老爷升任都来送礼。有一衙役近附低言，此人就是恶虎。察院瞧视此人，面如虎性若狼。心中可恨，将其虎恶拘禁厢房。叫人擂鼓升堂。掏出六个经阵贼犯，台前勘审。六犯带齐，到了公堂跪下。爷台喝声骂道：“你六贼焉敢受贿叛良，从实招来，免我三推六勘。”其贼禀告我六人焉敢受贿叛良，只因我兄弟十二人同谋贯串。我们六个经阵捉获，死而无悔。其实同谋，因见苦乐不均，是以供之。”爷台喝叫动刑，六犯俱上了夹棍，苦痛难当。其中一个埋怨道：“当先我说不可受贿，都是你五人连累于我，供叛六个良民。”爷爷喝声又骂：“急急供招，免我再动刑法。”其贼抵当不起，只得招认：“当初上恶杨昌，叫我供叛六个良民，每人赏我银子十两，是以供之。事到其间，不得不说。”一笔招成。察院叫人录出口供，发回监去。

再唤土恶杨昌听审，杨昌向前打个鞠躬，察院拍案厉声骂道：“杨昌这厮，恃土恶依据一方地道，逼民勒婚买贼叛良，从实招来。”土恶低头说道：“并无此事。”察院道：“现有六贼供招受贿叛良，又有乡民冤状在我台前苦告。何不睁开狗眼一看。”土恶无言抵挡，当堂行杖四十，收入监去。

察院又唤六个被陷犯听审，察院问道：“你当初被陷冤情从实诉上。”犯苦诉：“当日我六人皆是土恶佃丁。一日土恶顿起淫心，勒檄保长吴祖基密报花容。我六人各有一女，美貌超常。一日唤集我六人到了贼家，只道有何论事。不想那贼说起我家六个女儿与他为偏。我等料知虎势难逃，将女带往异乡。说道六个女儿昨夜投水身亡。只道此事了毕。其贼纵起家人数十登门抢夺。恶贼无能入手，不想祸门已开。又遇这一宗贼案，恶贼入监假作看亲，喝退禁子。其贼开定我六人姓名，每贼赏银十两，买贼供良。州官行牌，捉获小民，到了公堂，问成冤枉死罪。”察院道：“你当初就不该招认。”“禀上爷爷，刑法太重，不得不招，不得不认。”察院又道：“当堂招认一定是死了。”又禀：“认了亦死，不认亦死。总望皇天答救，今日幸逢青天大赦，死里还生，则我后代儿孙铭沾恩泽。”察院吩咐将六人去了手剪链子，带入厢房听候发落。

又唤保长吴祖基听审，祖基跪下。察院怒骂祖基：“这厮你当初密报朱文卓等六女花容，误人性命非轻。你这厮该当何罪？”吴祖基禀上：“土恶杨昌乃一坊土霸，勒檄我小民，若不遵唯小民死于泉世矣。”察院骂曰：“这厮原是一班狗党。”喝喝行杖二十，发放回家。批曰：

审得六贼，当阵捉获乃真赃贼犯，死而无悔。温知州一片暗昧，不察明冤，不究正犯，反加陷民，险误丧身大祸，良可痛哉。孰可忍也，合当降级罚俸三月。汝等六人身受

明冤，幸逢天赦，应沉复浮，以降复升。幸有云开见日，明察秋毫。风烟下坠，紫气升腾。上有天恩全悯，下有地祈默佑。宥你六人回家，各安生业，免致冤枉。土霸杨昌，虎恶逆理，无道屡行十恶，檄勒乡民朱文卓等六女强逼成婚。人愿如此，天理未然。淫心未遂，故将银两买贼板良，害人倾家灭命。上有皇天鉴格，国法明刑，决不轻贷。狼心害人不死，反为灭门之祸。与六贼一同造罪，以定国法，以正风化。

钦命大老爷判断：贼案六名，土恶杨昌，一同押出法场枭首。事皆已毕。

却说六个被扳人犯，幸有天恩大赦得命还乡，答谢天地，六人聚议云云：“钦命大老爷为官清正，审事犹如察镜。若不得大老爷这等清正，我们六人已归泉世矣。”顾清源说道：“今我六人无物可报这般大恩，如之何矣。”常大年道：“当日被土恶杨昌强逼，我等六个女儿檄勒为偏，是以惹出这般大事，险些误了丧身之祸，今日已得死里偷生，我们六人将六个女儿相送以酬大典。”众人诺曰：“甚妙，极合我心。”于是各人回归。言知妻女此事云云，无有不从之理。其中一女说道：“爹报爷命，儿报爹恩，理之当然。”

此日各有手本一个，献女酬谢大典。大老爷吩咐：“钦承圣旨，千里为官，护国为民，本院以到活放冤民，除治奸党。一来为国扶正；二来平静奸权。焉敢擅受民女，决不受也。汝等百姓，回归勤务桑田，各安生理，工商各执，毋作非为，去罢。”又说：“文光耀感铭察院大老爷恩德，念念在怀，无物可报他恩，愿将女儿相送。推辞不受，我等将女儿送到他家，恳求太夫人、少夫人容纳两全其美。”自六个女儿送到祝家不胜喜悦，终日欢怀舒畅。又说祝茂莲做了十三年察院，一日，奉旨回乡，一家人喜乐欢天。正室以生三子，六妾共产八男，三子已登两榜，五子皆是乡科，三子忝在黉宫。一家团圆聚会，天下共闻云云。

忝（tiǎn，音舔）——谦辞，有愧于。

第十六回 倪太守谦古稀余九 受纳偏房结子联成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北直顺天府香河县，有个倪太守，双名守谦，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陈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继，长大婚娶之后，陈夫人身故。倪太守罢官鰥居，虽然年老，只落得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不肯安闲享用。其年七十九岁，倪善继对老子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齐头了，何不把家事交卸孩儿掌管，吃些现成茶饭岂不为美。”老子摇着头，说出几句道：“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挣些利钱穿共吃。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

每年十月间，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户人家，肥鸡美酒，尽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无事，绕庄闲步，观看野景。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向溪边石上捣衣。那女子虽然村庄打扮，颇有几分姿色：

发同漆黑，眼若波明。纤纤十指似裁葱。曲曲双眉如抹黛。随常布帛，俏身躯赛著

缕罗。点景野花，美丰仪不须钗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纪正当时。

倪太守老兴勃发，看得呆了。那女子捣衣已毕，随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儿留心观看，只见他走过数家，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倪太守连忙转身，唤管庄的来，对他说如此如此，教他：“访那女子脚跟，曾否许人？若是没有人家时，我要娶他为妾，未知他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领命便走。原来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十七岁，尚未许人。管庄的访得的实了，就与那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得齐整，意欲聘为偏房。虽说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并无人拘管。嫁得成时，丰衣足食，自不须说。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顾。临终还得个好断送，只怕你老人家没福。”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即时依允。也是姻缘前定，一说便成。管庄的回覆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讲定财礼，讨皇历看个吉日，又恐儿子阻挡，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亲。成亲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乌纱白发，一个绿鬓红妆。枯藤缠树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个心中凄楚，

一个暗地惊慌。只愁那话忒郎当，双手扶持不上。

当夜倪太守抖擞精神，勾消了姻缘部上，真个是：

恩爱莫忘今夜好，风光不减少年时。

过了三朝，唤乘轿子抬那梅氏回宅，与儿子、媳妇相见。阖宅男妇，都来磕头，称为“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各各欢喜。只有那倪善继心中不乐，面前虽不言语，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说道：“这老人忒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灯之烛，做事也须料个前后。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讨的花枝般的女儿，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终不然担误他在那里，有名无实。还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持不过，那少妇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为家门之玷。还有一件，那少妇跟随老汉，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时成熟，他便去了。平时偷短偷长，做下私房，东三西四的寄开，又撒娇撒痴，要汉子制办衣饰与子。到得树倒鸟飞时

钗钿（diàn，音电）——妇女别在发髻上的首饰和装饰品。

阖（hé，音合）——全。

节，他便颠作嫁人，一包儿收拾去受用。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这般人，最损元气的。”又说道：“这女子娇模娇样，好像个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擒老公的太岁。在咱爹身边，只该半妾半婢，叫声姨姐，后日还有个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教众人唤他做‘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咱们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讨他做大起来，明日咱们颠倒受他呕气。”夫妻二人，唧唧啾啾，说个不了。早有多嘴的，传话出来。倪太守知道了，虽然不乐，却也藏在肚里。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事在（上）接下，一团和气，众人也都相安。

过了两月，梅氏得了身孕，瞒着众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举家大惊。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阳儿。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这年恰好八十岁了，贺客盈门。倪太守开筵管待，一来为寿诞，二来小孩子三朝，就当个汤饼之会。众宾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个小令郎，足见血气不衰，乃上寿之征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继背后又说道：“男子六十而精绝，况是八十岁了，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决不是咱爹嫡血，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老子又晓得了，也藏在肚里。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重阳儿周岁，整备做萃盘故事。里亲外眷，又来作贺。倪善继到走了出门，不来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寻他回来。自己陪着诸亲，吃了一日酒。虽然口中不语，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宽。”那倪善继平日做人，又贪又狠，一心只怕小儿子长大起来，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认做兄弟，预先把恶话谣言，日后好摆布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这个关窍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这点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纪，好生怜他。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小孩子长成五岁。老子见他伶俐，又忒会顽耍，要送他馆中上学。取个学名，哥哥叫善继，他就叫善述。拣个好日，备了好酒，领他去拜师父。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两得其便。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与己排行，先自不像意了。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到要儿子叫他叔叔，从小叫惯了，后来就被他欺压。不如唤了儿子出来，另从个师父罢。当日将儿子唤出，只推有病，连日不到馆中。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过了几日，只听得师父说：“太令郎另聘了个先生，分做两个学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不觉大怒，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又想道：“天生恁般逆种，与他说也没干，由他罢了。”含了一口闷气，自到房中，偶然脚慢，绊着门槛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搀到醉翁床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是中风。忙取姜汤灌醒，扶他上床。虽然心下清爽，却满身麻木，动弹不得。梅氏坐在床头，煎汤煎药，殷勤伏侍，连进几服全无功效。医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继闻知，也来看觑了几遍。见老子病势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骂仆，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老子听得，愈加烦恼。梅氏只是啼哭，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留在房中，

蠹（dù，音杜）——蛀虫。

恁（nèn，音嫩）——那儿；那样。

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有病笃，唤大儿子去到面前，取出部（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头帐目总数，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岁，衣服又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与他，也是枉然，如今尽数交付与你。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妇，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亩，勿令饥寒足矣。这段语，我都写绝在家私部上，就当分家，把与你做个执照。梅氏若愿嫁人，听从其便。倘肯守着儿子度日，也莫强他。我死之后，你一一依我言语，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继把部子揭开一看，果然开得细写得明。满脸堆下笑来，连声应道：“爹休忧虑，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部子，欣然而去。

梅氏见他去得远了，两眼垂泪，指着那孩子道：“这个小冤家，难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盘托出，都把与大儿子了，教我母子两口，异日把什么过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继不是个善良之人，若将家私平分，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不如都把与他，像了他意，再无妒忌。”梅氏又哭道：“虽然如此，自古道：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倪太守道：“我也顾他不得了。你年纪正小，趁我未死，将孩子嘱付善继。待我去世后，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尽你心中拣择个好头脑，自去图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身边讨气吃。”梅氏道：“说那里话，奴家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况又有了这小孩儿，怎割舍得抛他。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有志终身么？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发起大誓来。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坚，莫愁母子没得过活。”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交与梅氏。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部子，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轴子。梅氏道：“要这小轴儿何用？”倪太守道：“这是我的行乐图，其中自有奥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儿年长，善继不肯看顾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你却将此轴去诉理，述我遗命，求他细细推详，自然有个处分，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轴子。话休絮烦，倪太守又延数日，一夜痰厥，叫唤不醒，呜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岁，正是，有诗为证。诗曰：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泉将不去，作家辛苦着何由！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善继欺弟家业不平 母子商酌公堂诉情

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部，又讨了各仓各库匙钥，每日只去查点家财什物，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直等呜呼之后，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夫妻两口方才跑来，也哭了几声“爹爹”。没一个时辰，就转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尸。幸得衣衾棺椁诸事都是预办下的，不要倪善继费心。殡殓成服后，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离。善继只是点名应客，全无哀痛之意，七中便择日安葬。回丧之夜，就把梅氏房中，倾箱倒篋，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梅氏乖巧，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箱笼，到先开了，提出几件穿旧衣裳，教他夫妻两口检看。善继见他大意，到不来看了。夫妻两口儿乱了一回，自去了。梅氏思量苦切，放声大哭。那小儿子见亲娘如此，也哀哀哭个不住。恁般光景：

任是泥人应堕泪，纵教铁汉也酸心。

次早，倪善继又唤个做屋匠来看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与自家儿子做亲。将梅氏母子，搬到后园三间杂屋内栖身。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和几件粗台粗凳，连好家火都没一件。原在房中伏待有两个丫鬟，只拣大些的又唤去了，止留下十一二岁的小使女。每日是他厨下取饭。有菜没菜，都不照管。梅氏见不方便，索性讨些饭米，堆个土灶，自炊来吃。早晚做些针指，买些小菜，将就度日。小学生到附在邻家上学，束脩都是梅氏自出。善继又屡次教妻子劝梅氏嫁人，又寻媒姬与他说亲，见梅氏誓死不从，只得罢了。因梅氏十分忍耐，凡事不言不话，所以善继虽然凶狠，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似箭，善述不觉长成一十四岁。原来梅氏平生谨慎，从前之事，在儿子面前一字也不题。只怕娃子家口滑，引出是非，无益有损。守得一十四岁时，他胸中渐渐经渭分明，瞒他不得了。一日，向母亲讨件新绢衣穿，梅氏回他：“没钱买得。”善述道：“我爹做过太守，止生我兄弟两人。见今哥哥恁般富贵，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勾了，是怎地？既娘没钱时，我自与哥哥索讨。”说罢就走，梅氏一把扯住道：“我儿，一件绢衣，直甚大事，也去求人。常言道：“惜福积福，小来穿线，大来穿绢。若小时穿了绢衣，大来线也没得穿了。再过两年，等你读书进步，做娘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你哥哥不是好惹的，缠他甚么！”善述道：“娘说得是。”口虽答应，心下不以为然。想着：“我父亲万贯家私，少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受。我又不是随娘晚嫁，拖来的油瓶，怎么我哥哥全不看顾。娘又是恁般说，终不然一疋绢儿，没有我分。直待娘卖身来做与穿著。这话可生奇怪，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怕他怎的？”

心生一计，瞒了母亲，迳到大宅里去。寻见了哥哥，叫声：“作揖。”善继吃了一惊，问他：“来做甚么？”善述道：“我是个缙绅子弟，身上褴褛，被人耻笑。特来寻哥哥，讨疋绢去做衣服穿着。”善继道：“你要衣服穿，自与娘讨。”善述道：“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不是娘管。”善继听说“家私”二字，题目来得大了，便红着脸问道：“这句话，是那个教你说的？你今日来讨衣服穿，还是来争家私？”善述道：“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今日光要件衣服，装装体面。”善继道：“你这般野种，要什么体面？老爹

篋（qiè，音愜）——小箱子。

束脩（xiū，音修）——古时送给教师的报酬。

爹纵有万贯家私，自有嫡子嫡孙，干你野种屁事！你今日是听了甚人撺掇到此讨野火吃。莫要惹着我性子，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善述道：“一般是老爹爹所生，怎么我是野种？惹着你性子便怎地？难道谋害了我娘儿两个，你就独占了家私不成？”善继大怒，骂道：“小畜生，敢挺撞我！”牵住他衣袖儿，捻起拳头，一连七八个栗暴，打得头皮都青肿了。善述挣脱了，一道烟走出，哀哀的哭到母亲面前来。一五一十，备细述与母亲知道。梅氏抱怨道：“我教你莫去惹事，你不听教训，打得你好！”口里虽如此说，扯着青布衫，替他摩那头上肿处，不觉两泪交流。有诗为证：

少年嫠妇 守遗孤，食薄衣单百事无。

只为家庭缺孝友，同枝一树判荣枯。

梅氏左思右想，恐怕善继藏怒，到遣使女进去致意，说小学生不晓世事，冲撞长兄，招个不是。善继尤自怒气不息。次日侵早，邀几个族人在家，取出父时的（亲）笔分关，请梅氏母子到来，公同看了。便道：“尊亲长在上，不是善继不肯养他母子，要撵他出去。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私，发许多说话。恐怕日后长大，说话一发多了。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东庄住房一所，田五十八亩。都是遵依老爹爹遗命，毫不敢自专，伏乞尊亲长作证。”这伙亲族，平昔晓得善继做人利害，又且父亲亲笔遗嘱，那个还肯多嘴，做闲冤家。都将好看的话儿来说。那奉承善继的说道：“千金难买亡人笔。照依分关，再没话了。”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也只话道：“男子不吃分时饭，女子不着嫁时衣，多少白手成家的。如今有屋住，有田种，不算莫（没）根基了。只要自去挣时，得粥莫嫌薄，各人自有个命在。”

梅氏料道：在园屋居住不是了日，只得听凭分析。同孩儿谢了众亲长，拜别了祠堂，辞了善继夫妇。教人搬了几件旧家火，和那原嫁来的两只箱笼，雇了牲口骑坐，来到东庄屋内。只见荒草满地，屋瓦稀疏，是多年不修整的。上漏下湿，怎生住得？将就打扫一两间，安顿床铺。唤庄户来问时，连这五十八亩田，都是最下不堪的。大熟之年一半收成还不能勾。若荒年，只好赔粮。梅氏只叫得苦，到是小学生有智，对母亲道：“我弟兄两个，都是老爹爹亲生，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其中心有缘故。莫非不是老爹爹亲笔？自古道：家私不论尊卑。母亲何不告官申理。厚薄凭官府判断，到无怨心。”梅氏被孩儿题起线索，便将十来年隐下衷情，都说出来，道：“我儿休疑分关之语，这正是你父亲之笔。他道你年小，恐怕被做哥的暗算，所以把家私都判与他，以安其心。临终之日，只与我行乐图一轴，再三嘱咐：其中含藏哑谜，直待贤明有司在任，送他详审，包你母子两口有得过活，不致贫苦。”善述道：“既有此事，何不早说。行乐图在那里，快取来与孩儿一看。”梅氏开了箱儿，取出一个布包来。解开包袱，里面又有一重油纸封裹着。拆了封，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儿，挂在椅上，母子一齐下拜。梅氏通陈道：“村庄香烛不便，乞恕褻慢。”善述拜罢，起来仔细看时，乃是一个坐像，乌纱白发，画得丰采如生。怀中抱着婴儿，一只手指着地下。揣摩了半晌，全然不解。只得依旧收卷包藏，心下好生烦闷。

过了数日，善述到村前要访个师父讲解，偶从关王庙前经过。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札，祭赛关圣。善述立住，抬头看时，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来闲看。问着众人道：“你们今日为甚赛神？”众人

道：“我们遭了屈官司，幸赖官府明白，断明了这公事。向日许下神道愿心，今日特来拜偿。”老者道：“甚么屈官司？怎生断的？”内中一人道：“本县向奉上司明文，十家为甲。小人是甲首，叫做成大。同甲中有个赵裁，是第一口针线。常在人家做夜作，整几日不归家的。忽一日出去了，月余不归。老婆刘氏央人四下寻觅，并无踪迹。又过了数日，河内露出一个尸首，头都打破的，地方报与官府。有人认出衣服，正是那赵裁。赵裁出门前一日，曾与小人酒后争句闲话，一时发怒，打到他家，毁了他几件家私，这是有的。谁知他老婆把这桩人命告了小人。前任漆知县，听信一面之词，将小人问成死罪。同甲不行举首，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小人无处伸冤，在狱三载。”

幸遇新任滕爷，他虽乡科出身，甚是明白。小人因他熟审时节，哭诉其冤。他也疑惑道：酒后争嚷，不是深仇，怎的就谋他一命？准了小人状词，出牌拘人覆审。滕爷一眼看着赵裁的老婆，千不说，万不说，开口便问他，曾否再醮？刘氏道：‘家贫难守已嫁人了。’又问：‘嫁的甚人？’刘氏道：“是班辈的裁缝，叫沈八汉。”滕爷当时飞拿沈八汉来，问道：‘几时娶这妇人？’八汉道：‘他丈夫死了一个多月，小人方才娶回。’滕爷道：‘何人为媒，用何聘礼？’八汉道：‘赵裁存日，曾借用过小人七八两银子，小人闻得赵裁死信，走到他家探问，就便催取这银子，那刘氏没得抵偿，情愿将身许嫁小人，准折这银两，其实不曾央媒。’滕爷又问道：‘你做手艺的人，那里来这七八两银子？’八汉道：‘是陆续凑与他的。’滕爷把纸笔教他细开逐次借银数目。八汉开了出来，或米或银共十三次，凑成七两八钱之数。滕爷看罢，大喝道：‘赵裁是你打死的，如何妄陷平人？’使用夹棍夹起，八汉还不肯认。滕爷道：‘我说出情弊，教你心服。既然放本盘利，难道再没第二个人托得，恰好都借与赵裁？必是平昔间与他妻子有奸，赵裁贪你东西，知情故纵。以后想做长久夫妻，便谋死了赵裁。却又教那妇人告状，捻在成大身上。今日你开帐的字，与旧时状纸笔迹相同，这人命不是你是谁？’再教把妇人拶起，要他承招。刘氏听见滕爷言语，句句合拍，分明鬼谷先师一般，魂都惊散了，怎敢抵赖。拶子套上，便承认了。八汉只得也招了。原来八汉初起与刘氏密地相好，人都不知。后来往来勤了，赵裁怕人眼目，渐有隔绝之意。八汉私与刘氏商量，要谋死赵裁，与他做夫妻。刘氏不肯，八汉乘赵裁在人家做生活回来，哄他店上吃得烂醉。行到河边，将他推倒，用石块打破脑门，沉尸河底。只等事冷，便娶那妇人回去。后因尸骸浮起，被人认出。八汉闻得小人有争嚷之隙，却去唆那妇人告状。那妇人直待嫁后，方知丈夫是八汉谋死的。既做了夫妻，便不言诸。却被滕爷审出真情，将他夫妻抵罪，释放小人宁家。多承列位亲邻斗出公分，替小人赛神。老翁，你道有这般冤事么？”老者道：“恁般贤明官府，真个难遇。本县百姓有幸了！”

倪善述听在肚里，便回家学与母亲知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有恁地好官府，不将行乐图去告诉，更待何时？”母子商议已定，打听了放告日期，梅氏起个黑早，领着十四岁的儿子，带了轴儿来到县中叫喊。大尹见没有状词，只有一个小小轴儿，甚是奇怪，问其缘故。梅氏将倪善继平昔所为，及老子临终遗嘱，备细说了。滕知县收了轴子，教他且去。”待我进衙细看。”正是，有诗为证，诗曰：

拶（z n，音赞<上声>）——用拶子夹手指的酷刑。

一幅画图藏哑谜，千金家事仗搜寻。
只因嫠妇孤儿苦，费尽神明大尹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画图哑偈作鬼分家 暗谋先定判断明证

不题梅氏母子回家。且说滕大尹放告已毕，退归私衙，取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看是倪太守行乐图：一手抱个婴孩，一手指着地下。推详了半日，想道：“这个婴儿就是倪善述，不消说了。那一手指地，莫非说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替他出力么？”又想到：“他既有亲笔分关，官府也难做主了。他说轴中含藏哑谜，必然还有做道理。若我断不出此事，枉自聪明一世。”每日退堂，便将画图展玩，千思万想。如此数日，只是不解。

也是这事合当明白，自然生出机会来。一日午饭后，又去看那轴子。丫鬟送茶来吃，将一手去接茶瓯，偶然失挫，泼了些茶，把轴子沾湿了。滕大尹放了茶瓯，走向阶前，双手扯开轴子，就日色晒干。忽然，日光中照见轴子里面有些字影。滕知县心疑，揭开看时，乃见一幅字纸，托在画上，正是倪太守遗笔。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五马，寿逾八旬。死在旦夕，亦无所恨。但孽子善述，年方周岁，急未成立。嫡善继素缺孝友，日后恐为所戕。新置大宅二所及一切田产，悉以授继。惟左偏旧小屋，可分与述。此屋虽小，空中左壁埋根五千，作五坛。右壁埋根五千、金一千，作六坛。可以准田园之额。后有贤明有司主断者，述儿奉酬白金三百两。八十一翁倪守谦亲笔。
年 月 日 押。

原来这行乐图是倪太守八十一岁上，与小孩子做周岁时，预先做下的。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信不虚也。滕大尹最有机变的人，看见开着许多金银，未免垂涎之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差人“密拿倪善继来见我，自有话说。”

却说倪善继独占家私，心满意足。日日在家中快乐。忽见县差，奉着手批拘唤，时刻不容停留。善继推阻不得，只得相随到县。正值大尹升堂理事，差人禀道：“倪善继已拿到了。”大尹唤到案前，问道：“你就是倪太守的长子么？”善继应道：“小人正是。”大尹道：“你庶母梅氏有状告你，说你逐母逐弟，占产占房，此事真么？”倪善继道：“庶弟善述，在小人身边，从幼抚养大的。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小人并不曾逐他。其家财一节，原是父亲临终亲笔分析定的，小人并不敢有违。”大尹道：“你父亲亲笔在那里？”善继道：“见在家中，容小人取来呈览。”大尹道：“他状词内告有家财万贯，非同小可。遗笔真伪，也未可知。念你是缙绅之后，且不难为你。明日可唤齐梅氏母子，我亲到你家查阅家私。若厚薄果然不均，自有公道。难以私情而论。”喝教皂快押出善继，就去拘集梅氏母子，明日一同听审。公差得了善继的东道，放他回家去讫，自往东庄拘人去了。

再说善继听见官府口气利害，好生惊恐。论起家私，其实全未分析。单单持着父亲分关执照，千钧之力，须要亲族见证方好。连夜将银两分送三党亲长，嘱托他次早都到家来。若官府问及遗笔一事，求他同声相助。这伙三党之亲，自从倪太守亡后，从不曾见善继一盘一盒，岁时也不曾酒杯相及。今日大块银子送来。正是，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各各暗笑，落得受了买东西吃。明日见官，旁观动静，再作区处。时人有诗为证。诗曰：

休嫌庶母妄兴词，自是为兄意太私。

今日将银买三党，何如正绢赠孤儿。

且说梅氏见县差拘唤，已知县主与他做主。过了一夜，次日侵早，母子二人，先到县中去见滕大尹。大尹道：“怜你孤儿寡妇，自然该替你说法。

但闻得善继执得有亡父亲笔分关，这怎么处？”梅氏道：“分关虽写得有，却是保全儿子之计，非出亡夫本心。恩官细看家私簿数目，便知明白。”大尹道：“常言道：清官难断家私事。我如今管你母子一生衣食充足，你也休做十分大望。”梅氏谢道：“若得免于饥寒足矣，岂望与善继同作富家郎乎。”滕大尹分付梅氏母子：“先到善继家伺候。”

倪善继早已打扫厅堂，堂上设一把虎[皮]交椅，焚起一炉好香。一面催请亲族：早来守候。梅氏和善述到来，见十亲九眷都在眼前，一一相见了。也不免说几句求情的话儿。善继虽然一肚子恼怒，此时也不好发泄。各各暗自打点见官的说话。等不多时，只听得远远喝道之声，料是县主来了。善继整顿衣帽迎接。亲族中，年长知事的，准备上前见官。其幼辈怕事的，都站在照壁背后张望，打探消耗。只见一对对执事两班排立，后面青罗伞下，盖着有才有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门首，执事跪下，吆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来迎接。门子喝声“起去。”

轿夫停了五山屏风轿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轿来。将欲进门，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恭。口里应对，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家人都吃惊看他做甚么模样，只见滕大尹一路揖让，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恭，恰像有人看坐的一般，连忙转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上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谦让，方才上坐。众人看见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大尹在上坐拱揖，开谈道：“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说罢，便作倾听之状。良久，乃播首吐舌道：“长公子太不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说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会，又说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又停一时，说道：“这项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领命了。”少停，又拱揖道：“晚生怎敢当此厚惠。”推逊了多时。又道：“既承尊命恳切，晚生勉领，便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身，又连声作数揖，口称：“晚生便去。”众人都看得呆了。

只见滕大尹立起身来，东看西看，问道：“倪爷那里去了？”门子禀道：“没见甚么倪爷。”滕大尹道：“有此怪事？”唤善继问道：“方才令尊老先生，亲在门外相迎。与我对坐了，讲这半日说话，你们谅必都听见的。”善继道：“小人不曾听见。”滕大尹道：“方才长长的身儿，瘦瘦的脸儿，高颧骨，细眼睛，长眉大耳，朗朗的三牙须，银也似白的。纱帽皂靴，红袍金带，可似倪老先生模样么？”吓得众人一身冷汗，都跪下道：“正是他生前模样。”大尹道：“如何忽然不见了？他说家中有两处大厅堂，又东边旧存下一所小屋，可是有的？”善继也不敢隐瞒，只得承认道：“有的。”大尹道：“且到东边小屋去一看，自有话说。”众人见大尹半日自言自语，说得活龙活现，分明是倪太守模样，都信倪太守真个出现了。人人吐舌，个个惊心。谁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计。他是看了行乐图，照依小像说来，何曾有半句是真后。有诗为证。诗曰：

圣贤自是空题目，惟有鬼神不敢欺，

若非大尹假装词，逆子如何肯心服。

倪善继引路，众人随着大尹，来到东边旧屋内。这旧屋是倪太守未得第时所居，自从造了大厅大堂，把旧屋空着，只做个仓厅，堆积些零碎米麦在内，留下一房家人看守。大尹前后走了一遍，到正屋中坐下。向善继道：“你父亲果是有灵，家中事体，备细与我说了。教我主张，这所旧宅子与善述，

你意下如何？”善继叩头道：“但凭恩台明断。”大尹讨家私簿子细细看了，连声道：“也好做大家事。”看到后面遗笔分关，大笑道：“你家老先生自家写定的，方才却又在我面前，说善继许多不是，这个老先生也是没主意的。”唤倪善继过来，“既然分关写定，这些田园帐目，一一给与。善述不许妄争。”梅氏暗暗叫苦，方欲上前哀求，只见大尹又道：“这旧屋判与善述，此屋中之所有，善继也不许妄争。”善继想道：“这屋内破家破火，不值甚事。便堆下些米麦。一月前都崇得七八了，存不多儿，我也够便宜了。”便连连答应道：“恩台所断极明。”

大尹道：“你两人一言为定，各无翻悔。众人既是亲族，都来做个证见。方才倪老先生当面嘱咐说：‘此屋左壁下，埋银五千两，作五坛。当与次儿。’”善继不信，禀道：“若果然有此，即便万金，亦是兄弟的，小儿并不敢争执。”大尹道：“你就争执时，我也不准。”便教手下讨锄头、铁锹等器，梅氏母子作眼率领民壮，往东壁下掘开墙基，果然埋下五个大坛。发起来时，坛中满满的，都是光银子。把一镡银子上秤称时，算来该是六十二斤半，刚刚一千两足数。众人看见，无不惊讶。善继益发信真了：“若非父亲阴灵出现，面诉县主，这个藏银，我们尚且不知，县主那里知道？”只见滕大尹教把五坛银子，一字儿摆在自家面前，又分付梅氏道：“右壁还有五坛，亦是五千之数。更有一坛金子，方才倪老先生有命，送我作酬谢之意，我不敢当，他再三相强，我只得领了。”梅氏同善述叩头说道：“左壁五千，已出望外。若右壁更有，敢不依先人之命。”大尹道：“我何以知之？据你家老先生是恁般说，想不是虚话。”

再教人发掘西壁，果然六个大镡，五坛是银，一坛是金。善继看着许多黄白之物，眼中尽放出火来，恨不得抢他一锭。只是有言在前，一字也不敢开口。滕大尹写个照帖，给与善述为照。就将这房家人，判与善述母子。梅氏同善述，不胜之喜，一同叩头拜谢。善继满肚不乐，也只得磕几个头，勉强说句：“多谢恩台主张。”大尹判几条封皮，将一坛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轿前，抬回衙内，落得受用。众人都认道真个倪太守许下酬谢他的，反以为理之当然。那个敢道个“不”字。这正叫做：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若是倪善继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将家私平等分析，这千两黄金，弟兄大家该五百两，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里作成了别人，自己还讨得气闷，又加个不孝不弟之名。千算万计，何曾算计得他人，只算计得自家而已！

闲话休提，再说梅氏母子，次日又到县拜谢滕大尹。大尹已将行乐图取去遗笔，重新技过，给辽梅氏收领。梅氏母子方悟行乐图上，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银也。此时有了这十坛银子，一般置买田园，遂成富室。后来善述娶妻，连生三子，读书成名。倪氏门中，只有这一枝极盛。善继两个儿子，都好游荡，家业耗废。善继死后，两所大宅子，都卖与叔叔善述管业。里中凡晓得倪家之事本末的，无不以为“终须报。”有诗为证。诗曰：

从来天道有何私，堪笑倪郎心太痴。
忍以嫡兄欺庶母，却教父死算生儿。
轴中藏字非无意，壁下埋金属有司。
何似存些公道好，不生争竞不兴词。

